

碧血青天（南宮雪傳奇故事集） 傅紅雪●著

南宮雪爲了不讓柳花花成爲琉球駙馬，她以瞞天過海的方法，懷着一片癡情、滿腔熱血，以及渾身胆色的混進了大內禁宮，正準備行刺小甜兒公主之際，却遇上了一場撲朔迷離的「宮廷事變」，致令她處境尷尬，進退不得……

第30年

9

$ 8.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碧血青天」，柳花花爲了幫張一斧的忙，化名爲仇八，準備參加琉球王舉辦的比武招親大會，但南宮雪却害怕柳花花眞被小公主選中爲駙馬，於是她想方設法，潛入宮中，企圖刺殺小公主，不料，在宮中遇上一連串不可思議的遭遇，使她……故事內容新穎、活潑，充滿了詭異、神秘，耐人尋味，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繼「京華俠隱」之後，東方白先生另一新篇「豹俠」於今期開始刋載，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橋段緊湊逼人，結局更出人意料，欲知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新著「人間世外」，江湖傳說，有個組織叫「人間世」，是專門收容那些走投無路的江湖人，據說，投奔「人間世」之後，會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但却要付出重大的代價……故事情節充滿詭秘、奇特，更涉及宮廷內的明爭暗鬥，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碧血青天（南宮雪傳奇故事）
南宮雪担心柳花花會成爲小甜兒的駙馬，因此設法混進宮中，企圖刺殺小甜兒，結果……傅紅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徒勞無功（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廿八）◀三▶ 高石 57

骨頭奇案（社會秘聞）
連日豪雨　揭發命案……狄奇 56

龍虎風雲（三期完俠情故事）◀中▶
亡兄之仇　擂台了斷……樊中奇 59

血濺上海灘（三期完短篇故事）◀下▶
忍者擄走唐菱　脅逼交出地圖……宇文香 6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鐵小虎（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脫離森羅殿　捉得紅臉人……歐陽雲飛 80

斧環傳奇（新派俠情中篇連載）◀二▶
偕隱歌拓本　賽孫臏解析……東方玉 88

爭霸（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父親一片苦心　余三懊悔不已……西門丁 96

豹俠（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一▶
無法交出兇手　盈盈暫作人質……東方白 104

荊楚爭雄記（戰國英雄傳奇故事）
上蔡視察軍情　官道相逢搏鬥……黃木 112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煞氣嚴霜（新派武俠長篇）
壞水胡和頂　最終遭惡報……金玉明 122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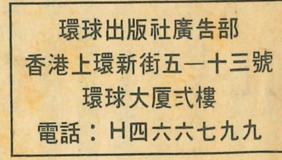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9期
（總號150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碧血青天



出賣情報　從中取利

今天是十一。

人們却已在熱烈的談論十五的「擂台招親大會」——琉球王為了愛女小甜兒公主的歸宿問題所舉辦的別開生面的比武大會。

只要能打入前五名，便有機會成為令人艷羡的駙馬爺。

到時，這位新貴駙馬不僅可贏得一世享用不盡的榮華富貴，而且還可贏得人見人愛的美人芳心——小甜兒公主的芳心。

這當然是轟動全琉球島的大事。

報名參加比武大會的人自然踴躍，多如過江之鯽，但駙馬爺肯定却只有一個。

究竟，誰能成為駙馬？

這是大家所最關心的事。

× × ×

現在的江湖，早已進入了「消息比快」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的「資訊時代」。

倭奴人稱為「情報時代」。

張一斧是最先得到這個消息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十萬両黃金「封」住御林軍軍長潘猛的嘴，要他保守張一斧已身罹絕症，不久於人世的秘密，潘猛有感於他的「慷慨大方」，於是便免費贈送了他這則消息。

這則消息對張一斧來說非常重要，關鍵着整個「唐山幫」的興衰。

甚至，可說是關係着島上所有唐人的命運與前途！

因為，如果倭奴人贏得了這次的比武大會，又恰巧被選中為駙馬的話，那麼他們的勢力無疑會日漸坐大；當他們的力量增強到一定程度時，肯定會對島上的唐人展開「排唐行動」。

他們一直野心勃勃的想控制整個琉球島，只因為島上有衆多的唐人令他們有所顧忌。

特別是強大的「唐山幫」一直壓抑着他們，使得他們不敢蠢動。

照張一斧的判斷，「大和會」的年輕高手鶴田浩二肯定能打入前五名，因為他是島上三十歲以下的第一高手，而且他還長得一表人材，極富男人魅力，所以，他極有可能被選為駙馬。

另外一個便是「天龍幫」的儲客申。儲客申雖是唐人，但「天龍幫」一向對「唐山幫」有不可解之宿怨，雖然表面上大家保持「泱泱君子風度」，骨子裡却互相嫉恨，互相排擠。

因此若讓儲客申成為駙馬新貴，對「唐山幫」來說絕非好事。

最糟糕的是，「唐山幫」雖是島上第一大幫，實力自然雄厚，除了無法抗拒琉球王的強大兵力之外，足以對抗島上任何一個幫派或任何勢力集團，但偏偏就沒有把握贏得這次的比武大會。

——參加比武大會的第一個條件是：年齡在卅以下的未婚男子。

「唐山幫」是靠着張一斧的利斧，以及手底下一班忠心耿耿、視死如歸的老弟兄所打回來的江山，特別是張一斧，放眼琉球江湖，無一人是其對手；遺憾的是，幫中却無傑出的接班人——至少便無符合這次比武大會的年輕高手，可穩進入前五名。

因此，精明多智的張一斧便心生一計，「智請」神州江湖的「花花大少」柳花花前來助陣。

他之所以單單會看中柳花花，當然是因為柳花花的武功已達絕高水準，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對女人有一套，傳說他追女人易如反掌。

但他同時也聽說他是個「不結婚的男人」，因此用「挾制手段」脅迫柳花花前來。

事情却往往出人意料，不想柳花花途中遇上海難，倭奴人不但見死不救、不肯加以援手，竟還以「唐人與狗」譏之，這使得柳花花對倭奴人恨之入骨，同時也基於「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愛與民族感情，他毅然一口答應無條件幫助張一斧。

張一斧當然喜出望外，感激得不得了，差點沒對柳花花跪下磕頭。

但，就在他為柳花花用假名「仇八」報名參加比武大會之後，却遭到南宮雪的反對。

其實，南宮雪並非反對柳花花幫張一斧對付倭奴人，她反對的是柳花花成為琉球島駙馬。

柳花花若成了駙馬，當然也就一輩子長住琉球島，再也不能回中土去了。

南宮雪當然要反對。

她很「技巧」的招出了錢來爺與獨孤美，令到柳花花不能反對她的反對。

最重要的是，南宮雪並非光只是「為反對而反對」，她實際上還提出了誰都想不到的「絕妙方法」——刺殺小甜兒公主，或是刺殺其他幫派的年輕高手！

這種方法自然極其血腥殘忍，甚至可說是小人行徑，但却無疑是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絕妙方法。

誰都無法否認。

但，這種方法却並非是最穩當的好方法，失敗的機會率非常高，而且只要一失敗，可以肯定的是，「唐山幫」只怕立刻要遭到滅亡之命運！

然而一時間，張一斧又提不出能讓柳花花若成了駙馬之後的「脫身之計」，因此他頗難反對南宮雪那充滿了極端危險的「暗殺手段」，焦慮之下，不覺引得病情隱隱欲發，王雪濤見狀，連忙藉詞扶持他回書房「研究研究」——實則是服葯休息。

張一斧的病情，到今天為止，幫裡上下數百人，包括他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他已患上絕症——除了王雪濤之外。

× × ×

人，是世上最善變的動物。

誰都不能否認那句話。

就拿南宮雪來說，她的改變連她自己都感到吃驚——她本是個極端保守，而又自小對男人存有强烈的排斥偏見的女人，竟然變得極其開放、豪放、熱情、浪漫、溫馨……

——她居然肯與柳花花上床！

第一次，是柳花花擺烏龍，她將錯就錯，獻出了她的初夜。

第二次，竟是她主動拉柳花花上床的。

她爲甚麼有這麼大的改變？

或許，可以這樣說，南宮雪崛起江湖以來，雖只短短半個年頭，但這段期間她所經歷的衆多事件中，却是絕大多數人一生中都碰不到的，而這些事件每次都令她幾乎喪命，她實際上已看透了人生。

而且，錢來爺賦予她的親情父愛，讓她更熱愛這個世界，當然也讓她更瞭解到世上的男人並非全都是「壞男人」。

所以，她變了。

理由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還有一個更直接有力的理由，那便是——她愛柳花花！

所以她願意跟他上床。

現在，她就跟柳花花同睡在一張床上。

× × ×

高潮早已過去。

但她仍緊摟住柳花花。

像八爪魚般的摟抱着他。

彷彿，只要她一鬆開手，柳花花便會被窗外的晚風吹走似的。

她閉着眼。

長而彎的睫毛仍兀自輕顫——顫下了明顯而濃深的滿足、喜悅、快感、驚喜、興奮……

她忽然輕輕歎息了一聲。

很輕的歎息。

柳花花却聽到了。

他愛憐的輕拂着她那比波斯貓還要迷人的秀髮：「妳，後悔？」

她慢慢張開眼簾，眼波如酒，芬芳醉人，却答非所問：「我們認識了多久？」

「半年多了吧。」柳花花仍能感覺出她那柔軟溫馨，而極具彈性的胴體在微顫着。

她騰出一隻手輕撫着他挺直的鼻尖，忽又說：「我是不是個很蠢的女人？」

柳花花不知道她在說甚麼，他又問：「妳，後悔……跟我上床？」

「我是後悔……」南宮雪把紅潮仍未褪盡的嫩臉兒緊偎着他的胸膛，像是迷航已久的船隻靠了岸，她把眸子瞇得比彎月還美：「我眞的很後悔，我居然浪費了那麼長的時間才跟你上床，你說，我難道不是世上最蠢的女人……」

她還想說話。

但她的小嘴兒却沒有空說話。

因爲柳花花已激動得吻住了她的紅唇！

他貪婪而熟練的吮吻着她……

她笨拙但熱烈的迎合着他……

她的反應强烈而快速，當柳花花沿着她圓俏的下巴、雪白的頸子，吻住了她飽滿而堅挺的乳房之時，她那長長的睫毛已像蜂翼般的震動起來了——她强烈期待再一次的高潮快感來臨！

她希望能彌補過去被她「浪費」了的時光。

只可惜她不能如願。

因爲門外已响起了討厭的敲門聲。

是誰這麼不識相？

× × ×

進來的人是張一斧與王雪濤。

當他們見到南宮雪竟仍留在柳花花房中，而見到柳花花神色匆匆但却又頗久才來應門之時，心知已打擾了人家的「好事」，頗覺尷尬。張一斧連忙陪笑道：「對不起，打擾了兩位……」

柳花花也覺尷尬，他甚至還微紅着臉訕訕道：「沒什麼，沒什麼……」

南宮雪却很鎮定，她顯然不想掩飾她與柳花花之間的親密關係，她大大方方的說：「張幫主、王大總管，你們是否已研究好要採取那種方法渡過此次難關？咦，怎不見京京姑娘？」

「京京忙別的事去了。」張一斧與王雪濤見她大方俐落，才覺得好過一點，他們本以爲女人家容易赧顏害羞的，不想臉紅的竟是神州江湖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心中頗覺奇趣。

南宮雪似也感覺得出他們心中的感受，她居然抿嘴一笑，淡淡道：「他雖然是個花花公子，可也是最容易臉紅的男人。」

張一斧與王雪濤忍不住輕笑了起來。

柳花花的臉更紅了。

南宮雪痴痴的望住他。

她發現他臉紅的時候，竟比任何時候來得更要吸引人！

不過他很快便恢復了鎮定，他掩嘴輕咳一聲，隨即道：「兩位決定採用那種方法？是刺殺小甜兒公主？抑或刺殺各幫派的年輕高手？」

室內的氣氛已被南宮雪搞得輕鬆了起來，但談到正事時，張一斧仍不免一臉正色：「大少，方才我與王總管研究過，南宮姑娘所提出來的兩個方法，無疑是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辦法，但兩個方法都極具危險性，特別是刺殺公主之事，得手的機會微乎其微，而且一經失敗，本幫肯定立刻遭到被皇室剿滅的命運……」

王雪濤接口說：「至於刺殺其他各幫派的年輕高手，這個方法雖較刺殺公主的危險性要低，但仍有其困難之

處……」

「甚麼困難？」南宮雪問。

王雪濤沉聲道：「今天已是十一，扣除今天與十五那天，以及十四那天的面試，實際上只剩兩天工夫，這麼短的時間，如何進行刺殺工作？」

「這麼說，」南宮雪凝眸問：「兩位的意思，是照原定計劃，讓柳花花去參加比武大會了？」

「除此之外，我們實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了。」王雪濤說。

「脫身之計呢？」南宮雪掃視着他們：「是否有妥善之脫身方法？」

張一斧苦澀一笑：「我們想不出，不知南宮姑娘是否可以想出一個萬無一失之脫身方法？」

「我想不出。」南宮雪搖搖頭。

她把目光投向柳花花。

柳花花沉默。

南宮雪眸子一轉，開口道：「其實，在我認爲，刺殺這個方法當然有其一定程度的危險與困難，但並非不可爲。京京告訴我，張幫主的武功在島上可是首屈一指，絕無敵手；再說，刺殺的對象你們都熟悉得很，兩天工夫雖然急促了一點，但應該是足夠的……」

「不，不夠的，」王雪濤插嘴道：「各幫派的高手那麼多，兩天工夫如何足夠？」

「並非是要殺盡所有的高手呀，」南宮雪說：「只要將有可能打入前五名的幾個除掉，讓貴幫的人佔滿前五名不就得了嗎？」

「那至少也得殺一二十個高手。」

「兩天工夫不夠嗎？」

「肯定不夠。」王雪濤說：「暗殺工作絕非一蹴可成，何況咱們要進行的刺殺不但非成功不可，而且一定要全身而退，否則萬一留下蛛絲馬跡，那本幫必然會遭到敵人瘋狂的報復……」

「貴幫不是島上第一大幫嗎？何需懼怕敵人之報復？」南宮雪說。

「話不是這麼說，」王雪濤道：「本幫雖實力雄厚，無論如何無法面對衆幫派的聯手，如果他們知悉本幫進行暗殺手段，勢必會聯合起來的……」

張一斧接道：「再說琉球王若知悉，肯定也不會放過我們的，雖然琉球王並不過問各幫派間之仇殺，但我們刺殺比武大會之人員，實際上也等於向皇室挑戰，他焉能坐視不理？」

南宮雪沉默。

「實際困難不只於此，」王雪濤忽長歎一聲道：「就算能順利進行刺殺工作，本幫業已派不出適合人選——能順利刺殺各幫派高手而又能全身而退之人選。」

「此話怎講？」南宮雪不明白。

王雪濤徐徐道：「論整體力量，本幫確是高踞榜首。但論個人武功，也只有本幫幫主，才有這能耐殺死那些高手，憑他一個人，焉能在短短兩天工夫殺得了那麼多人？其實就算時間拉長，可以從容行動，頂多也只能殺一兩個，因爲其他幫派一聽比武人員被暗殺，必會提高警覺，加强防備，想得手就更難了，妳說是嗎？」

「有道理。」南宮雪點點頭。

她又把目光望向柳花花。

柳花花還是不發一言。

他只是凝心靜聽，似乎，他已養成了習慣，有南宮雪在場他都盡量不開口。

是否，他「怕」南宮雪？

「你怎麼不說話？」在以前，南宮雪肯定會瞪他一眼，不過現在她溫柔多了，她只是朝他咪咪一笑。

「我沒什麼好說的，」柳花花聳聳肩，洒脫一笑：「其實，我早就料到妳所提的暗殺方法雖絕妙，但實際困難非常大，只要有任何閃失，對唐山幫來說，只怕再也難在島上立足。」

南宮雪眼波一轉，忽又望向張一斧與王雪濤說：「既是如此，何不冒險一試刺殺小甜兒公主？殺她一個人，兩天工夫總夠吧？你們既取得皇室之官窰販賣權，自然與琉球王之關係相當密切。京京告訴我，你們一個月總有幾次入宮晋見琉球王，對皇宮裡面的情形應該不陌生，若由張幫主親自潛入宮裡暗殺小甜兒公主，相信得手的機會不會太低……」

張一斧苦澀一笑：「就是因爲我瞭解宮裡的情形，我才敢斷言得手的機會微乎其微，殺一個普通人或許容易，小甜兒乃琉球王最疼愛的公主，妳想，要接近她都不是件易事，何況要殺她？」

「總得冒險一試呀，」南宮雪堅持她的看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能殺了小甜兒公主，肯定也就不會有這次的比武大會，你也不必擔心官窰販賣權會旁落他人之手，對唐山幫來說，豈非也解除了被削權之危機？你說是嗎？」

張一斧的苦笑更濃：「南宮姑娘，不是我不肯冒險，而是我已無法冒險……」

「我不懂你的意思，」南宮雪蛾眉微蹙，忽又道：「請恕我直言，張幫主，你是否怕死？」

「不！」王雪濤立刻張口道：「幫主絕非怕死之人，他若怕死，也不會有今天强大的唐山幫了……」

「那他爲何不肯冒險？」南宮雪雖脣角含笑，但語鋒尖銳：「我已幫你們想出刺殺公主的好方法，雖是危險性極高，但總得冒險一試呀！你們却諸多推搪，怕這怕那，難道不是怕死？」

她索性接着說：「你們之所以不肯冒險，我想，你們一定是想依賴柳大少幫你們的忙，然而你們又想不出事後脫身之計，所以，奉勸你們最好打消這個念頭，我南宮雪萬萬不會答應！」

柳花花忽淡淡的說了一聲：「我已答應過張幫主參加比武大會，絕不食

言！」

「你！」南宮雪似是料不到柳花花會冒出這麼一句話，當下一陣驚楞，隨即眉尖兒一挑，冷冷道：「柳花花，你若成了駙馬，可要長住本島，難道你忘了？」

柳花花也冷冷的說：「長住本島也沒辦法，誰叫我要答應人家？我如果不守諾言，那我柳花花說話豈非等於放屁？以後誰還肯相信我？」

南宮雪怒瞪着他。

她斷斷想不到柳花花竟會與她持相反意見，他一向都是非常「聽話」的。

她忍不住想大罵他一頓。

可是柳花花却一副冷漠而堅定的態度，他甚至也冷冷的瞪視着南宮雪。

「我不管你了！」在以前，南宮雪肯定會一躍而起，衝門而出。

然後決定一輩子不跟他說話。（其實，每次事後過不了多久，最先說話的還是她。）

然而，這回南宮雪並未大罵他一頓，也沒有推案而起，她很快若無其事的笑了笑：「的確，人無信不立。你柳花花在江湖上可是有頭有臉的人，若說話不算話，只怕對你的聲望與形象會有一定程度的打擊……」

柳花花眼裡有訝異之色，他似乎料不到對他刁蠻任性的南宮雪竟肯讓步。

她看來毫不動怒，她甚至還笑咪咪的說：「張幫主，既然他這麼說，咱們也再無謂說甚麼刺殺不刺殺的了，對不起，我多事啦。」

「不瞞姑娘說，」王雪濤忽然眼圈一紅，哽啞道：「我大哥他並非貪生怕死，不肯冒險行刺公主，而是他已身罹絕症，不久於人世，武功早已大不如前……兩位沒見他一臉病容嗎？」

南宮雪與柳花花吃驚的望住張一斧。

「京京只告訴我說張幫主微恙小疾，並沒說是絕症呀。」

王雪濤掩袖而泣，吞聲道：「我大哥得的是逆血攻心病……至遲活不到明年夏天……這件事，只有我知道……」

張一斧面色黯然，但他仍堅强的輕拍着王雪濤因激動而顫動的肩胛：「雪濤，在大少與南宮姑娘面前哭是不禮貌的……」

「是，大哥……」王雪濤哽咽的應了一聲，他顯然極力想制止住心中的悲痛，但不知怎麼的，抑壓已久的淚水一經奪眶而出，就像黃河缺堤泛濫一樣，怎麼關也關不住，他竟忍不住抱住張一斧大哭道：「大哥！雪濤無能……雪濤不能爲您分憂擔勞……雪濤知道大哥絕非貪生怕死之人，您爲了救雪濤，曾經吃過鬼子五刀，挨過鬼子七記『空手道』，您都不曾皺一下眉頭，也不曾哼一聲……您爲我們唐人爭光，您是我們唐人的英雄！您絕不是貪生怕死之輩……絕不是……」

「雪濤，說這些幹嘛……」張一斧本來也非常堅强，但此刻被王雪濤這麼一哭，竟也忍不住觸發心中隱藏已久的悲愴，淚水已淌滿他蒼白而削瘦的臉頰，他一面叫王雪濤別哭，自己却已泣不成聲。

兩個大男人竟哭抱一堆。

南宮雪大感驚訝。

當她發現張一斧與王雪濤的眼淚帶着有一股濃濃的、可以强烈感受到的摯情與哀傷時，她不禁也被感染得眼眶紅紅。

——即使在以前她兇巴巴的時候，她實際上也是個感情豐富的女人。

柳花花則微垂眼瞼。

——歷經多年冷酷的江湖生涯，養成了他「陪人笑不與人哭」的個性。

哭與笑，都能傳染給別人。

——既是如此，何不把歡笑散播給大家，把眼淚留給自己？

這是柳花花的原則。

所以大家喜歡他，雖然他很多時候會表現出狂妄怪誕，但總是能帶來歡笑。

張一斧與王雪濤飄洋過海，在異國打天下，歷經了多少風霜苦難，其實也早養成了「好漢打斷牙和血吞」的堅毅個性，他們自然也知道不該在柳花花與南宮雪面前如此相擁涕泣。

那是不雅，也是不禮貌的行爲。

只因爲他們實在克制不住。

好漢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特別是王雪濤，他這一生中最景仰的便是張一斧，他像對神祇般的崇拜張一斧，他一直認爲他是個鐵錚錚的好漢，想不到竟被一個女人——南宮雪譏爲「怕死之徒」，他爲張一斧感到難過，所以他哭了。

一顆顆的眼淚滚滚而下。

每一顆眼淚都滿載着他對張一斧的情義。

南宮雪能强烈的感受出來。因爲她也是一個重情義的女人。

她十分難過的說：「對不起，我並不知道張幫主業已身罹絕症，我無意……」

張一斧與王雪濤連忙停止哭泣，張一斧以袖揩淚，連聲道：「對不起，我們失態了，請兩位包涵……對不起，請包涵……」

王雪濤一臉歉意：「大少、南宮姑娘，我大哥的病情因暫時不便公佈，一來怕引起幫內人心惶恐，二來怕引起倭奴人藉此對本幫發動攻擊，因此不便相告，請見諒，並請代爲保密……」

南宮雪與柳花花點點頭。

「但，」南宮雪輕歎一聲：「張幫主的病情能隱瞞到幾時呢？到時怎麼辦？」

「說老實話，」張一斧眼露祈求之

色：「我希望能在我死之前，設法擊垮『大和會』，一勞永逸，爲我『唐山幫』除去心腹之患，也爲島上唐人增加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因此我極須柳大少助我一臂之力……」

「我會的！」柳花花斬釘截鐵的說：「我既已答應你，便不會中途退出。」

他又追上一句：「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我！」

南宮雪默默無語。

張一斧與王雪濤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正想說些申謝致意之語時，忽聽門外有脚步聲傳來，連忙拭乾面頰，張一斧壓着喉嚨說：「是小女京京，請別讓她知道我的病情……」

× × ×

張京京一進門便嘟着紅唇小嘴兒，對着她老爹發牢騷：「說好我到後院探望娘，你和二叔在書房商議，我隨後就到；我到了書房却見不到你們，害我等了老半天，原來你們早就在這裡……」

圓滚滚的眸子一轉，見到老父眼眶浮腫，再見王雪濤也一樣，不禁驚詫道：「噫，爹、二叔，您們……哭過？」

王雪濤連忙展笑道：「京京，因爲柳大少答應義不容辭爲我們參加比武大會，所以我們感動得喜極而泣，京京，妳快謝過柳大少……」

張京京詫異道：「怎麼？已決定不採用南宮姑娘的暗殺方法了？」

「是的，」南宮雪笑說：「我的方法中看不中吃，決定放棄啦。」

「那，」張京京望向柳花花凝眸問：「可有脫身之計？」

柳花花淡淡道：「路是人走出來的，總會有辦法的。」

「如果到時……」

「到時再說吧，」柳花花瀟洒一笑：「老實說，小甜兒會不會看上我還是未知之數，如果到時我落選，那豈不……」

「話不能這麼說，依我看，你這個駙馬是當定了，」張京京似是對柳花花極有信心：「南宮雪不是說要先想好脫身之計才……」

南宮雪連忙插嘴道：「我只是提出建議，我可無權左右他的決定。」

她忽拉住張京京的手：「這件事就這樣決定啦，暫時別理他，到時再作打算吧……趁這幾天空檔，妳是不是該帶我們到處去遊覽一下島上風光呢？」

「當然，島上風光與神州故土迴然不同，焉能錯過？我自然會帶你們去……」

「既是如此，咱們還坐在這裡幹甚麼？」南宮雪已站了起來。

「現在就去？」

「當然是現在，年輕人做事乾淨俐落，莫非妳眞是老太婆了？」

張京京連忙道：「我當然不是老太婆，世上有像我這麼美麗的老太婆嗎？」

南宮雪與柳花花輕笑了起來。

張一斧與王雪濤則茫然相對，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

「喂，柳花花，」張京京斜眼睨住他：「醜話說在前頭，我警告你，你若再左一句死老太婆、右一句媽呀媽的，我可會吃人喲。」

柳花花噤若寒蟬。

南宮雪掩唇嬌笑。

× × ×

目送着他們踏出唐山幫氣象萬千的大門口時，張一斧與王雪濤不禁感觸良多，相視而歎：「他們，比我們年輕的時候豪放、精明多了……」

「也比我們這一代人更懂得團結了……」

「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自掃門前雪，」張一斧低喃輕歎：「希望老祖宗遺留下來的錯誤觀念，能在他們這代斷根……」

「看他們的言談擧止，似是離經叛道，可是我却能感覺得出他們充滿了朝氣與自信，不像我們這一代的人墨守成規、暮氣沉沉……」

張一斧忽歎道：「雪濤，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好幫主，你也不是一個好總管……」

「大哥，」王雪濤驚詫道：「雪濤自認不是個好總管，但大哥絕對是個好幫主，這是島上所有的人公認的……」

「不錯，以現階段而言，我們唐山幫高踞首席，但這都是靠我們這一代人打起來的，下一代人呢？我們一直都沒有培養出傑出的接班人。」張一斧仰視着天上繁星：「反觀倭奴人，他們本是難與我們唐人抗衡的，但由於他們團結，我們擊不倒他們，而且他們的年輕高手越來越多，只怕到了下一代，島上的唐人全部要臣服於他們了……」

王雪濤凝神靜聽。

「其實，」張一斧語重心長：「我們的老祖宗在漢唐盛世之時，聲威遠播，至今外族人仍稱我們爲漢人或唐人，即連彈丸之地的琉球島也有『唐人街』……可是，漢唐之後，咱們便是一代不如一代，大好河山一再淪亡於異族之手，爲甚麼？」

「是後代子孫不爭氣？」王雪濤遲疑了一會，試着回答了這麼一句。

「後代子孫爲何會不爭氣？我們常說『虎父無犬子』，我們既然有那麼威武的祖先，爲何會有這麼衰退的子孫？」張一斧灰敗的臉色露出了悟頓之色：「自宋以降，那些所謂的『大儒』便將『古聖先賢』的一言一行『敎條化』，令到後代子孫的思想意識都被限制在框框裡，誰敢不遵照『祖宗遺訓』，即刻被視爲『大逆不道』，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大好江山便亡於異族手中，從這點來看，後代子孫之所以會一代不如一代，難道不是那些自以爲是的

『大儒』扼殺了後世人的『創意』?」

王雪濤聽得直點頭:「任何國家民族,若只懂得奉經照典、踩着古人的足跡走路,而毫無『創意』的話,肯定會逐漸沒落、逐漸式微,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是不?」

「不錯,就拿我們唐山幫來說,我們一直嚴格要求後生小輩遵照我們給他們的意念、模式發展、扼殺和限制了他們創意,所以我們今天的唐山幫才會面臨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

張一斧長歎一聲,續道:「看到了柳花花與南宮雪,我第一個感覺是他們狂妄、叛逆;可是他們這麼年輕便有如此驚人的成就,而且看來潛力無窮,任何人都駕馭不了他們……雪濤,看看京京與帥帥,京京是女人,終歸要嫁人,我們很少强制要求她什麼,她反而精靈能幹,嬌俏活潑;帥帥我一心要培養他,自小便要求他這樣,要求他那樣,結果,唉,依賴性之强不說,根本毫無主見,莫說創意與應變能力了……」

王雪濤默默無語。

張一斧拍拍他的肩:「你接掌幫主之位後,千萬別重蹈我的覆轍。」

「大哥……」王雪濤淚含滿眶。

× × ×

虎父無犬子。

這句話是古人留下來的。

古人留下的東西是否全都正確的?

只怕未必。

就拿潘猛來說,虎父無犬子這句話好像不怎麼對了,因爲島上的人都知道,他現在雖然是貴爲御林軍軍長,但比起他已過世的祖父、父親,他無疑遜色多了——他祖父當年是島上「喀巴族」的一族之長,雄踞一方,與現在琉球王隸屬的「痲仙族」對峙而立,號稱琉球兩大勢力。後來「痲仙族」逐漸壯大,經過長年的流血戰爭,終於征服了島上其他各部族,統一琉球。這期間,潘猛的爺爺起了很大的關鍵作用,他爲了避免流血,以及冀望琉球一統,毅然放棄對抗,與「痲仙族」合併,成了琉球之開國元動,被尊爲國之大老。

潘猛的父親則爲琉球島國的布政司首席行政官,獨攬行政大權,銳意革新,主張與中國通商貿易,求取中原學術文化,使琉球不毛之地步入教化之境,甚得琉球人之愛戴,只可惜英年早逝。

他死時潘猛才十二歲不到,而且他生前勤政愛民、廉潔不取,死後雖曾蒙琉球王特別恩恤,唯族繁人多,加諸子孫多屬平庸之輩,未幾偌大之官宦世家便逐漸式微、沒落;到了潘猛十七歲那年,他那風流好賭的哥哥賭敗家產,欠下了一屁股債,竟捲走家私細軟,偕同妻妾潛逃無踪,據說跑到中土去了。

又過一年,潘猛的二哥暴病而卒,自此潘家已完全破敗,雞飛狗走,只留一奶媽照顧年方十八歲的潘猛,斯時潘猛連平民都不如。

幸好他比他兩個兄長上進,人緣亦佳,練得一手好武藝,也或許蒙得祖上餘蔭,被琉球王選爲大內禁宮侍衞隊隊員。入宮之後,勤勤勉勉的幹了幾年,沒犯過什麼大錯,便理所當然的爬上了御林軍軍長之職。

比起一般人來說,他算是竄升得很快,但比起他的爺爺、父親,不啻是天壤之別。

虎父是有犬子。

潘猛便是最好例子。

但不管怎樣他要比他兄長有出息多了,特別是他雖然這麼年輕便幹上了御林軍軍長之職,却全無少年得志之驕氣,不僅在宮中人緣極好,即連在民間百姓都有頗佳聲望,從不仗勢欺人。

更難得的是,他精明過人,對島上之江湖消息總是特別靈通,而且還懂得利用各幫派之間的利害衝突,矛盾磨擦,縱橫來往,取得個人之最大利益。

他其實是個頗不簡單的人物。

他現在正笑咪咪的坐在「天龍幫」一個頗爲精緻的房間裡。

他的對面則坐著鬢髮已白,但精神看來却十分飽滿的「天龍幫」幫主儲敢當。

儲敢當身側則垂手肅立著一名年紀和潘猛不相上下,大概只有二十七、八的年輕男子——他看上去或許要比潘猛嚴肅,但絕對要比潘猛英挺俊朗得多,高大威武,玉面朱唇,是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

——他便是儲敢當唯一的,也是最鍾愛而又最具潛質的兒子儲客申。

* * *

潘猛除了在琉球王面前,不管在那裡他都是面帶笑容,有他在的地方氣氛總不會太嚴肅,至少現在房裡的氣氛便十分輕鬆寫意——特別是桌上還擺放着一席頗爲精美的酒席。

潘猛的習性作風很多人瞭解,但好像從沒有人知道他酒量的深淺,無論是什麼場合你都見不到他豪飲的模樣,他總是淺嚐即止,但他喝酒却絕不皺眉齜咀,他把酒一口仰盡,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婆婆媽媽的,令你相信他其實是個很能喝的人。

若以喝酒來衡量一個人的個性,你會認爲他是個有節制的人。

現在,他在儲敢當的勸飲下,不過三杯下肚,他已笑着封杯了:「儲幫主,不能再喝啦,再喝我便要發酒瘋、唱歌跳舞啦……」

「潘軍長,」儲敢當的酒量在島上很具知名度,據說連最會喝的琉球王也不及他哩,他提著酒壺硬要爲潘猛斟酒:「別人你可以騙騙,你唬不倒我,我知道你的酒量其實好得很……來,來,你若醉了,沒關係,老夫我陪

你跳、陪你唱……」

潘猛掩著杯口,不肯讓他倒酒:「儲幫主,咱們都算是老朋友啦,不瞞你說,我明兒一早還要入宮當班,醉了可不是玩的……」

「虧你還道咱們是老朋友,這一陣子都不知道你在忙什麼,居然惜脚如金,連我『天龍幫』的門檻都不肯跨一步了。」

「儲老,我小潘捧的是皇家飯碗,天生勞碌命,不提也吧……何況,您老知道的啦,皇家最近舉辦了什麼招親擂台大會,唉,眞是忙死我了……」

潘猛苦著臉道:「小甜兒公主想找個如意郎君,却累死了我這班御林軍,整天忙著安全演習,眞是沒意思……老實說,若非儲老平日愛護我小潘,換了別人,我準窩在家裡睡大覺,那還敢出來喝酒……」

「好!夠意思,就憑你這句話,老夫聽來舒服,暖到心眼兒裡去了!」儲敢當豪氣的笑,又提起了酒壺:「喏,再來三杯,否則就是不給老夫面子啦!」

潘猛沒有再拒絕,因爲他深知唐人的脾氣——往往把喝酒與面子扯在一起。他曾聽人家說,當一個唐人對你說出這種話時,你若眞的拒喝,那麼這就等於强姦了他老婆一樣,他準恨你一輩子,一有機會便踩低你、說盡你的壞話。因此潘猛只好勉爲其難的舉起酒杯讓儲敢當斟酒,不過他還是提出了一個條件:「儲老,我知道您老人家是最守中原古禮,父饌子立侍,以分尊卑。對不起,小潘我是化外之民,不識貴國禮數,我只知道我喝酒時若有人站在一邊,酒與便全無,儲老,小潘我今天便破例陪您喝光這罎酒,但務必請賞我一個面,有請儲老賞令郎一同入座如何?我們琉球人有句土話:『牌桌無六親,酒桌無尊卑』,我知道令郎的酒量有乃父之風,何不……」

「好!」儲敢當截口道:「其實咱們也不是新交明友,的確不須如此拘禮,是老夫迂腐……喏,孩子,入座吧,先敬潘軍長三大杯!」

「是,爹。」儲客申應聲入座,立刻高舉酒杯朝潘猛敬酒。

場中氣氛更加熱鬧。

酒過三巡,菜過五道。

潘猛說:「儲公子,今次的皇室比武招親,依我看,你被選爲駙馬的成數甚高,我在此預先祝福你,希望你一朝新貴可別忘了我這個小潘……」

「那裡,」儲客申拘謹道:「在下我才疏學淺,島上人才濟濟,只怕我難打入前五名,即使打入,據說小甜兒公主擇人眼高於頂,只怕看不上在下……」

「什麼話,什麼話!」潘猛揮手道:「別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我潘猛雖吃皇家飯,但江湖中事我却瞭如指掌,當今年輕高手,我敢拍胸保証,儲公子若非第一,也肯定是第二,絕不會落到第三去,前五名是穩進的啦……而且,儲公子一表人才,不知風靡了多少島上美人兒,小甜兒公主怎會看不上你?除非……」

「除非怎樣?」儲敢當顯得很緊張,搶在他兒子面前問。

潘猛笑咪咪的掃視他們父子一眼,老毛病又發作,故意挾了一大箸魚翅入咀,慢條斯理的輕嚼著,儲氏父子頗爲心急的等他吃下去,偏是潘猛有意賣關子,又舀了一調羹參湯,就著調羹兒喝得滿室喉嚨响,眞急死人……

儲氏父子其實很瞭解潘猛什麼都好,就是喜歡吊人胃口,你愈急等他說話,他愈偏是慢慢來;在這種情況下,你最好裝作若無其事,愛理不理的樣子,他反而唯恐你不聽,立刻跟你說個一清二楚——世上就是有這麼奇怪的人。

這種人無以名之,大概是心理學家所說的「虐人自娛症」吧。

儲氏父子並不想現出心急的樣子,可是他們實在太重視這次比武大會了,因爲他們深切瞭解到若能入主駙馬,對整個「天龍幫」的前途將有極其深遠的影响,因此他們愈想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却偏一臉着急……

這可眞要命。

足足讓潘猛吊足了胃口,儲敢當近跡哀求的口吻說:「小兄弟,你做做好事吧,一大碗湯都快叫你喝光了,還不快告訴我們……」

「怪只怪這味湯實在太美味了,我還眞想再來一大碗哪。」潘猛過足了癮,這才樂不可支的說:「其實,不說你們也應該知道,儲公子乃標準美男子,小甜兒公主肯定會挑選儲公子爲新貴駙馬,除非……除非她一時胡塗或瞎了眼!」

儲敢當撫掌大笑。

儲客申俊帥的唇角也浮起一絲自負的笑容,越發顯得俊逸瀟洒。

任何人都喜歡聽奉承好話,儲敢當雖在島上算得上是响噹噹人物,也不免「聞屁(拍馬屁)則喜」,當下樂得咀巴差點沒笑得咧了開來:「不是我自吹自擂,說實在的,這次比武招親大會,憑犬子的武藝人才,大概除了『大和會』的鶴田浩二,再也找不出第三個人可以與之競爭的了,小兄弟,你說是不是?」

「誰說不是?」潘猛揉了揉鷹咀也似的鼻尖,含笑道:「其實,在我看來,『大和會』的鶴田浩二在武功上或許能和令郎相抗衡,但論外表人才,只怕不及令郎謙恭溫良,小甜兒公主一向仰慕你們唐人文化,即使鶴田浩二能在比武擂台上獨佔鰲頭,勇奪第一,我想小甜兒公主還是會挑選儲公子做她的如意郎君的……」

儲敢當眉飛色舞的高舉酒杯,大叫一聲:「好小子,多謝你給犬子信心

鼓勵，來，乾杯！」

便宜人情，潘猛當然識做，他與儲敢當乾完一杯之後，馬上對儲客申舉杯道：「喏，儲公子，未來的駙馬爺，讓我敬你一杯，希望你日後別忘了我這個小潘，務必多多提攜提攜……」

「那裡，那裡。」儲客申雖然客氣之極，但眼角的笑意，彷彿他已是琉球駙馬矣。

「潘軍長，」儲敢當忽然說：「有件事我不明白，想向你請教……」

「不敢，請說。」

「這次擂台比武招親大會，在島上來說可是史無前例；」儲敢當徐徐道：「大家都是明白人，誰若能成了駙馬爺，不僅可贏得嬌滴滴的小甜兒共渡一世，最重要的是，一人得道，鷄犬升天，若由那一個幫派所屬成員奪得駙馬，那麼該幫派必然獲利無窮，從此平步青雲，你說是不是？」

潘猛點點頭：「當然，這是連白痴都知道的事，不是嗎？」

「衆所周知，『唐山幫』連續幾年都奪得令人眼紅的『官窰販賣權』，如果這一次他們派出的人無法奪得駙馬之銜，那麼，明年的『官窰販賣權』勢必易手他人，你說是不是？」

「應該是。」潘猛點頭說：「小甜兒乃最得寵的千金公主，她當然有影響力，如果令郎成了入幕之賓，自然會說服她父王將『官窰販賣權』轉移給你們『天龍幫』。」

「『官窰販賣權』乃當今島上最熱門、最賺錢的獨門生意，任何一個幫派擁有它，不出幾年便可躍上島上第一幫之位置，是不？」

潘猛點點頭。他沒再說話。

他注視著儲敢當的表情，彷彿在揣摩他說這些話的用意。

——他心中其實一直在納悶，「天龍幫」爲何好端端的突然派人找他來喝酒？

他跟天龍幫的交情雖不算差，但也不算太好，特別是他每次把「江湖情報」賣給儲敢當的時候，他總喜歡開天殺價，而且錢也給得不夠乾脆爽俐，有點像老太婆求神拜佛，婆婆媽媽的，因此以「生意」立場而論，他寧可喜歡與「唐山幫」或「大和會」打交道。

因此一直以來，除非有事，他是不會主動上門找儲敢當。

無事不登三寶殿，這是他對「天龍幫」的一貫態度與作風。

今晚這頓飯，他其實是十分懷疑儲敢當有事找他，但他却一直想不出是什麼事。

不過他却不動聲色。

——這是他的一貫作風。

——也是他能縱橫於各幫派之間而不令人憎的最大原因之一。

「跑江湖」的第一要件便是（其實人生也一樣）：必須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人，即使不是個失敗者，也絕不可能是個成功者；即使成功也不可能保持得太久。

古往今來，都是一樣。

任何人都脫不了這則「江湖鐵律」——除非你是白痴。

潘猛當然不是白痴。

他比誰都懂得保護自己。

所以他的日子比誰都過得舒適而美滿，特別是這幾年來。

他已隱隱猜到儲敢當幾分心意了。

儲敢當語氣有微些疑惑：「很明顯的，這次比武大會其實對『唐山幫』很不利，據我所知，『唐山幫』雖爲島上第一大幫，但却欠缺年輕有力的高手，尤其是派不出可以穩進比武大會前五名的年輕高手，照講，身爲一幫之主的張一斧應該焦慮萬分，至少快活不起來，但是……」

「但是怎樣？」潘猛淡笑問。

「但是今早我在街上碰見他，雖然他臉上有病容，據說他正染上小毛病未癒，却是神態輕鬆至極，很有興緻的跟我聊起比武大會之事，聽他口氣，他好像信心十足的模樣……」

潘猛低首輕啜了一口杯中酒。

「那時候，他與王雪濤正要進宮裡去遞送報名名單，也就是報名參加比武大會的名單，」儲敢當的懷疑越來越濃：「他還很大方的把名單讓我看，他總共報上了十二個人，十二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我却不認識，叫仇八的，你知道這個人嗎？」

潘猛慢慢放下酒杯，望了望他，緩緩問了一聲：「你爲何知道仇八這個人？」

「因爲，」儲敢當殷勤的爲他斟酒：「張一斧所報名的十二個人當中，除了仇八之外，其他的十一個我都很清楚他們的實力，了不起有一個或半個大概有希望擠入前五名，但那一個半個的外表、人才却差得很，我敢斷定絕不會被眼高於頂的小甜兒看上眼，而張一斧竟表現得如此篤定從容，甚至好像一副穩操勝劵的樣子，他憑什麼？難道不是那個仇八令人啓疑？」

「自古江湖，兵不厭詐，」潘猛淡淡的道：「張一斧這個人，不僅武功出衆，腦筋尤其好，也許，仇八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你知道仇八這個人嗎？」

「知道一點。」

「一點是多少？」

「一點就是一萬的意思。」

「一萬？」儲敢當怔住：「一萬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一萬的意思，」潘猛朝他笑笑：「就是你付給我一萬兩銀子，我便把我所知道的一點告訴你，你懂嗎？」

「你……」儲敢當頗爲不悅：「小潘，咱們是老朋友，談錢豈非傷感情？」

「談錢傷感情，那是你們唐人的想法，我不是唐人。」潘猛淡淡一笑：「請恕我直說，這些年來，我跟你們唐人相處久了，也頗瞭解你們唐人的習

性，雖然口口聲聲講仁論義不談錢，其實，那只是你們唐人的外表做作，骨子裡卻愛錢愛得要命……」

「潘猛！」儲敢當倏然瞋目：「你竟敢侮辱我們唐人？」

「不，我一點侮辱的意思都沒有，」潘猛含笑自若：「看看我，說得一口流利的唐語，即連服飾裝扮也都唐化了，誰都知道我潘猛一向仰慕中土文化，而且唐化最深，怎會瞧不起唐人？我不過是據實以告，唐人一向喜歡自命清高，爲仁爲義不爲錢，其實那個人不愛錢的？貴國有句名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只要不偸、不搶、不騙，愛錢有什麼不對？無論是個人或國家民族，若缺少了錢，請問，個人能有什麼作爲？國家民族能盛得起來嗎？即使是鬼神，若沒錢你能祭拜祂們嗎？錢，談錢是天經地義之事，有何感情好傷？」

「咱們是老朋友呀，不是嗎？」儲敢當恨恨的自飲一杯。

「貴國有句名言：『親兄弟明算賬。』我們雖是多年朋友，照樣得明算賬，所謂『人長交、賬短結』，免得日久年深，大家表面一團和氣，心裡却互相埋怨誰佔了誰便宜，那又何必？」

「太現實了嘛。」

「現實，其實也包含著『眞實』的意思，人與人之間該現實的地方就要現實，總好過背後大家暗咒互怨，不是嗎？」

潘猛笑容可掬的接道：「何況，儲老您知道，我小潘在江湖混了這麼多年，靠的就是販賣情報消息賺外快，不談錢才傷感情哩。」

「五千。」儲敢當攔腰一斬，還了一個半價：「給你五千，買仇八的資料。」

潘猛含笑搖頭。

「什麼意思？」儲敢當瞪住他。

「對不起，這次是不二價。」

「他媽的不二價！」儲敢當十分惱怒：「往常都有價還，爲何這次不二價？喂，小潘，人家是生意越做越熟，價錢越來越便宜，你却是一次硬過一次，你當我是新丁嗎？」

「買賣講的是需求與供輸，過往是我主動向你兜售，自然由得你殺價，這次是你主動向我索買，價錢理該由我開，這是做生意的手腕與技巧，你說對不對？」潘猛一副老練精明的頭腦。

「五千，多一毛都不行！」

「買賣不成仁義在，」潘猛却笑咪咪的舉起酒杯，「儲老，咱們還是喝酒吧。」

「潘軍長，」一旁的儲客申終於開口了：「你把仇八的資料提供與我，讓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麼我被選爲駙馬的成數便愈高，將來我當了駙馬爺，還怕沒你的好處？」

「對不起，我聽過你們唐人有句話：『魚兒縱使已上鈎，仍不能說得了魚』，畢竟煮熟的鴨子都有可能飛走，不是嗎？」潘猛果然精通唐人文化，說得儲氏父子啞口無言。

他含笑又道：「就算你眞被選爲駙馬，到時你不肯照顧我，我又能拿你怎樣？」

「我不是過河抽板之人！」儲客申頗爲惱怒：「你看我像是說話不算話之人嗎？」

「親生子都不如腰包銀，對不起，不是我不肯相信你，我寧願『落袋平安』，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這年頭，誰敢說明天會變成一副什麼樣子？」潘猛道。

「六千！」儲敢當總算退了一步：「我加一千給你，夠面子了吧？」

「做生意和面子有什麼關係？」潘猛苦笑道：「生意乃供需問題，你情我願，合則成交，不合則一拍兩散，明日再見，又是老友，那來的面子不面子問題？我眞的不懂……」

儲敢當却振振有詞：「我退步加錢給你，不是給你面子是什麼？」

「算了，算了，我說不過你，也怕了你，」潘猛突然起身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今天到此爲止，改天容我回請兩位……」

「你要走了？」

「是呀。」

「你還沒告訴我仇八的資料。」

「你既不肯付錢，我如何告訴你？」潘猛一面搖頭，一面苦笑。

「我已答應付你六千兩了呀。」儲敢當說：「六千兩，可是你大半年的薪餉哪。」

「對不起，我小潘雖然窮了點，可不缺這六千兩銀子。」

他朝儲氏父子拱了拱手，便欲離去……

「等等！」儲敢當連忙叫住他：「七千！我再加多一千給你吧！」

潘猛頭也不回。

「算你行！」儲敢當連忙大聲說：「好吧，一萬就一萬吧，沒見過你這麼强硬的生意人！」

潘猛這才回過身來，重新坐定之後，忽朝儲敢當笑咪咪的伸出一隻手掌……

「幹嘛？」儲敢當一楞。

「給錢呀。」潘猛說。

「誰說要先給錢的？」

「我說的，」潘猛淡淡道：「根據過往紀錄，您老給錢總是慢過蝸牛走路，而且還扣尾數，我可學乖啦，這回您老無論如何得先付錢……」

「豈有此理！」儲客申似已動怒，他忽拍案而起：「你簡直是瞧不起我天龍幫！」

「儲公子，」潘猛冷冷掃了他一眼：「別跟我拍桌子瞪眼，這裡是琉球，不是你大中原上國，別抬出天龍幫唬人，有種的，你們天龍幫便攻進皇宮自立爲王，那時候，你要我潘猛替你洗脚我都幹！」

儲客申咬咬牙，終於坐了下來，畢竟他還不敢對潘猛怎樣。

其實，就算敢怎樣，也還不致於到翻臉的地步，儲敢當並不想得罪潘猛，只不過藉勢磨菇想省點錢吧了，一見兒子認眞發怒起來，連忙打圓場，瞪眼道：「客申，休得對潘軍長無禮！」

「是，爹。」儲客申一向是唯父命是從，即刻垂眸不語。

「潘軍長，」儲敢當似已看出潘猛不肯讓步，只好陪笑道：「犬子不懂事，請別見怪……」

「沒什麼，」潘猛很有量度，立刻又笑咪咪的說：「生意上討價還價，因而爭執拌咀，在所難免，算不了什麼……」

「爹，」儲客申忽然開口說：「其實孩兒認為花一萬兩銀子買那個叫什麼仇八的資料，根本不需花這筆冤枉錢。」

「為什麼？」

「您想，」儲客申道：「就算仇八是唐山幫的秘密武器，那又怎樣？讓他拿第一好不好？難道小甜兒公主一定會看上他？」

「是呀，」潘猛大有同感，心裡暗忖道：「就算是仇八穩拿第一，也並不一定能成為駙馬，橫豎儲客申能進入前五名，儲敢當為什麼這樣緊張？這個老吝嗇鬼竟願意花一萬兩銀子，為什麼？」

他心裡這樣想，咀巴當然不會說出來，否則豈非壞了「生意」？因此他以頗為狐疑的目光望了望儲敢當，以退為進，淡淡道：「儲老爺子，既然令郎有意見，我想這樁事您老不妨再考慮考慮，免得到時您後悔，我可不退您錢的啊。」

他其實很瞭解儲敢當的脾氣，你若顯出心急去兜攬他，他便心生猶疑抗拒，要不便一副高姿態殺得你大出血，血本無歸；如果你一副不在乎，可有可無的調調，他反而會抓住不放。

果然，儲敢當立刻急聲道：「別聽他的，年輕人不懂事，我立刻付你錢……」

「爹……」

「你知道什麼？」儲敢當瞪了兒子一眼：「兵家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多瞭解點對手，勝算自然就大些。你要知道，這場比武大會可是你鯉躍龍門的大好機會，而且也事關咱們整個『天龍幫』的今後前途，比較起來，花一萬両銀子算什麼？」

儲客申囁了囁咀，似想反對，但他父親又飛來凌厲的眼光，他只好住口不語，眼光光的望着自己父親把銀票交給潘猛。

潘猛瞧了瞧票面上的數目無誤之後，笑咪咪的將之放入袋內，這才從容道：「據我所知，仇八是『唐山幫』這幾天才從中原招募加盟的年輕高手，張一斧高薪委任他首席教頭一職……」

「這個我知道，張一斧已在報名表上寫得清清楚楚。儲敢當攔咀說：「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武功路數，師出何門？擅長那方面的拳脚功夫？這樣犬子在擂台上才好對付他呀。」

「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仇八這次隨張一斧的女兒張京京到琉球來的時候，不幸遇上暴風雨，船毀人亡，仇八不僅不死，而且還救了張京京與他妹妹仇九，期間碰上倭奴人，一個人獨力殺死了滿船的倭奴人，順利的搶了船逃走……」

「眞的？」儲敢當頗感震驚：「他一個人殺死了一船倭奴人？」

「當然是眞的，你知道我這個人是從不賣『假消息』的……」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不是『假消息』？」儲客申一臉懷疑：「遇上海難不死，肯定疲憊已極，竟還有能力殺死一船子兇悍的倭奴鬼子，誰肯相信？難道仇八那小子是超人不成？」

「他是不是超人我不知道，」潘猛淡淡一笑：「不過我知道貴國有句話：不是猛龍不過江。他既然敢遠渡重洋來本島打擂台，你認為他會是個跛脚鴨嗎？或是中看不中吃的紙老虎？」

「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也就是所謂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那小子當然不可能是跛脚鴨，也不可能是紙老虎，否則張一斧那傢伙不會顯得如此篤定沈着……」儲敢當面色凝重的接著說：「媽的，張一斧那傢伙為何會在這節骨眼上請來高手？莫非他早已知情會有這場擂台招親大會？」

潘猛笑了笑。

他並沒有告訴儲敢當這則消息是他「免費」贈送張一斧的。

——他是個很有「職業道德」的情報顧客，因此總有人出高價向他購買消息。

消息就是情報，摩登的名詞便是「資訊」——現在的江湖靠打靠殺已難立足，不僅要靠靈活而奸狡的腦筋，而且還要能掌握住第一手「情報資訊」。

世界在進步，江湖當然也在進步——不懂得進步的人永遠是明日的失敗者。

至少，絕不可能是明日的成功者。

儲敢當是屬於成功者或是失敗者？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他當然是個成功者，最起碼他目前是島上江湖赫赫有名的「天龍幫」現任幫主，天龍幫雖然實力不如「唐山幫」，甚至比「大和會」還來得差些，但無論如何不是只會亂叫的「跛脚鴨」，或是有咀無牙、有脚無爪的「紙老虎」。

事實上，「天龍幫」的歷史比「唐山幫」還要悠久，可以說是最早移民到琉球來的一批，只不過這幾年才被「唐山幫」後來居上。

為此，儲敢當一直耿耿於懷，他努力鞭策自己，希望能凌駕「唐山幫」，恢復往昔的光輝榮耀。

從這點來看，他是個有雄心的老人。

——雄心，其實也就是人類進步的最大原動力之一；任何人失去了雄心，也就成了「人下人」。

儲敢當不是「人下人」，甚至可以說他是「人上人」，至少他人雖老，腦筋却不老，他一見潘猛含笑不語，立刻便說：「你其實早就知道了皇室會舉辦這個比武大會，是你預先透露給張一斧知道的？」

潘猛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他不置可否的聳聳肩：「儲老，咱們現在談的是仇八這個人，如果您老不相信我提供的資料，你可以設法到『大和會』去問一問，若我消息不眞，我保証退錢，加倍奉還……」

「就只這麼一點資料？」儲客申截止問：「沒有其他的了嗎？」

「資料貴於精、貴於眞，不在於多。事實上你們所要知道的便是仇八這個人的身手武功，我已經告訴你，他海難不死，仍有餘力殺倭奴人搶船，你已經知道他是何等樣人了，難道還不足夠？」

「不夠，」儲客申說：「至少你要將他的武功路子說出來，否則一萬兩銀子太貴了！」

「儲公子，你未免把你的銀子看得太大了，」潘猛冷冷一笑：「你老是有一個偏見，你以為消息情報是無本生意嗎？告訴你，仇八海上遇難，與倭奴人斷殺，除了唐山幫與大和會之外，島上還有誰知道？大和會的人現在當然會將仇八列為第一號對手，那是他們死了滿船子人得來的代價呀，而你們只不過花了一萬兩銀子，難道還不滿足嗎？」

「除非你說出他的武功路子，否則我還是嫌太貴！」儲客申堅持他的看法。

「對不起，我不知道他的武功路子。」潘猛有點不高興。

「那你就退錢！」

「你要我退錢？」

「是的，在我認為，你所提供的消息最多只值兩千而已，你必須退還八千回來！」

潘猛瞪住他：「如果我不退呢？」

儲客申也瞪住他：「如果你不肯退錢，那以後我們天龍幫就不買你的消息。」

潘猛眼裡泛起一絲怒意，但却只一隱而逝，隨即笑咪咪道：「好，我退給你，既然儲公子認為潘某所賣出的東西有所不值，沒關係，退錢便退錢，顧客至上，不是嗎？」

說著，他便掏出了那張銀票遞給儲敢當：「儲老，這張還你，你給我一張兩千的吧。」

誰知儲敢當非但不接他票子，反却再給了他一張銀票，淡淡道：「不！潘軍長，我認為你這則消息太便宜了，不只值一萬，我另外再給你一萬……」

潘猛怔住。

儲客申也當然怔住。

「爹，您……」

「住口！」儲敢當冷冷地道：「你眞太不靈通了！到現在你還看不出，張一斧為何會請仇八來助陣，那是因為他預先得到了消息呀！而這消息是誰給他的？你難道還看不出？為甚麼潘軍長不肯把那則消息賣給我們，好讓我們預先準備，那是因為我們平常太會殺價了！孩子，現在你向潘軍長要回八千兩銀子，將來咱們損失的只怕不只一百個、一千個八千兩哪，你已經這麼大個人了，腦筋為甚麼還不精靈點呢？」

儲客申紅著臉，低著頭，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本以為替父親省回一大筆錢，心中正竊喜自得，不想遭來一頓斥責，著實不是滋味。

「好，爽快！」潘猛含笑道：「貴國有句話：吃虧便是佔便宜。儲老如此大方俐落，潘猛在往後的日子絕不會讓您老吃虧……這一萬兩，小潘心領，您收回去吧，我向來不多收人錢的……」

說畢，收回一張銀票，另一張則遞還儲敢當。

「不，你非收下不可！」儲敢當却堅持道：「就當是以前我扣過你的尾數，現在補還給你。」

潘猛執意不收，但儲敢當却堅持要他收下，潘猛拗他不過，只好道：「恭敬不如從命，小潘貪財啦，多謝儲老……」

儲敢當輕歎了一口氣：「因小失大，我現在才懂得這個道理……唉，我原來以為這次比武大會張一斧肯定要吃大虧，沒想到……」

他望住潘猛：「一定是他平日乾脆俐落，不殺你價，所以你總把第一手消息賣給他吧？」

「女人挑好男人嫁，生意找好顧主賣，換做是你也一樣，是不？」

「我也終於能明白，為甚麼張一斧能獨佔『官窑販賣權』，他肯花錢，他消息比他人靈通……」儲敢當苦笑歎氣：「我覺悟得太遲了……」

「不遲，」潘猛含笑道：「往後日子長得很哩，咱們合作的機會還很多……」

儲敢當忽然道：「你開個價錢，幫我們試探仇八的武功路數如何？」

潘猛一怔：「如何試探？」

「由你想辦法囉。」

「不，我有甚麼辦法好想？」

「有的，[illegible]一定有辦法。」儲敢當往潘猛手裡塞了一疊銀票。

潘猛握著銀票，心裡浮起的第一個意念，却不是如何試探仇八武功，而是儲敢當為何要花大本錢試探仇八

的武功。

他的用意在那裡？

儲客申也是一臉茫然……

爲表愛意　惹下禍端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觀光遊覽不僅樂趣多多，而且還能增加見聞，擴展視界，豐富人生，這是誰都喜歡做的事情。

南宮雪自然也不例外。

特別是現在張京京帶她與柳花花逛熱鬧繁華，而又充滿了異國情調的街道時，她快樂得像一隻百靈鳥，笑得見牙不見眼。

柳花花看來就好像不怎麼樣。

這並非他已經逛過琉球街道——在南宮雪被送走還沒回來那幾天，張一斧與王雪濤便曾親自帶他到主要街市逛過——而是他很不習慣與女人逛街，不，正確的說，是他不喜歡單獨與兩個女人同時上街。

柳花花的一生，總是和女人結下不解之緣，所以會有「花花公子」之銜，像他這種男人應付女人自是有其獨特的一套，但他偏就最怕與兩個或以上的女人同時上街，特別是那次在「大蕨事件」中，他與獨孤美、朱媚同到「青山鎮」調查事件，三人一同上街，結果他慘被獨孤美與朱媚「修理」。

——獨孤美與朱媚俱是活潑熱情，又精又刁的女人，兩人一搭一唱，言詞輕佻而大膽，把柳花花嚇得無言以對，害得他發誓再也不單獨與兩個以上的女人出門或逛街。

有人說：三個女人一個墟。

兩個女人一個男人呢？

——那當然是「多數民族」欺負「少數民族」啦。

——特別是現在的年頭，女人「欺負」男人已如母鷄下蛋一樣，不是新聞啦。

所以柳花花委實不太願意出來。

那，他現在怎麼又出來了呢？

——還不是那個南宮雪。

不知怎麼的，當南宮雪興高彩烈的拉住他往外跑時，他嘴中那句「我不想出去」就是講不出口來——特別是他跟南宮雪上了床之後，他更感到難於拒絕南宮雪的任何要求了。

這不能說柳花花怕她。

——事實上，南宮雪要他放棄參加比武，以免被選爲駙馬而歸不得中原，柳花花却堅持信諾，義助「唐山幫」到底。

他是個有原則的人。

也許，他「寵」南宮雪吧。

所以，他只好硬著頭皮出來。

幸好，出來之後的情形沒想像中那麼「壞」——至少張京京與南宮雪並沒有像獨孤美與朱媚那樣嘴刁舌利的「欺負」他。

不過情況也並非令他十分好過。

先說那個張京京。

柳花花是個花花公子，對女人的觸覺當然很敏銳，他能感覺得出張京京很喜歡他——不知是柳花花在船上曾「輕薄撩撥」她，令她春心欲動；抑或柳花花慨諾義助「唐山幫」，而使她心生感激，由感激而生愛慕之情；或是海上患難、朝夕相處，而情愫萌生——總之，不管是甚麼原因，從張京京的眼神、擧止、眼光、神情……種種「身體語言」看來，無一不顯示她正向柳花花「放電」。

先前在船上，還看不出張京京是怎樣的一個人，也許那時候大家還不很熟，多少還保持點距離與女人特有的矜持，特別是柳花花那時候非常惱怒她，口口聲聲罵她「死老太婆」，因此張京京顯得有點像沒了老公被人欺負的小媳婦兒似的；但現在，大概她是「地頭蟲」，也大概大家都已無芥蒂，站在同一條綫上，她很自然的恢復了本來面目——聰明伶俐、活潑可愛、熱情美麗的面目。

一出「唐山幫」的大門口，她便像老朋友般的、更像情侶般的挽住柳花花的手臂而行。

其實男女挽臂而行以現在的江湖眼光來衡量，實在是很平常之事，算不了甚麼，特別是在琉球島上，他們雖受唐化頗深，但男女觀之禮教却沒有中土來得那麼死板嚴謹，（其實中國人在唐朝時仍非常豁達開放，否則幾千年來爲何只有唐朝才有一個「女皇帝」？到了宋朝那些所謂的「王八蛋大儒」，把孔仲尼「聖人化」、把儒家思想「教條化」之後，從此每個中國人成了「不會笑的動物」，一眼望去，盡是一張張的「棺材板臉孔」，讓你看了胃都抽筋。）街道上可以看到一對對的青年男女並肩挽臂而行，而且面上總有一縷親切、熱情、自然而絕不矯扭做作的笑容，令你覺得他們非常友善，張京京在島上長大，自不免沾有「蠻人之風」，顯得極其大方而熱情的挽住柳花花挽臂而行，毫無忸怩之態。

可惜的是，那個精警靈敏的南宮雪看在眼裡，可成了個打翻了的醋罎子，芳心一陣不快，不過她並沒有表示出來，畢竟她也是條「過江龍」，早已養成了大智若愚的「奸人本色」，她很有技巧的、不露痕跡的，假意與張京京極爲親熱，左手拉住她問東問西，右手却伸入了柳花花的臂彎裡——她居中一站，「左右逢源」，張京京便被隔開了。

好一個南宮雪。

更厲害的是，南宮雪對島上新鮮事物顯得興緻勃勃，有如「孔夫子入太廟每事必問」，張京京當然盡力爲她解說，如此一來，張京京連跟柳花花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而柳花花也只能陪著南宮雪身邊邊看邊聽，總之「三人行」當中，南宮雪巧妙的掌握了「主動權」。

不過，她是個心思縝密的女人，

她並不會顯得過份搶光而冷落了柳花花，她總會久不久的便對柳花花淡淡一笑，或是小手兒輕捏他一下，再不然給他一個嬌俏的鬼臉兒，使得柳花花被她的小動作引得有點「心思思」的……

在這種情況下，柳花花雖然被兩個女人「欺負」，但他隱然感到有被南宮雪「保護」，甚至是「被看死」的感覺，這種滋味，柳花花還是第一次感受到，他說不出是好受或難過。

不過有一點他是已經知道，而且是十分肯定的——南宮雪這輩子絕不會輕易「放」過他。

雖然她口口聲聲說是自願與柳花花上床，她不會「賴」他。

她是否心口如一？

柳花花實在後悔極了。

——後悔跟她誤上「賊床」！

可是，每當南宮雪藉瀏覽景物，有意無意的把嬌軀偎近他時，他却不由自主的泛起一股衝動——抱她上床的衝動！

有一種女人，一旦你跟她上過床之後，就好像嗜食了鴉片一樣，除非把你閹掉，否則你一直會想跟她再次上床，直到你死爲止。

南宮雪是不是那種女人？

你問問柳花花便曉得了。

——因爲只有他跟她上過床。

除此之外，南宮雪還有那些地方令柳花花著迷？

× × ×

琉球不過是孤懸於神州海外的蕞爾小島，無論那一方面都難與中土泱泱大國相比，那是可以預想得到的，然而街道之熱鬧繁華却令南宮雪頗爲吃驚。

雖然它遠不及神州故土的大城市街道來得繁華熱鬧，但却有它自己的風格。

街道不算新，但頗爲寬敞；不算很乾淨，但也不算得髒。兩旁房舍店舖櫛比鱗次，新舊參差，舊居仍保留琉球古風，新舖則多唐式建築，顯示這個正在開發中的島國正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店舖之招牌俱皆漢字，若非走在街頭之琉球人仍保留他們自己的頭飾衣著，南宮雪還眞以爲回到了故國家園哩。

特別是，南宮雪逛了島上最美麗繁華的「唐人街」時，她心中湧起了一份格外的親切感，她這時候才深深領悟到柳花花那句話——血濃於水。

尤其是「唐人街」的人與物、穿與吃，無一不保留著故國風味，南宮雪身置其中，油然昇起了不可抑制的「民族認同感」！

不知怎的，南宮雪站在唐人街上，眼淚竟然奪眶而出！

柳花花與張京京嚇了一跳。

「南宮雪，妳怎麼了？」柳花花很緊張，明明見她快樂得像剛拿了壓歲錢的大丫頭，怎麼一忽便淚眼漣漣的，柳花花眞是怕了她，他有時候覺得，世界上最難令人瞭解的女人，大概就是南宮雪吧。

「沒甚麼，」南宮雪一面擦眼淚，却一面浮起笑容：「我太高興了……我原以爲這裡是蠻荒之地，想不到能見到這麼一條街——一條全都是我們唐人的街，我眞的太高興了……」

張京京詫異的望著她：「高興幹嘛哭？別嚇我好不？」

南宮雪接過柳花花遞過來的手帕，拭乾了淚水之後，略顯得不好意思的說：「我也不知道爲甚麼，我只知道常聽人家說『人不親土親』，到了這裡，我却有强烈的『土不親人親』，所以我忍不住就……」

「就哭了？」張京京噗嗤的笑了起來：「沒見過妳這麼愛哭的人。」

柳花花沒有笑。

他只是定定的望住她。

他這時候才知道她其實是個感情豐富，而又極具「民族感」的女人。他本以爲她只是個任性而「無根」的女人。

他的心靈輕輕悸動。

若非街道這麼多人，他相信他已經把她摟在懷裡，然後痛痛快快的吻她一百次。

張京京却輕歎了一口氣：「其實，若妳在這裡住久了，只怕哭不出來了，要不便是傷心得哭了，絕對高興不起來……」

「爲甚麼？」南宮雪驚詫問道。

「算了，」張京京聳聳肩：「今天是妳第一次逛琉球街道，何必說些掃興之事？」

「甚麼掃興之事？」南宮雪一向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個性。

張京京沒回答，因爲這時候有個琉球人擦身而過，含笑朝她豎起了一支大拇指頭，說了一聲：「歐啦！」

「歐啦！」張京京也微笑著翹起拇指。

那個琉球人也朝柳花花與南宮雪說了句「歐啦」，並且也豎了拇指頭。

柳花花與南宮雪只朝他禮貌的含笑點頭。

那個琉球人站定，用琉球語與張京京略微寒暄了一下，便笑著離開了。

臨走時，他朝南宮雪含笑道：「仙妞里達，令打，叫——」

南宮雪當然是鴨子聽雷，鷄同鴨講，一句話也聽不懂。

「喂，他說甚麼？該不會是在罵我吧？」琉球人走後，南宮雪笑著問張京。

「他讚妳美哪。」

「是嗎？」南宮雪笑瞇了眼，輕睞了柳花花一眼：「從來就沒有人當面讚過我美，還是琉球人比較直爽可愛，誰說他們是蠻人啊！」

「他們或許有很多地方不如我們，不過他們坦率、爽直、熱情，却是我

們所不及的，在我們的觀點，那是輕佻不穩重，甚至視爲『三八』哩……」

南宮雪笑了起來：「沒辦法，誰叫咱們是禮儀之邦，『聖人之國』呀？」

張京京也笑了起來：「說個笑話妳聽，咱們唐人初來此地時，他們極害怕我們了……」

「爲甚麼，咱們唐人很可怕嗎？」

「因爲他們發現我們唐人隨時隨地都板著一張臉，嚴肅得要死，他們以爲我們唐人個個家裡發生了甚麼不幸的事，要不便是在跟誰生氣，所以他們不敢和我們唐人接近……」

南宮雪笑彎了腰。

正笑著，又見幾個琉球人老遠便對張京京豎拇指頭，一聲聲「歐啦」。

張京京回以同樣動作。

南宮雪覺得很好玩，也笑咪咪的朝他們猛伸拇指：「歐啦」個不停。

那些琉球人的反應更熱烈，猛朝南宮雪「令打，令打」，甚至有的還吹起口哨來哩。

「喂，『歐啦』和這個是甚麼意思？」南宮雪翹著拇指問張京京。

「『歐啦』是琉球語你好的意思，豎拇指表示讚美、問候、友善之意。」

「令打呢？」

「相等於我們漢語美麗的意思。」

南宮雪似是對琉球語產生了極大興趣，不知是否她有生以來被人第一次當面直接讚美，興緻高昂的又問：「那句仙妞……仙妞甚麼達的，又是甚麼？」

「仙妞里達，就是稱呼妳姑娘、小姐之意。」張京京笑問：「幹嘛，想當琉球人呀？」

「當琉球人也不錯呀，看他們個個笑意盎然，一副樂天派的樣子，比我們唐人苦口苦面的要好看得多，死花花，你說是不是？」

話落，南宮雪又聽得一陣口哨聲，連忙循聲望去，却見一大堆年輕貌美的琉球少女朝她猛招手，而且嘴裡還猛喊：「咪阿摸」，南宮雪連忙拉住張京京：「喂，怎麼連女人都向我吹口哨？」

張京京抿嘴而笑：「她們才不是向妳吹口哨哪……」

「不向我向誰？向妳？」

張京京噗嗤而笑：「女人當然是向男人吹口哨的啦，這妳都不懂？」

南宮雪恍然大悟，連忙朝柳花花擠了下眼：「喂，那堆美女是對著你的呀！」

柳花花其實早已知道，像這種情況，他多數向她們揮揮手，至少也會回個微笑，可是不知怎麼的，有南宮雪在，他竟拘謹得要死，假意瀏覽他望，視而不見，甚至裝成沒聽到南宮雪的話。

他看起來像個保守得要命的男人。

「喂，」南宮雪回頭望望那羣琉球少女，向張京京道：「她們猛叫咪甚麼摸的，甚麼意思……哦，又來了，咪阿摸？對，是咪阿摸，何解？」

張京京掩唇輕笑，有意無意的溜了柳花花一眼：「咪阿摸，就是『我愛你』的意思。」

「嘩，犀利，」南宮雪睜大了眼：「琉球女人是這樣子的，竟當街追求男人？」

「沒辦法，島上琉球女人多過男人，若不主動怎找得到男人？」張京京含笑道：「島上夏長冬短，琉球女人成熟得早，十四、五歲便懂得求偶了，據說男女之比是一比七，陰盛陽衰，當街示愛已算客氣的了，我聽說她們有的還會登堂入室，自動投懷送抱哩……」

「我的天，女人這麼不値錢，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啦。」南宮雪忽拉住柳花花加快脚步：「喂，死花花，咱走快點吧。」

「幹嘛？」柳花花楞問。

「幹嘛？你眞是不知死，」南宮雪煞有介事：「不快點走，說不定你被她們拉去强暴了。」

「妳……」柳花花又好氣又好笑。

張京京却笑得眼淚成河。

後面那堆琉球少女仍在猛喊「叫」不止。

「喂，她們『叫』甚麼，叫是甚麼意思？」南宮雪推了推張京京。

「叫，是琉球人最慣用的告別語，有再見、再會的含義……」

南宮雪立刻轉頭對那羣琉球少女大聲道：「不叫，不叫，最好一輩子都不要再『叫』到妳們……」

張京京捧腹大笑。

柳花花也被南宮雪逼得開懷而笑。

他發現南宮雪其實也是很風趣的女人。

不僅如此，南宮雪其實也是個眼尖的女人，老遠便見到街角一個擺賣熱豆腐花的小攤擋，立刻對柳花花驚喜道：「喂，死花花，你猜我看到甚麼？哈，是我們最愛吃的豆腐花！」

× × ×

柳花花雖然很隨和，不過有時候却很刁嘴，豆腐花便是他最喜歡吃的零食，南宮雪跟他相處久了，也跟著愛吃起來。

她當然拉著柳花花一屁股坐下去。

可惜的是，他們好像來遲了一步，要不便是今天生意太好，豆腐花只剩下兩碗。

三個人兩碗怎夠吃？

「算了，我不吃了，妳們吃吧。」柳花花身爲男人，當然禮讓啦。

「不，你們兩個吃。」張京京身爲主人，自然是客人第一，她很精明，爲免他們尷尬推讓，立刻先把錢付給老闆，然後對他們說：「我到對面轉角那間『狗不理包子店』看個朋友，你們吃完之後便來找我，我在那裡等你

們。」

說完，不等他們回答便走開了。

柳花花與南宮雪想叫都已來不及，只好坐下來，南宮雪笑着說：「她倒很明白事理，死花花，吃吧，我知道你想吃死了。」

老板把僅有的兩碗豆腐花端上來的時候，南宮雪却說：「老板，對不起，麻煩您端回一碗幫我熱着，等我們吃完這碗再端出來好吧。」

「幹嘛，」柳花花楞了一下：「幹嘛要端回一碗去熱着？」

「我不吃，」南宮雪淡淡道：「你一向是非兩碗以上不夠喉的，不是嗎？」

「不，一人一碗，妳也挺喜歡吃的，不是嗎？」柳花花立刻道。

南宮雪眸光痴痴：「平常都是你讓我，這次我要讓你……」

柳花花心中倏地翻起一股波瀾：「這樣……我吃不下……」

「沒關係，你吃不下，我餵你吃。」說着，她竟眞的舀起一調羹熱騰騰的豆腐花，先湊近紅唇小嘴邊吹了吹氣，覺得不燙嘴時才送到了柳花花嘴邊。

路邊吃東西被女人餵，柳花花可不想驚世駭俗，何況這裡是異國他鄉，連忙說：「我自己來……」

甫一張口，南宮雪已把熱、辣、甜的豆腐花送進了他嘴裡。

她隨即舀了一小匙輕嚐了一下：「你喜歡吃辣，薑汁放得不夠多……」

她要老板再加點薑汁，嚐了嚐之後，才又再舀一湯匙送前去……

「不要這樣，」柳花花有些尷尬：「這是路邊，讓人看了……」

「怕甚麼人看，又不是做賊，吃東西也犯法嗎？」南宮雪本是和他對面而坐的，乾脆移動板櫈挨住他排排坐，背向街道：「這樣別人便看不到我餵你吃了，喏，這位老伯手藝好，不輸我們中原吃的……」

柳花花張了張口，似再想說話，但豆腐花已送進了他嘴裡。

南宮雪挨得他很近，幾乎可以說是偎着他，大概她是「入境隨俗」，見琉球的青年男女當街走路也是勾肩搭背、摟腰挽臂的，她乾脆一手環住他的肩，一手持調羹兒：「好不好吃？」

柳花花的嘴巴一向刁，而且精，他吃起來味道不怎麼好，無論如何還差中原的水準一大截，但南宮雪那熱烘烘的嬌軀、如蘭似麝的淡淡幽香，令他忍不住輕歎一聲：「這是我一生中吃過最好吃的豆腐花……」

「那你就快吃嘛。」南宮雪吐氣如蘭，連語音都酥酥軟軟的。

「南宮雪，我看，還是讓我自己來好了，否則我會……」

「否則你會怎樣？」

「否則我不想再吃豆腐花，我想吃妳……拜托，妳坐開點好不？」

「哼，我吃過人，就是沒被人吃過，告訴我，你想吃我那裡？」

「拜托妳，老板一直在看着我們哪……」

「我沒看，我沒看……沒關係，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賣豆腐花的老闆立刻轉過身去：「你們吃你們的，就當我不存在好了，不，其實是大家都當你們不存在，在這裡，就是當街擁吻也沒人看你一眼，小伙子，不必太緊張……」

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伯，但却豪邁得很，他一面清洗碗盤，準備收市，一面喃喃自語的說：「你們大概是剛從中土來的吧，那你們一定沒聽過琉球人的一句名言……」

「甚麼名言？」

「那就是：『不要把生命看得太嚴肅，反正我們不會活着離開它。』」

「有道理。」

南宮雪乾脆咬住柳花花的耳朵，嬌柔的說了一句：「咪阿摸……」

× × ×

老伯說的是實話，滿街人來人往的行人，根本就沒有人理會南宮雪對柳花花「咪阿摸」，但却有一個身形高大的琉球人走了前來。

他並不是來看南宮雪與柳花花的卿卿我我狀，他顯然也是來吃豆腐花的，而且他看來是常客，與老闆很熟稔的樣子，一上來便大模大樣的掀起鍋蓋，用半生不熟的漢語說：「哈，珍是好，總算還來得及，還剩最後一碗讓阿拉我粗……」

老伯背着他正在收拾傢伙，聞聲立刻轉身道：「對不起，阿拉小哥，已經賣完啦……」

「莫說笑，明明還有一碗在，阿伯你珍好，知道我今天有事遲來，特地留下給我阿拉粗，你珍係好心啦，都謝啦，明天再跟你都買兩碗來粗……」

那像伙端起那碗豆腐花，抓起一支調羹，也不找位子坐，就地站着便要「粗」……

「不能粗，不能粗，」老伯一急起來，也跟着他把「吃」說成了「粗」：「粗了就麻煩大，那碗已經賣給人家啦，錢都已經收了……」

他一面說一面拉住那叫阿拉的傢伙。

阿拉個子大，力氣也大，他輕輕撥開老伯的手，把老伯推開了幾步：「無關係的啦，我給你錢，你退給他就好的啦，唔緊要，唔緊要……」

他舀了一調羹，已經準備往嘴巴裡送，好好「粗」它一「粗」啦……

可惜他並沒有「粗」到，因爲那個眼明手快的南宮雪已上前去一把把豆腐花搶了過來！

「哎呀，仙妞里達，妳幹俗墨？」阿拉大吃一驚，睜大眼望住南宮雪。

「不幹俗墨，」南宮雪很調皮，她也學着他講半桶水的漢語：「仙妞里達我同你講，這碗豆腐花是我的，你粗不得……」

「開俗墨玩笑，」阿拉似是很惱怒

：「妳幹俗墨搶我的豆腐發？」

「豆腐發是我的，我已經給了錢啦，你當然粗不得。」

阿拉不知是聽不懂南宮雪說的漢語，還是愛吃豆腐「發」到極，居然發起狠來：「喂，我告訴你，如果妳再不把豆腐發還俾我粗，激惱我阿拉，可對妳不客氣的啦！」

一張黑臉，加上一雙牛眼一瞪，而且又粗聲粗氣的，還眞有幾分嚇人。

至少賣豆腐花的老伯便不敢再勸他，反而回過頭對南宮雪說：「算了吧，這裡是他們的地方，强龍不壓地頭蛇，咱們是出外人，寄人籬下，忍一口氣，息事寧人算啦……」

柳花花也上前來說：「南宮雪，一碗豆腐花，爭甚麼？」

「我偏就是不給他！」南宮雪的牛脾氣又來了：「惡就强過人，我倒要看看誰比較惡！」

「喂，我告訴妳，臭女人！」阿拉居然也懂得用漢語罵女人，而且字正腔圓，毫不走調：「妳她媽的，女人是替男人洗脚的，居然敢對我兇，再不還俾我豆腐發，我一拳打扁妳這個臭女人！」

他伸出一只海碗大的拳頭，用力一握，關節嘰哩呱啦響，好像放鞭炮似的，看上去，顯然蠻力無窮，足以一拳打死一頭大水牛似的。

老伯臉都嚇青了，連忙說：「姑娘，快給他吧，他眞會打人的……」

柳花花也說：「出門前，張幫主一再交待，千萬不可在街上打架生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難道妳不記得了？」

「我記得……」

「那爲何不把豆腐花給他？」

老伯又勸說：「這位姑娘，妳好心快給他吧，我退妳兩碗的錢就是了，而且妳明天再來，我免費請你們吃個夠就是了……」

阿拉似也已耐不住火氣，他看樣子隨時會揮出一拳把南宮雪打扁……

南宮雪却是冷冷的瞪視着他：「臭男人，有本事，你打扁了我，姑奶奶我便請你粗豆腐發……」

「好！」阿拉已經撲了過來！

「等等！」柳花花連忙伸掌道：「這位老哥，讓我勸勸她！」

阿拉停下身形，粗聲道：「快點啦，叫你愛人快還俾我豆腐發，我眞會打人喲，不係講笑喲！」

柳花花伸手去接南宮雪手上的豆腐花，但南宮雪一閃手，硬是不肯給……

柳花花有些惱怒：「南宮雪，我才說妳越來越精明了，豈會爲了一碗豆腐花……」

南宮雪倔强道：「這碗豆腐花我其實愛吃得要命，我捨不得吃，我特意留給你吃，世界上只有你一個男人可以吃這碗豆腐花，皇帝老子、閻羅王的爹，我都不會讓他沾上半口！」

柳花花胸中陡然掀起一排滔天波瀾！

南宮雪定定的望住他，美眸裡射出一股濃烈熾熱的情意：「我一定要親眼見到你吃下這碗豆腐花，我用我的生命來保護它不受任何人侵犯；你要我讓給他吃，可以，除非我死！」

柳花花只覺眼眸倏熱！

他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他凝視着南宮雪，灼灼如火的凝視着她；南宮雪一雙美眸也一瞬不瞬的，像釘子般的牢牢的盯住他！

他們都不再說話。

但這一刹間，他們實際上已訴說了千言萬語——他們已經彼此許諾了「無聲但却是最有力的海誓山盟」！

「喂，你們幹俗墨發呆了呀？」阿拉走前來想搶去南宮雪手上那碗豆腐花。

但柳花花却忽然箭步跨了前去，倏地探手牢牢扣住了他的腕脈！

「喂，小子，你幹俗墨？找死呀？快放手！」阿拉大怒，一面咆哮喝罵，一面用力掙脫腕臂，但柳花花那隻晰白的手却宛如鐵爪似的，任他如何用力掙動，却分毫未動。

由於阿拉的嗓子特大，已有幾個路人駐足觀望，南宮雪見狀，擔心路人圍攏上來看熱鬧，那就不太好了，於是張口說：「死花花，擺平他！」

「好！」柳花花忽然騰出一手環住阿拉的肩，另一手却拳擊在他的肚皮上！

阿拉痛哼一聲，偌大的身軀忽像軟綿糖的倒了下去，柳花花却煞有介事的攙扶住他：「喂，叫你不要喝這麼多偏要喝，回家睡啦，別躺在路邊丟人現眼……媽的，你眞重，我扶不住你了……」

說着，竟一手鬆開，阿拉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幾個好奇的路人立刻走開了。

甚至還聽得幾個人說：「不識飲酒也學人飲，酒就是被他這種人喝貴的……」

南宮雪聽了好笑：「死花花，你做得眞好，神不知，鬼不覺……」

「不！」賣豆腐花的老伯却神色緊張的說：「你打了他，我可遭殃啦！」

「爲甚麼？」柳花花說：「人又不是你打的，關老伯甚麼事？」

「大件事！」老伯額角都冒出汗了：「那傢伙是大內的錦衣御林軍，大有來頭，誰惹他們誰倒霉，他醒來後，找不到你們，肯定會算到我頭上來……」

「開玩笑，」南宮雪說：「你又沒動他一根毫毛，幹嘛算到老伯頭上，別理他甚麼狗頭軍，老伯你快走吧，不會連累你的……」

「我走不了，」老伯嚇得連臉都白了：「由於我們都是唐人，他們一定認爲我認識你們，必將對我這個老頭子

拷打施刑，我慘了……」

「那有這種事？」南宮雪安慰他：

「事實上老伯並不認識我們呀。」

「但我却知道你們是張姑娘帶來的人……」

「他又不知道，老伯不說不就得了嗎？」

「可是我捱不住打呀！」老伯牙齒打顫：「大內的御林軍可不是說笑的，打人像打狗，鬼見了他們都怕三分，我一個老頭子……」

「既然如此，那你就直說吧。」柳花花說：「我叫……」

「等等，」南宮雪忽附在他耳邊，低聲說：「爲免手尾長，趁沒人看見，乾脆幹掉他……」

「妳！」柳花花瞪了她一眼：「爲了一碗豆腐花而傷及一條人命，虧妳說得出口？」

「我的大少爺，」南宮雪連忙道：「兩害取其輕，如果不幹掉那傢伙，不僅累及無辜的老伯，而且勢必牽連唐山幫，不是嗎？」

他們雖壓着嗓子耳談，但老伯察言觀色，竟以爲他們要殺他滅口，當下嚇得雙脚都發軟，咚的一聲，竟跪了下來，哀求道：「這位大爺、姑奶奶，咱們遠無冤近無仇，而且都是唐人同胞，人不親土親，請饒老漢一命，老漢家中尚有……」

「老伯，您誤會了！」南宮雪連忙上去攙扶起他，柔聲道：「這裡沒您的事，您快走吧，若眞的您被找上了，您就說人是我仇九打的……」

「不，是我仇八打的！」柳花花攔嘴說：「老伯，您照實說吧。」

「老伯，不是仇八，是仇九，記得說是仇九，喏，老伯，這錠銀子給您老人家壓壓驚……」南宮雪塞了一錠銀給他，而且還再補了一句：「記住，不是仇八，是仇九哪！」

老伯眞是呆住了。

他萬萬想不到那對年輕人不但沒殺他滅口，反還給了他銀子，他一下子難以置信的呆楞住，柳花花拍了拍他的肩說：「老伯，您是親眼見到的，人是我打昏的，而我就是仇八……」

「不，是仇九！」南宮雪推開柳花花，竟又給了他一錠銀子：「老伯，我請您老人家吃酒，您一定要說人是我仇九幹的。」

老伯以爲碰到了一對瘋子，銀子也顧不得拿了，轉身去收拾攤檔：「我不要你們的銀子，我只求你們讓我趕快離開這裡就行了！」

× × ×

老伯走了。

阿拉仍躺在地上。

柳花花與南宮雪站在旁邊。

過路行人只當阿拉是醉漢，沒有人理會他。

南宮雪手上仍端着那碗豆腐花，她有幾分惋惜的說：「豆腐花都涼了，不好吃了，我看你還是別吃吧，你一向都喜歡吃熱的豆腐花，不是嗎？」

柳花花句話不說，忽端過那碗豆腐花，唏哩嘩啦，三兩下便把它吃個精光，把空碗往地下一丟，拉住南宮雪往街角的一棵大榕樹後面走去……

到了樹幹後面，南宮雪茫然問：「喂，這裡黑黝黝的，幹嘛你？」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突然摟住南宮雪狂吻！

「不行呀，會被人家看到……喂，眞的不行……」南宮雪的聲音又驚又喜。

「看由得他們看囉，妳不是不怕人家看的嗎？誰叫妳剛才一直要撩我……」

「不要啦……」南宮雪被吻得透不過氣來，她臉紅心跳，渾身無力。

一直到她被吻得幾乎站立不住，靠着樹幹喘息時，柳花花才放過了她。

「你壞死了……」南宮雪的聲音軟弱無力：「人家被你……氣都要喘不過來了……」

「是嗎？」柳花花把鼻尖湊近她雪白的頸子，他嗅到了她誘人的體香。

「喂，你的手……不要這樣……我……嗯……死花花，我……我可要……叫囉……」

「叫甚麼？叫『咪阿摸』是嗎？摸呀，剛才吃豆腐花的時侯，妳不是摸得我……」

「我不敢了……我……我……死花花……叫你一聲哥哥，饒了我吧……」

突然，一聲「噗嗤」笑聲傳來！

南宮雪和柳花花立刻分開，抬眼一看，竟見張京京不知甚麼時候站在樹下，對着他們掩嘴生笑。

「喂，妳幾時變成了瞥伯，站在那裡偷看哪？」柳花花瞪了瞪她。

南宮雪粉頸低垂……

「誰偷看你們來了？」張京京聳聳肩：「這裡非私人地方，乃大衆場所，大家都可以來的，不是嗎？」

「妳不會出聲呀？」

「我出過聲啦，只可惜你們……」

南宮雪整整衣衫鬢髮，臉紅得像柿子，不過她還是故作大方道：「妳來多久了？我們正要去找妳……」

「也沒多久，」張京京望着她笑：「只不過聽到有人說甚麼……『咪阿摸』、摸呀摸呀的……還有甚麼哥哥呀、不敢啦、饒我吧……」

「要死了，妳！」南宮雪羞得想挖個地洞鑽進去，追着張京京要打。

張京京格格嬌笑的跑開了。

南宮雪扭着屁股花追上去。

柳花花繞過大樹，整個人却突然呆立住！

× × ×

你或許會覺得柳花花這個花花公子實在「花」得太過火了——他居然在打倒阿拉那個御林軍之後，不思如何解決善後問題也吧，竟還拉着南宮雪躲在樹底下陰暗處「咪阿摸」一番。

其實他是另有用意的。

張一斧已一再告訴他與南宮雪，在街上決不可與人厮殺毆鬥，特別是不可與琉球人發生衝突事件，否則必遭到琉球官府之嚴厲追究，甚至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而他爲了一碗豆腐花竟打昏了一名大內御林軍，這事當然非同小可。

南宮雪的意思，既已闖禍，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來個殺人滅口，死無對證，免得連累賣豆腐花的老伯，也不牽連到唐山幫，當然，她和柳花花也可以免却無謂的痲煩。

這個手段無疑狠了些。

但，從「利害生存」的角度來衡量，她這個做法却又是最「乾淨俐落」的。

——南宮雪本不是這種人，只因爲她已歷練過江湖中的大小風浪，她已懂得何種情況應該講「仁義道德」、何種情況該「心黑手辣」。

有人說：只有懂得「仁義道德」而又同時不忘記「心黑手辣」之人，才是眞正的「人上人」。

這句話當然遭到很多人反對——其實，絕大多數反對的人是「嘴上反對，心中默認」，甚至是「陽違陰奉」，力行終身哩！

特別是在詭詐多變、兇險無情的江湖道路上，心黑手辣比仁義道德來得重要而「實用」得多！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能說南宮雪狠，只能說她已是個「十足十的江湖人」吧了。

柳花花當然也是「江湖人」，對南宮雪的「殺人滅口」他並不驚訝。

但他却不同意她的手段。

——非到不得已，絕不輕易殺人。這是他的原則。

也因爲如此，他在江湖中的形象總是受到大多數人的讚揚、推崇和尊敬。

因此他想說服南宮雪放棄殺人滅口。

但他瞭解南宮雪的個性。

——尤其是她爲了表示對柳花花的愛意，說甚麼也不肯把豆腐花讓給阿拉那個禁衛御林軍。(也因爲這樣，柳花花萬分感動，所以率先出手打昏了阿拉，他已屈服於南宮雪「誓死不變」的濃濃愛意裡！)

南宮雪無疑已從保守蛻變成了時下「敢愛敢恨」的女人！

這種女人有很多與衆不同的特性，其中之一便是：主觀自信特強與言行無悔！

這種人一旦決定的事，不是「對到底」便是「錯到底」，很難接受別人的意見而改變自己。

柳花花相當瞭解女人，而像南宮雪這種「女强人」他更加瞭解——隨手拈來，「快樂山莊」的不足劍客皇甫霏，「聽雨樓」的傾城劍客白霜霜、「蝶戀花」教主紀小翠，「大漢鏢局」的朱媚……等等等等，甚至是他最愛的獨孤美，無一不是千中選一的「女强人」。

很多男人表示欣賞女强人，但却有更多的男人對女强人敬而遠之。

他們說：女强人一旦發起威來，比一頭不懂得轉彎的蠻牛還要可怕。

因此很多男人認爲女强人只可以當情人，萬不能當老婆。

此說是否屬實，柳花花不知道；不過有一點他是知道的——要想說服女强人改變主意，除非你能表現得比她更强，否則你必須「使手段」、講方法。

手段與方法當然很多，因人而異，對付南宮雪，柳花花採用了「咪阿摸」的「軟性手法」。

他想在溫馨浪漫的氣氛下，勸服南宮雪放棄殺人滅口的冷酷手段。

所以他才會拉着南宮雪到大樹後面「咪阿摸」一番……

他本是很有自信勸服南宮雪的。

誰知，一陣亂「摸」之下，差點「摸出火」來——不僅「摸」得南宮雪嗯哼哎唷，猛喊哥哥不止，即連他自己都心猿意馬，「摸」得不亦樂乎，根本就忘了阿拉那個御林軍，若非張京京及時出現，尚不知柳花花要「摸」到幾時方休哩！

——他眞的越來越沒法抵擋南宮雪的魅力。

至少，等到南宮雪扭着那迷死人的屁股花追逐張京京之後，他才想起了阿拉那個御林軍。

可是，他定睛一看，却見地下空空如也，阿拉竟不翼而飛！

所以他驚呆住了。

× × ×

阿拉爲何不見了？

柳花花很快做出一個推斷——一定是在他與南宮雪躲在樹後「摸呀摸」的時候，阿拉甦醒過來，見不到人便走了。

很明顯的，阿拉走後，張京京才趕回來，她並沒有見到阿拉，所以她才沒提阿拉之事，一味與南宮雪打趣，甚且還有心情跑給南宮雪追。

而南宮雪竟沒發現阿拉已不在，還嘻嘻哈哈的追逐張京京，只有一個解釋——她肯定是被柳花花「摸」得連自己姓甚麼都忘了。

糟糕，阿拉這一走，痲煩却緊接而來！

柳花花立即想呼喚南宮雪與張京京，但轉首一見，此刻街道已熱鬧非常，車水馬龍，行人影如織，她們早已沒進人堆裡，不見踪影！

柳花花正想邁開脚步追上去，忽聞背後傳來一聲冷叱：「站住！」

柳花花回首一看，暗叫一聲：「苦也！」

× × ×

潘猛離開「天龍幫」之後，並沒有直接回家睡覺。一來是因爲他大吃了



小開歐一品捧着包子來到南宮雪和張京京的桌前。

一頓唐人餐，雖覺痛快美味，但又覺得油膩脹肚，所以便跑到街道上，隨意散散步以助消化；二來藉此思索一下心中的疑惑——儲敢當爲何不惜花重金要他探探「仇八」的武功路數？之後，他便想到「唐山幫」去找張一斧。

不想剛剛上了街，迎面便見到自己的下屬阿拉正氣急敗壞的快步走來。

阿拉一臉怒容，脚步加速，並未見到上司潘猛，還是潘猛先叫他：「阿拉，幹嘛？又跟老婆吵架啦？你今天當甚麼班？看你軍服都不穿，哎呀呀，怎麼還一身髒兮兮的？」

「潘軍長，」阿拉見到潘猛喜出望外：「屬下正好有事找您……」

「甚麼事？」

「屬下被人打了……」

「甚麼？」潘猛嚇了一跳：「你沒喝醉酒吧，誰這麼斗膽敢打你？」

「唐鬼子打的，一男一女……」阿拉捂着肚皮，猶有痛苦之色：「那個唐鬼子眞厲害，一拳打得我昏了過去……」

「眞有這種事？」潘猛見他不是開玩笑，吃驚道：「認不認得那兩個唐鬼子？」

「不認識，」阿拉搖搖頭：「不過若讓我見到，我定可以認出來。」

「他們爲甚麼打你？」

「他們搶我的豆腐發。」

「豆腐花？」潘猛楞住：「你說甚麼？他們搶你甚麼？」

「豆腐發啊，就是那又甜又辣、又軟又滑、又好粗的唐人豆腐發啊。」

「沒說錯吧，只聽說有人搶金搶銀的，竟有人搶豆腐花的？」潘猛湊近他，嗅了嗅，確定他沒吃醉酒之後，才又頗爲疑惑的說：「你在那裡被打的？」

「就是唐人街囉，轉角的街口，有一棵大榕樹，賣豆腐發那個攤檔的地方。」

「他們人呢？」

「我醒過來的時候，聽到他們在樹後咿咿唔唔的，親熱得緊哩。」

「好大的狗膽子，簡直欺人太甚哩！」潘猛難以置信的喃喃自語：「會是誰呢？」

「那個唐鬼子太厲害，我肯定打他不過，所以我急急趕回來，想到宮中去召集弟兄……」

「未免太小題大做了！」潘猛瞪了他一眼：「平常你逕是自吹自擂，武功多好，竟被人一拳打得昏過去，還好意思說呀？」

一頓，拍了一下他的肩：「走，帶我去看看，是那個傢伙這麼膽大，竟敢在鬧市毆打御林軍，我不相信那傢伙有三頭六臂！」

× × ×

潘猛帶着半信半疑的心情，隨着阿拉快步趕來，正好見到柳花花還沒

走。

「就是他！」阿拉喝住柳花花之後，隨即對潘猛說：「報告軍長，就是這個傢伙，沒錯，就是這個唐鬼子打屬下的……」

潘猛負着手，沉着臉，帶着冷厲的眼光往柳花花身上打量：「你是誰？」

柳花花沒有立刻回答。他遲疑着。他在考慮要不要牽涉到唐山幫。

「你是甚麼人？」潘猛又問了一句。

「在下……」

柳花花只應了一句，潘猛忽地噫了一聲，脫口道：「你，你就是張幫主新聘請來的首席教頭仇八仇公子是嗎？」

柳花花一見對方竟認得自己，想不承認都不行了，當下彎身抱拳，帶着七分恭謹、三分驚訝道：「在下正是仇八，請問閣下是……」

阿拉粗聲粗氣道：「你他媽的有眼不識泰山，他就是我阿拉的老大，也是大內御林軍軍長，堂堂的潘大將軍是也！」

柳花花人在屋簷下，抱拳如儀：「仇八見過潘大將軍。」

「甚麼大將軍，」潘猛竟出奇的客氣：「仇公子，前天我去見張幫主，臨走時曾在園林中見到你，只因當時我有事在身，故沒正式與你見面……」

柳花花見他相當友善，心中鬆下一塊大石，當下馬屁連連：「早聞張幫主誇讚潘大將軍乃名門之後，年輕有爲，今日一見，果有將軍英武神相，仇八三生有幸能與將軍一見……」

「少拍狗屁！」阿拉怒喝道：「唐鬼子就會拍狗屁，我們不粗狗屁……」

「阿拉，告訴你多少次，是拍馬屁，不是拍狗屁；是吃，不是粗……粗狗屁，便成了大狗屁，屁看得到大小的嗎？」潘猛居然還有心情調侃阿拉：「人家是客氣禮貌，不是拍馬屁啦。」

「報告軍長，」阿拉那口氣嚥不下：「那個王八蛋搶我的豆腐發，打我肚子；見到軍長却像條哈巴狗，不是拍狗屁是俗墨？」

柳花花不禁臉紅紅的。

說實在的，在神州江湖，他對任何人說話都不會如此文縐縐的，而此刻他爲了想息事寧人，的確是有意拍潘猛的「狗屁」。

想不到阿拉竟一語戳破了他。

令人尷尬的是，他的「馬屁」竟被指成了「狗屁」，此屁非彼屁，眞是丟人極了。

「仇教頭，」潘猛負着手，微瞇着眼：「聽我這個手下說，你搶了他的豆腐花，而且還一拳打昏了他，可有這回事？」

柳花花連忙陪笑道：「潘猛軍長，這是場誤會……」

「俗墨誤會？」阿拉指住他的鼻尖：「你騙我要向你的愛人給我豆腐發粗，誰知却一聲不響的請我粗拳頭，你這個老奸鬼、老詐炮……」

「愛人？甚麼愛人？」潘猛問。

「就是他的愛人囉，」阿拉說：「嘩，那女人眞兇，沒見過這麼兇的女人……噫，對了，你愛人呢？她跑那裡去了？」

阿拉所指的「愛人」當然是南宮雪，柳花花覺得很不習慣，「愛人」一詞令人覺得肉麻，再且他與南宮雪的身份，張一斧對內對外都已用「仇八與仇九」的假資料宣佈，他自然立刻否認說：「誤會，誤會，她不是我的愛人：她是在下舍妹，叫仇九……」

「俗墨叫瘦妹？」阿拉截口道：「你這個人最愛說假話了，我看她很豐滿的，那是瘦妹……」

「不是瘦妹，是舍妹，」潘猛笑說：「舍妹，是唐人對自己妹妹的謙稱……」

「你娘的才好，妹妹就妹妹，還俗墨瘦妹胖妹的，唐人最愛拐彎抹角，明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偏偏叫俗墨閣下在下的，唐話眞難學。」阿拉拉着嗓門說：「我明明聽到你們躲在樹後面『咪阿摸』的，怎不是你愛人？難道你們唐人兄妹也可以摸來摸去的嗎？你娘的才好！」

柳花花連忙死不承認：「不，不，我們沒有躲在樹後面『咪阿摸』，你準是搞錯人了。」

「管你摸誰，你他娘的愛摸那個不關我事，」阿拉瞪住他：「我也不管她是你愛人還是你的瘦妹，總之，她搶了我的豆腐發，我絕不放過她，喂，她人呢？躲到那裡去啦？」

柳花花不想南宮雪被牽涉到裡面，他挺胸昂然道：「打人的是我，一切事情由我一個人扛！而且那碗豆腐花也是我一個人吃了，這事與她完全無關……你說吧，你想怎樣？」

「哎呀，好小子，死鴨子嘴硬！」阿拉掄起大拳頭：「先打斷你的狗牙，看你說不說？」

「阿拉，別亂來！」潘猛忽冷冷一叱：「這件事情交由我處理，我自會替你討回公道！」

「是，軍長！」阿拉立刻垂手肅立，兩隻大眼却是狠狠的瞪住柳花花。

「仇教頭，」潘猛表情頗爲怪異的望住柳花花：「請你把事情始末說給我聽聽。」

「是這樣子的……」

× × ×

琉球人雖然致力於「唐化運動」，但對唐人文化却有很多地方難以吸收，大概是如唐人自己自吹自擂的「中土文化博大精深」，「蠻夷之輩」焉能窺其堂奧吧。此說是否屬實，暫且管他娘的，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琉球人的確是非常仰慕唐人「吃的文化」，他們贊同唐人所說的那兩句話：「吃飯皇帝大」與「民以食爲天」。琉球人讚美唐

人是世上最懂得吃的民族。

因此島上唐人街最受人歡迎的便是唐人餐館，一眼望去，泰半是吃的世界。

「狗不理包子店」便是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家唐人餐館。

然而所有的琉球人都不懂爲甚麼這家餐館偏偏叫「狗不理」？

連狗都不理的包子難道會好吃？

「我也不知道，」南宮雪很好奇的問張京京的時候，張京京聳聳肩的說：「我只知道這家的包子包妳吃了一個還想再吃一個，一直到把妳的肚子撐飽了爲止。告訴妳，連琉球王都非常喜歡吃。」

「眞的？」南宮雪掃視了一下座無虛席的食堂，笑咪咪的說：「說得我食指大動，口水都要流出來了哪，快叫幾個來讓我見識見識呀。」

「放心，我已經叫了，馬上便送來。」張京京靠着樓上窗口，眼睛一直望下面門口。

「嘩，剛才進來的時候，看那麼多人在排隊，吃了還想買些拿回家去，我看沒這麼快送來吧。」南宮雪自從當了酒樓的老闆娘之後，對吃的門坎尤其精通。

「這家店子是我朋友開的，我甚麼時候來，他們甚麼時候第一個送來。」

「妳面子還眞夠大的，也難怪囉，唐山幫的大千金嘛。」

「咦，妳那個『咪阿摸』的怎還沒來？會不會找不到我們……」

「去妳的，別再摸呀摸的，我可眞不饒妳囉！」南宮雪紅着臉瞪了她一眼。

「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琉球不同於中土，在這裡，年輕人如果不懂得『摸』的話，也許被視做怪物哩。入境隨俗，妳做得很好。」張京京瞇着一對細長的鳳眼兒，半認眞、半開玩笑的說：「老實講，我還眞希望能找個喜歡的人摸一摸哩。」

被她這麼一說，南宮雪也眞的「入境隨俗」起來，笑着說：「瞧妳長得一副美人胚子，難道沒有一個妳看得上眼的男人讓妳摸一摸？」

「摸個鬼，番島之地，住久了妳就知道啦，那些男人……唉，不說也吧。」

張京京說着又把目光投在窗外，柳葉眉兒微蹙：「噫，妳那個死花花怎還沒來？莫非他不知道我們會來這裡？」

「應該知道的，妳說得很清楚，狗不理包子店的招牌這麼大，怎會找不到？」南宮雪嘴巴雖是這麼說，媚眼却也跟着望窗外瞟。

「說不定……」

「怎樣？」

「被那些熱情的琉球女郎拉去猛摸啦，妳不擔心嗎？還不快去看看。」張京京一臉捉狹。

「哼，我才不稀罕哩。」南宮雪嘟着紅唇小嘴兒：「他如果敢不來，咱們便把包子全吃光，一個都不留給他。」

張京京顯然有意激她：「如果我是男人，我寧可選擇女人也不會笨到去選擇包子，不是嗎？」

這句話竟一擧擊中了南宮雪的「要害」，她立刻有點心慌的說：「說得是，那隻貓兒不愛吃腥，何況那傢伙又是個風流鬼……」

說着，渾俏的屁股兒已離開了椅座，張京京見狀立刻嬌笑道：「才說不稀罕，現在却急得想去找他，原來妳南宮雪也是個口是心非的女人……」

被她這麼一取笑，南宮雪不禁又坐了回來，畢竟她雖已變得豪放，但那只是對柳花花而言，對其他人，她總還有幾分保留的；又正巧這時候一個看來不像跑堂的跑堂正端來一大盤熱騰騰的肉包子，南宮雪於是便坐定，不再去管那個死花花了。

× × ×

那個「不像跑堂的跑堂」果然不是跑堂，在張京京的介紹下，南宮雪才知道他原來是這家舖子的少東家，叫歐一品。

南宮雪猜不出他的實際歲數，他看來和島上大多數的琉球人一樣，皮膚稍黑，呈古銅色，兩眼有神，一看便知道是練過武的；憑心而論，他長得倒是蠻有型有款，只可惜個子稍嫌矮了些。

歐一品與張京京的關係顯然極爲熟絡，他不但以最快的速度親自爲張京京送上包子及其他名貴的海鮮湯，而且還坐下來陪她與南宮雪聊天哩。

這麼一來，南宮雪更加不好意思表示要離座去找柳花花了。

她當然要顯得很有禮貌地與他交談。

歐一品看來不怎麼健談，不過人倒是蠻誠懇老實的——這是南宮雪對他的第一印象。

南宮雪是個「老江湖」，眼睛自然比利錐還尖，談沒幾句話，她已看出歐一品對張京京極之愛慕，一雙清澄的眼神總是離不開張京京那張嬌俏美艷、充滿女人魅力的臉龐兒。

但南宮雪同時也發現，張京京對他的態度僅屬一般朋友，並無「通電」的跡象。

南宮雪覺得很有趣。

江湖的歷練，當然讓她養成了「閱人」的本領，尤其是她當了酒樓的老闆娘之後，成天面對着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的客人，當然更加使得她「眼尖嘴圓」——見人說人話，逢鬼說鬼話的「奸商」本領。

特別是她發現自己深愛着柳花花，而又跟他上了床之後，她現在竟也有濃厚的興趣觀察其他年輕男女的「感情領域與情愛性活」。

——擷人之長、補己之短，在「情場上」來說也不能例外。

——現在的世界，情場也和戰場

一樣，往往會碰到「敵人」的。

情場上的敵人其實也就是所謂的「情敵」。南宮雪非常清楚自己在情場上的最大敵人便是獨孤美——自從她第一次與柳花花上過床之後，她便在心裡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擊敗獨孤美！擊敗世上所有想跟我爭奪柳花花的女人！」

南宮雪是個有恒心毅力的女人。對感情的態度尤其是。

她當然還是個聰明的女人，她更瞭解「感情」的東西光只是靠恒心與毅力是不夠的。

——一定還要靠「技巧」！

技巧，人人都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看你的「道行」夠不夠而已。

南宮雪承認自己在情場上的「道行」還不夠高，她是抱着「學習」的態度。

因此，她一直很細膩的，不露痕跡的觀察着張京京與歐一品的言行舉止與神態表情。

——她希望能訓練自己看出歐一品爲何喜歡張京京，而張京京又爲何不喜歡歐一品。

然而，張京京却只坐了一會便說：「奇怪，那傢伙眞被女人拉去摸了？怎到現在還不見他人影……妳在這裡等着，我出去看看……」

一頓，轉頭向歐一品吩咐道：「好好招呼仇姑娘，待慢了我可找你算賬。」

南宮雪說：「我也去。」

「怎麼？」張京京瞟了她一眼：「不放心我？怕我也跟他摸起來是不？」

被她這麼一說，南宮雪不好意思的笑笑，應了一聲：「別摸出火來便好了。」

張京京嬌笑而去。

「她去找誰？」歐一品目光目送着張京京修長而豐腴的背影消失於樓梯口時，他才望向南宮雪問：「妳們方才說甚麼摸的？」

南宮雪想笑，但一想對方是老實人，只好煞有介事的說：「她找家兄去……我那個哥哥是個賭鬼，怕他是摸牌去……」

歐一品居然信以爲眞。

× × ×

柳花花把「豆腐花風波」的始末說完之後，阿拉立刻拉開嗓子說：「那傢伙亂講一通，明明是他搶我的豆腐發粗，還有他那個瘦妹，怎變成我搶他的了？操他奶奶的娘才好！」

「阿拉！」潘猛忽瞪往他冷冷道：「從現在開始，我如果沒要你開口，你便給我乖乖站在一旁，屁也別放一個，懂嗎？」

「是，軍長，我不再放屁就是！」

一見上司板起臉孔，阿拉立刻行了個軍禮，端立如山，看上去倒還眞受過訓練的樣子。

「仇教頭，」潘猛瞇着眼望住柳花花，眉宇間那縷怪異之色始終不會消失：「我不理你是誰搶誰的豆腐花，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島嚴禁街頭毆鬥，你可知道這條禁例？」

「我知道。」柳花花苦笑道：「一個巴掌拍不响，我若不這樣，豈非白白挨打？我是出於自衛，並非有意鬧事……」

「這不是理由。」潘猛截口道：「何況你打的是大內錦衣御林軍，更是罪加一等，足以令你抄家滅族，你知罪嗎？」

柳花花急急道：「他沒表明身份，又沒穿軍服，我不知他就是……」

「不知道是你的事，責任在於你，算你倒霉！」潘猛淡淡的睨住他：「本島不同於你們中土，沒有你們唐人常說的那句『不知者不罪』，懂嗎？」

柳花花苦笑。

他想他除了苦笑之外再也不知道應該說甚麼，所謂啞巴吃黃蓮大概便是這樣了。

潘猛睨住他問：「你還有甚麼話說？」

柳花花搖搖頭。

要他說些哀憐乞求的話？

他做不到——即使要他聽別人說那種話他都做不到，何況要自己說？

他只是苦澀一笑：「反正，看來我說甚麼都沒用了，潘軍長，你看着辦吧。」

「你很聰明，這件事的確由我看着辦，你已無選擇的餘地。」潘猛淡淡的笑了笑，忽又說：「你眞的是一拳便打昏了我的屬下？」

柳花花點點頭。

「好！」潘猛忽然說：「來，你跟我到樹後面去，那裡沒有人看見，如果你能打贏我的話，這件事就算了，我自會去找張幫主要他賠我屬下幾百兩銀子、道個歉，便算沒事啦。」

「眞的？」柳花花喜出望外。

「我這個人從來不說假話的。」潘猛笑了笑，率先走到大榕樹後面去。

阿拉似是很驚訝潘猛的決定，他跟上去吶吶道：「報告軍長……這，這不太好吧……哎唷！」

話聲未完，他已被潘猛用力敲了一下腦袋瓜子，痛得他連忙住口不說！

「再說話我便敲爛你腦袋！」潘猛命令他：「告訴你，守在樹邊不准任何人進來，也不准你插手，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阿拉連忙站到樹旁去，面向着行人走道。

柳花花帶着詫異的心情跟在潘猛後面，潘猛回過頭來對他說：「咱們是徒手交搏，點到爲止，只要你能贏得了我，我保証你沒事，懂了嗎？」

「如果我輸了呢？」柳花花問。

「如果你輸了，」潘猛忽冷冷一笑：「我向來瞧不起武功比我差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嗎？」

「懂。」柳花花點點頭：「那便請潘軍長賜招吧，請！」

除非是敵我懸殊，非力拚不可而不足以保命，否則柳花花與人對招永不先出手。

但，一旦他動起手來必然全力以赴。

潘猛沒說甚麼，忽沉喝一聲，以掌爲刀，倏地劈向柳花花頸項！

柳花花見多識廣，一看便知道那便是倭奴人慣用的「空手道」！

當下他不敢大意，以掌對掌，硬是接下了潘猛凌厲快速而詭譎的一掌！

× × ×

潘猛身爲琉球皇室裡的御林軍軍長，武功自然不可小覷，有其一定水準，事實也如此，但只見短短工夫裡，他竟然一口氣對柳花花攻出了猛烈而凌厲無比的十八掌二十三腿！

令人驚異的是，他不僅嫻熟倭奴人的「空手道」，居然對唐人少林寺的「金剛伏虎拳」、武當派的「天師拳」、峨嵋派的「橫掃千軍拳」……等等中原各家各派的名人拳術俱皆精通！

他的武功博大精深，即使是在中原武林，也肯定擠身一流高手之列！

眞不愧是堂堂御林軍軍長。

只可惜他碰到的是柳花花。

他那渾雄猛烈的十八拳二十三腿竟連柳花花的衣角都沾不上。

柳花花那頎長的身子像游龍戲鳳般的穿梭於他的拳縫腿影間，明明眼看潘猛便要擊中柳花花，偏又是差那麼一絲絲的全落空了。

柳花花看來游刃有餘的樣子。

因爲潘猛至少已經攻出了有二三十招之多，而柳花花竟只是守而不攻。

顯然，他並不太瞭解潘猛約他單打獨鬥的眞正用意，他怕萬一出手擊傷了對方，而招致他更大的怨憤，那就更慘了。

他的顧慮是有必要的。

因爲他知道一般人——特別是學武而又自負武功高强的人——往往有一股不認輸(或者說是「輸不得」)的心態，他如果擊敗了他，特別是在他屬下的面前擊敗他，難保他不會爲了「面子問題」而打出火來。

因此柳花花只一味拆招、躲閃，始終未曾攻出一拳一腿。

潘猛却愈攻愈狠、愈快！

柳花花也只好閃得更急、更快。

但只見兩條人影翻飛，快若激星，一旁的阿拉竟然看得呆住了——他已分不清誰是誰了。

驀地，潘猛抽身而退，站立不動。

柳花花當然也停下了身子。

「你爲甚麼只守不攻？」潘猛瞪住他，冷冷的說：「如果你再這樣我便要判你輸了！」

柳花花說：「你又沒說要我在幾招

之內贏你，不是嗎？」

「好，我再給你一次機會，三十招為限，如果你不能贏我，就算你輸了！」

「好。」

潘猛凌空翻飛，惡虎般的撲向柳花花，一拳一脚已兩招過去。

三十招，其實很快，但對柳花花來說那已屬於「死纏爛打」的範圍，眞正的絕流高手，殺人於一瞬間，絕不會拖到三十招那麼久，徒手對打也一樣，否則便算不上頂尖高手了。

柳花花是高手中的高手，他心中其實已有數，要擊倒潘猛或許不能定於一招間，但也絕出不了三招，然而他却不想這樣做——一直等到最後一招，也就是潘猛施出第三十招的時候，他才猝然反擊。

第一擊。

也是最後一擊。

——一擊便見效！

這才是眞正的高手。

× × ×

潘猛是個聰明人，一陣猛攻不遂，其實心中已知道碰上了絕世高手；他顯然也已洞悉柳花花不想讓他難堪，有意拖到三十招時才對他出手，因此最後一招他實際上只是虛幌一招，全力防守。

防守柳花花狠狠的一擊！

他防守得很好，柳花花甫一出拳的時候，他整個人已像棉絮般的往後急飄、倏退！

然而，他像棉絮，柳花花却像一陣風——棉絮沒有風無論如何是飄不起來的。

然後，他便看到柳花花那晰白的拳頭已像疾風般的飛到了他胸前！

潘猛大駭！

他更加發力翻飛、挪騰、閃避！

可惜的是，無論他如何努力躲閃，都無法改變事實——改變被柳花花一拳擊中的事實。

最後，潘猛不閃了。

他已無法閃避，因為他那寬厚的背脊已頂住了兩人合抱的老榕樹幹！

但，他却沒有被擊中。

——柳花花那隻拳頭離他胸前大概只有幾分距離時忽地停住。

只有幾分。

× × ×

柳花花微笑着收回拳頭的時候，潘猛只是冷冷的瞪住他：「你為甚麼要手下留情？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更激怒我？你以為我喜歡別人同情？」

「我不是同情你，也不是手下留情。」柳花花淡淡道：「我們無寃無仇，這場比劃有言在先，點到為止，不是嗎？」

「你點到了我嗎？」

「你說呢？」

「我認為沒有。」

「我却認為有。」

潘猛瞪住他不說話。

柳花花忽然說：「比武有時候也像和追女人一樣，並非一定要脫光她衣服抱她上床，才算是『勝利者』，你說是嗎？」

潘猛楞住。

他瞇着眼睛注視着柳花花好一會，忽然含笑道：「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句話？」

「請問。」

「你，是柳花花？」

柳花花楞住！

他隨即微笑問：「你認識柳花花？」

「不認識。」

「那你為何懷疑我就是他？」柳花花眼裡泛起一縷疑惑。

潘猛表情頗為趣緻：「我雖然沒到過中原，自然不認識柳花花，但我知道他是中原江湖當今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

「你看我像個花花公子嗎？」柳花花頗覺有趣，含笑問。

「現在的年頭，很難憑外表看出一個人的，特別是長年在江湖上打滾的人。」潘猛頗為瀟洒的聳了聳肩：「我不是女人，我看不出你是否像個花花公子，不過，我知道能把與人比武過招和追女人聯想在一起的人，難道不是世上最獨特的花花公子？」

柳花花大笑。他忍不住而笑。

可是他只笑了一下便停住，因為他發現潘猛實在是個腦筋精細的人，最重要的是——他還不知道潘猛接下去會怎樣。

是否依言放了他，還是……

「我是不是柳花花並不重要，名字只是代表一個人的符號而已。」柳花花望住他：「我只想知道，潘軍長，你是否肯高抬貴手，放過我一馬？」

潘猛忽然輕笑了起來，彷彿在喃喃自語：「張一斧，我就知道他有辦法……」

柳花花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一旁的阿拉顯然也不懂，他睜着眼，像呆子般的兀立着……

「不管你眞正的身份是甚麼，仇八就仇八吧。」潘猛含着頗為怪異而耐人尋味的笑意：「總之，潘猛我竭誠歡迎你蒞臨本島，套句你們唐人的慣用老話：『後會有期』！」

說罷，轉身朝呆楞住的阿拉揮了下手，便率先離去……

甫欲離去，忽見一條美麗的身影急奔而來……

× × ×

張京京匆匆趕來，一見到柳花花居然還在古榕樹下，心中着實詫異不已；再一見，潘猛與阿拉也在場，她更加驚訝了。

「潘軍長？」她睜着水汪汪的眸子：「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潘猛只是望了望她，忽然走向柳花花，鬼鬼祟祟的附在耳邊說了一句話……

柳花花忽然哈哈的笑了起來。

潘猛也朗聲笑着偕同一臉茫然的阿拉舉步離去……

張京京有如丈人金剛兀立着……

「喂，」等柳花花停住笑聲之後，張京京便睨住他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南宮雪呢？」

「被琉球男人拉去『咪阿摸』啦。」

張京京紅灩灩的小嘴兒翹得比鼻尖高：「一見到人便問南宮雪，你為甚麼不先告訴我你究竟在這裡幹甚麼？人家都擔心死了，還以為你被琉球女人分屍了哩……」

柳花花又問：「南宮雪呢？為甚麼只妳一個人來？她去了那裡？」

「放心啦，不會跟你丟掉的啦。」

張京京拉住柳花花的手臂：「你先告訴我，潘猛跟你在這裡幹甚麼，我自然帶你去見南宮雪……」

易釵而弁　進入皇宮

「狗不理包子」的確風味獨特，好吃極了，至少南宮雪長這麼大人便沒吃過這麼好吃的包子。

但她此刻却無心再吃。

她掛記着那個死花花。

她不明白張京京去了那麼久怎麼也還沒回來，她好幾次想離座去找他們，但又礙於歐一品陪坐一旁，只好勉強自己再坐下等等看。

令南宮雪難過的是，歐一品人雖然熱忱老實，但却拘謹木訥，不善於言談，更讓她覺得如坐針氈，沒趣得很——她終於瞭解到孔老夫子眼中極為欣賞的「剛毅木訥」，在現在的女人眼中其實只是一根木頭。

——十個女人九個不喜歡「木頭」。

——其實，何止是女人不喜歡而已，你喜歡「木頭」嗎？

她終於瞭解到張京京為甚麼不喜歡歐一品了，換做是南宮雪，她想她也不會喜歡這種男人。

然而喜歡是另外一回事，既然對面而坐，總得把氣氛弄輕鬆點呀。

「為甚麼你們做的包子叫『狗不理包子』呢？」南宮雪一見歐一品又沉默下來，趕緊又提出一個話題，否則她眞要被悶死：「為甚麼不叫『貓不理包子』？你不喜歡貓？」

「我也不知道我爺爺當初開這家舖子的時候，為甚麼要取個『狗不理包子』這個名字，我想這並不是因為他老人家不喜歡貓，所以不取名『貓不理包子』……」歐一品看來根本不懂得欣賞南宮雪的幽默，他顯得極為認眞的說：「仇姑娘，妳在這裡坐一下，我下樓去問問家父，或許他知道原因。」

「不必了，我只不過隨口問問。」南宮雪本想這樣回答他，但却又沒說出來，她只是微笑着點了下頭：「那就有勞您了。」

——她其實並不眞的想搞清楚「狗不理包子」或「貓不理包子」甚麼的，她只希望自己可以趕快不必再面對那種比木頭還木頭的男人。

她這時心中更加想念那個死花花——南宮雪跟柳花花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是個十足十的「巧言令色」之徒，總會有讓她發笑，甚至是發癲之作。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誰說的，死花花那傢伙的心地比誰都還要善良……」南宮雪待歐一品離去時，心中這樣嘀咕着：「這年頭，不懂得巧言令色之人肯定要吃大虧，如果孔老夫子生在這時代，打死他也不敢說這句話了……」

歐一品剛剛站起身子走沒兩步，忽見一名伙計匆匆走前來說：「公子，剛剛宮裡派人來說，明天晚膳的時候，小甜兒公主要吃包子，咱們明天要進宮……」

「明天？數量多少？」歐一品停下來問：「是否和往常一樣一百籠包子？」

「不，這次多一點，一百五十籠。」伙計回答說。

「一百五十籠？材料夠嗎？」

「我算過了，夠。」伙計點頭說：「只是數量增多，咱們必需一早便進宮去，否則只怕趕不及做好包子哩……我問那個宮女能不能材料在店裡先做好，她說不能，一切都要在宮裡御厨官的監督下做起……」

「眞麻煩。」歐一品皺起兩道濃眉：「那個御厨官換了個新丁，做事一板一眼，害得我們上次那一百籠包子差點趕不出來哩……」

微一沉吟，忽又道：「小三子，小甜兒的脾氣比琉球王還大，咱得謹慎點……不如這樣，咱們還是多帶兩個人去，而且提早進宮去，天未亮便要起身進宮，免得趕不出一百五十籠包子，小甜兒發起脾氣來，咱們可吃不了兜着走哪。」

「是，我知道了，我即刻吩咐下去，並連夜準備材料。」小三子說罷便下樓去了。

歐一品正也想下樓時，忽聽得南宮雪叫他：「歐公子，請你回來一下。」

「仇姑娘，甚麼事？」歐一品走回來，坐在南宮雪對面問。

「你明天要進宮裡去？」南宮雪那雙彎月也似的眸子裡閃着一絲詭秘之色。

「是的。」歐一品點點頭：「宮裡的皇親國戚喜歡吃小號的包子，一個月總有一兩次要我們進宮去做給他們吃……」

「嘩，眞好，你們竟可以進皇宮裡面去，那裏一定很富麗堂皇吧。」南宮雪好生羨慕的樣子。

「皇宮當然漂亮華麗的啦。」歐一品說：「但看多了也沒甚麼，特別我們

只是到御厨房去做包子，他們也不准我們四處參觀，沒甚麼意思……」

「你是否見過小甜兒公主？聽說她比仙女還美，可是眞的？」南宮雪興緻勃勃的問。

「番女啦，那有我們唐人好看。」歐一品竟然說：「依我看，張京京就要比她好看多了。」

南宮雪忽然心中一動，笑咪咪問：「你很喜歡張京京？」

歐一品紅了臉，傻乎乎的笑了笑，一副害臊不敢回答的模樣。

「你眞有眼光。」南宮雪却顯得落落大方：「張京京的確是罕見的美人胚子，腦筋又靈活，如果我是男人也一定會喜歡她。」

「是是……」歐一品顯得有些靦覥：「她……她好像不怎麼鍾意我……」

「會嗎？」南宮雪裝傻：「我看她好像頗喜歡你哩……」

「不瞞妳說。」歐一品有些洩氣的說：「我跟她自小一起長大，這幾年來，只跟她去過海邊散步兩次，她便就不曾跟我外出過了……我看她，八成是不喜歡我的了……」

「那她就太沒眼光囉，像歐公子這樣有款有型的男人，她居然不喜歡……」南宮雪顯得頗爲同情的說：「歐公子，我是京京的好朋友，我非常瞭解她的脾氣個性，而且她也非常聽我的話，只要我幫你美言幾句，包你可以贏得美人芳心……」

「那太好了。」歐一品喜出望外，感激道：「仇姑娘肯幫忙，在下一輩子感激不盡……我知道，我這個人不會說話，她總嫌我木訥，仇姑娘若肯幫我美言的話，她或許會……」

「沒問題，這事包在我身上。」

「謝謝仇姑娘……」

「先別謝。」南宮雪忽然插口道：「常言道：天下沒白吃的午餐。在我還沒幫你忙之前，你可得先幫我一個忙……」

「沒問題。」歐一品喜孜孜的說：「只要我幫得上忙的，一百個忙我都幫妳，仇姑娘，妳快說，妳想我爲妳做甚麼事？」

南宮雪緩緩說了四個字：「帶我進宮。」

歐一品「啊」的一聲，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當場驚楞住！

×　　×　　×

張京京也驚呆住，當柳花花把「豆腐花風波」說完之後。

「竟有這種事發生！」她眨着烏溜溜的眼珠子，微帶迷惘的說：「那，這麼重大的事，南宮雪怎隻字不提，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我想她是忘了吧。」柳花花笑笑：「人難免某些時候會遺忘一些事的，不是嗎？」

「偶忘小事，在所難免，可這是大件事呀……」張京京忽又詭秘一笑，雙眼含笑道：「我明白了……準是她跟你『咪阿摸』一番，被你摸得昏頭轉向，大概連姓甚麼都忘了，當然也就不記得那件事啦，是不是？」

柳花花微感尷尬，他相信南宮雪是這樣，其實連他自己都差點忘了，他掩飾性的捂嘴輕咳一聲，問：「依妳看，潘猛會不會守信諾，將這件事情由大化小，由小化無？」

「應該是會的，他是個講究實際利益的人，既然這件事沒鬧大，街上無人目覩你毆打御林軍，他順水推舟，向我爹索取金錢賠償，何樂而不爲？」

「那我就放心了。」柳花花如釋重負的吁了一口氣：「我還以爲這下麻煩大了哩。」

「但，」柳花花嬌美的面龐上漾起一抹不解之色：「我不明白他爲甚麼要和你交手，他的用意在那裡？奇怪……」

柳花花望住她道：「我們快趕回去將這件事告訴妳父親，他或許知道該怎麼做……」

「這倒不必，」張京京胸有成竹說：「潘猛這個人是個情報掮客，和我唐山幫關係密切，他懂得怎樣做的，何況他的確是個說話算話之人，不需急着趕回去，反而那邊廂有我爹頂住便夠了，別壞了咱們的遊興……」

「那我們去找南宮雪吧。」

「等等，」張京京忽然拉住他：「潘猛那傢伙臨走的時候在你耳邊說了些甚麼？鬼鬼祟祟的，你又爲甚麼笑得那麼邪氣？」

「邪氣？」

「至少我覺得你笑得好奸。」張京京斜睨着他：「他到底說了些甚麼？」

「沒甚麼，」柳花花低首輕咳了一聲：「那是我們男人的悄悄話，妳不必知道……」

「男人的悄悄話？男人也有悄悄話的嗎？」張京京越發好奇，拉住柳花花不肯放：「你非說給我聽不可，我總覺得他說的話好像和我有關……」

柳花花被她拉着走不得，又不好意思掙脫，只好說：「妳爲何不改天去問潘猛？話是他說的，問他最清楚不過了……」

「不，我就要問你，我偏要你說。」張京京揪住他的臂膀不放：「如果你不說，那我馬上就去跟南宮雪告狀……」

「告狀？告甚麼狀？」

「當然是告訴她你曾經對我非禮，在船上，你曾强吻過我，你忘了嗎？」

柳花花呆住。

「妳以爲她會相信妳？」柳花花瞪住她：「就算她肯相信，那又怎樣？我又不是她老公，我愛跟那個女人好，她管得着嗎？」

「好，這可是你說的，我現在就去告訴她！」張京京鬆開手，哼了一聲便欲轉身離去。

「等等！」不知怎地，柳花花竟眞的有點怕起南宮雪來，他始終覺得南

宮雪是世上最難纏的女人，他反而抓住了張京京道：「好，好，算我怕了妳，我告訴妳就是。」

張京京回過身來，嬌軀靠着樹幹，一雙水汪汪的眸子微睨着他不語……

「他說……」柳花花顯得有些踟躕：「我怕說出來妳會不高興……」

「你如果不說我會更不高興，你別婆婆媽媽的，我知道潘猛那傢伙一定在說我壞話。」張京京似有些惱怒：「沒關係，你不說就算了，我現在就去找潘猛算賬，那傢伙……」

「不，不，不，他沒說妳壞話。」柳花花連忙說：「他只是提醒我說，妳是島上……」

話到一半，忽又吞吐不語。

「沒見過你這種男人，說句話都像老太婆求神拜佛似的，」張京京眞的是有點生氣了：「算啦，人家潘猛不夠種當面對我說，難道你柳花花也是個沒種的男人？說句話比上天梯還辛苦，哼！」

被她這麼一激，柳花花當然直說了，無論如何他不願被女人說沒種，他清清喉嚨：「他說：『喂，老兄，你是否知道她就是島上屁股長得最美的女人？』他說的就是這句話。」

張京京瞪住他，抿嘴咬唇。

柳花花連忙說：「不關我事，是妳要我說的，我一五一十說與妳聽，可沒漏一字，也沒增一句半句，潘猛確是這麼說的，可別生氣……」

張京京表情頗怪，看不出是否在生氣，她忽然直勾勾的望住柳花花，冒出了一句：「你是否同意他說的那句話？」

「我……」不知怎地，柳花花忽然不由自主的把目光往她臀部望去：「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否屬實，因爲島上的女人我見過沒幾個，而且……我也從來沒注意妳那個地方……」

張京京睨眼咬唇，居然說：「那你現在爲甚麼不看清楚點？」

柳花花却趕緊把目光挪開。

可是他一接觸到張京京充滿挑逗性的眸光時，他又趕快望向別處……

他乾咳了一聲，努力把語音壓得平穩：「我看，咱們還是快去找南宮雪吧，否則只怕她會找到這裡來……」

張京京却說，語音充滿了說不出的女人魅力：「你還沒回答我方才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張京京是否島上屁股長得最美的女人？柳花花當然不敢確定，不過有一點他是可以確定的：即使是在神州江湖，要想找出幾個身材像她那麼美妙而惹火的女人，實在也不太容易。

柳花花禁不住又把目光往下移……

當他把焦點盯住她那個地方時，張京京那玲瓏浮突、令上帝也瘋狂的嬌軀已投入他懷裡！

張京京把火樣熱的紅唇印上他的嘴唇時，柳花花當然再也看不到她那令人心悸的美臀，但他的一雙手却像被磁鐵般的吸住而「放」在它的上面了……

又是「咪阿摸」！

×　　×　　×

歐一品也在摸，他摸摸額上的汗珠：「仇姑娘，妳爲甚麼要我帶妳進宮？」

「皇宮當然是這裡最漂亮的地方呀，我想進去參觀嘛。」南宮雪說。

「我如何帶妳進去？」歐一品想不到南宮雪居然提出這種要求，嚇得直冒汗：「妳大概不知道，島上的女人除了皇室貴族之外，是毫無地位的，不僅不能自立爲一幫之主，連當個一家之長都不能，皇宮這種地方，更是禁止一般女人進去，除非是慶典節目……我，我沒辦法幫妳這個忙……」

「你明兒一早不是要進宮去做包子嗎？我跟你進去不就得了？」南宮雪胸有成竹的說：「老實對你說，我在中原自己有一家酒樓，雖然沒學過甚麼烹煮手藝，看也看多了，多少也會點，說不定還眞能幫你洗菜切肉甚麼的……」

「可是……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妳是個女人呀，我說過，女人是不准進入皇宮的……」

「如果我是男人，你便可以帶我進去，是不？」南宮雪問。

「如果妳是男人，倒還可以冒充是我們這裡的厨師雜工的，或許可以混進去……」歐一品吞了一口口水：「但是妳不是男人呀，仇姑娘，對不起，不是我不幫忙，而是我愛莫能助。」

南宮雪垂眸咬唇，忽然壓低着嗓子說了一句：「歐公子，你把耳朵靠前來……」

歐一品湊過身子去，南宮雪用手遮住嘴巴，咬着他的耳朵嘰哩咕嚕的不知在說甚麼……

歐一品一面聽，面色一面發青，而且一直在擦汗，口裡還一直低聲自語：「這樣行嗎……這樣行嗎……不能……我不能答應妳……」

南宮雪說完之後，神色自若的又道：「歐公子，如果你不肯幫我這個忙，我想，你這輩子大概再也追求不到張京京了……你可考慮清楚？」

歐一品端着茶杯猛喝茶，過了半晌，他好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說：「這樣吧……明兒五更時我在鋪子門口等妳，讓我先看看妳，如果行，那我就姑且一試吧，妳說好不好？」

「好。」

南宮雪那雙美眸不期然泛起一絲快意。

她想了想，忽又叮嚀一句：「歐公子，這件事可不能對任何人說，包括京京姑娘，你千萬記住呀。」

歐一品點點頭，望了望梯口：「京

京去了那裡？怎仍不見她回來？」

南宮雪心中也頗覺納悶，嘴上却漫應着：「就回來了吧……」

話落，俏臉兒驀地一變！

「怎麼了？」歐一品詫異問。

「沒什麼。」南宮雪忽然站起來說：「歐公子，我去找京京他們，你忙你的吧……」

不等歐一品回答，她神色匆匆的下樓去了——她終於想起了「豆腐花風波」之事！

× × ×

柳花花的確是個標緻而風流的男人，江湖上很多女人喜歡他，張京京是個成熟而熱情美麗的女人，特別是在「海難」中，她看到了柳花花英勇的一面，而且他又義不容辭答應幫助「唐山幫」，令她情不自禁的對他產生了情愫，竟主動的投懷送抱，猛「摸」起來。

這對「花心」的柳花花來說，當然是一件難以抗拒的艷遇。

他「摸」得張京京意亂情迷，本身也心猿意馬，魂兒飄飄。

然而這僅是逢場做戲，他並不認眞，特別是他擔心南宮雪隨時可能會出現，萬一讓她撞見，他只怕她會剝了他的皮，這並非是因爲他已經跟她上過床——即使他和南宮雪仍保持清白，他都一樣「怕」她。

這裡的「怕」，很難說得清，總之他知道南宮雪現在雖然轉變了很多，但一旦發起「狠」來眞叫人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他雖是覺得與張京京溫存是樁樂事，却不敢貪戀下去，他推開她豐腴的嬌軀：「我看，咱們該去找南宮雪了吧。」

「不急嘛……」張京京面泛桃花，嬌嗲的摟住柳花花。

「不，咱們還是找她去吧。」柳花花心中除了「怕」之外，其實還有更多的想念，他心底深處本就對南宮雪有一股說不出的感情，尤其是與她有了肌膚之親後，他更加難以抗拒她的魅力。

他技巧的扳開張京京水蛇般的手臂，幫她理了理弄亂了的鬢髮，然後拉着她離開古榕樹下……

甫一踏上街道，迎面便見到南宮雪氣急敗壞的邁步而來……

× × ×

南宮雪一見到柳花花，立刻緊張的問：「喂，死花花，你把阿拉那傢伙怎樣了？」

柳花花有意捉狹她：「照妳意思，在樹後把他活埋啦。」

「活埋？」南宮雪睜大了眼：「你將那傢伙活埋了？多殘忍啊！」

「殘忍？」柳花花想笑：「是妳說要殺人滅口的啊，怎麼又怪我殘忍了？」

南宮雪望了望一臉笑意的張京京，忽瞪了瞪柳花花，輕嗤了一聲：「少來，你這個豆腐心腸的傢伙竟會狠心的將人活埋，鬼才信你。」

一頓，凝眸轉對張京京問：「快告訴我怎樣了？」

張京京說：「到歐一品那裡說吧，這裡是大街上哪。」

「不，我要你們現在就說。」南宮雪很心急，而且她也不願意張京京再見歐一品，她怕歐一品是一個老實人，會在她面前露出破綻。

柳花花拗她不過，遂將與潘猛比劃之事一五一十的說給了她聽。

——他當然隱瞞了與張京京溫存之事。

南宮雪聽完之後長長的鬆了一口氣：「這件事總算有驚無險……」

她望向張京京：「潘猛那個人可靠嗎？會不會耍甚麼詭計？」

張京京篤定如山：「那傢伙從來是說話算話，不會有問題的。」

微一停，含笑又說：「走吧，我帶你們去逛『倭奴村』……」

「不了。」南宮雪說：「我看咱們還是快回去吧，我們應該將潘猛之事告知妳父親，讓他心理有個準備，及早應變。」

「我也認爲應該如此。」柳花花深有同感，何況他實在不太願意陪兩個女人逛街，簡直比陪太子讀書還要更令人難過萬分。

「放心啦，我說沒事便沒事，咱們還是繼續逛我們的街吧。」張京京却顯得與緻高昂，俏眼輕瞟着柳花花：「看完『倭奴村』，如果與緻高的話，我可以帶你們去『血神島』玩玩……」

「血神島？」南宮雪輕眨着水汪汪的眸子：「血神島是甚麼來的？」

「從這條街一直走下去，對面不遠處有一個小島，就是血神島。」張京京說：「據說那個小島就是琉球人統一戰爭時的古戰場，當年『痲仙族』與『喀巴族』聯手作戰，殲滅了島上其他『瓜拉尼族』、『東班牙族』與『巴拉西族』……等各小民族的聯軍，那一仗，聽琉球人說死了幾萬人……」

南宮雪問：「島上有甚麼好玩的？」

「我不知道，我也沒去過，所以我想帶你們去玩玩。」張京京說：「我一直想到島上去看個究竟，但就偏是沒人肯陪我去，趁着你們來的機會，咱們一起去看個究竟吧……」

「爲甚麼沒有人肯陪妳去？」南宮雪很好奇：「島上有甚麼？妳一個人不敢去嗎？」

「聽琉球人說，自那次戰役以後，島上經常有鬼靈出沒……」

「鬼靈？甚麼鬼靈？」

「就是鬼囉。」張京京說：「一將功成萬骨枯，當年一仗，屍骨如山，血流成河，據說連附近的海域都染紅了……戰死的將士死不瞑目，俱皆化做厲鬼，每當深夜便見島上鬼影幢幢，鬼聲唳唳……」

「別嚇我吧，世上眞有鬼嗎？」南

宮雪其實不相信世上有鬼，縱使有她也不認爲可怕，殘酷的江湖經驗告訴她，這世上眞正可怕的東西實際上是「人」，但她却故意裝出驚嚇的樣子，以便順理成章的把嬌軀偎向柳花花，順便還問了他一句：「喂，你怕不怕鬼？」

柳花花輕輕扶住她的水蛇腰肢兒苦笑了一下，心中在說：「我怕的只是妳這個美麗的奸鬼……」

這句話柳花花當然不敢說出來，他微笑着問張京京：「妳相信人死後會變成鬼？」

「不變成鬼，變成甚麼？」張京京聳聳肩：「我本來也不相信的，但是島上的人言之鑿鑿，都說島上夜晚會有鬼魂出現。那個小島本有人住的，後來因爲鬼魂鬧得兇，聽說有不少居民無故失踪了，而且還有人被厲鬼吸乾了血而死哩！弄到人心惶惶，談鬼變色，皇室曾派出一支『打鬼部隊』誰知竟無一生還，全都被厲魂惡鬼吸了血……」

「眞的？」見她說得認眞，南宮雪心裡不禁有點毛毛的，不免又偎緊了柳花花一些。

「這究竟是不是眞的，我沒親眼看到當然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島上目前已成了無人島，島上的居民因怕鬼而全部撤走了。」張京京說：「幾年來，我還聽說琉球人會見到島上有一個面目猙獰，全身浴血的鬼魂四處遊蕩，所以便被稱爲『血神島』。多年以來，據說再也沒有一個人敢上那個小島去了……」

「既然如此。」南宮雪問：「妳帶我們去幹甚麼？捉鬼呀？我們又不是張天師。」

「好玩呀。」張京京說：「由小至大，聽多了神話兼鬼話故事，就是沒見過神或鬼，趁這個機會去玩玩不是頂好的嗎？」

「有道理。」南宮雪被她說得躍躍欲試：「我從沒跟鬼打[illegible]道，上去玩玩也好……」

「那咱們快走吧！」張京京高興得叫了起來：「我一個人去不夠膽，有你們一起去，肯定很好玩，我老早就想去了！」

柳花花却搖頭說：「我不去。」

「爲甚麼？」張京京噘起了紅唇小嘴兒：「你怕鬼？」

柳花花淡淡道：「別忘記妳爹一再交代不可走出市區，否則萬一碰上倭奴人的襲擊那就不太好了，『血神島』顯然已脫離市區的範圍，不是嗎？」

張京京說：「沒關係的啦，『血神島』多年來無人敢去，倭奴鬼子也不敢去的……」

南宮雪截口道：「既然他不去，我也不想去啦……對了，我看咱們還是快回去吧，至少我們應該先把潘猛之事向妳爹稟報……」

「我同意。」柳花花立刻接口。

張張京京對他瞪眼、翹嘴。

× × ×

回到了「唐山幫」柳花花又一次將「豆腐花風波」告知張一斧與王雪濤。

張一斧與王雪濤的反應頗爲震驚，他們顯然料不到柳花花與南宮雪竟會爲了一碗豆腐花而與御林軍產生衝突，但是他們對事情的結果却相當滿意，因爲他們相信潘猛將私下解決了此事，了不起花幾個錢便沒事。

「張幫主。」柳花花關注問：「這件事會不會帶給貴幫甚麼痲煩？」

「應該不會。」張一斧說：「潘猛那個人精得很，他知道該怎麼做的。」

他拍了柳花花的肩，含笑又道：「縱使有甚麼痲煩也任由它吧，你在島上的一切所爲，我『唐山幫』義不容辭都要接下來，不是嗎？」

柳花花很感動，瞥了一下南宮雪，緩緩道：「我保証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南宮雪懂他意思，連忙也說：「張幫主，對不起，這件事因我而起，下次我會節制自己……」

「甚麼話，甚麼話。」張一斧朗聲一笑：「大家都是自己人，何需客氣？更何況，本幫仰仗兩位之處仍多着哩……」

張一斧雖一臉病容，但却顯得精神多了，顯然柳花花的慷慨允諾義助令他滿懷希望，他吩咐王雪濤說：「雪濤，準備上好酒菜，我想與柳大少、南宮姑娘喝兩杯，好久沒見到神州故人了……」

「是，大哥。」王雪濤領命而出。

「對不起，張幫主，我累了，我想休息去了。」南宮雪說了一聲，轉首對柳花花說：「你留下陪張幫主喝幾杯吧……喂，京京，妳陪我到幫裡走走吧，而且晚上我在妳房內睡如何？」

「好呀。」張京京拉着她的手說：「有妳做伴最好了，來，我可以說島上的很多有趣故事給妳聽，喏，咱們走吧！」

說着，朝她父親與柳花花揮揮手，便拉着南宮雪往外跑去……

望着她們離去的背影，張一斧對柳花花說：「她們倒是快樂的一對……柳大少，你和南宮雪姑娘是否想出了『脫身之計』？」

柳花花搖搖頭，淡淡的接了一句：「船到橋頭自然直。」

× × ×

夜很深了。

偌大的唐山幫一片寧謐。

張京京閨房裡的燈却仍亮着。

房裡除了她之外還有一個南宮雪。

「奇怪，」張京京坐在床沿上，望着正對鏡梳粧的南宮雪問：「妳爲甚麼要跟我睡？」

「不歡迎？」南宮雪對着鏡中的張京京似笑非笑，剛沐浴過的她美得令人心悸。

「妳肯跟我作伴，我當然歡迎啦。」張京京走過去幫她梳理那頭美得令人嫉妒的長髮：「妳不想陪妳那個花花公子？」

「想，」南宮雪唇角那縷美麗而狡黠的微笑愈來愈濃：「但我寧願讓他想我。」

「妳在吊他胃口？」

「男人，哼，特別是花心的男人，千萬別讓他覺得妳是個易得手的女人，否則他不會重視珍惜妳，妳不認爲是？」

「嘩，妳都頗懂得男人心理。」張京京抿嘴而笑：「妳交過很多男人？」

南宮雪笑笑：「不算多也不算少。」

「那幾個？說來聽聽如何？」張京京在她身旁坐下，顯得很有興趣問。

南宮雪很自然的想起了西門雨、孟西野、白則七、周浩、以及天竺六太子，她知道他們都很喜歡她，但她却沒有說出來，忽然無限委屈似的嬌歎一聲：「做女人總是很吃虧，若想多交男人，免不了會被人指責沒家教，這世界眞不公平，我倒眞希望自己是個男人，那該多好……」

「可不是，」張京京似也有同感：「男人風流被視爲理所當然；女人風流却被視爲淫蕩無耻。眞不知是誰訂出的規矩，我也眞希望自己是男人哪，特別是在島上，女多於男，女人更加不值錢啊。」

南宮雪忽然望住她說：「其實咱們也可以過過做男人的滋味。」

張京京楞了楞，她不明白南宮雪的意思：「妳說甚麼？」

「我說呀。」南宮雪一本正經：「咱們可以來個顚鸞倒鳳喬裝男人呀。」

張京京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妳笑甚麼？」

「我笑妳蠢，喬裝男人有甚麼意思？無論如何成不了眞男人呀，不是嗎？」

「過過癮也好呀。」南宮雪說：「妳喬裝老太婆的技術那麼好，不但騙過我，連那個精靈過鬼的花花公子都被妳瞞過了，我想妳也一定懂得女扮男裝吧？」

「女扮男裝？」張京京輕笑道：「雕蟲小技，我當然懂……」

一頓，疑惑的轉動了一下眸珠子：「喂，妳提這個幹什麼？莫非妳想女扮男裝？」

「是呀，我一直想過過做男人的滋味，只是不懂得喬裝之道。」南宮雪笑咪咪的拉住她的手說：「我知道妳喬裝本領高明，妳看我，能不能把我喬裝成又威又武的男人？」

張京京瞄了瞄她，忽掩唇嬌笑……

「幹嘛？嫌我不夠高？」南宮雪瞪了她一眼：「其實這世上比我矮的男人多得是哩，不是嗎？」

「高矮倒無所謂。」張京京用手指輕戳了戳她胸前：「瞧妳這裡，世上有大胸脯的男人嗎？」

南宮雪紅了一下臉，但心裡却十分受用，特別是她想起柳花花對自己的雙峯愛憐，魂銷魄盪的時候，更加忍不住眸角含春、嬌羞不勝……

張京京當然不知道她心裡想甚麼，直以爲她害臊，含笑道：「大家都是女人，害那門子臊？告訴妳，如果妳那裏平坦得像跑馬場的話，才眞欲哭無淚哪。」

南宮雪雖變得豪爽大方，但在某方面仍保持着她拘謹保守的個性，特別是面對「敏感話題」，她更是有不知所措之感，雖然張京京是女人。她輕咳一聲，立刻轉入她想說的話題：「鬼丫頭，別吃老娘豆腐，告訴我，妳究竟有沒有辦法將我裝扮成男人？」

「當然有辦法，」張京京說：「不過我可沒辦法將妳弄成又威又武的男人。」

「沒關係，別管他威不威、武不武的，只要是男人就行啦。」

「怎麼？」張京京睜大了眼：「聽妳口氣，好像眞的要我幫妳化裝成男人？」

「當然是眞的，難不成妳以爲我在跟妳說笑？」南宮雪正色道。

張京京瞪住她：「妳爲甚麼要喬裝男人？」

「我說過，我想過過男人癮呀！」

「現在？」

「現在！」

張京京呆住！

「快去拿男人衣服來呀，怎麼呆得像根木頭？」南宮雪推了她一把：「莫非妳只識得吹牛，根本不懂得女扮男裝？」

× × ×

張京京並沒有吹牛，她女扮男裝的本領的確高明，至少南宮雪站在鏡子面前的時候，她幾乎連自己都不認得自己了。

她已扮成了一個男人模樣。

當然不是個又威又武的男人。

但却是個十分瀟洒斯文的男人！

南宮雪很滿意，她一直捨不得離開鏡子，每照一次鏡子，口中便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輕歎：「世上居然有此美男子……」

張京京望着她笑：「幸好我知道妳不是眞男人，否則那就慘了。」

「甚麼意思？」

「因爲我怕我會愛上妳呀。」

「去妳的。」南宮雪嬌啐了一聲，忽拉着張京京往床上走去，張京京忙問：「幹嘛？」

「上床呀，」南宮雪說得一本正經的：「有我這麼俊美的男人邀妳上床，妳還不答應嗎？」

「去妳的！」張京京又好氣又好笑：「瞧妳這風流樣，若眞是男人，眞不知要害死多少女人了，老天有眼，活該妳是女人！」

一頓，旋瞪眼道：「喂，男人癮可過足了沒有？該卸裝啦，這樣走出去，若叫人看見，可就不太妙哪，準會引來一大羣番女的『咪阿摸』……」

「別這麼急嘛。」南宮雪說：「反正房裡沒人看見，何不讓我過完今夜？明早再卸裝吧！」

張京京笑說：「我眞擔心幫裡人見到，還以爲我偸漢子呢。」

南宮雪笑彎了腰。

× × ×

四更梆子响起的時候，南宮雪便醒過來了。

她確定睡在她身旁的張京京沉沉入夢時，她才躡手躡脚的下了床……

她輕手輕脚的穿了衣、着了鞋——之後便悄悄的離開張京京的房間。

外面的天仍是黑的，月已殘、星已淡，晨風帶着微微寒意掠過她一臉謹愼的臉龐兒……

風不大，濃霧似輕紗，飄呀飄的，南宮雪像賊般的閃進濃霧中，無聲無息的穿梭於庭院花林假山間，順利的避開了「唐山幫」所佈置的樁哨，來到了側院墻角下，然後一個漂亮的凌空翻飛，像頭貍貓般的跑了出去……

× × ×

歐一品站在舖子門口。

一雙濃眉大眼一直望着濃霧輕飄的街道，心裡七上八下的。

他跟南宮雪約好五更時份在這裡見面，現在其實只有四更多一點，但他却急不及待的站在這裡等了。

他的心裡很矛盾，甚至有點後悔，他覺得自己不應該貿然答應帶南宮雪進宮去。

雖然南宮雪說她會女扮男裝，但萬一被宮裡的人查覺可不是玩的，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他實在不該冒這個險，他心中在盤算，待會見到南宮雪時，不管她喬裝得再好，再像，也要一口咬定她化裝得不夠好，早早拒絕她，免得麻煩……

正思疑中，忽見一人鬼魅般的閃到他跟前來，害他嚇了一跳，定睛一瞧，原來是一名美少年，他覺得奇怪，天未亮怎會有人前來，不禁疑惑問：「兄台是……」

那名美少年朝他笑笑：「歐公子，不認得我啦？是我仇九呀。」

「仇九？」歐一品睜大了眼，一臉驚異：「妳，妳就是仇九？」

「如何？」南宮雪笑咪咪的說：「我就跟你說過，我喬裝男人的本領可是一等的。」

歐一品似是不信，揉了揉眼睛，再細瞧一番，確定眼前之人是南宮雪之後，原本預備好想拒絕之詞再也說不出口來了，只一味苦笑道：「仇姑娘，好本領，我眞認不出妳來了。」

「這下你放心了吧？」南宮雪即連嗓音都裝得低沈粗啞，活像男人聲音：「即連你都看不出我是女兒身，宮裡的人又怎看得出來呢？」

「但，」歐一品上下打量着她：「妳這副打扮，十足公子哥兒，那像廚子呀？」

「是嗎？」南宮雪其實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她胸有成竹的說：「沒關係，若宮裡的人問起，你就說我是神州剛來的大廚師，我是來監廚的，不就得了？」

「監廚？」

「是呀，『狗不理包子店』神州中土也有，就說我是老店來的大廚師，他們怎麼知道我是假的？」南宮雪眞狡猾，她連這個都想好了：「我既是監廚，穿得自然光鮮，而且我不必親自動手做包子，他們不會起疑呀，你說是嗎？」

歐一品嚅了嚅嘴：「我帶妳進宮去，妳不可隨便亂跑，而且事後一定要幫我在京京面前多說幾句好話喲，可不能食言哪。」

「知道啦，你看我像是個會騙人的人嗎？」其實南宮雪騙他的地方多得很哩。

× × ×

其實這世上每個人都天生有騙人的本領，即使是老實的歐一品也不例外，他騙店裡的伙計說南宮雪是他神州中原來的故友，他趁這個機會帶她到宮裡見識見識，歐一品是少東家，伙計們當然唯唯諾諾，而且也都牢記南宮雪的「監厨身份」，以備盤查。

五更天的時候，歐一品帶着四名幹練的厨子，以及南宮雪這名假監厨，一行六個人，連同麵粉、菜蔬、肉餡、蒸籠、擀麵棒……等等一應器皿材料，裝在一馬車內向宮中進發。

× × ×

人很奇怪，大多數人都不願自己被視爲老實人而被人欺負，但心裡却都願意與老實人打交道，總認爲老實人誠實可靠，不會整蠱作怪(說不定還可佔他便宜哩)，而歐一品是島上土生土長的老實人，皇宮偏門的守衛一見到他，連問都懶得問一聲，揮揮手便讓車馬通過，彷彿吃定歐一品作不了怪。

南宮雪當然很高興，她萬萬想不到要進入皇宮禁地原來比上香拜佛還要輕鬆，可是當她下了車，跟着歐一品進入御厨房的時候，却見一名穿戴盔甲、手持長戟的守衛叫住她：「喂，你是甚麼人？」

南宮雪一聽聲音，整個人差點僵硬住——因爲那個守衛竟是想「粗」她豆腐「發」的阿拉！

× × ×

阿拉平素很喜歡與島上唐人打交通，尤好唐人餐，但此刻他看來兇巴巴的，不知是否因爲昨夜裡想「粗」一碗豆腐「發」而挨了打，心中餘恨未消，一見一大堆唐人入宮來，便藉勢攔截查問。

正好問到了南宮雪。

世上就是有這麼巧的事！

這種情形，換了一般人大概連腿都嚇軟了，然而南宮雪何等樣人，出生入死、大風大浪見得多了，無論如何不是個容易「腿軟」的人（否則她也不敢膽大包天喬裝男人混進宮來了），她篤定如山的朝阿拉拱了拱手：「這位軍爺，小的包大發，是奉召進宮爲公主做包子的……」

歐一品以爲他識穿了南宮雪的身份，嚇得面青青，竟呆立於旁，驚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包大發？」阿拉直勾勾的瞪住南宮雪：「我以前怎沒見過你？」

一頓，忽又咦了一聲，眨眼道：「哦，不……我好像曾在那裡見過你……好面善啊！」

南宮雪心弦倏緊，但她仍不慌不忙的道：「小的是『狗不理包子店』新來的監厨……軍爺，小的也覺得您好面熟，好像幾天前你曾到小號吃包子……」

「不錯，幾天前我才去過你們包子店……」阿拉搔了搔耳根：「咱們大概是在那時候見過面吧？」

「哈，對了。」南宮雪打蛇隨棍上：「我想起來了，軍爺那天好威武啊，我想起來了，只可惜那時候小的忙得不可開交，無法向軍爺攀交，失敬，失敬……軍爺，下次來，小的請客，小的請客，務必賞光……」

「那裡，那裡。」南宮雪那句「好威武啊」甜到了阿拉心窩裡，他樂不可支的咧嘴道：「包兄謬獎，對不起，我記性差，請進，請進，打擾了……」

「多謝，多謝。」南宮雪暗暗吐了一口氣。

歐一品心裡一直暗唸：阿彌佗佛！

× × ×

南宮雪有驚無險的進入了御厨房之後，無所事事，因爲她根本不懂得做包子。當初她想說服歐一品帶她進來時，曾表明自己在中原開酒樓，懂得切菜洗菜等工作，其實她甚麼都不懂，她自小都沒做過家務事，一逕子跟着師父傅小君練刀練劍，就是沒拿過菜刀。她殺起人來，面對千軍萬馬，殺人如切瓜斬菜，眞要叫她切菜，只怕連自己的手指頭都切了，因此臨來時，她又改口自封「監厨」——監厨的意思，便是總監厨房的一切，動眼、動口，就是不必動手。

她眞是他媽的鬼靈精。

然而却引起了「鍋巴焦夫」的懷疑。

「鍋巴焦夫」，唐人當然不可能有這種名字。其實琉球人也沒有，這只不過是歐一品他們取其諧音，如此稱呼那個御厨房的總監吧了。

說眞的：「鍋巴焦夫」這稱呼雖有幾分戲謔之意，但却也並非憑空誣捏，至少那傢伙一張黑臉彷彿就像是燒焦了的鍋巴似的。

他是新近調進來的御厨總監，做事一板一眼，一切按照宮廷手續辦事，私毫馬虎不得；歐一品進宮做包子，所有製造材料與製造手續都要經過其監督與認可。這當然是鍋巴焦夫的職責，否則食物中被放了毒或是做得不夠美味，他第一個難辭其咎——換句話說，他才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的「監厨」。

眞監厨對上了南宮雪這個「假監厨」，當然是烏龜看綠豆，越看越不順眼。

「喂，小子，」他用很奇怪的眼光瞄着南宮雪，操着比阿拉還要差勁的漢語：「你怎麼站着不『坐四』，你『四』幹俗墨的？」

「甚麼坐四？」南宮雪聽不懂他說甚麼。

歐一品替她回答：「總監大人，他不是不做事，他是來監督我們的。」

鍋巴焦夫除了臉黑一點、身材稍嫌矮了一點之外，其實五官蠻端正的，但眸光却飄浮不定，一味往南宮雪身上瞄，害得南宮雪心中七上八下，以爲他看出了自己是女扮男裝……

「監督？」鍋巴焦夫皺起了眉頭：「監俗墨督？上次你們來怎沒見到俗墨監督的？」

「總監大人，是這樣的。」南宮雪從容應答：「小的是神州老店派來的監厨，神州老店已有做包子的新秘方，我是特地來傳授他們新秘方的……」

「新秘方？甚麼新秘方？」鍋巴焦夫忽然瞇着眼湊前問：「喂，你怎麼沒長鬍子？」

南宮雪芳心猛跳！

歐一品嚇得說不出話來了！

鍋巴焦夫竟還去摸南宮雪的手！

「完了！那傢伙看穿了我了！」南宮雪心中暗叫，不免臉色微變。

但，鍋巴焦夫只是輕輕握了握南宮雪那柔若無骨、雪白如脂的柔荑，口裡竟喃喃道：「小哥哥，你的手好軟啊……」

另外一隻手竟然向南宮雪屁股摸去！

南宮雪嚇得連忙後退，驚叫道：「喂，你，你幹什麼？」

歐一品已驚得快昏過去了！

鍋巴焦夫並沒有進一步舉動，但他那眼裡奇異的光芒却愈來愈濃，非常曖昧的盯住南宮雪潔淨的臉龐兒，微突的喉結輕顫着：「小哥哥，我帶你到外面去玩玩，好不好？」

南宮雪定定神，但却答不出話來，因爲她不知道那傢伙究竟想幹什麼！

「走啊，跟我來呀！包你很好玩哩！」鍋巴焦夫忽然拉住南宮雪的手說：「小哥哥是第一次來，我帶你去四處看看，皇宮好漂亮的啊……」

南宮雪已被他拖着往外跑……

× × ×

南宮雪一顆心像十五支吊桶，七

上八下的，但也只好硬着頭皮跟着他走了；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她決定進宮來的時候，便已抱定這種心理。

「總監大人，你要帶我去那裡？」南宮雪想抽回被他握住的手，但發覺他握得很緊，爲免觸怒他，她只好萬分不情願的被他拉着跑。

「放心啦，小哥哥，我帶你去好玩的地方。」鍋巴焦夫脚步相當急，拉着南宮雪穿過一條長長的迴廊，來到了一個房間。

房間不大，看來是私人寢室，南宮雪驚疑問：「這裡是那裡？」

「是我的卧房，」鍋巴焦夫反手關了門，而且還上了門，他笑咪咪的望着南宮雪說：「怎麼樣？房間漂亮嗎？你喜不喜歡？」

「你帶我來這裡做什麼？」南宮雪冷冷的瞪住他，她心裡猜想那傢伙已看出她是女兒身，他一定是對她心存不軌，南宮雪已決定，只要他再有進一步舉動，只好先殺了他再說。

「帶你來玩呀，」鍋巴焦夫却沒有什麼舉動，只是那眼裡的光芒令人十分難受，他看來非常貪婪的盯着南宮雪瞧個不停，口裡竟說：「小哥哥，你長得好標緻哪，我沒見過像你這麼俊美的小哥哥……」

說着，說着，他又想摸南宮雪的手兒……

這回南宮雪可不客氣了！她身子一閃，瞪住他輕喝道：「你想幹什麼？」

「不幹俗墨！」鍋巴焦夫嬉皮笑臉的走近她：「小哥哥，親親我……給我一個吻……」

他竟閉起眼，把一張黑臉送向南宮雪……

南宮雪大怒，她當然不可能給他一個吻，却給了他一記耳光！

「啪！」這一記耳光打得鍋巴焦夫踉蹌而退，差點沒仰跌了過去。

那張黑臉兒頓時泛起五指紅印兒！

孰知鍋巴焦夫毫不動怒，竟仍笑咪咪的說：「打得好，打得妙……打四愛、罵四情……小哥哥，抱我……奴家愛哥哥……」

天！

南宮雪終於知道怎麼一回事了——她碰到了有斷袖之癖的「基佬」！

× × ×

南宮雪從鍋巴焦夫房裡走出來的時候，又變成了另一個人。

她不但從女兒身變成了男人，而且還變成了身穿軍服的軍爺。

那身軍裝當然是鍋巴焦夫的。

——她點了他昏睡穴，又怕時間一到穴道自動解開，還綑綁了他四肢，塞住了他的咀巴，脫了他的軍裝，然後把他塞到床底下。

那身軍裝不算太合身，不過南宮雪穿起來却也不太離譜，至少還算像個軍爺的樣子。

最重要的是，她膽大包天，篤定如山，穿着軍服四處走的時候，見有宮中士卒守衛、或是宮女役伕的，便大大方方的主動的朝他們「歐啦、歐啦」的打招呼，誰也想不到她是假冒的。

——宮廷裡，特別是後宮，人手之多，各司其事、各隸其屬，誰識得了所有人員？

南宮雪看準了這一點，大搖大擺的在後宮穿梭而走，那模樣比眞的還眞，誰會懷疑她是冒牌貨？

好一個南宮雪！

她究竟想幹什麼？

——當然是想刺殺小甜兒公主！

殺了小甜兒公主，當然也就不會有幾日後的「招親比武擂台大會」，那麼柳花花也就沒有機會被選爲駙馬——她絕不願意見到柳花花成爲駙馬，除非有萬無一失的「脫身之計」。

所以她要混進宮來行刺小甜兒。

這當然是一件極其危險的行動，只許成功，不准失敗，而且還必須成功得不露痕跡，否則只怕會連累「唐山幫」以及歐一品！

這個代價相當大！

但，爲了那個死花花，南宮雪願意付出一切——包括她自己的生命。

只因爲她愛他，雖然那傢伙是個花心蘿蔔！

南宮雪無疑是個對愛情非常執着的人。

她的做法值不值得？

——感情的事，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情，本就無邏輯可言，你認爲值得便值得，不是嗎？

變生肘腋　放棄殺人

天雖已濛濛亮，但天際仍黑。

這更加有利南宮雪的行動，至少她兜了一個大圈子仍未被任何人識穿身份。

然而她却找不到小甜兒公主的寢宮，畢竟皇宮不比民房，實在太遼闊了。

她當然不能向人詢問小甜兒公主的寢室，這樣必會引起別人的起疑；其實就算別人不生疑，她也無法問，因爲她根本不懂琉球話啊。

這眞要命。

正當她兀立在一條深且長的迴廊走道時，忽聽得前頭園林裡傳來輕微的劍擊聲……

南宮雪心中一動，四下望了望，見週遭無人，便閃身走進林子裡去……

南宮雪很謹愼，她怕園林有伏哨，碰上了就麻煩，因此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亦步亦趨的走着……繞過了兩處水池假山，見到了一座八角亭子，亭外站立着一排人，當中有兩個人

正在比劍，劍擊聲就是從那裡傳來的。

南宮雪當然不敢走前去，她藏身在一兩丈外的一棵大樹後面偷窺……

令她感到興趣的是，亭裡的人竟清一色是女的，大概有十來人之多，俱皆宮女打扮，哦，不，其中有一個……就是正在比劍的其中一個，服飾、裝扮看來與衆不同，高貴得很，南宮雪心念忽起，暗忖道：聽京京說小甜兒劍法極好，那人會不會是小甜兒？

她凝目細瞧，發現那人身材高挑美妙，臉容俏美，令人神往，特別是眉宇間流露着罕見的貴族氣質，再看看她舞劍的姿態，曲線浮動，有一股說不出的美妙韻味，南宮雪不免看得一陣發呆，心中暗唸：好美的女人，莫非她就是小甜兒公主？

正思忖間，忽見她們停止了比劍，一旁侍立的宮女立刻一湧而上，有的替她執劍，有的爲她拭汗，有的奉上茗茶……像衆星拱月般的圍繞着她。

從這個情況看來，南宮雪肯定那名美女地位非常尊貴，而且從她的美貌與年紀看來，她很可能就是南宮雪要找的小甜兒公主。

那人究竟是不是小甜兒公主，南宮雪自然無法確定，因爲她根本就沒見過小甜兒公主的廬山眞面目，不過憑她豐富的江湖經驗，以及敏銳而獨特的直覺判斷，她相信她已找到了她想要找的人！

這時，那名美女披上一襲淺紅色的及地披肩，盈盈走進亭中。亭裡放置有精緻的桌椅，桌上有一精美長琴，美女神色端莊的坐上去，纖纖葱指往琴上輕輕一滑，琮琮琴聲如流水般輕瀉而出……

好美的琴聲！

南宮雪羨慕懂得彈琴的女人，她不禁想起了獨孤美，她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也是坐在亭中彈琴，當時她被她的琴聲吸引得渾然忘我，現在她也被那名美女的琴聲吸引得悠然神往……

眞是個多才多藝的女人。

這種女人，老實說，南宮雪實在狠不下心殺她，更何況她跟她根本無怨無仇。

她是一個無辜者。

南宮雪殺敵的時候心狠手辣，那是被情勢所逼，你不殺敵人，敵人便會殺你，但對一個對你毫無敵意的無辜者來說，南宮雪下得了手嗎？

這一剎，南宮雪忽然希望她不是小甜兒公主。

因爲南宮雪狠不下心殺她。

她看來是那麼端莊、美麗、善良，而且多才多藝，刺殺這種女人，豈非是一種罪惡？

她不禁重新考慮自己的抉擇——刺殺小甜兒公主是否必要？

可是，若不殺她，萬一她看上柳花花，選他爲駙馬，怎麼辦？

那柳花花豈非一輩子呆在島上？

換句話說，南宮雪也一輩子失去了柳花花！

不！她寧願失去所有的東西，包括她自己的生命，也絕不願意失去他！

柳花花是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

她更堅信他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男人！

這是南宮雪的愛情觀點——擇一而終！

擇一而終，已被視爲「落後的愛情觀」了，但南宮雪却認爲那是人類感情流露的至高表現，她嚮往、追求「不變的愛情」。

她的愛情對象竟是個花花公子。

世上有「專情」的花花公子嗎？

她的抉擇是否蠢了一點呢？

南宮雪不認爲自己蠢，她認爲世上的東西，包括愛情在內，都是要靠自己去追求的——世上沒有不勞而獲之事，愛情難道不也是？

然而，縱使是殺了小甜兒公主，將來回到了中原故土，南宮雪是否便一定可以得到(佔有)柳花花呢？

南宮雪不知道，她也沒有把握，但她知道那是以後的事。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這是南宮雪的心態，所以她認爲即使自己不忍心殺小甜兒也一定要殺！

然而眼前之人是不是小甜兒公主呢？

這是南宮雪急需知道的事。

驀地，琴聲悠然停住，美女一曲彈完，便緩緩起身，在衆多宮女的前引後擁之下，徐徐沿着林中花徑向彼端走去……

當宮女手中的燈籠逐漸遠去之時，南宮雪趕緊屏息閃身而上……

×　×　×

天已亮，但晨霧却愈來愈濃。

南宮雪藏身樹後，目睹美女徐徐進入巍峨而華美的宮房時便靜止不動。

因爲她同時也看見了宮房四週佈有森嚴守衛，她當然不敢再往前移動。

南宮雪還看到那名美女行過時，守衛都恭恭敬敬的行禮，愈發使得她相信她就是小甜兒公主。

現在，南宮雪已經知道了美女的寢宮，但却面臨了另外個問題——如何進去？

當然是指不驚動衛兵，安安全全的進去。

這個問題相當困難。

幸好南宮雪是個鬼靈精，她很快的想到了一個方法——她首先像幽靈般的躍上了身旁一棵綠葉濃蔭的大樹上，然後比猴子還敏捷的爬上了樹梢

，這棵樹相當高，正好與飛簷宮宇相去不遠，而又正好濃霧如水，更利於南宮雪的行動，她長吸體內一口純眞之氣，驀地像鬼魅幽魂般的飄掠到了對面的宮宇上！

無聲無息的。

至少廊下的衛兵並無發覺異狀。

南宮雪很滿意自己的輕功，當她覷一個準，彷似一片沒有重量的枯葉飄落於宮中庭院裡的一棵大樹上時，她更加相信自己有資格成爲一個了不起的女飛賊……女飛賊？哦，不，該說是個了不起的女刺客。

她尚未行刺成功，不過已離成功很近，至少她現在隱藏於大樹上到那名美女寢宮的距離已大大拉近——近得只要她一縱身便可穿窗而入。

令她興奮的是，她不需要穿窗而入便可以見到美女寢宮裡面的情形——寢宮上面的氣窗斜開着，南宮雪正好可以一眼望到裡面的情景。

她看到了小甜兒公主，哦，不不不，還不能確定她就是小甜兒公主，還是稱呼她美女吧……噢：不不不，她雖美，自己也不差啊，任何人都不敢否認自己是個極具姿色、而且極具魅力的美女，爲何要把「美女」稱號讓她獨享呢？對了，就乾脆當她是小甜兒第二吧，第二的意思……咳，管他什麼意思，等一下進去抓住她問便知道她是什麼人啦——南宮雪眞是個大醋桶，此時此刻，居然還有心情計較美女不美女的。

廢話少說，南宮雪看到了「小甜兒第二」正斜躺在一張精緻的臥榻上休息，宮女們則有的在用小刀削着水果的皮，然後切成一小塊送進她的櫻桃小咀裡；有的則替她輕捶香肩；有的則一旁輕揮羽扇；有的則捧着一疊輕紗綢衣往另外一個房間走去……突然，南宮雪還看到了那個房間隱隱有熱氣冉冉冒出的樣子，似乎那傢伙正準備來個晨浴呢。

果然不錯，過不了久，「小甜兒第二」便緩緩起身，宮女幫她徐徐卸下亮光閃閃的頭裝髮飾，而且還脫下了她美麗得令人眼花撩亂的外衫……然後便見她盈盈走入那有熱氣的房間。

只她一個人進去，其他宮女並未進去侍候她洗浴，反而全都離開寢宮，魚貫而出，走向迴廊的盡端……

南宮雪心花怒放。

她知道一個絕好的機會來了！

從張京京的口中，她知道島上有很多溫泉，而島上的人尤其喜歡泡溫泉浴，一天泡幾次，而且一泡都是個把時辰以上。南宮雪在「唐山幫」也泡過了，那眞是絕妙享受，泡得她骨頭都鬆了，而且泡得張京京來敲兩次門，還以爲她睡着了呢。

顯然，「小甜兒第二」練完劍、彈完琴之後，便是泡溫泉浴，而且她泡的時間一定相當長，要不然那些宮女們不會離去——這，正是下手的好機會哪！

南宮雪當然不肯錯過這個機會，一見宮女們離去之後，她立刻掠身而出，像幽靈般的掠到了寢宮門口，然後輕輕推開門，一閃而入。

×　×　×

南宮雪其實有點緊張，她殺人向來是硬橋硬馬的對搏，大不了耍點兵不厭詐的手段，像這樣偷偷摸摸的行刺，她還是第一次。

第一次，不管是幹什麼，難免會有微些緊張的，何況是風險極大的刺殺工作。

然而眞正令南宮雪緊張的是，就在她甫一進入寢宮時，忽聽得門外有腳步傳來！

南宮雪凝神靜聽，確定那腳步聲是朝這裏走來的時候，不免把她嚇慌了，她本想趕快衝進浴室裡一劍刺殺了「小甜兒第二」，但又怕自己脫身不得，更重要的是，她還搞不清楚「小甜兒第二」是否就是小甜兒公主，萬一殺錯人那才眞擺了世上第一大烏龍！因此她打消行刺念頭，倉促間，她只好閃身躲入另一個房間裡去——一間華麗而舒適的臥房。

剛躲了進來，便聽得有人推門而入，南宮雪一顆心已差點跳出了口腔！

南宮雪躲在臥室門後，門扇交接處有細縫，從那裡望去，她看到一個身着軍裝的男子緩步而入，挑了一張有扶手的雕花木椅坐下，南宮雪只能看到他側面，發覺那人的鼻子，活像老鷹的尖咀兒。

那是一個長有鷹勾鼻的男人。

那人坐下之後便在身旁的水果几上拿了一個大梨子，一面用水菓刀削皮，一面開聲道：「小甜兒，我特地來告訴妳一個消息。」

居然說得一口標準的漢語！

南宮雪可樂了，她已能確定浴室中的女人就是她要找的小甜兒公主！

令南宮雪更詫異的是，小甜兒的聲音不僅比梨子還甜，而且說的漢語竟也字正腔圓：「什麼消息？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應該是好消息吧！」鷹勾鼻男人說話的速度並不快，但削梨子的速度却相當俐落，三兩下已削了一個白雪雪的梨兒，察的一聲，咬了一大口，才又說：「張一斧果如所料，他從中原請來的幫手竟是絕等高手，而且人也長得瀟洒至極，我看，這次的比武大會，妳一定會選他爲駙馬。」

「是不是叫仇八的那個？」浪漫的水浪聲隨着小甜兒嬌甜的嗓音從浴室中傳出，還眞誘人。

「仇八是他的假名字。」

「假名字？他爲什麼要用假名字？」

「誰知道？也許，他不想引人注目吧。」鷹勾鼻男人吃梨子的速度也快，已吃了一大半。

「他是誰？」

「妳為什麼不猜猜看？」

「別賣關子，中原江湖人才濟濟，我怎麼猜得出？真是！」

「妳絕想不到，他就是江湖中原鼎鼎大名的『花花大少』柳花花！」

「是他？」小甜兒似感驚異。

「妳不相信？」

「是張一斧告訴你的？」

「不，我昨晚與他交過手，是我看出來的。」鷹勾鼻男人已吃完一大個梨子，又開始削第二個，他看起來特別喜歡吃梨子。

「你為何跟他交手？」

「說來妳大概不信，他為了與阿拉爭吃一碗豆腐花，竟將他打昏於地，阿拉欲回宮搬救兵，半路碰上我，我見他是張一斧請來的幫手，不想將事態擴大，想試試他武功，於是便向他交手囉。」

南宮雪心中一動，她已知道那個鷹勾鼻男人就是禁衛軍軍長潘猛！

她心中不期然的湧起了一股疑惑——禁衛禦林軍軍長雖說職位不低，但無論如何和公主比起來還差上大截，他竟能登堂入室，而且還能坐着跟小甜兒公主說話，他們之間之的關係竟如此密切！

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結果呢？」小甜兒似乎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語音帶着幾許興奮：「你輸給他了？」

「當然輸給他了，唐人有句話：不是猛龍不過江。不是嗎？」

「他真的這麼厲害？」

「如果不厲害，張一斧怎會請他來？」潘猛吃梨子吃得刷刷响：「我就知道張一斧有辦法，看來我們這步棋走對了。」

「你的意思，要我選他為駙馬？」

「妳會選他的，只要妳見過他。」

「他能進入前五名嗎？」

「我向妳保證，第一名都沒問題。」

「他真的是中原江湖的『花花大少』？」小甜兒語氣裡有幾分懷疑。

「妳信不過我？」潘猛吃完了梨子，把一雙脚擱在小几上，吃得好舒服，坐得也舒服：「我雖沒去過中原，但島上唐人多，對中原江湖的消息也蠻靈通的，我不會弄錯的……」

「我不是信不過你，我只是聽說花花大少是個不肯與女人成親的男人，他竟肯老遠跑來參加招親比武大會，你不覺得奇怪嗎？」

「有什麼好奇怪的？他或許真是個如傳聞不肯成親的男人，但人的思想觀念會變的，不是嗎？」潘猛輕笑着說：「何況妳貴為公主，而且是世上最美麗的公主，他能不動心嗎？」

小甜兒也嬌笑了起來：「聽說那傢伙是個花心蘿蔔，我若嫁給他，靠得住嗎？」

「什麼人騎什麼馬，那就要看妳自己的手腕囉，」潘猛接着說：「他不敢要什麼花樣的，如此豈非要連累張一斧？他既肯為張一斧出力，自然與他關係密切，他能不為張一斧的立場着想嗎？」

「說得是，」小甜兒的聲音閃漾着濃深的喜悅：「這麼說，我們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虧你想得好方法哪。」

「還讓妳找了一個如意郎君，妳還不多謝我嗎？丫頭。」潘猛居然敢稱呼公主為丫頭，直叫門後的南宮雪聽得傻眼。

令南宮雪更傻眼的是，這場「擂台比武招親大會」竟是潘猛與小甜兒的「計劃」！

他們的計劃是什麼？

最令南宮雪驚異與不舒服的是——他們竟已「內定」柳花花為駙馬！

媽的，南宮雪真想衝出去一人給他一劍！

潘猛的聲音又响起：「對了，我有一個奇怪的問題想不通……」

「什麼問題？」

「昨晚那個客嗇鬼儲敢當拉我去『天龍幫』喝酒，竟塞了一把錢給我，要我調查柳大少的武功，我真不明白他的用意……」

「有什麼奇怪的，他們志在奪得駙馬一職，他們不知柳大少的底細，當然想探知他的武功路子啦，正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是嗎？」

「這情況不同，」潘猛說：「這是比武又不是決鬥斷殺，而且縱使是奪得第一也未必能入選為駙馬，可以肯定的是，儲敢當之子儲客串必能進入前五名，花一大把錢探知柳大少的武功路子豈非多餘？」

「是呀，」小甜兒深有同感：「天龍幫的確不須這麼做，簡直多此一舉嘛！」

「我昨夜裡想了一整晚，都不知道那老傢伙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葯？」

小甜兒靜默了下來，只聽得輕微的水涙聲，顯然她陷入了沉思……

「妳想得出他的用意嗎？」

「我想……」小甜兒頓了頓，徐徐接道：「會不會是他們想使詐……」

「使詐？」潘猛詫異道：「妳是說他們想做弊嗎？」

「儲老頭不是蠢人，絕不會做出多此一舉的蠢事！」小甜兒說：「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儲客串一定秘密練了一種很厲害的武功，在擂台上他一定會下狠招擊倒對方……讓我說清楚一點，出狠招擊倒對手的意思就是說將對方打死或打殘，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了！」潘猛輕叫了起來：「若能將對手活活打死，那他穩可被選為駙馬：要不將對手打得殘廢，半生不死的，那麼他也一定被選為駙馬，任何人都不可能選殘廢者為駙馬啊！」

「島上的年輕高手的武功路子，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只有柳大少是新面

孔，儲敢當父子當然不瞭解他的武功路數，而又苦於無機會試探他的武功，所以他才不惜花錢請你幫忙哪，你看我這個推測合不合理？」從這句話看來，小甜兒不僅人長得美，腦筋更是相當細密，至少絕不是個無腦的女人。

當下潘猛便佩服得歎息起來：「好丫頭，我服了妳，還是妳行，我承認沒妳聰明。」

小甜兒像銀鈴般的嬌笑起來：「得了，自己人，別灌迷湯哪，我只不過是隨便猜猜而已，是不是那樣我可不敢保證哪！」

「一定是！」潘猛忽然站起來說：「丫頭，我要走了！」

「這麼快要走了？」小甜兒很覺意外：「我接到你有事找我的暗號，今天特別吩咐宮女一個時辰之後再來服侍我，你可以多坐一會的。」

「不了，」潘猛說：「我得趕快設法溜出宮去找張一斧……」

「找張一斧幹嘛？」

「昨晚柳大少打昏阿拉的事還沒向他了結，免得他擔心。另外順便告訴他儲老頭的陰謀詭計，囑咐他要柳大少當心點……」

「喂，你看那個花花公子會是儲客串的對手嗎，別叫人打殘了才好，我可先說好，我可不要一個跛了脚或是斷了一隻手的花花公子當老公……」

「放心啦！我只不過是提醒他們一下而已，儲客串那小子不管他秘密練了什麼絕招，我想絕對贏不了柳大少，至少我敢保證他絕無辦法將他打成殘廢……」一頓，潘猛忽笑道：「怎麼？妳現在就為那個花花公子擔心起來？不害臊嗎？」

「當然囉！」小甜兒居然笑着回答：「這年頭要找個知情識趣的男人並不容易，他既是中原江湖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我當然想見識見識啦……」

話落一半，忽見潘猛臉色大變，陡然大喝一聲：「誰？」

人已像猛鷹般的撲了出去！

南宮雪心中猛然一震，她以為他發現了自己，正想乾脆現身時，却見他是向另一邊窗口撲去……

× × ×

潘猛的身手很矯捷，他震開窗口疾撲而出時，手中已握着一把鋒利的佩刀！

但聞嘩啦聲响，窗子已裂了開來！

這當中，浴池中的小甜兒也已機警的跳了起來，她以最快的速度穿衣着鞋。她匆匆跑出來時，潘猛也已從窗口掠了進來！

手上那口刀猶滴着鮮紅的血漬；但一張臉却白得像蠟紙！

小甜兒那張本泡溫泉而紅灩灩的臉蛋兒也倏地蒼白了下來，她語氣緊張問：「外面是誰？」

「不好，原來那老賊早已懷疑我們了，他派人偷聽我們說話……」

「怎麼辦？」

「我已殺了那傢伙，」潘猛臉色雖不好，但顯得相當鎮定：「我還看到了遠處園林中人影飄掠，已經有人去通風報信了，咱們已不能再留在宮中……」

話聲甫落，忽聞外面傳來一陣急劇的脚步聲！

「快！」小甜兒立刻拉住潘猛往卧室跑：「咱們由秘道逃出去！」

他們衝進卧房把門一關，却突然呆住，因為他們見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當然是南宮雪。

× × ×

小甜兒與潘猛顯然料不到卧室裡竟也有人，不免當場驚呆住。

南宮雪沒有呆住，如果她此時此刻一人給他一劍，憑她的武功不難得手。

她却沒有出手。

因為她已發現了這裡面的事情已起了急劇的變化——究竟事情的變化是怎麼一回事。她並不清楚，但有一點她是可以確定的，柳花花絕不可能變為小甜兒公主的駙馬了！

既是如此，她已失去殺小甜兒的理由。

可惜的是，她不殺他們，他們却想殺她，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南宮雪是冒充混進來，就在南宮雪想表明自己的身份時，潘猛已瞿然而醒，一刀劈了下來！

南宮雪連忙閃身後退：「請住手，我不是宮裡的人……」

潘猛那會聽她的，一刀不中，第二刀已接着飛劈了過來！

南宮雪被逼退到牆角！

潘猛當然不肯放過她，疾撲而上，刀光飛舞，瘋狂的的連劈三刀！

南宮雪被逼出劍。

但她只守不攻。

因為她已聽到外面的脚步聲已衝進了大廳，只要再支持一下，皇宮裡的士卒殺進來，潘猛便無暇對自己攻擊了，而且她還可以趁亂逃出去……

其實，照這情況判斷，小甜兒與潘猛既是皇室想追殺的人，南宮雪若殺了他們，無疑是立了一個大功，無論如何琉球王不會懲罰她私闖禁宮，而且肯定還會大大嘉賞她一番哩。

南宮雪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當然有！她本就是個精明的女人，江湖的歷練，早把她磨練成心思縝密、反應敏捷、武功嫻熟的頂尖絕流高手！

當然也更懂得所謂的「利害關係」！

既是如此，那她為何不殺小甜兒與潘猛呢？

她心軟嗎？

她是個心軟的人嗎？

不，她不是心軟，在面臨强敵生死關頭之際，她從來都是全力以赴的

，她殺人從不心慈手軟！但這並不表示她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她實際上是個感情豐富的女人，她孝順她父親錢來爺，她重視朋友，她善待員工下屬，她深愛柳花花，而且她還是個「富家女」，可以說她已不缺什麼——換句話說，她並不稀罕琉球王的犒賞或嘉勉！

特別是因此而殺了兩個無怨無仇的小甜兒與潘猛，她無論如何是不肯幹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天竺六太子」事件中，讓她深深瞭解到宮廷中的一切事變，有時候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好人與壞人」之分！

而眼前這樁事件顯然也是一宗「宮廷事變」。

南宮雪只知道她不想介入任何「宮廷事變」，她只知道只要再支持一下，便會有大羣的士卒殺進來，那時候她便可以趁亂逃走了！

所以，她並不想殺小甜兒與潘猛。

——從這一點看，難道你不認爲她是個頗有原則而又十分可愛的女人麼？

× × ×

潘猛的刀法十分純熟犀利，壓得南宮雪有些透不過氣來，幸好小甜兒並未加入戰圈，否則南宮雪勢必要轉守爲攻，以圖自保。

小甜兒大概是認爲潘猛要解決南宮雪這個「小兵卒」是早晚之事，不需她介入，她正在臥室中的另一墻角處用力推動着一座比人高的華麗衣橱，顯然她是在找秘密通道準備逃走！

就在潘猛揮出凌厲的第八刀的時候，已有人用力拍擊臥室房門，並響起一陣短促的叫聲！

喝叫聲是用琉球語發音，南宮雪當然聽不懂，她只道是追兵已至，豈知潘猛一聽喝叫聲却立即丟下南宮雪不理，竟跑去應門！

門啓處，立刻湧進了一大堆手持刀劍，全副武裝的御林軍！

但只見潘猛用琉球話嘰哩咕嚕的跟他們不知在說些什麼……

奇怪的是，小甜兒竟也匆匆的跑上前去，神色緊張的說了一些話……

他們個個神情凝重，顯然正在商討着一件極爲重大的事情！

可惜的是南宮雪不懂琉球語，除了「咪阿摸」之外，她是鴨子聽雷，懵然不知。

他們談得專注投入，竟把南宮雪這個人忘記了，沒有去看她一眼。

這很出乎南宮雪的意料，她一心想藉追兵殺進來時趁亂逃走，想不到來的竟是潘猛的同路人，這下眞叫南宮雪不知如何是好……

她本想覷個準從窗口衝掠出去，誰知正當她把身子悄悄的移至衣橱時，忽聽得遠處一陣殺聲震天傳來，然後便見到他們全都衝了出去！

南宮雪呆楞了一下，心想如果現在衝出去，搞個不好會被當成潘猛的同路人而被追殺，那可窩囊透了！

心念一動，南宮雪正好碰觸到那座華麗的衣橱，乾脆先躲進去再說！

× × ×

衣橱當然是掛放衣服的地方，特別是公主的臥房，衣橱自然寬敞華麗，雖然衣服掛得滿滿的，但南宮雪躲進去却沒有窒息的感覺，相反的感到十分隱蔽安全哩！

南宮雪躲在衣橱中，一片黑漆，什麼都看不到，但耳中却可以清晰的聽到外面此起彼落的斷殺聲，以及激烈的兵器撞擊聲！

顯然，外頭正展開一場殺伐爭戰。

然而殺伐聲並沒有持續多久，忽然漸去漸遠，終至不聞……

南宮雪有豐富的斷殺經驗，她判斷八成是潘猛他們逃走了，追兵疾追而去。她當然無法確定潘猛是否能逃出重圍，更令她感到疑惑的是，他們本想從秘道逃走的，却又爲何臨時改變了主意，竟從正面殺了出去，這豈非是極蠢的做法？

南宮雪當然想不通。

其實她並沒有積極的去想這件事，因爲這本不關她的事，更何況她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去想——她該如何脫身？

南宮雪的想法是，如果現在走出去，一定非常危險，她深信宮裡發生了如此重大事件，必然防備森嚴，貿然現身，無異自投羅網，而看這光景，却沒有人來查探這間寢宮，倒不如躲在這裡安全些，待天黑的時候，比較方便逃出去……

心念打定，她便乖乖的靠坐在衣櫃的內裡角落，心中不免想起了一些事。

她第一個想到的當然是那個死花花，她猜想他這時候應該早已發現自己不在「唐山幫」，而且一定會認爲自己女扮男裝跑到外面去玩，相信唐山幫的人一定派人四處找自己，死花花那傢伙準是又急又氣，哈，活該，氣死他最好……

她接着想到了歐一品，那個可憐的老實人，他發現自己竟無緣無故的失了踪，肯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唉，對不起，老兒，騙了你，也利用了你，眞不好意思，不過你不會有事的，天色一黑，我便會與你會合，一起出宮去……哎，不對不對，宮中發生了事變，而且還涉及小甜兒，難道還要再做包子給她吃嗎？

想到這裡，南宮雪嚇出了一身冷汗，若不趕快趕去與歐一品會合，一定會連累到他！

——南宮雪雖然欺騙了歐一品，利用他混進宮來行刺小甜兒，但她始終是存着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手，絕不想連累他。

這點有必要强調，因爲南宮雪並不是個不顧別人死活的人。

事實證明如此——她已決定冒險出去，以圖與歐一品會合！

然而就在她剛剛爬出衣橱時，忽又聞得外頭響起一大堆脚步聲，嚇得她趕緊又往衣橱裡面躲！

剛剛躲好，便聽得一大堆人走了進來，而且還是往臥室直趨而入，南宮雪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一手緊按劍柄，準備有人打開衣橱時，立刻先下手爲强，先送他回姥姥家再說……

然而並沒有人打開衣橱，南宮雪只聽得有人重重的撲上床上，緊接着聽得一陣哭聲！

——啊，竟是小甜兒的哭聲！

南宮雪着實驚楞住。

她想不到小甜兒竟會回來，她不是和潘猛一起逃走的嗎？莫非是被抓了回來？

她爲什麼哭呢？

她的哭聲很大，但聽起來不像是傷心悲痛那一類的哭聲，倒有點像是被寵壞的小孩要不到糖菓玩具的「撒賴之哭」。

可不是，南宮雪緊接着聽到一陣乒哩乒啦響，顯然有人在丟擲一些杯盤器皿等物！

是小甜兒在亂擲東西發洩？

好大的脾氣啊！

不只如此，南宮雪還聽到了一陣刺耳的布帛撕裂聲，顯然小甜兒正在撕破窗帘桌巾造成的聲響！

天，她不會想撕衣橱裡的衣服吧？

這個疑問正在南宮雪心頭漾起時，陡見衣橱門被用力打了開來，然後便見到一雙美麗潔白的玉手兒伸進衣橱，一把抓下一大堆衣服用力摔在地下，被人踩上去用力踐踏……

南宮雪嚇呆了！

在那一刹間，她已從隙縫中看清那人就是小甜兒，幸好小甜兒沒見到隱藏在角落的南宮雪，但她如果再繼續拿衣服的話，南宮雪最終還是要被逼現出原形！

南宮雪已無選擇，她已準備一拚！

小甜兒又抓出了一大堆華麗而高貴的衣服丟擲於地下！

衣橱裡面的衣服琳瑯滿目，普通人家子女一輩子也不可能擁有那麼多衣服，小甜兒要搬光所有衣服還眞需費一把力氣哩！然而她並不需要搬光所有的衣服，只需再幾下，肯定便會見到南宮雪！

南宮雪心急如焚！

她有點氣那些站在一旁的宮女們，竟沒有一人上前去阻止小甜兒這「不文明的舉動」——南宮雪才眞好玩，公主是金枝玉葉之身，宮女是奴才，世上那有敢管主子的奴才啊？

眼看，南宮雪便要現形啦！

幸好這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小甜兒終於停止了擲衣動作，又撲上了床又哭又叫！

那個「救星」南宮雪當然不認識，可是南宮雪却知道他是誰。

——琉球王！

× × ×

南宮雪之所以敢確定那人是琉球王，當然是因爲那人頭戴皇冠、身披龍袍，而且那人一進來的時候，室內的所有宮女皆伏身跪地，不敢仰視，而且口中還高呼着南宮雪聽不懂的琉球語，不過從聲調神態看來，顯然就是唐語「萬歲」之類的。

而且那人身後跟着幾名面皮白淨，一臉娘娘腔，一看就知道是被閹割了「那話兒」的太監隨行其後。

有這種排場氣勢的人，不是權大勢大的皇帝老爺難道是烏龜王八？

然而琉球王雖是偉大得不得了，但小甜兒却偏偏不賣他的賬，她既不起身迎駕，反撲倒床上抱着被枕嗚咽着……

琉球王和世上所有的皇帝一樣，永遠很難令人一眼看出他的年紀(因爲皇帝老爺擁有三宮六院，吃飽幹、幹飽吃，是標準的老淫棍，幾乎個個都是未老先衰的短命鬼)，雖見鬢髮半白，但又紅光滿面(當然是補葯、仙丹、以及虎鞭、狗鞭吃得太多的緣故)，看上去倒是有幾分威嚴，正所謂「儼然人君」也。

他似乎是見到臥房裡被小甜兒弄得零亂不堪，而臉露怒意；但又好像被小甜兒的哭聲壓下了他心中的怒火。他望了望伏在牀上的小甜兒，忽然揮了一揮手，便見滿室的宮女與太監躬身而退……

房裡只剩他和小甜兒。

不，還有一個南宮雪。

最妙的是，衣橱門未關，南宮雪躲在角落裡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們，但他們却看不見南宮雪。

琉球王開始說話，可惜說的是琉球語，南宮雪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不過從神情語調看來，他顯然是在質問小甜兒。

他說一句，小甜兒就答一句。

不，是頂一句。

因爲她的聲調比琉球王還要高一階。

而且小甜兒始終不肯回過頭去看他，只把淚臉兒埋在枕被間，彷彿受了無限委屈而在生她父皇的氣。

南宮雪看得羨慕極了，她覺得小甜兒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她有一個這麼疼愛她的父親。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來往着。

足足有一炷香工夫。

終於，琉球王的面色緩和了下來，他忽然起身走出臥室，南宮雪聽到他在大廳上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然後便見一個老婆婆走進來。

老婆婆一進來便反手閂上門，朝仍伏臥在床上的小甜兒行了一禮，口

裡說了一句不知什麼話，小甜兒便忽然翻過身子，變成了正卧，然後便見老太婆開始為她褪除衣衫……

南宮雪嚇了一跳，她不明白老太婆為何脫她衣服，而且是一件一件的脫，最後竟把她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都脫得光光的！

南宮雪睜大了眼。

她心中在歎息！

因為她看到了小甜兒赤裸裸的胴體！

南宮雪心中其實還有幾分嫉妒，她想不到小甜兒的胴體竟如此美好無瑕，簡直就像是水晶做成的胴體，保證足以令世上所有的男人見了都會因她而犯罪！

南宮雪有些慶幸自己不是男人，否則她相信自己大概會按捺不住而不顧一切的衝出去一親芳澤！

多美的小甜兒啊！

然而南宮雪心中的歎息很快變成了驚異，因為她看到老婆婆竟俯身去撥弄小甜兒的私處！

天，她們想幹什麼？

南宮雪很快想起她曾在「蝶戀花」總部親眼目睹紀小翠與薛靈芝的顛鸞倒鳳，莫非小甜兒和老太婆也想幹這種玩意？

她很自然又想到了自己碰上了「鍋巴焦夫」那個基佬，心中不免一陣作嘔，心想這個番島眞是化外之地，簡直是胡來！

這種事，南宮雪沒興趣，她當然不想看，正想閉起眼瞼時，却又見小甜兒站立起來，老太婆開始為她穿上衣服……

她們並沒有做出任何「傷風敗俗」的舉動。

不一會，老婆婆為小甜兒穿好衣裳之後，便又開門走了出去。

她在廳上向琉球王說了兩句話，之後便見琉球王滿面笑容的走進來。

小甜兒坐在床沿上，板着臉，咬着唇，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琉球王陪着笑臉走前去，說了許多語調極為柔和的話，小甜兒這才臉上綻出了一絲笑容。

看樣子，他們父女終於和好啦。

——然而，一直到現在，南宮雪實在搞不清楚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小甜兒高高興興的隨着她父皇離開了寢宮，只剩下幾名宮女在整理零亂的卧房。

被踩髒的衣裳當然被拿走了，衣櫥門自然也被關上了，南宮雪又被黑暗包圍住。

宮女們整理房間，南宮雪自是無法走出去，只好躲在裡面苦等。

苦等當然是件無聊的事，何況是躲在衣櫥裡更是無聊極了，再加上南宮雪昨夜晚睡早起，不免覺得疲累，竟不知不覺的靠坐在衣櫥角落處睡着了！

× × ×

柳花花昨晚喝得相當多，而且一直喝到深夜才就寢，除了張一斧與王雪濤的熱情招待使他難以拒絕之外，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已經知道張一斧身罹絕症，時日無多，心中十分同情他：而且也十分佩服他能在異國他鄉掙得這片基業，他認為張一斧是人世間難得一見的鐵錚錚漢子，因此跟他開懷暢飲。

酒逢知己千杯少。

酒多，話就多，言談間，柳花花更感覺到張一斧與王雪濤是重情義的血性漢子，更使得他打從心底願意交他們這兩個朋友。

本來，柳花花是基於「同胞愛」與「民族情」而答允幫助唐山幫一臂之力。

他尤其憎恨島上倭奴人對唐人的鄙視欺凌，他願意幫助唐山幫對抗，甚至擊垮大和會。

而他把他們視為朋友之後，柳花花更加義不容辭幫助他們到底。

柳花花向來是重視朋友而又肯幫助朋友的人，即使他今天已飛黃騰達，如日中天，依然本色不改。

張一斧與王雪濤當然很感激，因此他們的酒與話絕不比柳花花少。

幸好他們的酒量比不上柳花花，否則柳花花不知道自己要喝到什麼時候。

饒是如此，柳花花昨夜躺到床上時，至少已帶有八分醉意。

柳花花是個喝酒懂得節制的人，通常只喝到六分醉便不喝了，超過了這個限度，他必然要睡足五個時辰以上，否則便會覺得宿醉頭痛。

但他只睡了四個時辰不到，便有人進到他房間來了。

柳花花雖然貪睡但却不死睡，像他這種長年在江湖上打滾的人，警覺性自然極高，醒睡得很，他知道一定是南宮雪來拉他起床了。

他其實頗感奇怪，南宮雪昨夜為何要和張京京睡，他一直以為她一定會「賴」在自己的房間，他太瞭解南宮雪的個性了。

說眞的，昨夜見不到她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心中是十分失望的。

——他一直努力壓抑自己不跟她上床，但一經跟她上過床之後，他便覺得自己的意志力愈來愈薄弱了。

她和獨孤美一樣，是一個獨特而令人難忘的女人。

世上這種女人不太多。

因此他現在的心情並不討厭她來打擾自己的睡眠，相反的却有渴望見到她，甚至是想與她溫存的念頭。

但他却沒有睜開眼。

——他想像第一次一樣，待她走近時，出其不意的拉她上床。

她已經走近來了。

柳花花却沒有拉她上床。

因為她已自動的吻住了他的咀唇。

甜而香的吻。

柳花花不覺得宿醉頭痛了。

美女能醫百病，他向來都這樣認為。

一吻又一吻，一直吻到柳花花魂兒飄飄，渾身酥軟，眼看便要激情泛濫時，他還是輕輕推開了她，因為他現在畢竟是客人，住在人家家裡，大早就暢遊巫山，萬一聲音傳到外面去被人聽到了可眞有點不好意思。可是他推了兩下，非但推不開她，却反而整個人壓到他身上來了，他連忙睜眼道：「喂，不要這樣，大清早嘛，外頭的人都已起了床……咦！是妳張京京？」

柳花花終於看清楚眼前之人不是南宮雪，竟是張京京，他連忙一骨碌的坐了起來，急聲道：「妳怎麼可以私闖我的房間？」

張京京坐在牀沿上，俏臉含春，杏眼兒輕瞄着他：「不歡迎我來？」

「不歡迎！」柳花花斬釘截鐵的說。他眞後悔昨晚跟她「咪阿摸」，要是被南宮雪撞見，眞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而且昨夜與張一斧把盞長談，心神投契，若被他知道自己跟他女兒搞三搞四的，才眞沒臉見他哪！無論如何柳花花的風流是有他自己的原則，他顯出淡漠的神情說：「張京京，我是妳爹的客人，而且也是朋友，我們不能這樣……」

「那你昨天晚上為什麼要跟我好？」張京京很不高興的打斷他的話。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柳花花披上外袍，拖着鞋跑去把門打開來，然後才慢慢的走到窗子旁邊，推開窗子：「記住，我不是島上的琉球人，我不會像他們……」

「得了，得了！」張京京怒視着他，狠狠道：「明明是個花花公子，却偏要裝得一副聖人模樣，怪不得南宮雪要罵你偽君子！」

「偽君子就偽君子，總之妳不要纏着我，我怕了妳行吧？」柳花花坐到椅上彎身穿鞋子，冷冷的說：「別忘記我現在的身份是唐山幫的教頭，名叫仇八，而且準備參加幾天後的比武大會，若讓幫裡的人撞見，妳應該知道後果會怎樣……」

「少來，別說得冠冕堂皇，我看你怕南宮雪是眞，沒種！」張京京似乎眞的生氣了，居然連「沒種」這字眼都搬了出來。

柳花花聳聳肩，他從不跟女人吵咀，因為他知道無論你怎麼努力跟她爭辯，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衆人皆錯，只有她對」。他忽望了望門外，頗感詭異道：「哦，對了，南宮雪呢？她昨夜不是跟妳睡在一起的嗎？」

張京京抿咀不語。

見她不說話，柳花花也不勉强她，遂吹着口哨走進盥洗室……

當他梳洗好之後，走出來已不見張京京人影，於是便想去找南宮雪，却又見張京京提着食盒走進來，咀裡嘟噥着：「早飯沒吃要去那裡？」

「南宮雪呢？」柳花花又問。

「不知道！」張京京冷冷的應了一句。

柳花花覺得沒趣，只好說：「妳不說，我自會去找她。」

說着，便要走出去……

「她出去了啦！」

「出去？去了那裡？」柳花花坐下來。

「我不知道，我一早起來便不見她人影，四處也找她不到，我原以為她躲到你房裡來呢。」張京京把熱騰騰的稀飯端到他面前。

「她一個人出去的？」

「應該是吧，也沒聽說幫裡誰陪她出去。」張京京說：「快吃啦，都什麼時候了，再過兩下，就要吃午飯了哪。」

「她為什麼要一個人出去呢？」柳花花覺得奇怪：「她應該會找我一起出去的……」

「她又不是三歲小孩，為什麼出街要你陪？臭美，哼！」

「她這個人，在外面亂跑，我擔心她會闖禍，昨晚就為了一碗豆腐花……」

「別婆婆媽媽的，快吃呀！」

柳花花終於開始吃早餐，眼裡却有疑惑之色，他不相信南宮雪會丢下他一個人上街去玩，她恨不得他能天天陪她上天入地哩。

張京京見他心不在焉，心中十分不是味道，哼了哼說：「快吃完早餐，我陪你上街去找她可以了吧？」

柳花花立刻三兩口便吃完了稀飯。

× × ×

柳花花與張京京走在街上的時候，兩人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柳花花奇怪怎見不到南宮雪，張京京則希望越慢找到越好。

她大大方方的把手伸進他的臂彎裡，親暱得彷彿情侶似的，招引了許多路人羡慕的眼光，更使得張京京希望世界就此停頓，那該多美妙。

然而世界沒有停頓，相反的世界却突然大亂起來，正當他們走在街頭的時候，忽見前面人影奔竄，喧聲震天，隱隱竟有刀劍撞擊聲與喝殺聲！

「呀，前面好像有人在斷殺！」張京京伸長脖子瞇眼眺視。

「會不會是南宮雪又闖了什麼禍？」柳花花第一個念頭便想到了南宮雪。

「咱們快去看看！」張京京雖然十分嫉妒南宮雪，但眞有事她還是非常關心她的。

「好！」

兩人飛奔前去。

× × ×

在市區斷殺械鬥是島上絕對禁止之事，被官府抓到輕則打個半死，再加上吃幾年「免費皇家飯」；重則將永遠無法吃飯——被處死！

琉球王所以會頒佈如此的嚴重戒律，是因爲島上環境特殊，人種尤其複雜，不說唐人與倭奴人這兩大外來民族一直在勾心鬥角，明爭暗鬥，單是琉球人本身種族便不知有多少，大族小族林林總總少說也有十來族吧，而每一族人皆各有不同語言文化與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各族有各族的不同利益衝突，琉球王若不採取嚴刑律法，只怕島上街市無一日安寧，天天都有流血事件發生。

現在，大白天的鬧市上竟有人持械斷殺，當然吸引了無數圍觀的人。

令圍觀者驚異震駭的是，斷殺者並非是平民百姓，也非島上之江湖幫派人物，竟然是大內的御林禁衛軍——幾十名御林軍正圍殺着自己的同僚！

當衆人看清楚被圍殺之人竟然是御林軍軍長潘猛時，全都驚楞住了！

柳花花與張京京趕前來的時候，潘猛正神勇無比劈飛了兩名撲殺前來的敵人的大刀，另外還一記凌厲的飛腿，踢得一名御林軍往後跌撞，連帶後面想撲殺上前的御林軍也都撞得往後一退，趁這當兒，潘猛覷一個準，飛身掠進一間牲口行！

御林軍團團圍住牲口行！

「喂，張京京，那個被圍殺的人不就是御林軍軍長潘猛嗎？」柳花花用手肘微撞了一下身旁的張京京，吃驚的問道。

「不錯，是潘猛。」張京京也一臉震驚：「奇怪，他怎會遭到他手下的圍殺？」

「要不要幫他？」

「幫他？爲什麼要幫他？」

「他和妳爹有交情不是嗎？」

「那只是利益交情而已，別忘記他是個情報販子，他和島上任何幫派都有交情的。」

這時，另外一條街道又衝來一大批禁衛軍，圍觀者紛紛往旁閃避，增援的御林軍到達之後，第一批的御林軍便衝進牲口行，後援的御林軍則負責包圍任務……

「看這光景，潘猛好像犯了什麼錯而被大內追殺的，咱們可不能介入，否則惹上一身蟻，那可不是說着玩的。」張京京說。

潘猛的武功甚是了得，衝進去的御林軍有幾個掛了彩而逃竄出來……

「番人打番人，狗咬狗一咀毛，不關我們的事，隔山觀虎鬥，豈非挺有樂趣的？」張京京一副怡然自得挽住柳花花的手臂：「看那些御林軍平日作威作福，魚肉百姓，哼，其實都是飯桶，這麼多人竟打不過一個人，眞是笑話……喂，你幹什麼？光天化日之下，又這麼多人，你別……你是誰？媽的！你竟敢吃老娘豆腐，去死啦！」

張京京話落一半，忽覺柳花花竟攬住她腰肢，而且還往下移，抬眼一看，發覺自己竟攬着一名陌生男子，當下十分光火，一巴掌打得那傢伙差點仆倒於地！那名男子捂着面頰，怒瞪着她：「是妳自己找上門來的，莫名其妙的女人……」

張京京的確是弄錯了人，她以爲他是柳花花而挨近他的，當下頗感尷尬，幸好週圍的人正全神目注着牲口行，誰也沒去注意他們。張京京也不想跟那名男子爭執，因爲她發現柳花花竟不知跑那裡去了，連忙鑽進人堆裡尋找……

「騷女人，假正經，眞他媽的倒霉碰上這種女人！」背後還傳來那名男子的怒罵聲。

× × ×

這家牲口行在島上是規模最大的，大宗批發與小賣零售皆有，幾乎所有的牛羊馬等牲口都是在這裡成交。

房子是單層平房，但佔地却非常廣闊，主要是因爲馬厩牛房多，所以潘猛跑進牲口行十分有利，至少那些御林軍想靠以多吃少還眞不容易，潘猛從這個馬厩跳到那個牛房，又從這個牛房躍到羊舍，最糟糕的是，他還打開了柵門，把那些牲口趕出去，累得那些御林軍紛紛廻避而逃，否則便會被那些受了驚嚇的牲口踩死！

牛羊馬牲口雖說溫馴得很，但畢竟是畜牲，被驚嚇而發起狂來，獸性還是非常可怕的，牠們瘋狂的衝到街道上，不僅圍在外面的御林軍紛紛四避，即連圍觀看熱鬧的人也都做鳥獸散！

一時間，街市亂做一團，驚聲四起，人影慌散，張京京夾在人堆裡更加找不到柳花花了。

她連忙閃進一間店鋪裡去，同時她還機警的救了兩個與父母失散而又差點被瘋狂的牛馬踩死的孩童，情勢眞是混亂，簡直就像是世界末日哩！

她覺得潘猛眞聰明，懂得利用地形地物來掩護自己，而且還能達到擾亂敵人的目的。

更令她佩服的是，被驚嚇激怒的牛羊馬不斷的往外衝出來的時候，偌大的牲口行竟還四處着了火。

潘猛居然還放火！

這樣一來，更加是世界大亂啦！

但祗見火舌飛掠，濃煙密佈，不僅搞得牲口急急飛衝而出，即連屋外的御林軍與圍觀者也驚聲四起，跑得像飛一樣快，只恨娘親當初少生他兩條腿！

最糟糕的是，火勢不僅奇大無比，而且火頭竟多達好幾處，不僅佔地廣闊的牲口行一下子全都籠罩在猛烈的火勢下，連救都來不及救火，而且還很快的往兩邊的店鋪房舍蔓延！

這下眞要命，那些房子的主人立刻呼天搶地，哭聲震天，紛紛提着木

桶打水救火，有的則哭着疏散老弱婦孺與搶救財物……

這樣一搞，御林軍更加束手無策，不知是該幫忙救火還是緝殺潘猛好？

張京京看在眼裡，雖暗暗折服潘猛的機智應變，但她也可不是蠢人，她心中立刻浮起了兩個疑問：

——潘猛被衆多御林軍圍殺，打開牲口的柵門是有可能的，但他那還有工夫放火？

最令人起疑的是，火頭有好幾處，而且火勢燃燒得很快，顯然有加添火油易燃物之類的東西，憑潘猛一個人無論如何沒那麼好身手做得到的，何況他還要面對那麼多追殺他的御林軍？

這一點是很不合常理的！

莫非，他有幫手？

另外，他放火燒房子固然可以阻止御林軍進去狙殺他，但是他自己呢？豈非也會被火活活燒死？

難道他想自焚不成？

——如果是這樣，他何不自己一刀解決自己，放火燒無辜的平民百姓房子，這種損人害己」的事連魔鬼都憎厭，是下等人之行爲！

潘猛是否「下等人」？

張京京的疑惑似乎有些答案，就在她思疑的時候，忽見潘猛騎着馬衝了出來！

啊，不，還有一個人跟着他衝出來！

那個人是誰張京京不知道。

因爲那個人黑巾幪面，只露出兩隻眼睛；身穿黑袍，手裡拿着一根丈許長鋤草料餵牲口的木柄鐵鈀，但只見他一馬當先衝了出來，有幾個御林軍想揮刀砍他落馬時，却都被他一鈀子打飛了兵刃！

由於事出意外，加上那個黑袍幪面人身手厲害非常，衆多御林軍竟皆應變不及，眼睜睜的見他與潘猛直衝而去！

一直到蹄聲消失在街道的盡頭時，那班御林軍才如夢初醒的急追而去！

然而，兩條腿無論如何跑不過四條腿，那些御林軍肯定是追不到人了。

張京京暗笑那班御林軍是一羣笨猪，她有些得意自己的判斷，潘猛果然有幫手。

但她却不明白那個幫手爲何要幪面呢？他顯然怕人家認出他是誰……

張京京忽覺得那人的背影好生熟悉，彷彿曾經見過……啊！不，她何只見過那背影，她還曾經抱過，摸過……

——是柳花花那小子！

他竟然幫潘猛！

他爲何要幫潘猛？

張京京沒有想這個問題，她現在只想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弄到匹馬，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去！

× × ×

南宮雪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她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因爲她躲在衣橱裡不見天日，一片漆黑，不過她猜想現在應該是午後時份，因爲她發現她的肚子已經餓了。

她是餓醒的。

她一向是生活有規律的人。

她醒來的時候，發覺卧房一片靜寂，顯然那些宮女們已整理好房間離開了。

她悄悄的推開衣橱門走出來的時候，發覺自己不僅餓，而且還覺兩腿因盤坐過久而有點發痳，她運行了一下體內眞氣，活動了一下四肢之後，見到床頭小几有一水菓盤堆放着紅綠誘人垂涎的水菓，當下拿了一個大水梨，皮也不削，「察」的聲便咬了一口！

一大口。

只咬一大口便不咬了。

因爲就在這時候，她忽然見到卧室門口立着一名赤脚裸足、髮絲微濕、身披華美浴袍，而浴袍半掩半敞，露着雪白牛奶般胴體的女人！

迷死人的女人！

南宮雪不是被她迷住。

而是被驚楞住！

因爲那女人就是小甜兒公主！

天，她竟已回來了！

這下子，該怎麼辦？

而且，將會發生什麼事？

南宮雪不知道。

你知道嗎？

——請繼續閱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血神島」，看看是否和你的答案一樣？

（本文完）

徵稿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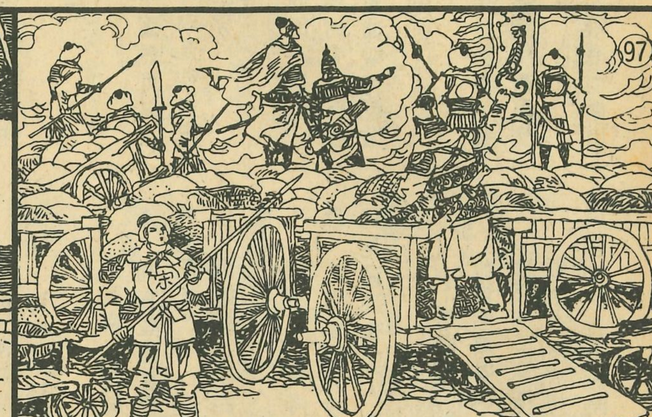
本刊除徵求古今武俠故事之外，更徵求現代俠情偵探、都市黑社會秘聞、現代科學、星球防衛戰故事。每篇要有獨立性。字數不超過：八萬字、六萬字、及三萬字，爲合，歡迎各地讀友投稿。合則用，不合即退還。

編輯部啓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八

高石 · 編繪

徒勞無功（三）



97 却說宋江見人馬被截斷，急忙指揮拼命殺出重圍，退到一座山下。計點人馬，少了盧俊義等十三名將領和五千兵士。宋江教人把運糧車調集起來，暫做寨柵宿營。



98 次日，宋江差林冲、秦明、關勝等帶人四下裡尋找盧俊義，找了一天，毫無消息。宋江放心不下，派解珍、解寶兄弟扮作獵人，到深山去尋找；又派石勇、段景住、時遷等分頭外出，探聽消息。



99 解氏兄弟在深山中尋找了一日，不覺天色已晚。二人又尋了幾個山頭，見四野不見人烟，遠遠望見山邊有一點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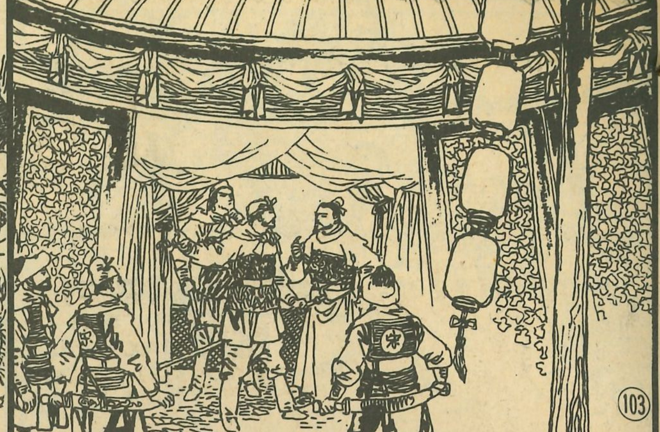
100 兩人邁開大步，走到有燈光處一看，見是三間茅屋。二人推門進去，見有一位老婆婆。二解先拜，然後向老人家借住一夜。老婆婆欣然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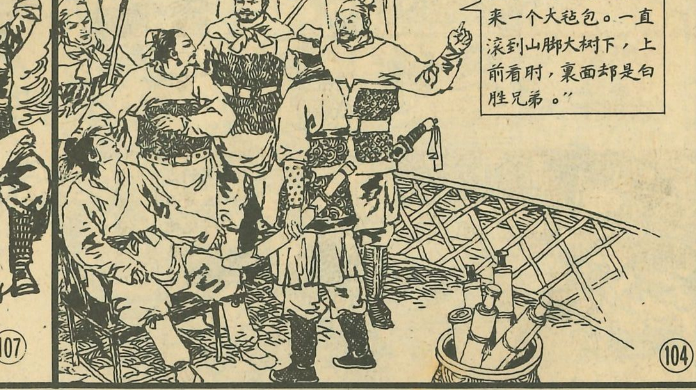
101 正說話間，兩個年輕獵人抬着一隻獐子進來。二解知道這兩人定是老婆婆兒子，便施禮相見。二獵人便和他倆攀談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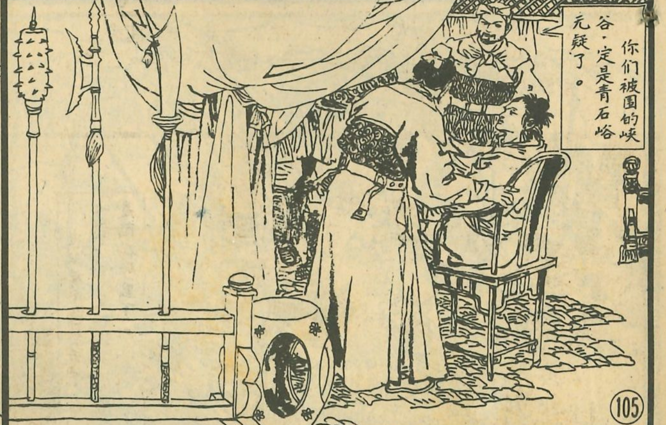
102 解氏兄弟見他們不是遼國人，又確實是誠實的獵戶，便說出自己是歸降大宋的梁山好漢；如今征遼到此，要尋找失散的軍馬。劉家兄弟便將此處地形向二解作了說明。



103 二解立即拜辭劉家兄弟，連夜回營，向宋江報告打探到的消息。宋江大驚，正要請軍師吳用來商議如何解救……



104 忽見段景住和石勇帶着白勝回來了。宋江見白勝渾身是傷，忙問他是怎樣回來的。段景住和石勇便把他們遇見白勝的情形說了一遍。



105 白勝休息片刻，向宋江敘述了盧俊義和他們這支人馬失散後的情形，並說，現在人馬都陷在深谷，四圍沒有退路，又無糧草接濟；特差他從山頂上滾下來，尋路報信，趕快派兵前去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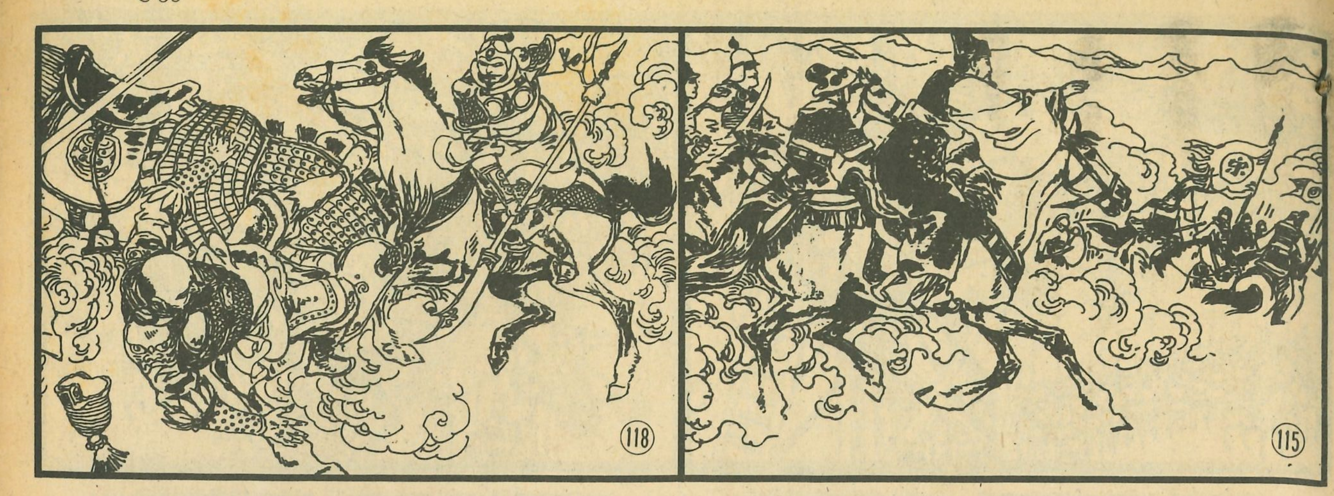
106 宋江立即調撥軍馬，命二解在前引路，向青石峪殺去。遠遠望見兩棵大柏樹，正是峪口。宋江傳令要搶佔峪口。遼軍中賀重寶早已將軍馬擺開；賀拆、賀雲兄弟兩個，搶先出戰。



107 豹子頭林冲出馬，奔向峪口，正撞着賀拆。二人交手只兩合，林冲一槍把賀拆搠下馬去。步軍頭領李逵、樊瑞、鮑旭等一齊向前，殺入遼兵隊裏……



108 李逵雙斧如飛，不管是人是馬，迎着便砍；正好撞上遼將賀雲，他搶上前去，一斧砍斷馬腳。賀雲落馬。李逵一斧將他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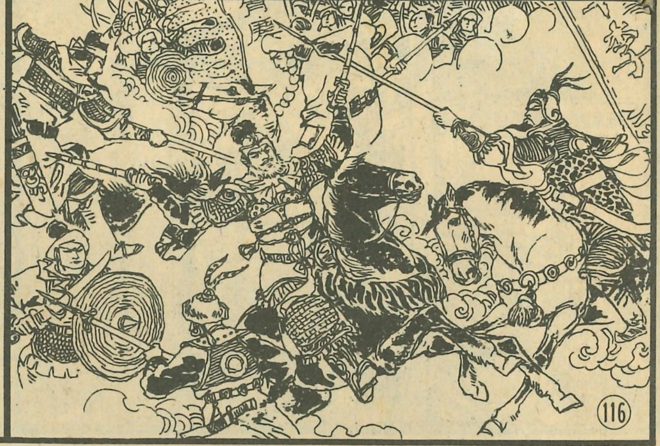


118 剛轉過南門，又撞見朱仝接戰；賀重寶不敢入城，往北邊大路逃走；不料又遇見黃信躍馬舞刀殺來。賀重寶心慌，措手不及，被黃信一刀砍在馬頭上，翻身落馬……

115 行不多時，正迎着賀重寶的兵馬。林冲出陣和賀重寶交戰，鬥不到五合，賀重寶回馬便走。宋江揮兵追趕，只見賀重寶並不入城，只繞城而走。吳用知有埋伏，忙叫「休要追趕！」



119 賀重寶急忙爬起，棄馬而走，不 想身後冲出楊雄、石秀、宋萬等將領，一齊搶上，一陣亂槍，將他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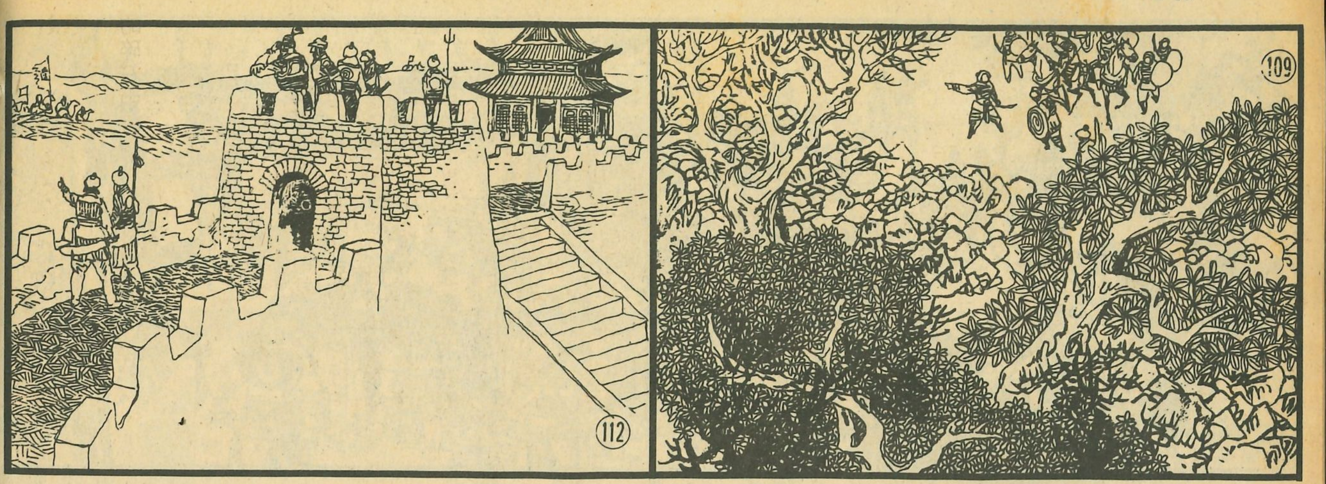
116 吳用話未說完，遼兵左右兩支伏兵殺出。正好被關勝和呼延灼迎住。加上原有的賀重寶和宋江的人馬，共是三路對三路，相對厮殺。只殺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



120 賀重寶手下的遼兵四散潰逃，趕來救援的太眞駙馬和李金吾上將見勢不妙，急引紅旗軍和青旗軍，向山後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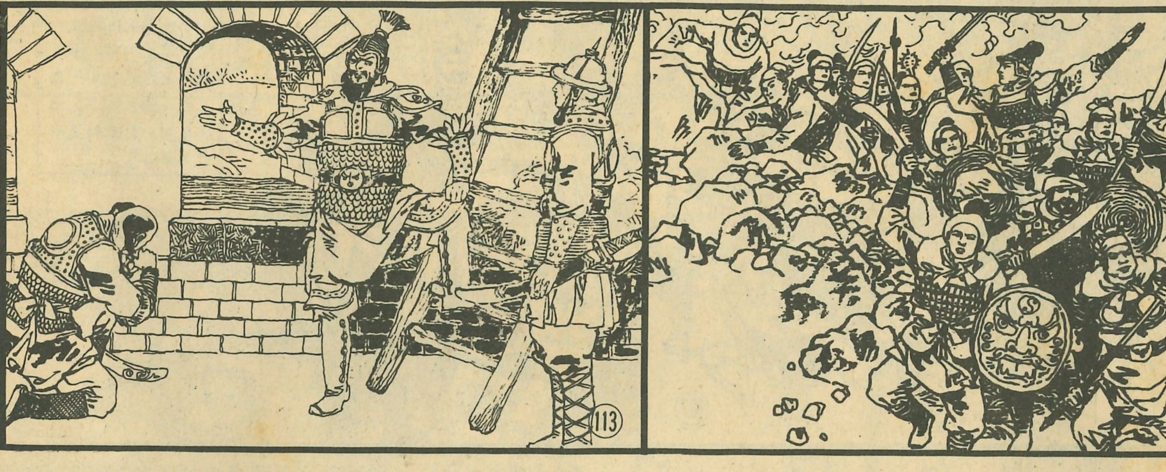


117 賀重寶殺了一陣，知道不能取勝，便且戰且走，欲回幽州，不料被花榮和秦明緊跟不捨；欲退回西門城邊，又撞上雙槍將董平，攔住戰了一陣……



112 再說賀重寶退回幽州，正在愁悶，忽聽探馬報：有兩彪人馬向幽州殺來。賀重寶大驚，上城看時，原來打紅旗的是遼國駙馬太眞胥慶；打青旗的李金吾上將。

109 遼兵漸漸支持不住。賀重寶見兩個兄弟喪命，也無心戀戰，衝殺一陣，帶領人馬退回幽州去了。宋江帶人馬趕到峪口，却見峪口已被遼兵重重疊疊了許多大青石堵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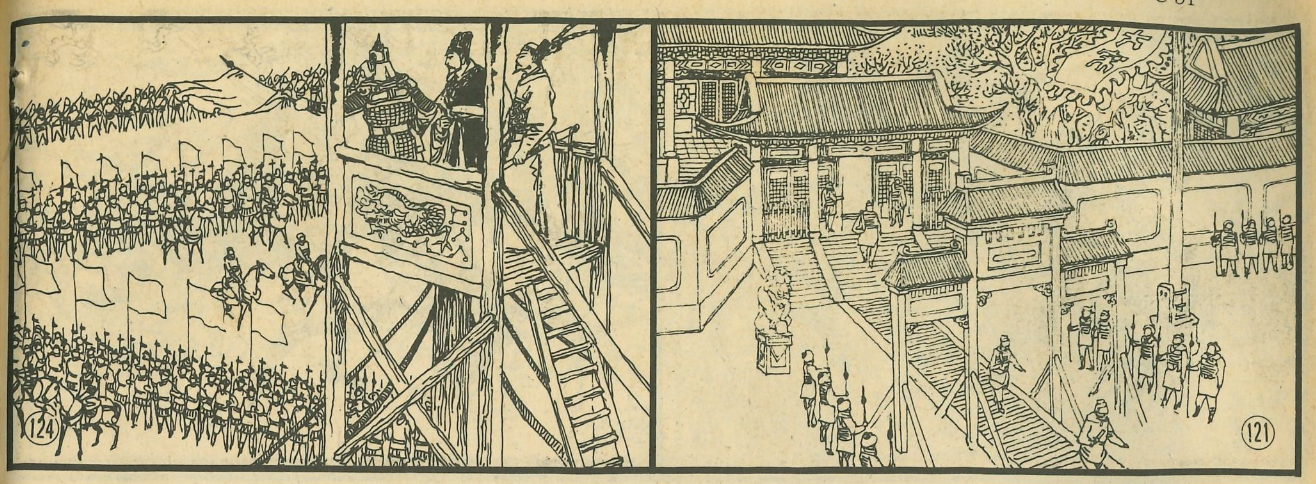
113 賀重寶大喜，頓時心生一計，連忙派人前去報知兩軍主帥，暫時不要進城，都在山後埋伏；自己引兵出城，迎戰宋軍。

110 宋江立即指揮人馬，一齊上前搬開巨石，不消片刻，衆人已將峪口扒開，人馬潮水般湧進靑石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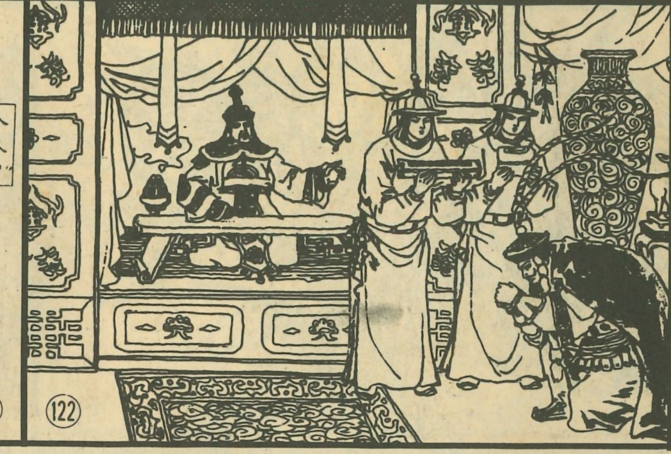


114 宋江大隊人馬已近幽州，吳用要大家提防敵方伏兵。宋江便將人馬分三路：由關勝和呼延灼各帶一路，從山後小路搜索敵伏兵：他自己引大軍向幽州城進發，迎擊敵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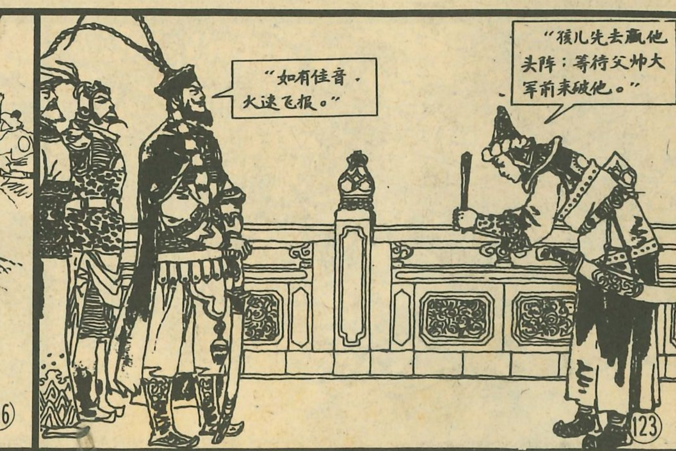
111 此時遼兵都已退走。盧俊義見了宋江，深覺慚愧，上前向宋江請罪。宋江慰勉了一番，便教盧俊義帶原班人馬回薊州歇息，宋江隨即和吳用等上馬，並傳令三軍，回寨暫歇，準備次日攻打幽州。



121 宋江引大軍進了幽州，一面派人去檀州向趙安撫報捷，請他移駐薊州；一面調各水軍頭領來幽州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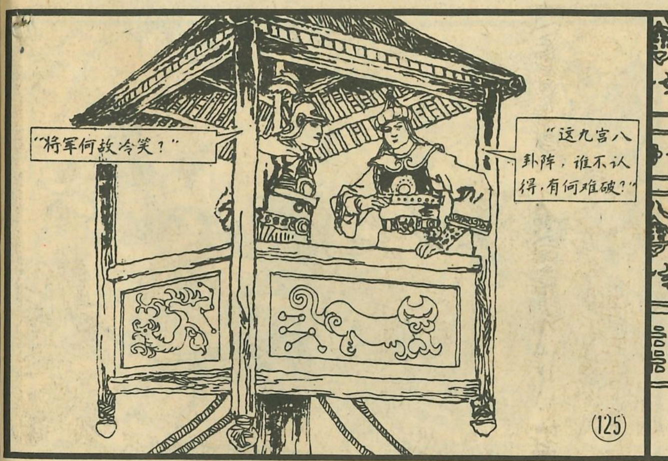


122 却說遼國郎主聽說幽州失陷，賀重寶兄弟戰死，心下驚恐，急忙與羣臣共商對策。當下有都統軍兀顏光愿親自領兵退敵。郎主准奏，將兵符付與兀顏光，任他調遣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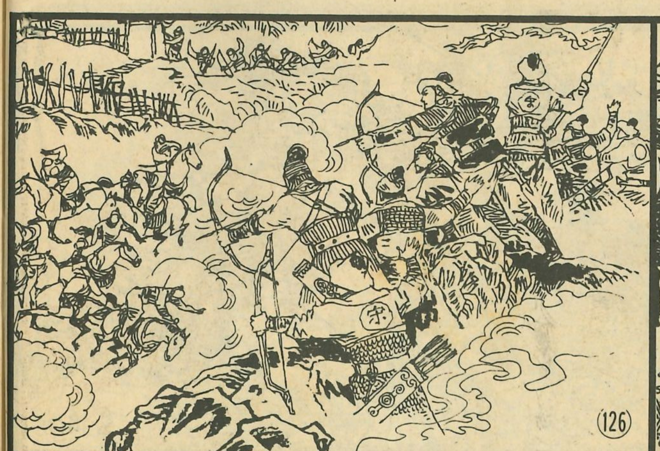


123 兀顏光到校場召集諸將，調遣軍馬，他長子兀顏壽說愿同太眞駙馬及李金吾上將赴幽州殺敵。兀顏光應允，立即調遣精兵二萬，突騎五千，隨他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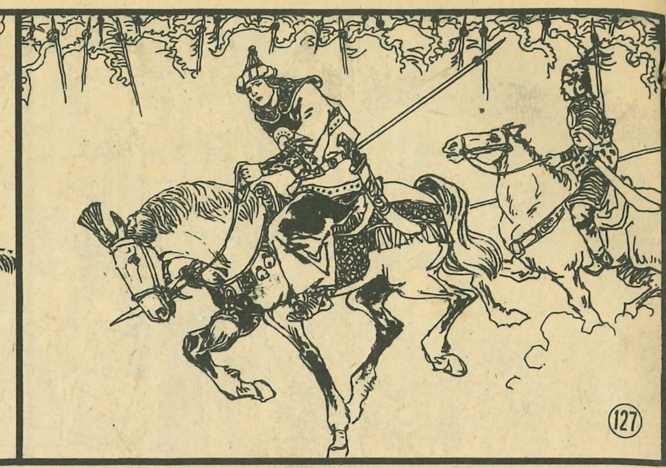
124 宋江、吳用得知遼兵殺來，預計遼兵此來必有精兵猛將，便在城外十里的方山，依山傍水，擺了一座陣勢，名叫九宮八卦陣，準備迎敵。



125 兀顏壽領兵來到幽州城邊，聽說宋江擺成陣勢，便自去中軍，豎起雲梯觀陣。看罷不禁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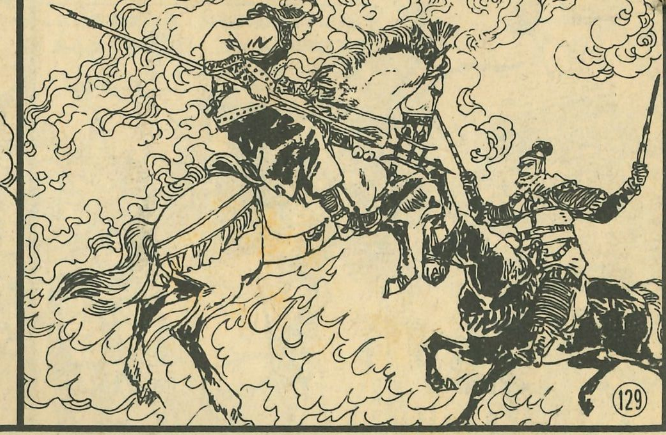
126 兀顏壽立即傳令，敎太眞駙馬和李金吾各領一千人馬在後策應，他自引一千兵將闖入陣來。宋江傳令擂鼓三通，門旗兩開，放兀顏壽進來。遼兵殺入了一半，後面的被弓箭手截住，都退回本陣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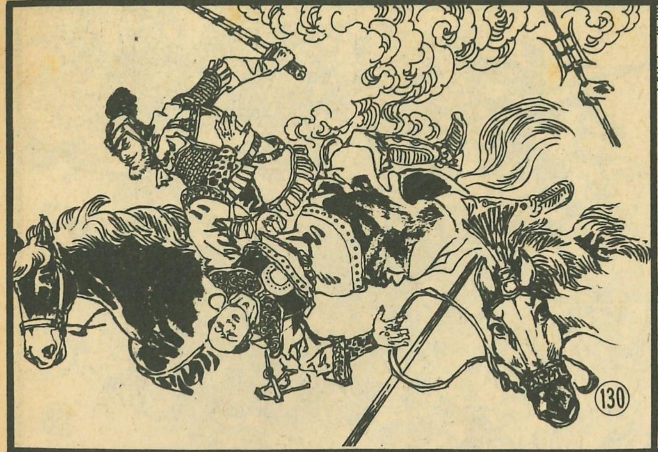
127 兀顏壽闖入陣內，便奔中軍，只見中間白蕩蕩如銀墻鐵壁，將他圍住。兀顏小將心中疑惑：陣中哪有城寨？便敎四邊打通舊路，殺出陣外。誰知滿地像一座銀海，不見路徑。



128 小將心慌，引兵殺奔南門，只見地上團火塊，萬縷紅霞，却不見兵馬；他又奔東門，見滿地樹木山柴，兩邊都是鹿砦，無路可走；又轉到北門，却見黑氣遮天，伸手不見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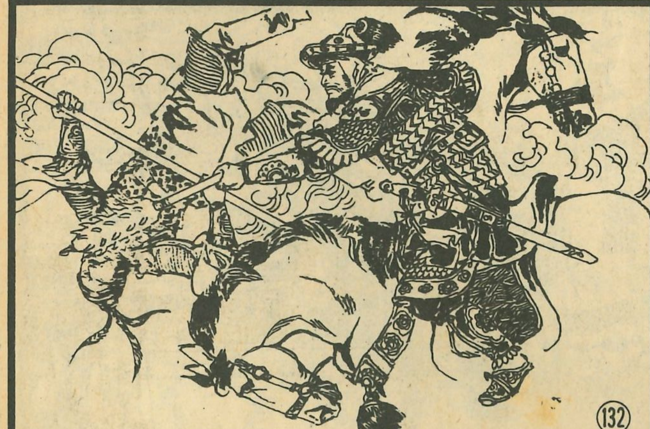
129 兀顏小將在陣內東奔西轉，找不到出路，正在着急。忽然旁邊撞出一員大將，大喝一聲：「孺子小兒，往哪裏走？呼延灼在此！」飛起鋼鞭，迎頭打來。兀顏壽忙擧戟來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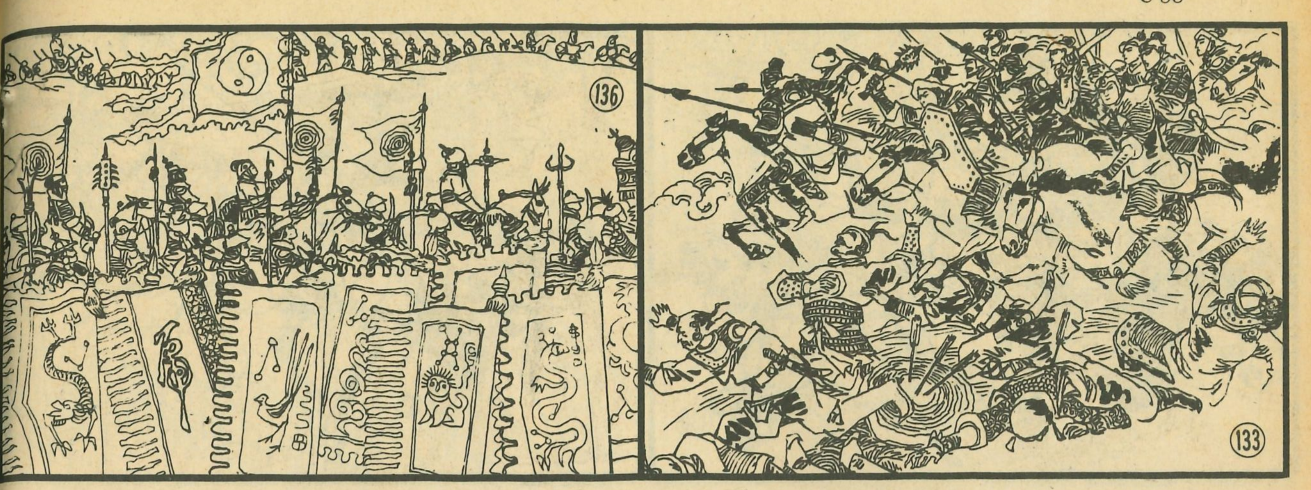
130 呼延灼雙鞭齊下，只聽彭彭一聲，那戟杆折做兩段。兀顏壽急待掙扎，却被呼延灼一把提了過去。衆遼兵心驚膽戰，一起下馬歸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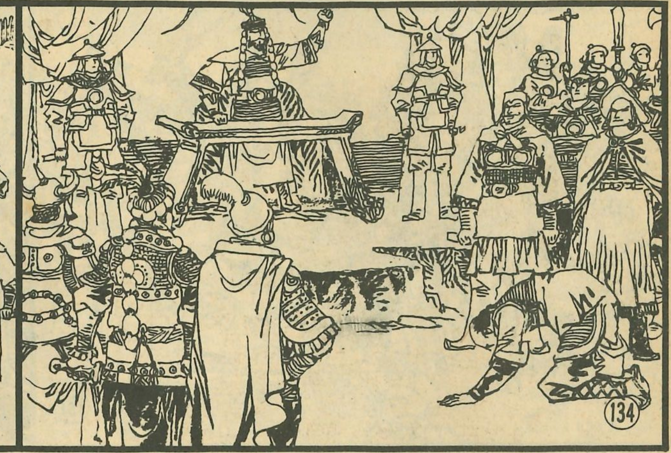
131 李金吾和太眞駙馬正在陣外等候策應，却見宋營中押出一人，正是兀顏小將。宋江喝道：「兀顏壽已被擒，你等還不早降！」李金吾搶上去救兀顏壽，被秦明攔住，厮殺起來。



132 兩邊陣中，吶喊助戰。李金吾漸漸不支，心中怖亂，略一遲緩，被秦明當頭一棒，打得腦漿迸流。



133. 太眞駙馬一見，無心戀戰，引兵逃走。宋江催兵掩殺，遼兵大敗奔走。宋軍奪得戰馬三千餘匹；旗幡劍戟，丟得滿山遍地。宋江乘勝領兵馬向燕京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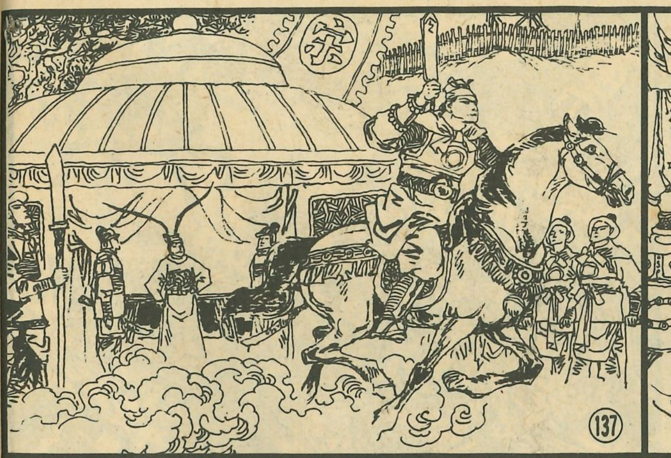


134 遼兵敗殘人馬，逃回燕京報與兀顏光統軍。兀顏光聽說兒子被擒，李金吾喪命，太眞駙馬不知去向，又驚又惱，大叫：「我若不報此仇，誓不回軍！」他立刻就要出兵，問左右誰敢作先鋒？



135 帳前轉出二人，應聲願爲前部先鋒。這二人一個叫瓊妖納延，一個叫寇鎮遠，都是燕京驍將。兀顏光大喜，撥給他二人精兵一萬，囑咐他們小心在意；他自引大軍，隨後便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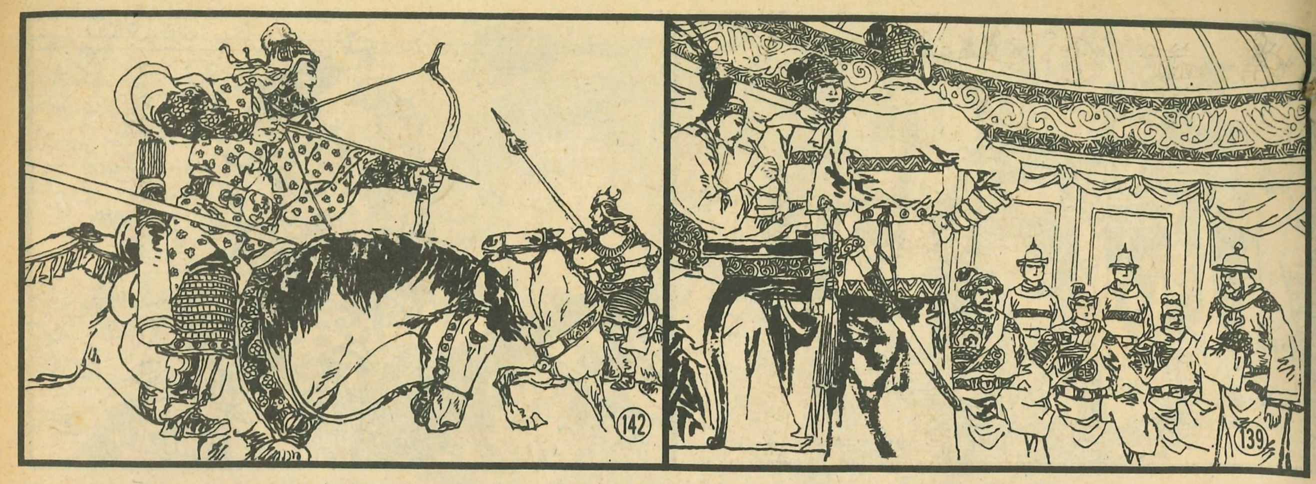
136 這兀顏統軍此次出兵與歷次不同，他一面奏請郎主，御駕親征；一面點齊了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率大軍二十萬，傾國而起，浩浩蕩蕩，捲地而來。



137 此時前部先鋒瓊、寇二將的人馬，已近宋營，早有探馬報與宋江。宋江聽說敵軍勢大，不敢怠慢，即派人調取盧俊義所領人馬和水軍將士，盡數來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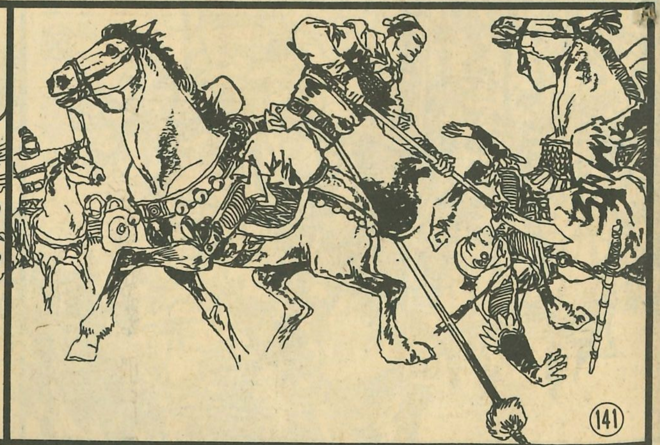
138 不日各路人馬都來到。趙安撫也隨同前來監戰。宋江向趙安報告遼國此次來勢凶猛，看來最後勝敗，在此一戰，必須全力以赴，方能取勝。趙案撫慰勉了一番。



139 宋江與盧俊義率領全部人馬，來到幽州所屬永請縣境，紮下大營。宋江召集諸將，商議軍情，忽報遼國使臣來下戰書。宋江看過後批了「來日決戰」四字，命使臣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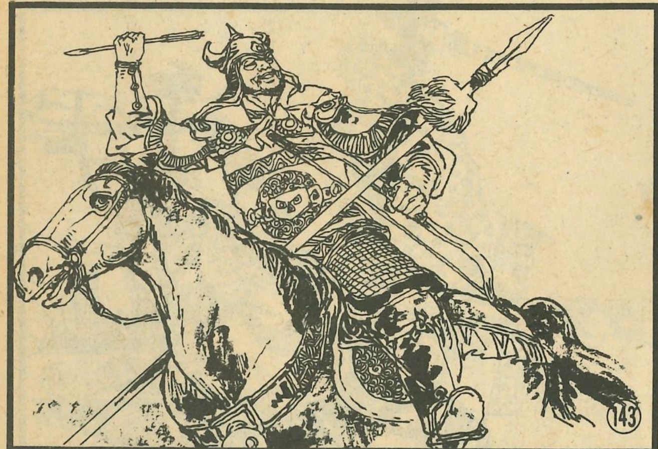


140 次日，遼軍先鋒瓊妖納延出馬挑戰。宋營中九紋龍史進提刀出陣來迎。二人戰了二三十回合，史進一刀砍去，砍了個空，吃了一驚，撥馬便走。瓊先鋒縱馬趕來，看看要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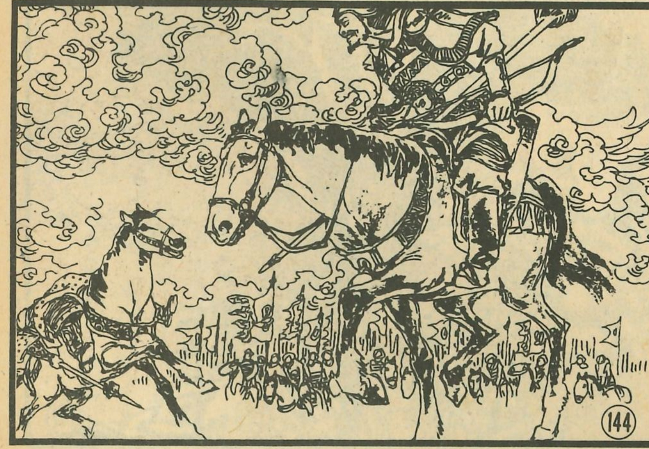


141 小李廣花榮見史進輸了，便拈弓搭箭，的一聲，一箭射中他面上。瓊先鋒落馬，史進聽見，回馬一刀，結果了瓊妖納延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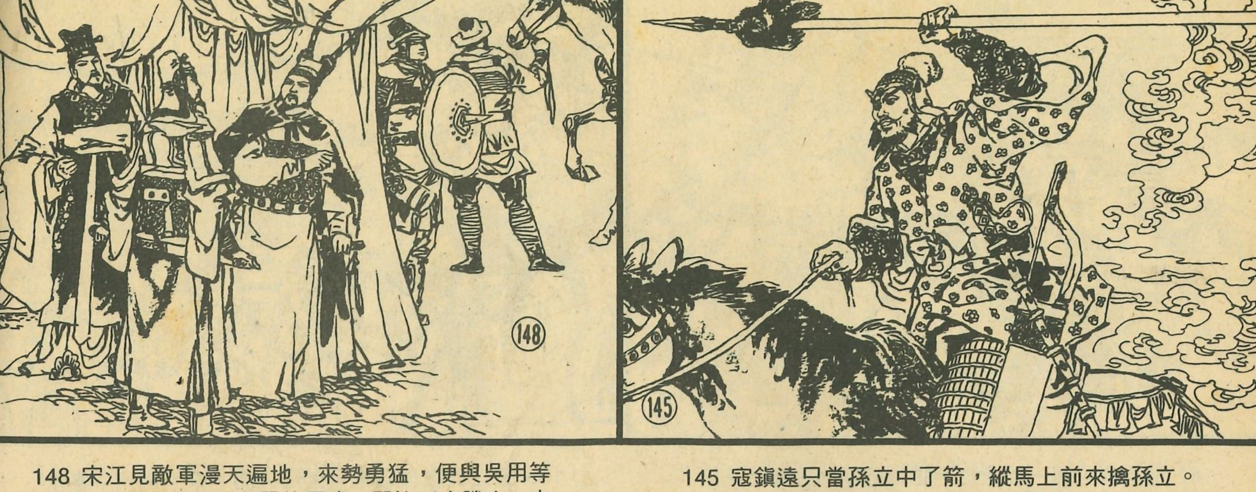
142 那邊寇先鋒一見大怒，拍馬殺來。宋營中病尉遲孫立奔出接戰。鬥了二十餘合，寇鎮遠勒馬就走；又不肯回陣，繞陣東北而走。孫立拈弓取箭，覷着遼將後心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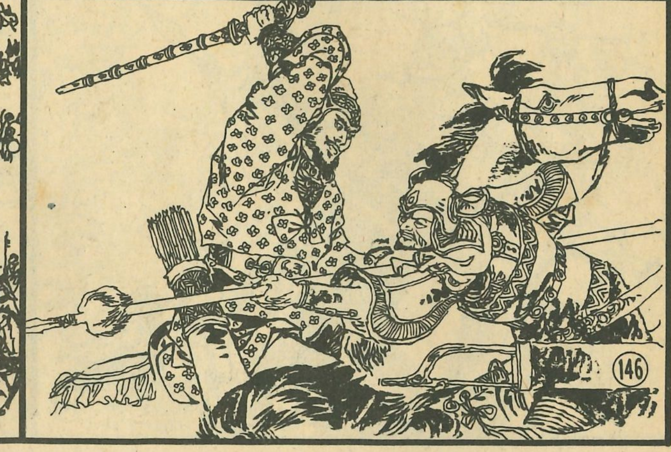
143 寇鎮遠聽見箭响，把身子一倒，順手只一綽，將箭接在手中，隨即取出自己的弓，搭上這支箭，轉過身，向孫立前心窩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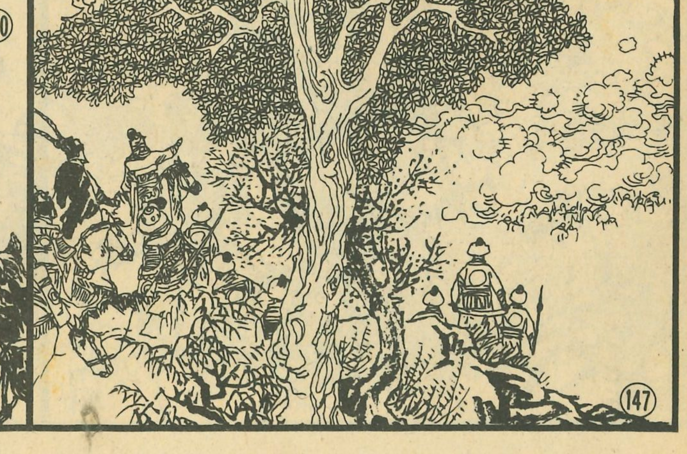
144 孫立早已偷眼看見，連忙將身子往後一仰，那支箭從身上飛過去了。孫立心生一計，裝做中箭，兩腿夾住馬鞍，身子仍躺在馬上，向前跑去。



145 寇鎮遠只當孫立中了箭，縱馬上前來擒孫立。冷不防孫立挺起身來，大喝一聲：「住手，俺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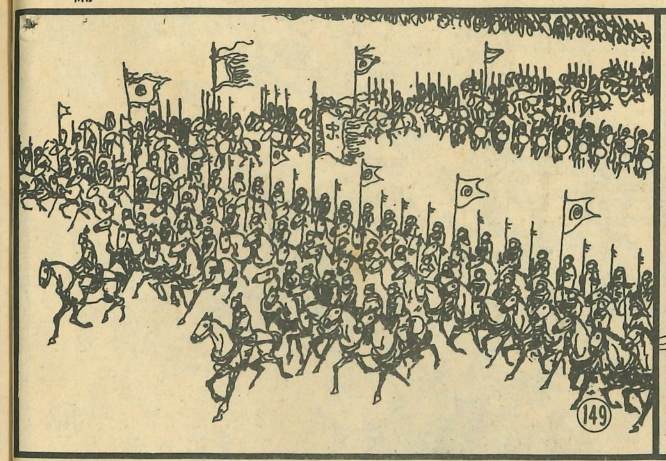


146 遼將大吃一驚，急忙舉槍來刺。孫立一閃身，槍從脅窩裏刺了過去。由於用力過猛，寇先鋒身子却撲進孫立懷中。孫立就手抽出虎眼鋼鞭，朝遼將頭上打下來，把他的頭顱打得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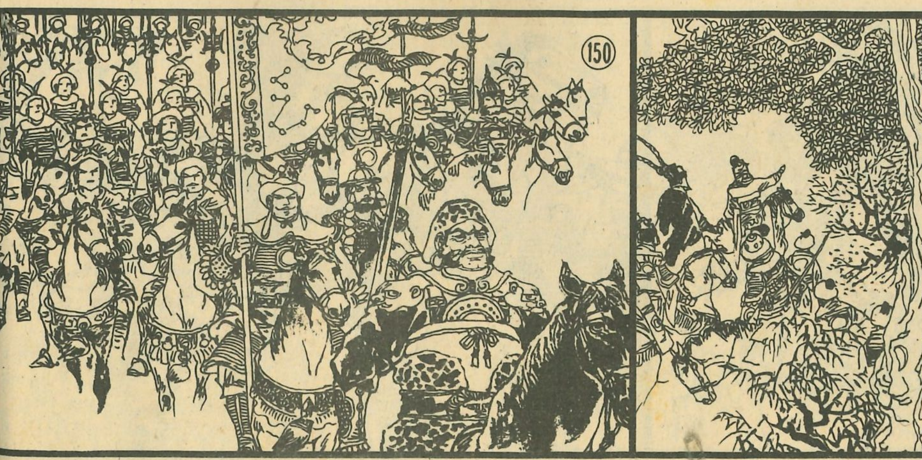


147 宋營中諸將看得清楚，趁勢領兵掩殺。遼軍沒有主帥，東逃西竄，各自逃生。這時，忽聽見遠處响起連珠炮聲，宋江便帶領花榮、秦明等上山觀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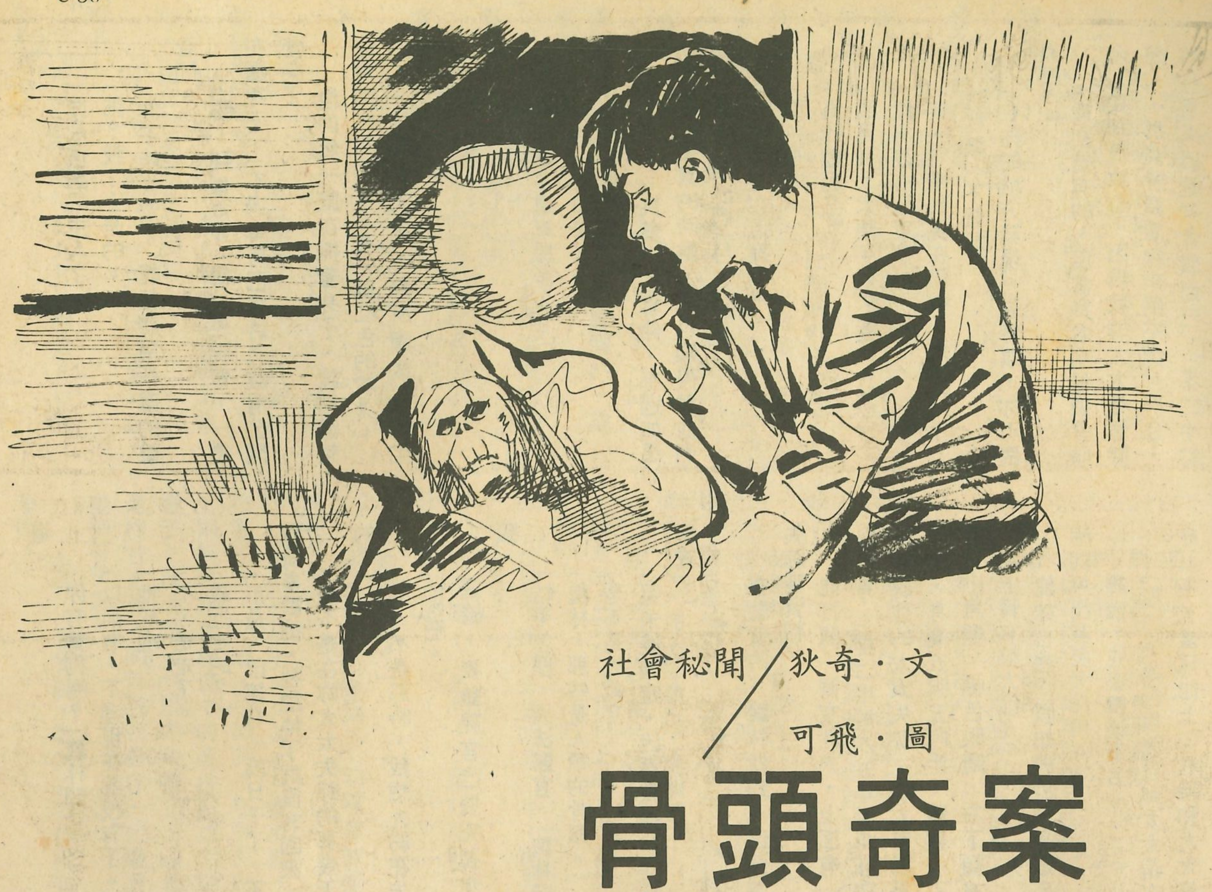
148 宋江見敵軍漫天遍地，來勢勇猛，便與吳用等商議。吳用說善用兵者嚴飾軍威，即能以多勝少。宋江立即傳令；來日將大寨移至昌平縣界，務要旗幡嚴整，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深栽鹿角……做好一切準備。



149 宋軍仍擺九宮八卦陣。馬軍列在前面；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關勝居左，林冲居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自守中軍；後面盧俊義、魯智深、武松壓陣……



150 不多時，遼兵源源而來；前頭軍隊皂旗皂甲，爲首大將曲利出清；左軍青旗青甲，由只幾拂郎率領；右軍白旗白甲，烏利可安率領；後軍紅旗紅甲，洞仙文榮率領。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骨頭奇案

連日豪雨　揭發命案

九月份雖然已是雨季的末期，但這一場豪雨却下了三日三夜不停。在新界的一些地區，更有錄得一小時二百毫米的雨量紀錄。

城門河的河水不斷流下，在上游的區域裏，不知做成多少的暫時支流。

其中的一條小支流，正經由一處較高的地面，向低窪的地區流下。

流經的地方，在受到那水流的衝擊下，把泥土地上一塊塊的青苔冲走。而這些山洪在流經一處屬於「麥氏車房」的地方時，在那雨水不斷的擊打底下，在泥土上就露出了一隻塑膠袋。

冒着大雨走出來嬉戲的村童林得旺，看見這個紮得怪怪的塑膠袋，就忍不住打開來看一看。誰知當他打開塑膠袋的時候，却把他嚇個半死，因爲放在袋裏的，竟然是一大袋類似人類的骨頭。

尤其那一個赤裸裸的下顎骨，上面仍殘留着幾顆牙齒，把林得旺嚇得掉頭向後就跑。幾乎一口氣，他就跑回半公里外的家園。家人看到神色慌張的得旺，問明原委後，慌忙立刻致電報警。

* * *

魏林帮辦在警署辦公室接到這宗案件，閱讀了有關的報告，立刻打電話通知驗屍官姜醫生一起到現場。

「魏帮辦，這次又是什麼的一回事？」姜驗屍官問。

「發現了一袋骨頭。」魏林答道。

「聽起來好像很可怕。」其實他一點都不怕，因爲他的職業就是要看死人和骨頭。

「有你忙了！」

「好吧。」

魏帮辦、姜驗屍官和一班警員，在泥濘的道路上行走，終於到達了「麥氏車房」。

車房似乎是一個沒有規劃的建築。外牆是泥牆，屋頂是石棉瓦，門的兩邊就各有一扇暗暗的，凹進去的窗子，而門是條紋的板子，而整幢房子就是彎曲地在不穩固的地基上蓋搭起來。

而房子隔鄰亦有一道鐵鏈圍繞着的地方。

這個地方看起來像是養狗的地方，但却沒有半隻狗的影子。

這個車房雖然稱爲「車房」，但看起來却像是個垃圾收集站，因爲車房不單有殘缺的汽車，甚至是嬰兒車、雪柜、水管，以及煙卣的彎頭都有，而且在一些鐵堆上，更是長滿了一簇簇的豬籠草以及其他的雜草。

魏帮辦暗暗觀察了這一切以後，心想：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有點稔熟。

終於，他想起來了。因爲在兩年前，他曾經來過這裏偵辦一宗人口失踪的案件。

魏林正找着一個駐守現場的警員詢問時，就有一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人走近他的身旁。

「帮辦先生，請你不要告發我的孩子，因爲得旺並沒有打什麼壞主意，他只是想找一些舊零件，做一些實驗而已。」

魏林打量一下對方，並沒有答話。接着就將目光轉向另一個個子瘦長的男

人。

「你是這裏的主人?」

「誰?我……是的。」

「你不能肯定?」魏帮辦用平直的聲音問。

「唔，我肯定。」他一邊說着，一邊在搔身子。「不過車房已經許久沒有公開營業了。」

他仍然一直在抓着身子，魏林清楚地看到他的手背上有一個紅色的紋身。

「我是樂天派，無所謂做不做生意。」

「那你是……」

「麥二牛。」

「你經營了這車房多久?」

「已經一段日子了。」

「你替人修車?」

「不做了，只賣一些零件，不過如果他們眞的要買的時候，我也懶得替他們找，便乾脆讓他們自己去發掘好了。」

「你獨個兒在這裏嗎?」

「現在是的。」

「爲什麼呢?」

「因爲我太太兩年前失踪了。」

「你有沒有報案?」

「有。可惜到現在仍找不到。」

魏林皺一下眉頭。

「在你的地方發現一袋骨頭，你不懷疑嗎?」

「最初是有的，但當我看到那袋骨頭後，我却很放心，因爲我的太太是個胖婦人，那袋骨頭看起來倒不像。況且，那些看來似是狗骨頭而已。」麥二牛答道。

「你有養狗嗎?」魏林問。

「以前有，不過現在就沒有了。」

「牠死啦?」

「不，是走了。」

「最近走的?」

「不是，已經有一段日子了。不過，我很喜歡牠，牠跑掉了就沒有回來。」

「是不是在妳太太失踪的那幾天跑掉的?」

「不，不是那時，我想大約在失踪幾星期以後吧。」

這時，姜驗屍官已做完初步的檢驗。

「結果怎麼，大法醫官。」魏林說。

「魏林，那些是人類的骨頭。」

「是不是兇殺?」

「還未能確定，因爲我還要作詳細的檢查。」

＊　＊　＊

在警署內，魏林找到一份兩年前的失踪者資料。

他打開一個文件夾，上面有一份資料寫着:「麥二牛於八五年六月廿四日報案，說他的太太失踪。麥太年齡爲五十一歲，身高五呎五吋半，體重一百五十磅……黑髮、啡色眼睛，右下顎有些凹，左上臂有粒大痣……」

魏林心想:假如那包骨頭是麥太，痣就可沒有多大作用。

然後，他繼續讀下去。

「麥二牛報告最後見到太太是在廿一日上午，當日他上午八時和太太分手，然後到碼頭接哥哥，因爲當日他的哥哥由大陸到來，但等了一個早上，却未見哥哥的踪影，因此他就放棄繼續等待的念頭。回家的時候，已是下午三時左右。」

魏林小心地消化着文件中的每一個字。

爲什麼報告裏沒有提到狗呢——魏林心裏想。

「唔，有了，麥二牛說他的狗時常都很狂野。但街坊却說那隻狗是一隻好狗，是德國牧羊狗和愛斯基摩狗的混血種。」

魏林小心地用螢光筆劃着他認爲重要的線索。

「還有，街坊說牠大半時間都在睡覺，但天一黑，牠就變得警覺起來。但却很少吠，而且只是聽到有人走進車房時才會吠。」

但魏林看到這段時，他却感到有點奇怪，因爲爲什麼麥二牛說他的狗很狂野呢?

魏林繼續看下去，很快又出現了另一個疑問。

文件寫着麥二牛是在廿四日報案的。這日已經是麥太失踪的第三日了。

接着的文字中，似乎是替魏林心中起的疑問交出了一個答案，但魏林仍是不大滿意，因爲上面寫着:麥二牛趁太太不在時多喝幾杯，而在廿二日全日及廿三日的大半天，他幾乎完全沉醉在酒鄉中，直到廿四日醒來時，他才帶醉報案。

就在魏林思考着的時候，電話就响起來，原來是姜驗屍官的電話。

「喂，老姜，是不是有骨頭的消息?」

「看你急成這個樣子。」老姜慢條斯理地說。

「快點告訴我吧。」

「好吧，依照資料顯示，塑膠袋裏的骨頭只有部份是麥太的，所以，我相信還有部份骨頭埋在別處，你最好就開始四處去挖挖看。」

「多謝你。」

「不要客氣，那是我的職責所在。」

「有找到致死的原因嗎?」

「她是被刀刺死的。」

「肯定嗎?」

「肯定，因爲骨頭中有一些是肋骨，而其中右邊的胸骨有一個裂口，和我的拇指一般大，而且裂口是乾脆俐落的。」

「我看應該立刻再次派人挖掘了。」魏林答道。

於是魏林迅速地派人到現場小心挖掘。果然，正如姜驗屍官所料，警員在現場又掘出另一袋骨頭。

魏林派人立刻將這袋骨頭交給驗屍官化驗。

很快，又有一次驗屍的報告。

「魏林，這一次的報告，也許會使你驚訝。」姜驗屍官說。

「試試看。」

「這一包是狗的骨頭。」

「是嗎，我倒不覺得意外，不過，本案又多出兩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你相信麥二牛會殺自己的狗嗎?假如會的話，又爲什麼?」

「那我相信只有你這位大偵探才可以解答了。」

在這時，魏林的腦海裏就閃出了一幕兩年前的往事。

當時，他曾經協辦一宗失踪人口的案件。而這宗案件，就正是麥二牛太太的失踪案。

當日，他記得和一位探員到了「麥氏車房」。因爲他剛扭傷了脚的關係，所以並沒有下車，只留在汽車的座位上，他依稀還記得有隻狗悠然地在車房裏散步。

後來，他彷彿也見到麥二牛一面，模糊的印象中記得他是骯骯髒髒的，並沒有刮鬍子。

對，爲什麼不找當時負責案件的劉幫辦問一下——魏林心想。

於是，他搖了個電話給駐在山頂的舊老友劉幫辦。

「老劉，有一件事拜託你。」魏林說。

「哼，老魏，整年也沒有了你的音訊，怎地劈頭一句就說要拜託嗎?」劉幫辦假裝着憤怒地說。

「好，算我不是。不過先談公事吧。」魏林帶着歉意地回答。

「好，先　過你。快說有什麼事可以幫手。」

「你還記得兩年前九月的那宗人口失踪案嗎?」

「是大埔那宗?」

「對，就是麥氏車房那宗。」

「試試看。」

「當日你是見過報案的麥二牛的。」

「唔……是見過的。」

「你是否有注意到他身上有紋身。」

「好像沒有注意到。」

「記清楚嗎?」

「太久了，沒有了印象。」

「好吧，還有就是他走路時是跛不跛?」

「我記得是不跛的。」

「好，你的檔案記錄中說，後來你又去了麥氏車房兩次，有一次在……」魏林拿起檔案，從上面讀出了兩個日子。

「唔，老魏，我眞的記不起了。不過，如果那日期是在資料上的，那當然是正確啦!」

「你記得兩次去找的麥二牛，都是同一個人嗎?」

「爲什麼……是的……依我所知，是同一個人。」

「他的狗呢?」

「他的狗?什麼狗?」劉幫辦被攪得有點莫名其妙。

「因爲假如那隻狗還在那裏的話，就沒有相干，不過，假如狗不在那兒的話，則對現在我調查中的案件有重大的影響了。原因是在失踪案中提過，這隻狗是相當兇狠。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會對這隻狗有印象。」

「魏林，老實說，我眞的對狗沒有印象呢。」

「你試一試吧。」

劉幫辦沉默了一會說:「對，我記起來了，末後的兩次是一位隊員替我去的。」

「你記起是誰嗎?」

「我想是柯沙展，是的，我肯定是他。我派小柯出去，是給他訓練機會。」

「那麼，這就難怪了。」

「魏林，難道後期的兩次有什麼問題?」

「對，我相信柯沙展後期所見到的人，並不是你所見到的人。」

「魏林，你眞的弄得我一頭霧水。」

正當魏林準備解釋時，另一電話又響起。

原來是姜驗屍官的電話。

「……我明白，第二袋骨頭中除了有狗的骨頭外，還有幾根人的生骨、骼骨和恥骨……」

魏林收了線後，再次拿起和劉幫辦交談中的電話。互相將整件事詳情說給他聽。

「老劉，你猜測一下，那些是誰的骨頭?」

「總不會是麥二牛的吧。」

魏林沒有做聲。

「喂，老魏，你不是說那是麥二牛的骨頭吧?」

「對，我相信那正是他的骨頭。」

「那麼，是誰殺了他?」

「我相信是殺死他太太和狗的同一個神經漢。」

劉幫辦被弄得有點不明所以。

「事實上，他是被一個喪心病狂的親人所殺。」

「你是指……」

「就是麥二牛的哥哥麥大牛。他就是麥二牛當天去接的人，亦是一個一直沒有出現的人。」

「魏林，說出你的證據聽聽。」

「令我產生懷疑的地方，是他和街坊對狗的分析有明顯的矛盾。而且，本來是一個好好的車房，亦是謀生的唯一條件，斷不會輕易放手荒棄的。」

「那你認爲是……」

「是麥大牛殺死了二牛後，取得了二牛的財產，也懶得去經營過活。」

「那麼他爲何殺死他的弟弟及弟婦的。」

「我相信爲了謀奪財產有關，他不但殺人，最後也連狗也殺了。而他相信棄屍於車房內是最聰明的辦法。不過，他又怕屍體會發出臭味，就將屍埋在泥裏，沒想到這一場豪雨，竟然冲出了一袋骨頭。況且麥二牛夫婦很少朋友，何況他又和二牛樣貌相似，所以一直就無人認出他。」

魏林收線後就立刻去逮捕麥大牛。

「麥大牛!」魏林指着他說。

麥大牛的眼睛一轉，帶着一份錯愕的神情，說:「你爲甚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全文完）

上文提要：黑虎幫少幫主雷猛代父雷聲遠應金龍幫幫主岳震天之邀赴約，登門拜訪時沒留意身後尾隨十多名武林人物，在大廳上，岳震天爲了攙扶一小孩而慘遭殺害，雷猛亦被擊暈，並失去踪影，一切巧合的安排皆對雷猛不利……遼東銀龍幫幫主岳震宇聞訊遠道而回，誓要爲兄報仇，雷猛將實情說出，却未爲接納……

三期完俠情故事／樊中奇·文／可飛·圖

龍虎風雲（中）

亡兄之仇　擂台了斷

黑虎幫一衆高手，業已大怒而前，四柄銀刀，一雙金劍，刺、劈、削、扎而到。漩姑身形猛地縱落，一把抓起了雷猛，隨即飛身馬上，疾馳狂奔而去！

走了雷猛兄妹，忿惱的小銀龍岳震宇揚聲喝道：「岳某不願與你等動手，再不躲向一旁，就怪不得我了！」

一衆高手已起公憤，無人答話，紛紛撲上，一場以寡敵衆的血戰，頓即展開！

岳震宇功力奇高，以一敵衆總是艱苦，他心中實在不想傷及無辜，因之搏戰，久勞而無功，岳震宇再下警告，仍無人理會，他怒恨交織下，施出殺手，片刻已四傷一死亡，又剎那，只有三名黑虎幫高手浴血而戰了！

其中一人，目光掃向另一同伴，揚聲道：「天勇，你火速回去報訊，我和劉兄能纏住他片刻，快！」

莊天勇聞言知意，撤身而逃，岳震宇厲聲叱道：「回去告訴雷聲遠，就說岳某馬上到達，親自向他索人！」

莊天勇話都不答，急催坐騎，片刻遠去。

漩姑與雷猛，已先一步回到黑虎幫，雷聲遠聞報，不由色變，勃然大怒下，傳令集衆，準備出師問罪直搗金龍幫。

集衆間，莊天勇浴血奔回，黑虎幫七虎十二銀刀，全動了怒火，雷聲遠也決心拚却黑虎幫不要，一心和岳震宇分個生死存亡！

爲避免再遭不幸，雷聲遠立刻令四名門下，送雷猛去其某一秘密地方醫傷，然後調將遣兵，等待着小銀龍岳震宇！

岳震宇到了，直闖黑虎幫大廳，雷聲遠早在等待。

雙方見面，雷聲遠緊盯着岳震宇一言不發，岳震宇也寒着一張臉兒，冷冷地說道：「前輩……」

雷聲遠沉聲喝道：「岳幫主，老夫交成莫逆的是岳震天，你閣下，老夫不認識，前輩二字，休再出口！」

岳震宇冷冷一笑道：「這樣也好，省得岳某心有顧忌！」

雷聲遠喝問道：「閣下中途截殺猛兒，並傷及老夫手下？」

岳震宇道：「這一句，不嫌多餘了些？」

「哼，日前你來，老夫一忍再忍，只爲顧念好友慘死，你情急可諒，到時並相約當猛兒回來後，即往回拜，你途中傷人，已失道義，後擅闖我黑虎幫中，岳震宇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雷幫主，岳某途中相候令郎，只爲一探內情，不料令郎竟出手，岳某總不可能不加抵抗，束手待斃！」

「岳震宇，你長着一張好靈巧的嘴！」

「雷聲遠，你長有副奸詐的心！」

這一句話，惹起黑虎幫高手的憤怒，一人指罵，十人相應，事態本已

無法善罷，於是，戰火挑起，漩姑先時受窘，早已不耐，此時嬌叱一聲，仗劍攻上！

雷聲遠明知愛女決非敵手，自然接應而上，黑虎幫七虎兄弟，更快過漩姑一步，紛紛撲到刀劍齊下！

岳震宇面前對着整個黑虎幫中的主力人物，毫無所懼，徒手搏擊，施展了極爲普遍的「太極六手」，加上三十六式飛鷹擒拿，在數件兵刃寒光勁風劈削交錯下，如穿花蝴蝶，如空手入白刃。

七虎技藝功力算得一流，漩姑自更不弱，雷聲遠既能名震津沽滄北地要鎮，當非浪得虛名，這些好手，非但沒有能很快的收拾下岳震宇，七虎兄弟中，反而已有三人各被拿拍，傷了肩臂。

雷聲遠剛才憤怒之下出手，等搏戰已起，心中卻後悔，不論怎麼說，他和岳震天是莫逆忘年之交，今以全幫好手的力量，去對付一個爲探索殺兄仇家的至情至性少年，總太過份。只是疾矢業經脫弦飛去，此時收轉，已無能爲力，又見岳震宇穿梭百刃之中，神猛氣壯蓋羣倫，不由十分矛盾，七虎兄弟受傷，使雷聲遠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並非岳震宇眞有萬人之敵，而是己方人手過多，又全是以兵刃爲主，不論是刀或劍，必須留有五步，少至三步的空隙，始見威力。如今人人猛攻，早無空隙可言，於是，刀劍受己方人手所制，難以發揮本來的精招威力，再加上岳震宇的勇武，終於己方苦戰無功。

看出內情後，脫出戰圈，漩姑慧心，時亦看出原因，又見老父邊戰邊退而脫身出來，那所餘空處，非但不露破綻，七虎兄弟反而猛勢更順，於是，她也稍縱退後，此舉果使岳震宇在閃避出掌或指力下，比先時困難了許多！

這時，七虎老大「飛天虎」林四海，虎頭銀鈎猛掄，左手鈎直點岳震宇面門，右手鈎「橫江飛索」，掃到中腰，是全力的一記猛攻。

二虎「跨海虎」杜三連，鋸齒狼牙八環刀突破中宮，與大虎配合成天衣無縫的攻勢，迫使岳震宇非退步避重不可。

岳震宇身後，恰是五虎齊東山，左後側是四虎莫雄，右後側六虎列天成，三種兵刃，一由上劈落，二橫掃背心，岳震宇頓成進不得退不能，避無可避的形勢，勢迫如此，只有一條路可走，岳震宇毫不猶疑，騰身高躍而起。

這是黑虎幫的大廳，並非廣場山野，廳雖高，雖有五丈，往高處騰起，自然會被事實所限，這正是「飛天虎」林四海的本意，他要迫使岳震宇高拔，再下毒手。

高拔後的岳震宇，自知人在凌空，對方必有殺手，早已準備，這時林四海一聲斷喝道：「老三，射！」

「射」字出口，十二支「紅羽甩手箭」巧佈「七星」陣式電射而上，人在高空雨箭圈內，休想可以脫身。

誰料岳震宇一聲哈哈大笑傳到，右手凌虛向樑頭一推，借眞力迫震之勢，快逾電光石火，倒飛於三丈之外，十二支甩手箭，全皆擊空。

倒飛後的岳震宇，目光因形勢而自然的掃過廳門空隙地方，瞥見一人探首對面房脊之上，向廳中猛一揮手，他已聽到雷聲遠突然慘叫，他本身也正好隨這自然下墮的形勢，落於廳門附近。

身形乍穩，業已看到漩姑緊扶着雷聲遠，一支「蛇頭鋼矢」插在雷聲遠左胸上，血由傷處流下來！

岳震宇眼珠一轉，於是疾射出廳，追向僅他一人看到的那名怪客，直追出了半里外，也沒發現人踪，搖搖頭，心懷極端不安，折回「金龍幫」去。

目下他就住在昔日乃兄的獨立花園中的雅軒內，當他剛剛踏進小花園那月圓園門時，多年苦練武技神功所訓練出來的奇異能力，使他立刻認定，雅軒內已有人在，心中警兆頓生，脚步却依然絲毫未變，腦海中，閃過如何應變的各種方策。

他並沒有掩飾脚步，登階、推門，妙！室內無人在，大踏步到內房，房中後窗洞開，金幔緩擺，証明有人在片刻前自後窗而去。

雅軒位於小花園正中心，此人逃走於轉瞬之前，要想追趕，必能見及形影，因爲這不是深夜，而是白天。

不過岳震宇並沒有去追，只是關好後窗，寒着臉，冷哼出聲，何必追呢？由房中尚未完全散去的香氣來斷事，他已知道，除了媚娘外，不會再有別人。

媚娘乘自己外出，潛入房中，意圖爲何，莫非是……

他決定要換個地方，作爲自己的住室了，雅軒本爲亡兄之居所，媚娘自然是曾經居留過很久，也許有些什麼私人物件，因他突然到達，選中雅軒暫居，致媚娘未能取出，今朝才前來取回，只是當眞如此，似乎沒有由後窗逸去的道理，何況媚娘弱質女子，跳窗而出，豈不危險？

想及此，心頭又是一動，出軒走向後窗，目光掃處，再次冷哼一聲，近兩三天來，天陰細雨，今晨，霧氣濃重，園地鬆濕，一個毫無武技的女子，若自高及三尺的地方跳下，地上必有夠深而清楚的脚印，現在後窗地面，毫無足跡可尋，目光再後，緩掃兩丈附近，亦無足跡，岳震宇暗自慚愧，如非經此小事，自己幾乎看走了眼，把一個身懷武技的婦人，當作了弱質女子！

他再次回轉雅軒，極爲小心的搜查各處，沒有人，也沒有發現有人留

下什麼足以傷害自己的東西，懸心放落，但疑念未去，正好時當午飯，遂更衣外出，在大街上「雨花台」酒樓，要了份香酥鷄、炒三絲、巧拌鴨舌、掌，自飲自斟。

這些日子，從岳震天慘遭暗算而死，到岳震宇乍到津沽後有人行刺，銀帖拜黑虎，拂曉會雙雄，獨闖黑虎幫等情形，早已傳遍各處，人的名，樹的影，岳震宇名頭，在津沽一帶實在太响了，也太大了。岳震宇更勝乃兄一籌，況人是無倫英挺，衣影獨具風格，而花台獨飲，頓使舉座驚心，笑語喧嘩猜拳行令聲，立即由昂轉低，低而寂然無聲！

岳震宇發覺此事，不由抬頭，目光掃過樓頭一干酒客，酒客們泰半和他的目光一接交，立即旁移並低首迴避，問或亦有三兩人，以笑臉頷首相迎，岳震宇亦報之微笑，但心中却正狂興波瀾，無法平靜了。

匆匆用過酒飯，彳亍於河畔，苦思種種疑處，直到業近黃昏，才下了決定，大步踱向「綺紅院」而去。

走出「綺紅院」時，華燈初上，他這次是失望而返，「綺紅院」徒勞無功，並沒有打聽出媚娘眞正的出身來。

心頭煩悶，找了間茶樓，要了份點心，品茗深思，想及雷聲遠父子所說，事誠足信，岳震宇雖年輕，經驗閱歷却豐富，先時爲復兄仇，未免忒急了些，致與黑虎一幫交惡成仇，如今冷靜下來，發現從頭至尾的種種遭遇，極盡清楚而眞實，清楚到已直指誰是殺兄主謀，眞實到絕對不必再加推敲的地步，正因爲如此，岳震宇現在看出了一絲破綻，引起了疑念了。

雷猛夜訪亡兄，率人乘機謀刺，事態清楚萬分，但退一步想，以黑虎幫的力量，眞要不利亡兄時，又何必叫雷猛出頭？作賊的故意現形，這說不過去，雷聲遠說過，有人嫁禍，一石二鳥，可信！

據說亡兄死時，竟無一人看到是何人以何物下的手，那主謀元兇計劃雖然完善，完善到毫無破綻，但正因如此，才足証雷猛並未下手，自三友口中聽出，事發後雷猛失踪影，在元兇來說，是有心這樣安排，誘人誤認雷猛得手而去，却不知自己發現，亡兄在死於極近的一種暗算之下，那夜幫中弟子在場的不少，雷猛人在堦下，亡兄人在堦上廊道中，以此推斷，當非雷猛所爲。既非雷猛出手，而雷猛竟然失踪，豈非可疑，再往嫁禍方面推斷，一切巧合，事態漸漸明朗開來。

自己也曾詳問過出事當夜在場的弟兄們，異口同聲稱來人十數名之多。除雷猛外，餘皆陌生，金龍、黑虎同立於津沽，素有往來，彼此見過而互不知名姓的事很平常，但若根本陌生，則這十數名兇手，斷非黑虎幫兄弟已是不爭之事實。

黑虎幫謀刺亡兄，磊落到由雷猛率衆前來，所率却都是生面者，豈非「掩耳盜鈴」，不通不通，現下已有足夠的証據，証明有人謀刺，嫁禍黑虎，行一石二鳥惡計無疑。

事之發生，完全在於黑虎所接約晤三更的僞柬，僞柬自己見過，認爲是亡兄筆跡，具名亦對，是誰能僞造得如此亂眞？一句話，這人除非十分接近亡兄，交往已有多年，否則斷難作到！

尤可疑者，信柬上有「金龍積善」四水印字的暗紋，這種信箋，是亡兄專用之物，並非僞造，由此推斷。主謀者或元兇之一，必然是金龍幫中頗有身份的人物，否則這種信箋，就休想弄到手！

轉念及此，想起了李斌的突遭不測，定是發現了什麼。對！想起來了，李斌死前，自己曾在門前路上見過他，他似由一條巷中走出……

岳震宇霍地起座，算過茶賬後，疾步而回，找到了接近金龍幫的那條彎巷，緩緩踱將進去，這情形，使一名暗中監視他的人，胆寒心驚。

彎巷自然找不到可疑的人及物，岳震宇明知是虛此一行，但他仍然在彎巷中逗留甚久，出巷時，神色帶有欣慰的微笑，似是獲得了些什麼。

其實，當岳震宇於茶樓中，想及李斌之死時，已恍悟一切，彎巷逗留，此乃有心之擧，欣然含笑，一臉僞裝，旨在使那暗中監視自己的人，疑心生暗鬼，如此也許會露出破綻，其或作出莽撞事來，則元兇即無所遁形了。

果然，岳震宇的作爲，收到了使人疑鬼的作用，卒使事態突現明朗。

范威和高韜，都立於門前，恰好迎上岳震宇，不待岳震宇開口，范威已搶先說道：「午間我和老高才接到二爺你獨闖黑虎幫，路阻雷猛的事，生怕有什麼事情發生，又不敢遠離堂口，必須嚴防對方突襲，二爺平安回來，那就太好了。」

岳震宇冷冷地答了一句，道：「一大早發生的事情，兩位直到午後才知道，這就難怪我們行事處處落於人後，導致家兄慘死了。」

范威二人神色尷尬，岳震宇已接着說道：「兩位請自管用飯吧，我吃過了，人很倦，可得早睡啦！」

范、高二人應着，目送岳震宇轉向雅軒，才互望一眼，步返內廳。

二更敲响，金龍幫各處業已熄燈滅火，人人進入睡鄉，一條矯捷絳色倩影，飛投進了花園，倏忽隱於小假山側，原來巡夜幫丁，恰好到達花園碎石道上。

巡丁乍過假山，只覺脖子一緊，眼前一柄鋒利匕首，已橫於頸間，耳邊傳來聲喝問聲道：「說，岳震宇住在那裏？」

巡丁魂已飛去，魄更散盡，顫抖

的伸出手來，指着雅軒道：「在……在那……」

語沒說完，後腦一痛，已被擊昏，人事不知。

絳色倩影騰身而起，撲到雅軒竹簷前，臥伏不動，側耳靜聽，片刻後，如狸貓若猴猿，閃挪到了雅軒後窗。

輕試窗櫺，妙，岳震宇太過大意，竟未關扣，倩影巧推尺許，身形倏忽如蛇般蜷作一堆，輕巧而越，悄悄將窗放落。

放落窗戶，躲於角落，目光掃視，更妙，正是臥房，岳震宇側臥沉睡，背對絳色倩影，不知大禍已臨頭！

倩影悄沒聲息的拔出匕首，翹足而前，步位已夠，揚臂直對岳震宇後心扎下，疾如閃電，穩狠無與倫比！

床上側臥的岳震宇，倏忽向裏面一滾，手起，抓住了倩影的持刀手腕，一聲輕笑，道：「卿本虎女，怎作刺客？」隨着話聲，他挑落了絳衣倩影的幪面紗巾。

赫然，正是黑虎之女漩姑，粉面上竟有淚痕了！

岳震宇鬆了手，漩姑寒着臉，兩個人互望着，全沒開口，最後，漩姑一聲幽嘆，道：「我知道不會成功的！」

岳震宇笑了笑道：「爲了沒有成功，姑娘有些慨嘆……」

「不，我嘆息是慶幸你沒有睡熟。」

「喔？這倒令人不解了。」

「我本來就不想殺你，可是你傷了家兄，又派人暗算了家父……」

岳震宇道：「姑娘，晨間暗算令尊的人，並非我的朋友！」

「這話去騙小孩子吧！」

「不錯，這話難使人入信，正像令兄所說，亡兄出事之際，他被人擊昏，醒來人在黑虎幫後門巷中一樣，的確難以相信。」

「家兄說的是實話。」

「對，在下剛才說的，也是實話。」

「算了，實話也好，假話也好，我失手被擒，隨便你怎麼辦吧！」

岳震宇又是一笑，推開室門，作個恭敬送客的手式道：「請，請回府。」

漩姑微微一楞，星眸一瞥岳震宇，咬着下嘴唇，移步而出，走至門際，一轉身，粉面低垂道：「假山旁，有人被制，痲煩了。」

岳震宇才待接話，漩姑突然抬頭嫣然一笑，頓足飛身疾躍而去。

岳震宇搖搖頭，步向假山，救醒巡丁，發諭不得喧嚷，巡丁去後，他並未回房，停立假山側，呆呆的想着心事，怪，他並非在想乃兄的事情，也沒回想發生過的一切，而是腦海有一條倩影嫣笑着、又嗔惱着，越來越大，揮之不去，猛搖頭，倩影也隨之擺搖不已。

他不知停立了多少時間，被一縷寒光所驚醒。閃身舒手，捏住了一粒寸大石子，石子入手猶溫，並有絲絲幽香拂面，這香氣，幽嫻高雅，不似日間在房中嗅到的那樣刺鼻生厭。

他頓知是誰，驀抬頭，絳衣倩影遠在數丈，正對他招手，他頷首爲諾，縱步而前，倩影竟也拔身而起，撲向後宅一座花廳。

他暗覺奇怪，但並未止步，直追進了花廳，倩影停在廳中那鑲於牆上的古玩架前，他緩步而近，才待開口詢問所以，倩影示意噤聲，接着輕巧的在古玩架頂端一處微按，整個古玩木架，悄無聲息的自動裂開，露出一條不長的通道，和一座門戶！

他，岳震宇，心頭大震，呆傻的看着倩影。

倩影附耳低聲道：「僥倖發現此事，引君前來，以報剛才不罪之情。」

話罷，不等岳震宇追問其詳，身形閃移，已飄出花廳，再次騰身隱於暗處。

岳震宇只好把話壓下，輕步進了通道，人剛踏在地面，古玩木架已自動轉回原處，將他關在通道極暗地方。

他並不着急，更沒轉過這可能是漩姑的惡念計謀，因爲此地在金龍幫中，虎女漩姑不可能巧妙安排進入此等地方，漩姑附耳之言，尚在腦際盤旋未失，不必問，他已明白這秘密暗室內，盡都是亡兄舊部，心腹弟兄。

日間經過冷靜的思索，業已發覺中人之計，步向他人爲自己所設的陷阱中，幸而醒悟時早，雖已有錯，但未鑄成大錯，不過，仍然不知主謀者是誰，叛徒又是那個。

今夜，漩姑行刺失手，被釋而歸，巧遇可疑人物潛進金龍幫，追而躡之，發現了古玩木架的奧秘，引來岳震宇。

岳震宇人在極暗的通道中，已能鐵定室內盡皆叛徒了，否則，金龍幫中有此秘密，早該有人告訴自己，因此，岳震宇有些心慌了，金龍三友中除亡兄外乃最具威勢的人物，這秘道斷無不知之理，知而不向自己言明，其用心就不問可知了。

側耳門上，施展出「天視地聽神功」，室內人語已如同面對般清楚。

正好有人開口，聽出那是高韜的語聲，道：「這可怎好？再不下手，事若洩露，老大，你我又怎生逃命！」

老大竟是范威，道：「老二，當年的主意是你出的，如今，當該怎樣，還是你拿個主意出來吧。」

高韜道：「我又不是沒出主意，只是有人不願意照我的話去辦，我又能怎樣？」

嬌聲嗲氣的媚娘，這時接了話，道：「喲，我說高老二，你這可是明指着說我嗎？」

高韜沒好氣的說道：「正是說你，白天你幹什麼去了，人到了雅軒，竟沒成功……」

媚娘冷哼一聲道：「還怪我？我去雅軒，你們不是不知，爲什麼連卡子全沒派，我眼看就能把東西放置好了，岳老二一步趕回雅軒，我還敢留在房中嗎？」

高韜語塞下，仍然强詞奪理，道：「他一步趕回來又怎麼樣，你怕他些什麼？」

「喲，高老二你是『吃燈草灰長大的』，說話不費勁，他一步趕回來不怎麼樣，就是能活剝了老娘的皮，我不怕他，我怎麼啦？長着銅頭鐵身子，能不怕他？哼！」

「別吵了，」范威喝止二人道：「如今來想辦法，還不算晚，老二，你怎麼說？」

室內沉默了片刻，接着話聲又起，是高韜，他道：「老大，他既然無緣無故的走進彎巷，相信一定有所發現，那夜死鬼李斌，很可能已經洩露了什麼，所以……」

范威接口道：「不會，我下手很快……」

「砰」！秘室的厚門，被岳震宇一掌震碎裂開，高韜臉色一變，右手一抖，已將燭火熄滅，室內頓成伸手不見五指般黑沉。

「吱」一聲輕響。

「哼」一聲怒叱！

緊接着，勁風壓下，隨即聽到高韜一聲悽厲慘叫。

「沙」，不知是誰邁動一步，一聲冷笑，傳出岳震宇的聲音道：「要命的話站在原處，再動半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沙！沙！」又是兩步。

一聲奇刃砍劈帶出的風嘯劃過暗室，媚娘哎喲出聲，左腕已斷。

驀地有一重物時，飛撲向岳震宇所立的牆角。當岳震宇全力出掌，凌虛雲飛撲上的重物，已知上當，那是剛才死於一角的高韜的屍體，被范威悄悄捧起，拋向岳震宇，范威自己却已乘虛由另一秘門逃之夭夭了！

一點火光，在空中突降，點着了案上燭燈，現出岳震宇凶神惡煞般的面孔，也映現出左腕斷落，昏死在地上的媚娘！

另一邊，有座衣櫥，櫥門半開，高韜一顆人頭，碎扁櫥門下，紅血白腦濺了一地，岳震宇劍眉挑飛，抓起媚娘，首先代她封住穴道止血，繼之拍震兩掌，使她醒來。

醒後的媚娘，業因失血過多，已奄奄一息，但仍然說出岳震天被刺殺的內幕眞情。

原來，岳震天昔日爲了仗義救助黑虎雷聲遠，曾與名震武林的「化外三王」交惡論戰，追逐了「鐵霸王古倫」、掌傷「天山王雲飛鵬」，最慘的，是那「西瓊王阿木奇」，生生被岳震天掏出了一隻左眼！

三王鼠竄歸去，矢志復仇，除各自潛修苦練絕藝外，並暗定陰謀，范威和高韜，是天山王雲飛鵬的門徒，久在中原，阿木奇商得二王同意，使范、高二人投靠岳震天，岳震天性直愛才，非但接納了范、高二人，並義結同盟，又怎知狠子野心，養了兩條毒狠。

阿木奇神功習成，曾於深夜幪面與岳震天較搏，調來門下，那十歲兒童，是一江湖巨盜的家小，以跑馬賣解爲名，暗偵名鎭大戶以便入夜下手爲實。此子自四歲站樁，九歲已習成「神射」之技，阿木奇以五百兩黃金重價，使這兒童搶入岳震天懷中，貼身下來，岳震天雖武功蓋世，神威了得，也難逃毒手。

岳震宇含悲再問，這江湖巨盜的名姓，媚娘搖頭，她只知道那十歲孩童有個外號，人稱「輕靈小鬼子」！

追問那封約晤黑虎的僞柬，媚娘坦言是她所竊，交由高韜，然後遍搜岳震天多年的文件，找出所需要的字來，練習三日，才書寫而成的。

一切已明，岳震宇本想放過媚娘，但當詢及媚娘究竟與亡兄是何關係時，獲知媚娘不但淫蕩無比，更與高、范私通，並已答應由高、范代爲安排，與阿木奇相與，岳震宇已難忍耐，媚娘傷勢更已惡化，遂加上一指，了却此淫娃殘生。

由媚娘口中，獲知范威去處，岳震宇不再猶豫，走出秘室，騰身而起，直撲目的地而去。

虎女漩姑並未離去，不知何故心中無法放落岳震宇的言談擧止，再者虎幫被人嫁禍，今既獲知內情，必須查個清白，秘室發生一切，漩姑在暗處聽得分明，岳震宇猛闖虎穴之行，漩姑更難放心，竟悄悄追躡其後，必要時有個接應。

那是一座並不甚高的山峯，地當河、海交匯處，半山腰間，有座佔地僅有半畝大小的莊院，正是阿木奇率衆隱身的地方。

岳震宇乍登山徑，已被發現，但他藝高人胆大，對兩房樹木深處的幢幢人影，重重埋伏，視若無睹，身法展開，如一道銀虹劃空，飛盤而上，等埋伏的對頭們羣起阻攔時，他却已佇立在莊院緊閉着的兩扇厚門前！

岳震宇的身法，竟還快過由山下疾射上來的「响箭」，阿木奇有些驚心，自范威逃歸，他就作了安排，不料岳震宇來得如此迅速，更沒想到，沿山各處埋伏的人手，絲毫沒能發揮阻截的作用，於是調集人手齊集莊院，準備和岳震宇決一死戰。

人手調集，使漩姑沾了光，毫無受阻的潛上了半山，縱身一株巨樹上，恰好能夠看清寬廣院落中的一切。

岳震宇這時揚聲大喝道：「阿木奇，速出來答話！」

邊說，岳震宇右掌已印在兩扇厚木門上，一聲聲春雷般暴响，木門竟被震散碎開來，岳震宇騰身到了院中。

時爲深夜，計算起來，應是三更剛過，這寬敞的大院子中，高挑着五六十盞燈籠，正當中，生着一堆濃烟捲飛的火堆，堆火丈餘，烈火騰升丈八高，遠至五丈，仍覺炙熱難耐。

阿木奇立於正中，雙目射出陰森而狠毒的光芒，逼視着岳震宇，范威在阿木奇右首，一面孔陰笑，險詐刁猾無倫。

不見另外兩王影子，也許，尚沒趕到，也許，此次事故完全由阿木奇一人發動，不管如何，只看那近百名眈眈虎視着岳震宇的高手，就是証明今夜一戰，必分生死。

岳震宇並不認得阿木奇，因此，不能不稍作面上的交待話，他冷冷的目光掃過范威及阿木奇，道：「誰是阿木奇？」

阿木奇是位出了名的兇人怪人，高僅五尺稍過，和范威平立，竟矮了一頭，人更枯瘦，但長着一雙鷹爪般的手，未語先笑，嘿嘿一聲道：「老夫就是！」

他自稱老夫，論年紀確已古稀，但看上去，却僅四旬上下，光頭銀髯，髯長近尺，很美，陪襯得他也較爲正派了些。

岳震宇早知是他，接話道：「在下岳震宇，有一事相詢，盼能實答！」

「嘿嘿……」一陣獰笑後，阿木奇道：「講吧，今夜老夫早就令人挖好了深坑，決定埋你，有什麼話，老夫無不實答！」

「好！亡兄岳震天，可是死在你陰謀毒計之下的？」

「不錯！」

「輕靈小鬼子的父母是誰？」

「岳震宇，這話你問得不合武林規矩，老夫活到這把年紀，怎肯賣友？哼！」

「這不同，你剛才還說，無不實答者，言猶在耳，怎麼，你不敢担當了？」

「笑話，這件事，你若想知道，那只有一個辦法！」

「講，岳某在聽！」

「老夫準備了個小小擂台，要在台上和你一分勝負存亡，你若敢承諾，老夫就告訴你要知道的這件事情！」

岳震宇道：「只要是磊落光明的一戰，岳某無不敢承諾者！」

「好！」阿木奇沉聲回頭向手下大喝道：「抬上來！」

一聲「抬上來」，十六名壯漢自院後抬出一物，竟是一副兩丈見方的「象足」鋼架。

鋼架十二條粗脚，支支五寸，高五尺，抬放到正中那堆烈火處，鋼架中空的方洞，恰好露出熊熊火燄的火堆。

這並沒完，十六名壯漢退去又來，這次抬出一塊寸厚二丈四尺見方的大鋼板，將鋼板架於火堆四面的鋼架上，正好成一座「鐵擂台」！

「加柴，快！」

阿木奇再次下令，百數十根粗如兒臂的松枝，抛投火堆上，烈火更狂，狂燄順鐵擂台鋼板底層飛佈激射着，刹那，火舌已自鐵擂台四面捲飛上，沖天去。阿木奇目盯鐵擂台，再次連聲的獰笑。

* * *

岳震宇劍眉不由皺起，心頭生凜，從這種安排上，他已斷定未來的一場拚搏自己怕是死多活少，必敗無疑！

阿木奇此時狠毒的目光一掃岳震宇道：「這是老夫獨創的『烈火鐵擂台』，再隔片刻，鋼板擂台面即被烈火燒成赤紅而近乎透明，那時，你我必須脫掉鞋襪，赤足其上，作這死的搏鬥，誰先逃下『烈火鐵擂台』則輸。老夫若輸，不止輸上自己這條老命，包括在場所有老夫的門下，也都任由閣下發落，生殺全憑閣下作主，反之，閣下若負，除失去一己的性命之外，金、銀兩龍幫，也隨之易主，岳震宇，你敢承諾否？」

岳震宇在阿木奇述說以「烈火鐵擂台」較搏勝負時，已靜心深思，自忖若提聚一身神功，二三十回合短暫的拚搏下，或能不致爲烈火所傷。再久則難支持，阿木奇敢提出此辦法，並皆準備妥當，至少証明他有應付方法或不懼烈火的技藝，俗語說水火無情，阿木奇能不畏火毒，除非是練就一身傳自天竺瑜珈神術，否則……

深思至此，阿木奇已在追問可敢承諾，亡兄之仇，不容不報，於是劍眉一揚，朗聲說道：「好，岳震宇承諾此戰！」

阿木奇嘿嘿大笑道：「痛快！請！」

岳震宇瞥目鐵擂台上，就只這轉瞬之間，鐵板正中已是朱紅顏色，接着一聲聲叭叭輕爆，鐵板爲烈火燒烘下，一片片如手掌般的鐵皮，暴裂散射開來，落於地下，傳來吱吱聲，並濺起縷縷熱氣，着實令人心胆寒顫！

岳震宇已橫了心，一聲沉呼道：「不慌，要等這兩丈見方的鐵板，全紅後動手，在動手之前，阿木奇，別忘了你的諾言！」

阿木奇冷冷地說道：「是問那『輕靈小鬼子』的事？」

岳震宇沉聲道：「不必拖延時刻，講！」

阿木奇眼珠一轉道：「這小鬼子雖然是殺死岳震天的兇手，不過他才十歲，莫非你連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兒，也不能放過？」

「阿木奇，此子猶如豺狼，殺之如誅毒蛇，岳某當然不能放他過去！」

「錯了，定計的是我，小鬼子並不

知道……」

「不必多說，當時的証人，看得分明，此子能矯作到天衣無縫，利用亡兄赤子之心，於急步跑扶免其摔傷下，動手謀刺，其狠其毒可知，留其於世，未來江湖武林，還不知將有多少無辜，再遭毒手！」

「好吧！老夫既已承諾於前，當然不能食言，此子名郭震，爲兩淮一帶的好手。」

「就只這幾句話？」

「岳震宇，老夫所知也僅僅是這幾句！」

「郭震可有什麼外號？」

「有，人稱『白眼狼』！」

「哼！白眼狼其性兇殘，爲狼類中最狠的一種，力大無窮，幼嚙同類，長則殘殺父母，從這個外號上來看，岳某可斷定他父子倆，必是窮兇極惡之徒！」

阿木奇掃了岳震宇一眼道：「就算是吧，岳震宇，只怕你也無法復仇了！」

岳震宇一聲震笑，道：「烈火鐵擂台，未必能置我岳震宇於死地的！」

「也許，老夫並未抱着這一戰成功的希望，不過這一戰之後，你重傷難免，雙足或更自此殘廢，而你，最最失策是孤身前來，那時，老夫座下的弟子，包括范威在內，會放過你嗎？哈哈……」

岳震宇沒有答話，阿木奇的話使他驚心，果眞那樣，他是再難活命的了！

適時，鐵板果已全紅，阿木奇陰森森的對岳震宇奸笑着，作個肅請的手式，岳震宇身軀一抖，再抖，看來十分激動！

范威在旁笑出聲道：「我說二幫主，燒紅了的厚鐵板，可比不得遼東寒天那大的『睡炕』，敢說沾上什麼什麼就像炙熟了的生牛肉！」

話鋒一頓，范威隨手抛出半條鮮紅帶血的牛腿肉，生牛腿肉落在了赤紅的鐵板上，發出吱吱一陣响，臭烟飛散，腿肉頓即燒糊！

岳震宇一翻眼皮，對着范威冷笑道：「你當心，也許我會中途改變主意，把你抛到這鐵擂台上！」

范威輕蔑的把頭一扭，方待說幾句光棍話，岳震宇身形倏移，已欺了上來，只嚇得范威驚呼出聲，慌不迭的躲在阿木奇身後去了！

其實岳震宇僅僅是存心嚇唬罷了，何況阿木奇立於一旁，也難得手，不過，這突發的試探，已將范威胆小的天性現露無遺！

阿木奇目睹范威鼠竄於身後，又見岳震宇正以嘲笑的眼光看着自己，不由十分氣惱，怒聲對范威道：「去，辦你的正經事去！」

范威一楞，阿木奇突以另一種方言說道：「忘了？現在還不速率領好手，順便把黑虎幫毀掉，還等什麼？」

范威大喜，頷首應聲，揮手招呼了十數名高手，由後側欲退。

岳震宇雖然聽不懂他們答對的方言，但睹情斷事，已有所疑。於是，立即沉聲叱道：「范威站住！」

范威陰森森的一笑道：「岳震宇，這怕由不得你了。」

岳震宇冷哼一聲道：「你只要敢離開岳某視綫之內，別怪岳某將暫時不赴烈火鐵擂台之約，先宰了你這叛賊！」

阿木奇沉聲道：「岳震宇，老夫在此，你很難稱心如意，范威另有事務待理，你狂言阻攔就不夠人物了！」

岳震宇道：「阿木奇，烈火鐵擂台之戰，你有必勝的把握？」

「雖然不能夠說有十成勝算，七八分，總是有的！」

「岳某却也有八九分必勝雄心！」

阿木奇道：「那很好，請，咱立刻一分生死勝負就是。」

「所以，岳某才喝令范威止步，不得擅離！」

阿木奇獰笑着說道：「姓岳的，范威已非先時金龍幫中的弟兄，你這命令，此時此地，是無法達成的了！」

「不，不是命令，而是你我雙方作烈火鐵擂台之戰的約定，若你未忘，當該記得說過，若戰敗，非止賠上老命一條，在場爪牙亦任由岳某發落，現在你支走范威，正自毀約言之嫌，岳某自然非阻攔不可！」

阿木奇語塞，不錯，這約定正是他曾當衆說過的，想了想，頓即得計，轉向范威以西域方言道：「等老夫和岳小兒作烈火鐵擂台較搏時，你再悄悄而去，明白嗎？」

范威頷首，阿木奇才笑向岳震宇說道：「是老夫一時忘懷了，此時，現已諭示范威，着他不得擅離了！」

岳震宇冷哼一聲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阿木奇，反正岳某已有聲明，較搏時只要發現范威離開，岳某立即罷戰，言盡於此，請吧！」

阿木奇一聲獰笑，甩脫了鞋襪，赤足說道：「爲示公平，同登鐵擂台！」

岳震宇將鞋襪脫下，疊好掖在後腰帶上，提足一口眞氣，暗以恰可尅制毒火，但也爲毒火所尅的「天冰玄功」佈於雙足，以應付赤烘鐵擂台！

「天冰玄功」本爲毒火尅星，但像今朝這種威力生生不息的烈火，却足能化盡玄功，使陰寒毒火交攻心肺，那時雖大羅神仙亦難逃死劫，不過，三五十四合內，天冰玄功足可自保，岳震宇明知得失，只因別無良策，唯有以此盡力而拚。

阿木奇並非不畏火毒，也不是習有高深的瑜珈神術，而是他曾練過這種搏鬥，在經驗中，製成一種藥物，塗於足心雙腿，再加上本身功力相輔，百合內保無差錯！

以百合之久而對三五十合之能的

岳震宇，阿木奇可說早握勝券，其實若論眞正功力，阿木奇也不見得會輸給岳震宇，由此推斷，烈火鐵擂台一搏，岳震宇凶多吉少！

阿木奇急欲竟功，吐聲喝請！

岳震宇豪氣蓋世，應聲騰飛，二人不先不後，落於業已成爲一片赤紅的鐵擂板上！

吱啦！吱啦！脚底沾板發出怪响，一自東撲，一由西攻，半空中較搏了一式五招，快如閃電！

兩人打着相同的主意，鐵板火毒極熱，勝負要在半空較搏分之，如此一沾板即起，可能多耗甚多時光！

不過雙方心中也會明白，半空較搏，那個先快失神，被擊落下來，身軀只要沾上擂台，只怕就難再有還手機會了。因此，出招都是十分小心，絕不冒險急進。

十合瞬間過去，岳震宇試出「天冰玄功」僅僅耗去十之二三，懸心放落不少，再者，阿木奇似乎沾之則焦的赤紅擂板毫無所懼，躍騰縱撲自如，恍悟彼既以此作約，自然早有準備，悔上此當，恨由怒生，念頭一轉，把心一橫，起了兩敗俱傷之意。

阿木奇適時恰好先岳震宇一步赤足落於紅火板上，他登足即起，一拔四丈，半空一式「鷹翻」，岳震宇此時登足乍起，未足丈高，阿木奇一聲獰笑，沉身雙掌齊出，以全力凌空壓下！

這一招奇狠，不論岳震宇怎樣格架，勢非當先被震落赤紅鐵板上不可，被震翻落，不一定就能以足着板，如此則必受傷不可！

岳震宇本已有了成算，睹情恰好一拚，提足內力，直沖迎上，當一下一上衝撞到的刹那，岳震宇右足猛登左足背，身形一縮一擰，平空橫移二尺，這已是難能可貴了，橫移二尺，僅僅避過阿木奇全身重量加功力的雙重壓砸中的左掌部份，阿木奇右掌及半個身子，却實生生的擊中岳震宇的右肩肩頭！

岳震宇並非不能以掌相抵，但他另有打算，寧在自封重穴下，硬受一掌，說時遲那時快，阿木奇右掌擊實之下，欣然沉喝道：「姓岳的，你死定……啊！」

死定了的「了」字尚未出口，突然變作一聲慘號，慘號中，半空洒落一道血雨，一條斷臂，血沾紅板，不起作用，臂落板上，一聲响，一陣烟，成了一段枯骨！

岳震宇繼那條斷自阿木奇身上的手臂，被震落赤烘火板上面，已受重傷，立足難穩，滑臥板上，衣衫頓成焦灰，後背皮膚亦黑，强忍奇痛，萬幸天冰「玄功」發揮了餘力，岳震宇猛抛而起，斜落地面上，身形雖已失穩，但仍掙扎着撲出莊院大門逃去。

阿木奇不防岳震宇袖中出劍，右臂一痛而失，濺血下，人落紅板上，也被燒傷，但却輕過岳震宇多多！

* * *

岳震宇掙扎逃走，阿木奇忍傷傳諭追殺，他自己却在尚未來得及離去的范威扶倚下，歸服靈藥，並包紮斷臂。

岳震宇慌不擇路，竟奔向了峯頂，死路一條，被數十高手追上，他拚死相搏，殺死數名强敵後，適時一聲嬌叱，紅影閃飛，岳震宇祇覺得心中一迷，已人事不省。

* * *

醒來，全身奇痛，難以挪動，掙扎欲起，身旁不遠處傳來話聲，道：「你不是自命好漢子麼？那就別哼別哈別動，舍妹爲你，已忙了一天一夜，托老天爺的福，從閻王爺頭上套回了你這條命來，就乖乖的躺着，別再給舍妹多添痲煩了！」

岳震宇人不能動，自然頭也難以轉向，但耳目之聰未失，聽出話聲是誰，道：「是猛兄？」

猛兄？莫非是那雷猛，哈哈，岳震宇猜對了，在他所臥榻旁，也有座軟榻，臥着人，正是雷猛。

雷猛聽聞言，沒好氣的說道：「抱歉，在下雷猛，當不起你岳幫主以兄弟相稱！」

岳震宇一聲幽嘆道：「小弟不怪猛兄生氣，實是小弟太過莽撞，不過仍請猛兄多多担待，當時小弟不知有人中傷……」

雷猛接口道：「岳帮主太客氣了，你路刦雷猛，雷猛技不如人，死尚無憾，何況僅僅受些微傷，雷猛所不解的，是家父何罪，你竟令人暗算……」

岳震宇急忙道：「猛兄請相信我，那並非小弟所爲，想來必然是阿木奇等一手所作！」

雷猛哼了一聲道：「天下有這般巧事？」

岳震宇無可奈何的長嘆一聲道：「小弟明知猛兄必難相信，但這確是事實，巧合到使小弟有口難辯！」

雷猛道：「岳帮主，如今你也相信天下事有巧合的了！」

「小弟知錯，等傷勢稍復後，當向雷猛兄負荆請罪。」

「老弟，你當我眞生你的氣呀！我祇是誠心說上兩句，使老弟明白罷了。」

「是是，小弟知錯。」

「其實也難怪你，鼠輩用謀之巧，施計之深，眞到了令人心胆俱寒的地步，唉！」

岳震宇也報之一聲幽幽長嘆，片刻過後，岳震宇方始開口道：「這是什麼地方，是誰救我於危亡之下的？」

雷猛道：「這是寒舍的一座別莊，除七虎兄弟，包括十二銀刀都不知道，目前家父送我至此養傷，順避你那霸道的鋒芒，昨晨舍妹突然救你來此，並將發生之事說出。萬幸家父經驗過人，別莊中百物不缺，更多靈藥，

經舍妹一日一夜的照料，你總算已無危險。」

岳震宇感懷的說道：「賢兄妹待我的恩情，是太重了，猛兄，令妹如今……」

「舍妹心細如髮，推斷范威及阿木奇等，在業已佔據了金龍帮後，定然不會任由黑虎帮分庭抗禮，立於津沽地方，午前見你已無大碍，她小睡片刻後，趕回帮中，準備對敵應變事宜！」

岳震宇聞言，恍悟一事，暴然坐起，牽動傷處，痛疼難忍，迫而復臥，邊嘆出聲，雷猛不解，遂問道：「你這是幹嘛，莫非……」

「猛兄，小弟突然想起與阿木奇較搏時，范威本欲率衆他往，被我强留當場，如今想來，定是準備攻佔貴帮！可恨我傷重至此，有心無力，此時恐怕貴帮業已生變！」

雷猛啊地一聲坐起，他傷勢雖重，但因已經將養二日。如今祇是行動較往常緩慢些，聽說帮中可能已出事，怎能不急，揭被下床掙扎欲去，岳震宇人不能動，阻攔不住，祇好揚聲說道：「猛兄，且慢！」

雷猛人已走到門口，聞聲回顧：「有何吩咐？」

岳震宇鄭重地說道：「貴帮設已出事，現在猛兄前往接應，怕已太遲，請相信小弟的判斷，不如稍待，或許不必徒勞，以免生是非。」

雷猛未答，但却因之而沉思得失。

事實果如岳震宇所料，黑虎帮出了事，漩姑接應得恰是時候。當她一步趕回帮中時，遠遠已聞喊殺之聲，津沽地面，從岳震天遇刺喪命，凡在外面跑動的朋友，無一不知大禍將興，由謊言所傳，到岳震宇闖入黑虎帮，武林江湖道上，皆已斷定黑虎帮旦夕間必有奇變，因之今朝突傳殺聲，近鄰各閉其戶，遠親知而裝聾，他們無不認爲是岳震宇再次尋仇，誰願管這要命的閒事？

漩姑聞聲却知禍起何處，繞行後巷飛身而進，正好看到傷勢未復的老父，與七虎中大、三、五虎及十二銀刀中的四位，浴血苦戰由范威爲首的來敵！

漩姑暗中注意，不見阿木奇的影子，料彼失去一肢，傷勢不輕未能前來，懸心稍放，又見七虎中二、四、六、七四虎，屍橫廳地之上，十二銀刀，八名命喪，已知難有作爲，疾射而下，連斬三敵，引使老父與三虎四銀刀退守後宅「神虎樓」，黑虎幫弟兄人數還剩下不少，嚴守樓中，以强弩射放，穩了戰局。

神虎樓中，另有秘道可通於外，漩姑將岳震宇遭遇簡述於雷聲遠，並推斷范威若無退回，再來必有阿木奇，那時，黑虎帮勢將瓦解，不如乘此良機，悄悄由秘道退走，保留些人手元氣，再作東山之起。

雷聲遠深知利害得失，認爲漩姑的辦法是上策，遂悄悄撤向秘道，取走重要物件後，放棄了黑虎帮根本重地。

當雷猛於別莊中沉思而決定等待消息時，漩姑父女等人已到達別莊，相見詳述經過，無不唏噓垂淚，事到如今，金龍、黑虎二幫可說是一敗塗地，高手如岳震宇、雷猛、雷聲遠，無一不傷，更非三五日可癒，餘者亦非强仇之敵，所謂東山再起，怕不是空言能成的容易事了！

千幸萬幸，雷氏這莊院知者不多，並皆爲親信，在此養傷，至少可無後顧之慮。

一天，又一天，再一天……旬日轉瞬過去。

雷猛首先復原，雷聲遠也體健如常，祇有岳震宇，內外傷皆重，經過十日將養，漩姑照拂，雖已能起坐緩步，但仍提不起眞力，急得岳震宇幾乎瘋狂。

唯一安慰的，是有漩姑相伴，已成知交，雷聲遠看在眼中，心頭竊喜，老英雄已存心將愛女下嫁之意，得婿如岳震宇，說實話，他已無他求了。

雷猛復原之後，幾次三番要求乃父准他潛回城中一行，暗偵阿木奇等人的動靜，雷聲遠嚴斥不准，雷猛外貌太過雄偉，面孔又熟，潛返城鎮中，何異自行投網，雖說除阿木奇外，范威等人皆非雷猛對手，但洩露行藏，不幸引鬼上門，豈不是偸鷄不着蝕把米！

雷猛至孝，心雖焦急，却不敢不聽嚴父諭令，悶極無聊，祇有把時間打發在日夜苦練功夫上！雷聲遠倍加讚許，間或在旁指點招法，不知不覺間，又過了旬日，雷猛技藝也隨之而跨登了一層。

岳震宇傷勢全癒了，是夜，他祇告訴了漩姑，說要一探阿木奇等人的虛實，漩姑虎女，並非弱質女子之流，當即贊成，並纏着岳震宇帶她同行。

幸好僅是暗偵敵方動靜，多加小心，也不致出事，二人收拾好夜行衣衫，雙雙潛出別莊，飛撲城鎮而去。

別莊前三里地方，必經一片密松林，穿林而過時，岳震宇突生警兆，示意漩姑，伏身在樹幹後靜待變化。

步履聲起自五六丈外，有些雜亂，人數約在三名以上，事有凑巧，步聲漸近至岳震宇和漩姑的藏身巨木前時，其中一人突然開口道：「老陳，你沒看錯吧？」

老陳名陳石生，年已半百，停步正色道：「多少年啦？日夜相處，我怎會看錯？」

先開口的那人以懷疑的語調道：「也許你沒有看錯，但是這件事太怪，少帮主若眞的仍在津沽一帶，却又怎會隱於這小村莊中，不聞帮中一切遭遇呢？」

陳石生嘆口氣道：「侯老弟，你年紀輕，不太明白利害得失，沒聽說嘛，連岳大爺那位萬人敵的胞弟，都非阿木奇的對手，一戰失踪，下落不明，何況咱們少帮主？若然無必勝把握，貿然出面，那不是『以卵擊石』，自己找死嗎？」

侯老弟侯亭，三十過頭，中等身材，胖胖的頭臉，若非下巴部份稍有傾斜，和每逢笑時露出陰詭目光，乍看上去，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聞言接口道：「說的也是，老陳，你說若我們現在歸隊，少帮主會收留嗎？」

另一名叫王擇友的接了話，道：「當然會收留的，二十八天前那一戰，我們沒見過人，香堂口被佔，我們沒作叛徒順從，逃亡於外，如今發現少帮主，不往歸隊又有何待？」

「對，別猶疑了，走快些吧！」又一名叫李傑的，催促急行。

侯亭擺手道：「且慢，就算歸隊，也要等到天亮才行，否則夜半三更往莊上欺近，必生誤會！」

陳石生笑道：「侯亭，你的疑心病可眞不小，也許你在帮中的時間太短，還不清楚少帮主的爲人，他不問明白一切，是不會突下殺手的，走吧！」

從答問中，聽出這四個是黑虎幫的弟子，前次一場血戰，僥倖未死，流落逃亡，偶然發現雷猛，找上門來歸隊。

漩姑示意岳震宇，才待出面，侯亭突然開口道：「好吧，你老陳既然有這把握，自是早歸隊睡個安穩覺好，等我方便一次，咱們就走！」

侯亭步向左側一株巨松樹幹後，陳石生望李傑及王擇友，佇立相待，漩姑當然不便此時出面，岳震宇却這時以極低的語聲耳語道：「別出面，有什麼落到你眼睛裏了？」

岳震宇又道：「他要方便，我們藏身的巨幹，僅隔三兩步，他該找上這株才對，如今竟斜向對面丈餘以外，必有緣故！」

漩姑頷首，侯亭方便已畢，四人走過岳震宇和漩姑藏身巨木，並未回顧，步履轉快，侯亭搶先，刹那間便已遠去。

岳震宇身形一閃，到了剛才侯亭方便的樹後，晚了，他雖已經料到侯亭可疑，却不知侯亭在搗什麼鬼，當他飄身樹後時，一聲輕爆，一道紅光冲拔半空，在空中再爆，化作三盞紅燈，擺搖曳飛，久久始熄！

岳震宇面色頓變，悄語漩姑道：「侯亭是敵方奸細，以紅燈信號通知敵方別莊方位，我們快些繞回莊中，要盡快收拾一切，離開別莊！」

漩姑點頭，雙雙展開輕功，電疾般返回莊中。

* * *

自從雷聲遠率着殘餘黑虎帮中親信高手隱於別莊之日起，就派有監哨日夜戒備，紅燈信號出現暗空，監哨並無所見，這不是監哨偸懶，而是在地勢上，發生死角現象。

那片密林，恰正阻碍了監哨的視野，施放紅燈的侯亭，又是個頗具心機刁詐的人物，但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凑巧被岳震宇和漩姑發現了。

他倆路熟功力又高，先陳石生等人一步回到別莊，立刻喊醒大家，說明經過，祇恨得雷猛咬牙切齒，頓足不已！

監哨這時傳報進來，陳石生等人到達，雷猛已得乃父嚴諭，不問此事，交由漩姑和岳震宇出面，他催促着別莊中其餘人手，盡快將必需物品、食糧、金銀等打包，侯令即行。

漩姑和岳震宇於大廳中接待歸隊的陳石生等人，三言兩語，已証明了陳、王、李三人均是黑帮中的好兄弟。於是，漩姑有心的一聲嘆息道：「你們來了很好，可惜，今夜仍然無法睡個安穩覺，並且還要大忙一陣子。」

陳石生慨然道：「姑娘儘管吩咐，弟兄們誰也沒打着在强敵未滅前，過舒服日子的夢。」

漩姑頷首道：「那很好，就由你爲首，帶着李傑和王擇友，從右側廊上後轉，少帮主在那兒，正缺人手，快去吧，事了再進來吃喝。」

陳石生恭敬應聲，與李傑、王擇友退下。

（未完・二）

上文提要： 丁樂，唐菱遭大漢們圍攻，目的又是爲了那張藏寶圖，寡不敵衆之際，青龍武館的邵安欽出手相助；深夜，二小跟踪邵安欽至怡神澡堂，獲知投靠三花會的卓元羽、曾經相救的大鬍子叔叔和孟石海等人俱是大漢會的人，稍後，尾隨孟石海，見他將訊息傳至三花會……三花會率衆闖進市郊一房屋內，一男子背坐着，像是毫不察覺似的……



三期完短篇故事／宇文香・文　可飛・圖

血濺上海灘

忍者擄走唐菱　脅逼交出地圖

三花會終於驚覺到異狀，一撥一撥的殺手湧了出來，驚駭地發現大漢會勢如破竹的攻勢。

大鬍子一馬當先地衝進大廳，大喝道：「兄弟們！剷除三花會。」

「殺——」

喝叱聲陡起，雙方激戰起來。

大漢會個個好漢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有的憑着一雙硬拳頭，有的揮舞着雙節棍、木棍，有的持着手槍，不容情地對上三花會的女殺手。

三花會的女殺手早已紅了眼，手執着武士刀，瘋狂地砍殺而上。

混戰中——

「鬼婆子，大爺我饒不了妳們！」丁樂憑着一腔熱血，毫不退怯地握着拳頭，撲向一名女殺手。

那女殺手齜牙咧嘴地瞪着丁樂，舉起武士刀霍霍砍去。

拳頭那能抵得過鋒利的武士刀。

丁樂只覺得眼前刀芒一閃，森冷的寒氣逼身，拳勢陡止，身子一退，大叫道：「媽喲——」

「看妳姑奶奶的！」

丁樂確實命大，唐菱勁腿猛踢，自那名女殺手身後踢來，那女殺手一個踉蹌，武士刀砍了個空。

「丁樂怎麼樣？不錯吧！」

正當唐菱得意之際，那名女殺手卻一個轉身，武士刀又劈向唐菱。

唐菱臉色一變，想要後退卻已不及——

「唐菱！」丁樂着急的大叫。

「哦！」

刺耳的慘嚎聲響起，丁樂笑開了咀，唐菱也大大鬆了口氣，那名女殺手卻已頹然倒地。

「師叔公！」唐菱、丁樂同時又驚又喜地呼喊出聲。

「你們這兩個兔崽子，我找你們找得快瘋啦！」何申一指着唐菱二人，氣得吹鬍子瞪眼。

「師叔公，別生氣嘛！」唐菱心虛地垂着頭。

「是嘛！等解決了三花會，你要怎麼罰我們都行！」丁樂安撫道。

「哼！」何申一怒斥一聲，朝三花會後面奔去。

唐菱及丁樂飛快地跟上。

豪華氣派的三花會已全變了樣。廝殺怒吼聲不絕於耳。

從大廳到迴廊，到後院……

到處是斷了柄的刀，到處是斑斑的血漬，頹倒的身體……還有殘缺不全的屍體。

血腥味刺鼻，死亡的沉重氣氛，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此時，位於三花會最後面，靜寂的廂房裏，一臉僵硬的菊池惠子，自書架上取下一本厚書，毫不遲疑地翻至第一百頁，取出一張發黃的紙張，忙往衣袋塞去。

菊池惠子心裏明白，這回三花會是完了！

她好恨！

驕傲的她，怎麼能夠容忍自己的失敗，她處心積慮在大漢會裏安排內線，卻反讓敵人利用，使了調虎離山計。

三花會完了，菊池惠子卻不甘心跟着完蛋。

她要逃，她暗自立誓，總有一天要殺得大漢會片甲不留。

然而，事情卻往往不如她想的那般順利。

正當她要衝出房門，何申一突自門外閃了進來，唐菱、丁樂也氣喘吁吁地隨後跟至。

菊池惠子美艷的臉孔，變得極其陰鬱、猙獰。

何申一幾欲噴出火花的瞳眸，瞬也不瞬地瞪着菊池惠子。

唐菱見著她，便想起忠義堂滅門之仇，不禁恨得牙癢癢。

只有丁樂，仍是一副不正經的模樣，雙眼骨碌碌一轉，故作驚訝地道：「哇！眞是美麗極了，只可惜心比毒蛇還毒。」

「你們休想攔得住我！要命的，快滾！」菊池惠子仍是一副趾高氣昂的態度。

「呸！臭婆娘，死到臨頭還說大話，看大爺我好好教訓妳一頓。」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丁樂、唐菱不顧一切朝菊池惠子揮拳擊去。

菊池惠子森冷的眼眸，殺機陡現，輕鬆地閃過二人，猛一回身，抽出腰際上亮晃晃的武士刀。

「呀——」菊池惠子一向悅耳嬌嫩的嗓音消失了，接替的是猛獸嗜血的吆喝，武士刀橫掃向丁樂。

何申一趕緊推開楞住的丁樂，五指有如張開了的鷹爪，緊扣住菊池惠子握刀的手腕。

「找死！」

菊池惠子猛地提腳踹去，何申一俐落地彈跳而起，菊池惠子手中的刀又迅速劈砍而來。

何申一的雙手雖然比不上鋒利的武士刀，但憑着紮實的拳腳功夫，總能化險爲夷。

丁樂、唐菱只能在一旁擔憂地觀戰，因爲他們知道，若硬要圍上，不但躲不過菊池惠子的武士刀，還會使師叔公分心。

菊池惠子殺紅了眼，知道必須立即離開，否則大漢會的人隨時會殺過來，偏偏何申一卻緊纏着不放。

「呀——」菊池惠子再度飛舞着武士刀，直逼何申一。

因爲菊池惠子拚命的挪移身子，那張她小心翼翼收在衣袋中的紙張，竟掉了出來。

然而，在生死攸關之際，誰也沒有注意到它。

在發狂時，往往會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何申一的衣衫被劃破數道，逼得連連向後踉蹌。

「師叔公小心——」

唐菱及丁樂眼見何申一危險，連忙朝菊池惠子身後撲上。

「站住！」菊池惠子突然停住身形，丟下手中的武士刀，自身旁的書桌下，摸出一把手槍。

子彈可是比武士刀更快，殺傷力更强。

何申一三人同時瞪大眼，絲毫不敢亂動。

要不是菊池惠子急着離去，他們三人的命恐怕保不住。

菊池惠子嚇住何申一三人，刻不容緩的朝房門奔出。

也許該是她爲欺壓中國人的惡行付出代價的時候。

正當她奪門而出之時，大鬍子冷硬的槍管已抵住她的前額，將她一步步逼了回去。

「大鬍子叔叔！」唐菱欣喜的呼喊，何申一也鬆了口氣。

「菊池惠子，該是妳爲中國人償命的時候！」大鬍子雙目射出懾人的光芒。

「哈哈哈……」菊池惠子突然歇斯底里地仰首狂笑。

唐菱生氣的大叫道：「不准笑！我問妳，妳爲什麼要害我忠義堂？」

菊池惠子笑聲一止，一副令人厭惡的嘴臉道：「我是有這個打算，但我還沒行動，就已經有人先下手。」

丁樂怒氣沖沖地叫道：「騙鬼！妳害怕不敢承認。」

「怕？」菊池惠子柔媚一笑，平靜道：「我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妳不成？」

唐菱還想再問，突然眼前火星倏閃，一聲槍響，菊池惠子的腦袋血流如注，身軀「砰」地倒下。

大鬍子沒扣扳機，這一槍是菊池惠子想出了結自己的方法。

菊池惠子確實是一個聰明、勇不畏死的奇女子，只可惜，她是個日本人！

大鬍子收回槍，突然彎下身仔細搜索菊池惠子，不知在找什麼東西。

然而，菊池惠子身上什麼都沒有，大鬍子仍不放棄的開始搜查整間房間。

何申一及唐菱卻爲菊池惠子的話，給怔忡住。

忠義堂被滅，三花會從未正式否認此事並非她們所爲，卻在菊池惠子臨死前將一切推翻。

俗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一個將死的人，又何必再撒謊騙人？如果她沒有說謊，毀滅忠義堂的又會是誰？

丁樂搔搔腦袋，望着疑惑、失望的唐菱及師叔公，正欲開口，卻瞥見自己腳下踩了張發黃的紙張。

「是這鬼婆子的嗎？」丁樂拾起紙張，順手往褲袋中一塞。

他是想等唐菱心情好些，再拿給

她看，說不定會發現菊池惠子的小秘密。

菊池惠子死了，大鬍子卻遍尋不着那傳言中落在三花會手中的三分之一藏寶圖。

三花會的女殺手們，原本已疲於應付大漢會，如今菊池惠子一死，個個降的降、逃的逃，作鳥獸散。

三花會滿目瘡痍，橫屍遍地。

菊池惠子死後，盛極一時的三花會亦徹底瓦解了。

雖然這是經過大漢會衆英雄的奮鬥，但還是太容易。

容易得令人以爲身在夢中。

疑雲仍在！

忠義堂究竟爲何滅門？

是何人所滅？

藏寶圖下落何處？

＊　＊　＊

街角荒僻的小木屋。

木屋四周不透光的黑色絨布，竟難得地全捲了起來。

月光透了進來，卻造成一股怪異、詭譎的氣氛。

孫大郎推門進入，朝着神秘男子的背影恭敬作揖。

「孫大郎有事快說。」神秘男子以無比低沉的聲音說着。

孫大郎不停的搓動着手掌，一臉令人厭惡的笑容道：「你是知道的，三花會完蛋了，我……我想留在你身邊，好歹……好歹我從前也替你跑腿……」

「如果我這裏容不下你呢？」

「容不下我……」孫大郎搔着頭想着。「嘿嘿！沒關係，我懂得你的難處，那麼賞我些大洋讓我出去避避風頭，也可以。」孫大郎卑恭屈膝的續道。

「不，我有一種更好的方法。」

孫大郎雙眼瞪得斗大，心中欣喜萬分的期待道：「什麼方法？」

神秘男子緩緩的轉了過來，邪聲道：「那就是——送你下地獄。」

話未說完，孫大郎臉色已轉趨蒼白，四肢不停顫抖，緊張道：

「不——」

叫聲未歇，只聽見清脆的槍聲「砰」地一響。

刺人的哀嚎聲頓時傳入人的耳膜之中。

在黑暗中，神秘男子狡猾的一笑，瞬間又轉過身了。

這時候，房門呀然又被開啓。

川島花子略爲狼狽的走了進來。

藉着微微的月光，川島花子很容易便看到地上的死屍。

「他……」川島花子疑惑的微蹲着身體打量道。

「妳應該對他非常熟悉。」神秘男子邪笑道。

川島花子疑惑道：「我很熟悉？」

川島花子上前細看屍首的面容，不禁訝意的道：「是孫大郎？」

「沒錯，就是他。」

「他怎麼會……」川島花子驚駭的問道。

那低沉的聲音冷笑了幾聲：「他貪得無厭，罪該萬死，也是我殺鷄儆猴的榜樣。」

川島花子心頭不禁一寒，隨即附和道：「孫大郎原本就是市井無賴，殺了個人渣也多省些事。」

神秘男子突然一語不發的轉過身子，雙眼銳利的盯着川島花子。

「我……我……」川島花子看到一張冰冷的臉，心中不禁發慌，擔心自己說話不知輕重。

「孫大郎的確是個人渣，不足以讓我們費心討論。」那人毫無表情的將視線移轉到孫大郎的身上。

川島花子心頭一陣釋然，臉色也由剛才的驚慌失措，轉爲紅潤光亮。

「孫大郎原本也是我的線眼。」神秘男子冷淡道。

川島花子有些疑惑地道：「爲何我和他均在三花會中，我卻從來不知情？」

「事實上，我也是顧慮到妳的安危，畢竟孫大郎是守不住口風的人。」

「原來如此。」川島花子杏眼稍稍一睜，心中不禁蕩漾著微微的欣喜。

「好了，事過境遷，等會兒派人將屍首埋了。」

「是的。」川島花子恭敬地說道，轉身正欲走出。

「不急，不急！」神秘男子突然叫住川島花子。

「還有什麼吩咐？」

神秘男子繼續說：「我私下養了一批類似忍者的人，一共是十名。」

「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

神秘男子笑著說道：「這種事當然是愈少人知道愈好，那些忍者全被我下了藥，只要按時再用藥物克制其心性，他們就會不顧一切地替我賣命！」

川島花子恍然大悟的輕哼一聲。

神秘男子說罷，緩緩自口袋中取出一瓶藥丸，遞給川島花子，道：「拿去，這是忍者們服用的藥物，今後這種事情就全部交給妳。」

川島花子欣喜的接過藥瓶，討好道：「花子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神秘男子點了點頭，隨即接道：「還有一件事，妳要特別留意。」

川島花子柔聲道：「請吩咐。」

「這兩天忠義堂將即將重建，我要妳派些人手，嚴密監視他們。」

「監視？」川島花子狐疑的問道。

「是的，監視忠義堂的一舉一動。」

川島花子點頭，道：「是！」

神秘男子淡淡的笑道：「以後我的事情就要靠妳多費神。」

川島花子含情脈脈的看著神秘男子，輕柔的道：「你放心，一切就交給我好了。」

神秘男子回贈一笑，催促道：「事不宜遲，走吧！」

隨即轉身朝深邃的布簾走去，留下痴痴凝眸的川島花子。

川島花子欣喜若狂，瞥了一眼地上的孫大郎，不禁忖思道：「看來，再也沒有人比我更親近他。」

說著，想著，川島花子帶着雀躍的心情，轉身離開木屋。

＊　＊　＊

忠義堂在何申一及大漢會、青龍武館等……的鼎力相下，再次重建完成。

唐菱和丁樂乘著馬車，飛快的朝忠義堂疾馳。

方到忠義堂門前。

唐菱看傻眼似的忖道：「這是忠義堂嗎？」

丁樂急急的朝車伕喊道：「停車！停車！」

不等馬車停妥，丁樂一股子衝出車外，險些踉蹌跌倒。

「唐菱！妳看到了嗎？我簡單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丁樂圓睜著眼睛，張大了嘴巴道。

唐菱趕下馬車，游目把四周景緻看了一圈，了解的拍拍丁樂的背。

「這一定花了不少工夫。」唐菱邊說邊打量道。

一抹笑容飛上丁樂的臉龐，道：「沒想到忠義堂還能重建，看樓房上的那塊烏木匾額，金黃色的『忠義堂』三個字，看得我心裏大樂。」

丁樂雖然不識字，但他隨便一猜也知道，那烏木匾額上的三個大字，絕對是「忠義堂」。

唐菱笑兮兮的點著頭，迫不及待地走進大門。

頓時，唐菱看著正廳前廣大的習武場，眉宇間忽然沉重起來。

「練武場上的血漬都洗清了，同樣站在忠義堂的土地上，却已人事全非。」唐菱默默的想著，心情不禁鬱悶起來。

丁樂扯了一下唐菱的衣袖。「妳發什麼呆，快走吧！大家都在等著。」

唐菱點點頭，隨同丁樂走進正廳，目光立刻露出錯愕之色。

正廳比從前忠義堂大上三、四倍，窗櫺砌花雕龍好不雅緻，而棟樑上也雕刻了麒麟彩鳳。

而這些，不足爲奇。最叫唐菱感到訝異的是——正廳上擺了數桌宴席，而且客人已坐滿了九成。

「熱鬧！熱鬧！大夥兒全來了，眞好。」丁樂興奮地笑了起來。

唐菱張望了一下，看見何申一正注視著自己，且不斷示意她開口說話。

唐菱走了正中央，不急不緩的說：「忠義堂今日得以重建，都是靠在座各位叔伯兄弟鼎力相助，我唐菱在此代表忠義堂向各位致謝。」

說罷，唐菱和丁樂端了杯酒，向衆人恭敬的敬了一杯酒。

接著，大鬍子便站起身子，首先鼓起掌來。

「忠義堂重建爲的是討回一個公道，爭回一個面子，只可惜，到現在還查不出此事究竟是何人所爲。」

何申一傷感的輕嘆一聲，又接著道：「此人一定比菊池惠子更毒，說不定組織比三花會更大，尙望大家今後能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强敵！」

邵逵立即起身應道：「說得好，說得好，今後忠義堂和青龍武館更須同心合力。」

何申一笑道：「當然，當然，大家都爲上海的安寧奮鬥。」

丁樂看了看酒菜，不禁開口嚷道：「我們別只管說話嘛！這麼好吃的酒菜都要涼了。」

說完，丁樂牽着唐菱邁向大鬍子及何申一的桌前，同桌而坐。

唐菱眼睛巧妙的一溜，狐疑的問道：「怎麼不見邵安欽邵大哥？」

大鬍子略有所思道：「他有事到南方去，十天半個月是不會回來的。」

丁樂聽後，略帶惋惜的道：「眞可惜，今天這種場面沒能讓他親眼目睹。」

而唐菱心中却默默的想著：「雖然是在忠義堂的土地上，但是，這已不是原來的忠義堂……」

衆人盡情的喝酒，大聲談笑，不知不覺中太陽已漸漸西下。

金穗般的光芒透過雕花窗櫺瀉進了正廳，絲絲的光束溫暖地服貼在衆人臉上。

但是，在座衆人的神色，却已漸漸變得不自然。

有人交頭接耳後，臉色倏地蒼白。

也有人臉色凝重不語，一逕的看著外頭的天色。

幾個下人點上了燭火。

浮躁的氣氛，却疾速蔓延開來。

有些人忍不住了，起身道：「何先生，我等有事，先行告辭。」

「各位，我也有事不能奉陪。」

「兩位稍慢，在下與兩位同行，何先生告辭了。」

「天色已晚，我也不便久留！」

「咱們也和大夥一道走。」

「是啊！何先生我不打擾了。」

……

才不到一會兒工夫的時間，衆人已走了八、九成。

丁樂搔搔頭，疑惑道：「師叔公，這是怎麼回事？」

何申一早已注意到，却不知原因爲何。「大家這驚恐是爲了什麼？」

一些遠道而來的人，雖然沒有走，但是——

「他們說的可是眞的？」

「媽的，你看他們怕得像縮頭烏龜，恨不得乘飛機逃呢！」

「照這麼說來，咱們可得小心了。」

「嗯！咱們大夥今晚就在忠義堂守

著，看誰敢惹上門來。」

在紛擾動盪的時代中，上海一直籠罩在血腥的陰影中，實在是件令人束手無策的事。

＊　＊　＊

是夜——

唐菱趁衆人熟睡之後，便悄無聲息地潛入丁樂的房中。

她猛搖丁樂的肩膀，直到丁樂張開惺忪的睡眼。

看見唐菱，丁樂便道：「唐……」

唐菱連忙掩住丁樂的嘴巴，搖頭表示要丁樂別出聲。伸手便拉起丁樂往門邊走，站了半晌方才拉開門縫，眼睛敏銳的四下探望，才跨出去。

丁樂小聲的問道：「妳想去哪裏？」

唐菱低聲回道：「睡不着，想四處瞧瞧，但別驚動了其他人。」

「還是妳細心。」丁樂痴痴的笑著讚許道。

於是唐菱和丁樂便先往大廳查看。

整個忠義堂一片靜寂。

過了許久，丁樂道：「沒什麼怪異的地方嘛！」

唐菱似乎安心的點了點頭，隨即朝空外比劃了一番。

丁樂點了點頭，隨著唐菱走出屋外。

丁樂大口的吸着屋外涼爽的夜風，道：「嗯！屋外的空氣眞好。」

驀地——

一陣疾勁而細小的聲音在二人的周遭響起。

唐菱警覺的叫道：「小心有人！」

丁樂猛朝四下打量，突然雙目大睜，詫異地叫道：「是日本忍者！」

當約莫十名忍者向二人急急包圍時，天空響起了一聲清亮的槍響。

忠義堂正廳的燈火，刹那通明。

一個女子的身影突然出現，尖聲叱道：「快走！」

十名忍者如旋風般的朝街角跑去，不一會兒便隱沒於夜色中。

何申一和大鬍子趕忙急奔到唐菱、丁樂的身邊。

「發生什麼事？」何申一邊朝街角望去，邊急問。

丁樂心有餘悸。「是一羣忍者！」

「忍者？」大鬍子心中疑雲叢生。

唐菱喃喃自語的唸道：「定是川島花子。」

何申一緊聲道：「川島花子！菱兒，妳確定沒有錯？」

唐菱肯定的點了點頭。

丁樂也猛點著頭，道：「嗯！我也聽到她的聲音了。」

「難不成三花會死灰復燃？」何申一猜測道。

「這也不無可能，三花會的頂頭日本大營，很可能會積極的採取行動。」大鬍子分析道。

由於槍聲的關係，忠義堂中的人多半跑出來看個究竟。

何申一冷靜平淡的宣佈道：「抱歉，方才只是槍支走火，沒事了，各位請進屋休息吧！」

衆人朝廣場四周瞧了瞧，並無一兵一卒，所以兀自打個哈欠，伸伸懶腰回到屋中去。

何申一見衆人一一入屋，不禁低聲對大鬍子、唐菱和丁樂說道：「這裏不方便談話，你們到我房裏談。」

大鬍子點了點頭。

丁樂指指大鬍子手中緊握的槍，打趣道：「大鬍子，我想這槍應該可以收起來了吧！」

大鬍子不禁低頭看了一眼，連忙將槍插入腰際間的槍袋裏。

唐菱道：「走吧！」

四人動作迅速地朝何申一的房中走去。

掩上門後，四人莫不是一臉凝重，眉鋒緊蹙。

何申一聲音劃破沉寂，道：「原來黃昏時，人人都急著離去，就是因爲有人已經知道堂外遭人埋伏。」

唐菱不解的道：「怎麼突然蹦出一羣忍者？三花會明明被我們滅了啊！」

「恐怕幕後還有一些，像菊池惠子一樣的首腦人物。」大鬍子憂心忡忡的說道。

「他們埋伏在忠義堂外，爲的是什麼？」唐菱疑惑道。

「唐菱，這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們當然是想報復啦！」丁樂毫不遲疑地說道。

唐菱望向窗外，呢喃道：「可是，方才那羣忍者好像無意置我們於死地。」

「哦！有這種事？」大鬍子疑惑的看著唐菱的背影。

丁樂頗有同感，點頭道：「嗯！唐菱這麼一說，我也有這種感覺，我們從廣場走去，他們應該早就發現才對。」

「這麼說來，他們是另有所圖。」何申一深沉的凝思著。

「問題是，我們現在找不出任何頭緒，該從什麼地方下手才好？」大鬍子思量著。

正在大夥絞盡腦汁的當兒。唐菱突然展開笑臉，轉過身子，煞有其事的視正襟危坐的三人。

「剛剛他們顯然無意置我和丁樂於死地，倒是想抓我們的意圖十分明顯，那我們何不來個將計就計？」唐菱的眼眸中閃爍著慧黠的神色。

丁樂却不以爲然的嘆了口氣，反駁道：「話可沒說錯，但是忍者想抓我們，必然有他們的用意，也許是藉我們作威脅，也許……這麼一來反而更糟糕了。」

「的確，這麼做實在太危險了，他們企圖不明，一個不小心可是一條人命啊！」何申一思量道。

唐菱據理力爭，道：「你們想想，

如果以我當餌，讓他們給抓了回去，你們不就可以跟他們而找到巢穴嗎？」

大鬍子臉上泛著驕傲的神色，道：「唐菱，妳的勇氣不輸男孩子，我以妳爲傲。」

唐菱臉上揚起一片自得的笑容。

何申一看了看唐菱，仍然放心不下的嘀咕道：「只怕一個沒配合好，後果不堪設想！妳大師哥方豪現在仍下落不明，忠義堂全靠妳……」

唐菱走到何申一的身旁，似撒嬌般的勸慰道：「師叔公，不會有事的！我看那些忍者的眼光呆滯無光彩，八成被人下了藥，川島花子既然別有所圖，暫時是不會傷害我的。」

丁樂不樂觀的故意打一下哆嗦，道：「嘖嘖嘖！多可怕啊！萬一川島花子一下命令『殺——』，那妳不就沒命了？」

唐菱白了丁樂一眼，嬌叱道：「你少多嘴，眞像隻烏鴉。」

丁樂辯駁道：「喂！喂！妳不要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可全是爲妳生命安全著想。」

唐菱沒好氣的做個鬼臉，道：「謝了，好心的呂洞賓，你別破壞我的計劃就行啦！」

何申一笑著搖頭道：「在這節骨眼，你們還有心情吵嘴。」

丁樂反駁道：「就是因爲氣氛太差，我才需要找人吵吵，這樣才不會被沉重的氣氛活活壓死。」

唐菱連忙幫腔道：「是啊！你瞧我們現在不是好好的嗎？」

大鬍子見二人如此樂天，遂放心笑道：「難得你們有這麼達觀的心境。」

唐菱聽了不禁道：「這麼說，我的計劃是可以實行嘍？」

大鬍子默默的凝視著何申一。

何申一嘆了口氣，勉强的點點頭，道：「既然你們都有這種決心和信心，就這麼做吧！」

唐菱感激道：「師叔公，謝謝你。」

「不過，菱兒，妳一定要機警點！」何申一放心不下的叮嚀著。

「乾脆我陪唐菱一起作餌。」丁樂突地冒出這麼一句話來。

「不必了，你還是在暗處保護我。」唐菱笑臉盈盈的指著丁樂的鼻尖說著。

丁樂聳了聳肩膀，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

大鬍子笑道：「既然如此，我也好通知大漢會的弟兄幫忙。」

＊　＊　＊

三日後——

唐菱獨自一人，鬼鬼祟祟的走到廣場前的草叢中搜索。

四下却靜寂得落針可聞。

唐菱心中默默的唸道：「死忍者，臭忍者，還不快點現身……」

正在這當兒，唐菱忽然感到頸後一陣冰涼，人已昏迷，不省人事。

川島花子嘴角浮現出一抹陰冷的邪笑，猛地揪起唐菱的頭髮，看著她不醒人事的臉，道：「哼！傻丫頭，是妳自己送上門的，怪不得我。」

「我把這丫頭送回去，他一定會更欣賞我的辦事能力。」川島花子喜孜孜的冥想著。

隨即，川島花子威嚴無比的命令忍者們，道：「現在快將這丫頭送回去，沿路要多加小心。」

只見忍者們僵硬的點了一下頭。

川島花子得意道：「我先回去稟報，你們快點回來，不得有誤。」

說完，川島花子轉身迅速的往街角直奔，沒入長長的巷道。

不多時，便聽聞一陣馬車聲——

川島花子沿途小心翼翼，謹愼機靈，不時的張望四處，行踪隱蔽且詭譎。

同時間，十名忍者也背扛著唐菱，朝街道上疾速奔去。

丈遠外，羣英們也小心翼翼的尾隨忍者們前行。

而忍者們却絲毫沒有察覺，彷彿只知一昧的前進，其他的便不再重要。

「赫！唐菱被忍者劈下的那一掌，看來可不輕唷！」丁樂一邊緊跟，一邊唸唸有詞道。

「不知他們究竟要到那裏去？」何申一引頸而望，心中忐忑不安的低語著。

忍者們沿途就像被鬼追似的，一刻不停地直往前頭竄。

呼——呼——

陰風勁掃，忍者們的詭怪行踪，看來更帶有幾分邪異恐怖。

唐菱在忍者們幾番奔馳下，意識頓時清醒，却故不作聲。

幾個拐彎，一條長長的甬道呈現在唐菱的眼前。

唐菱微瞇著眼，仔細打量週遭的情景，頓時心頭一震，驚慌地忖思道：「這不是……」

另一方面，川島花子加快脚程，已進入一院的側門，再通過數處轉折，來到一座別緻的房門外。

「屬下有事稟報。」隔著門牆，川島花子謙卑却掩不住欣喜的聲調說道。

「進來吧！」一道鏗鏘有力的聲音，自房中傳了出來。

川島花子推開雕花鳥木門，進房後又極細心的將門關上。

神秘男子背對川島花子坐著，緩緩開口道：「什麼事？瞧妳一副高興的模樣。」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忠義堂佈下的網，現在已經捉到魚……」川島花子嗲聲嗲氣的說道。

神秘男子加重語氣的問道：「快明說！」

川島花子啟齒間，臉色閃爍著得

意和妖媚的神情，道：「唐菱被我們抓來了。」

神秘男子心頭一震，身子不急不緩的站了起來，仍未轉過身，只硬聲道：「怎麼回事？」

川島花子道：「我們在忠義堂埋伏監視，那丫頭不知死活一個人跑出來，所以我們乾脆把她打昏，帶回來做人質。」

神秘男子不發一言，由背後看出是不為所動，心中却警覺到被滲透的危機，兀自冷靜冥思盤算著。

這男子眼中閃過一抹光芒，宛如一柄冰冷的利劍，隨時能刺穿人的腑臟。

幸好，川島花子背對著他。

川島花子見男子一話不發，探問道：「難道……難道你不滿意？」

神秘男子逕自沉思，目光凝然，擺動的袖口顯示出內心翻騰不安的思緒。

「忍者們現在何處？」神秘男子終於開口。

「已經在回程中，算算時間該回來了。」川島花子揣測著說道。

神秘男子臉色凝重的道：「妳有沒有想到，這其中可能有詐？」

接著又道：「妳直接叫忍者們帶唐菱回來，不怕有人跟踪，找到這裏來？」

川島花子原本仍在為自己的表現沾沾自喜，並等著一些稱讚的句語。

此時，聽神秘男子這麼一說，川島花子臉色頓成慘白，急忙告罪道：「屬下該死，我本想捉住唐菱當人質，所以……」

神秘男子輕微的牽動嘴唇，道：「算了，妳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我也有失策的地方，看妳對我忠心耿耿，就不用再提。」

川島花子臉色頓然笑開，謝道：「謝謝你，我會盡力彌補我的過失，現在我該怎麼做？」

神秘男子綻開一絲詭異的笑容，邪聲道：「哼！反正遲早都要照面的，現在有唐菱在我們手上，定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 * *

羣英們跟踪忍者的行逕，來到一座熟悉的豪華宅院。

「怎麼……怎麼會是青龍武館？」丁樂吃驚的看著忍者們由後門將唐菱揹進青龍武館。

眾人也不禁震驚異常的望著青龍武館，半天無法接受這突來的事實。

忍者抓著唐菱回青龍武館，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這批忍者為邵逵所養？

沒錯！

邵逵就是那名神秘男子，一切陰謀的幕後主使者。

這個結局雖然出人意料，却是不爭的事實。

廳中，川島花子對著彷如木雕泥塑的忍者道：「你們辦得很好，不過你們要嚴加防備，稍後若沒事發生，我自然會給你們吃藥。」

忍者們個個無動於衷，像默默接受般地站到廳中兩旁。

川島花子朝揹著唐菱的忍者道：「把她放下。」

忍者機械的放下唐菱，立刻又站起身，退回原處。

川島花子猙獰的對地上的唐菱笑道：「哼！我就不信這丫頭落在我手上，他們還敢輕舉妄動！」

忽然——

丁樂一個俯地翻滾，躲到椅子後，持槍大喊道：「不准動！」

川島花子馬上彎下身子，冰冷的槍管抵著唐菱的腦袋瓜子，威脅道：「誰敢亂動的話，唐菱這丫頭就會沒命。」

丁樂連聲急嚷道：「日本婆子，妳若敢傷了唐菱一根毛髮，我就跟妳沒完沒了。」

唐菱閉著眼，聽到了丁樂這番話，不禁暗喜的忖思：「傻瓜，他們才不會眞殺我，他們的首領還沒現身哩！」

川島花子連忙叫一名忍者揹起唐菱，跟自己往邵逵的房間跑，邊嚷道：「小子，想要這丫頭的命，你就別亂動。」

此時，何申一、大鬍子、卓元羽、陳志恆、吳峯等忠義堂和大漢會的弟兄們，一股腦兒全部衝進廳中。

青龍武館的弟子們，個個掄刀持槍，紛紛擁了過來。

一時間，刀光、槍鳴聲，充滿整個青龍武館的內內外外。

何申一、大鬍子、丁樂及卓元羽在紛亂中，忙朝川島花子逃逸的方向追去。

而邵逵在房中，也隱隱聽到前廳零亂的槍聲和刀聲。

「糟了，該死的川島花子，讓忍者們回來，這下子全給我料中。」邵逵滿腔憤怒。「哼！想捉我邵逵沒那麼簡單。」

經過一番思考，邵逵站起身子，急忙奔出房門。

繞過無數個曲橋彎路，到達一個荒廢了的洞口。

此處說它荒涼僻靜，毫無人煙，實不為過。

除了一條幾乎被雜草掩蔽的小徑，顯示出平日有人出入，否則外人是不會注意到這個廢墟。

邵逵駕輕就熟般穿過一堆廢棄的物品，來到一間破敗的茅屋內。

經過一陣尋找，邵逵在茅屋角落裏，找到一個上面滿是塵垢的小木盒。

邵逵卻視若寶物，將灰塵輕輕拭去，緩緩的將小木盒打開。

裏面却放著一條不起眼的布腰帶。

邵逵將布腰帶繫在自己的身上，

面上露出詭異的冷笑。

隨即，邵逵動作快速的離開廢墟，反朝正廳的方向跑去。

川島花子領著身揹唐菱的忍者，心急如焚的四處找尋邵逵的踪跡。

「川島花子——」邵逵迎面叫住四下張望的川島花子。

「你跑到那裏去？害我擔心你會被忠義堂或大漢會的人抓去。」川島花子嗲聲嗲氣的走近邵逵。

邵逵不以為意的挑高雙眉，略為不悅道：「妳看我像那種倒楣的人嗎？」

川島花子滿臉敬仰崇拜，討好道：「你當然不是。」

邵逵冷冷的笑道：「至少唐菱和另一樣東西還在我身上。」

唐菱氣得咬牙切齒，邵逵竟然是個笑裏藏刀、偽善的大壞蛋。

她原本想擺脫了忍者，立即上前捉住邵逵，却聽聞尚有一樣東西，禁不住好奇心驅使，强抑著自己按兵不動。

這時——

何申一、大鬍子、丁樂和卓元羽猛地一衝，也闖進青龍武館的內廳。

丁樂緊張兮兮的喊道：「邵逵你這個奸詐、該死的傢伙，快放開唐菱，否則……別怪我不客氣。」

何申一更怒道：「邵逵，我忠義堂向來和青龍武館井水不犯河水，你為何要派人埋伏？」

「哈哈哈……」邵逵道：「井水不犯河水？何申一你未免太天眞了。」

「難不成我們有什麼深仇大恨？」何申一不明白的大叫道。

「還是忠義堂有什麼你想要的東西？」大鬍子頗有深意地說道。

「沒錯！否則我幹嘛大費周章的夜襲忠義堂。」邵逵自得意滿道。

話一出口，在場的眾人，莫不是吃驚地瞪著邵逵。

唐菱緊咬著薄唇，想伺機殺了邵逵，却先要聽聽他的目的何在。

丁樂却氣得青筋暴起，喝道：「原來毀滅忠義堂的人是你！你還假裝要幫助我們！」

「噢！」丁樂又像想到什麼，大喝道：「難怪你那麼關心藏寶圖，還套取師叔公藏身的地方，幸好我們沒說，不然，師叔公恐怕……你，你這個禽獸、畜牲……」

「住口！你再罵，唐菱就沒命。」邵逵惱羞成怒要脅道。

「你……」丁樂氣極敗壞的握緊拳頭。

何申一冷靜的攔阻丁樂，强作鎮定的反問邵逵，道：「你想得到藏寶圖？」

邵逵朗笑道：「對！我已經有了一張，我收買了川島花子及孫大郎，想要奪得三花會那張，於是我又偷襲忠義堂，為的就是你們的那張圖。」

傳言，三張藏寶圖，一張在三花會，一張在忠義堂，另一張下落不明的，竟然是在邵逵手中。

「忠義堂根本就沒有什麼藏寶圖。」何申一急聲道。

話一出口，在場眾人皆大感驚訝。

然而，更叫人不敢相信的事情，接著發生了。

大鬍子突然動手去撕下自己臉上的絡腮鬍。

那整片鬍子迅速地被撕落，就像是摘下帽子一樣地容易，因為鬍子不是長在臉上，而是刻意貼上去的。

除掉鬍子，露出了一張俊挺、性格的方臉。

「方豪！」何申一首先驚嚷出聲。

「方豪？師叔公你……他……他就是唐菱的大師哥方豪？」丁樂比手劃脚、顛三倒四地叫道。

唐菱由於過份驚訝，竟忘了她在偽裝。

「大師哥！」唐菱倏然睜眼，掙扎地要離開忍者的箝制。

「原來妳早醒了。」川島花子嘲諷道。

「廢話！妳當姑奶奶我這麼沒用啊！我可是將計就計，揭穿你們的詭計。」唐菱掙扎道。

「別動！否則有妳罪受的。」邵逵動了動抵著唐菱太陽穴的槍，怒吼道。

「菱兒！」何申一擔憂地冷汗直流。

「你以為我是三歲小孩，唬唬你們就算了？」邵逵冷嘲熱諷地瞧著何申一等人。

說罷，他突將忍者肩上的唐菱一把攔腰抱了下來，並將手槍直抵她的太陽穴。

「我倒要看看你們要的是藏寶圖，還是要唐菱的命！」邵逵露出一個狡黠的笑容，凝望著何申一。

眼看邵逵的指頭便要扣下扳機。

方豪立道：「等等，你要是扣下扳機，不但藏寶圖沒了，就是你的腦袋瓜子也會跟著開花。」

「聽你的口氣，好像你身上有藏寶圖？」川島花子朝邵逵的側身靠近，得意洋洋的試問道。

方豪眼光直視唐菱，朗聲道：「不錯。」

「不管你是大鬍子還是方豪，只要你把藏寶圖丟過來，唐菱就交給你們帶走。」邵逵道。

「我們又怎能相信你拿了圖後，會將唐菱交給我們？」卓元羽不相信的質疑道。

「難道你們還妄想我們先將唐菱放過去？」川島花子鄙夷的看著卓元羽，道：「怎麼說我們也在三花會中共事過，你未免太天眞了吧！」

正當雙方相持不下之時——

丁樂突將手槍微微舉起，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動作朝邵逵開槍。

丁樂此舉實在是冒險，却是意外得叫邵逵防之不及。

邵逵眼睛一瞥，連忙一把拉過川島花子，擋在自己身前，再很快的拉住唐菱，兩人朝旁邊滾去。

「啊——」刺人耳膜的尖叫聲響起，子彈不偏不倚的從川島花子的腹腔穿射而過。

站立在一旁的忍者，火速的從腰際拔出小飛刀，欲朝丁樂的方向射去。

卓元羽却比忍者更快的，由其背後開了一槍。

「啊——啊……」

一時間，兩邊的人都滾向兩旁，搞不清楚是誰傷了誰。

唐菱想趁機反擒邵逵，却不料仍被邵逵制住，硬生生的將她拖住。

「想這樣就抓住我。」邵逵嘲諷道：「妳未免太小看我。」

「你這個僞君子，還我爹來……」唐菱遭到反制，一時氣不過，便大罵出聲。

邵逵將唐菱的雙手反背，猛地施力，威脅道：「妳最好安靜點，免得受皮肉受苦。」

「唐菱……」丁樂緊張的喚道。

邵逵忙用手臂勒住唐菱的頸項，威脅丁樂等人道：「你們要是敢再亂動，這丫頭的命就眞的沒了。」

「邵逵，你——」何申一緊張道。

方豪見情勢不妙，忙轉移話題道：「邵逵，你知不知道你兒子爲何突然離開？」

邵逵一聽心中不覺一震，却仍裝出一臉若無其事的模樣，道：「安欽到南方去和朋友、同學聚聚，過沒多久就會回來。」

卓元羽不屑的冷諷道：「你未免太不了解你兒子了，他是因爲你的關係，而遠避南方。」

邵逵不禁瞪眼怒視，道：「安欽是我的兒子，我比誰都了解他，你們休想拿他來當幌子。」

「了解？」卓元羽嗤之以鼻，道：「你如果眞的了解他，就該知道他也是大漢會的一份子。」

邵逵臉色頓時蒙上一層愁雲慘霧，咬牙道：「安欽……他居然是大漢會的人？」

「不可能，安欽不可能是大漢會的人，不可能！不可能——」邵逵激動的否認。

唐菱潑辣的扭動著雙手，邊罵道：「哼！邵大哥是熱血沸騰的血性青年，才不像你，是個無賴！」

邵逵提腳便往唐菱的後腿踹下。「丫頭，妳給我住口，再多說一句，我就捏斷妳脖子。」

「你捏斷她的脖子，我就捏碎你全身的骨頭。」丁樂整個人就像要跳起來一樣。

方豪冷靜而中肯的勸說道：「邵逵，邵安欽一定是不願和你衝突，才會急於到南方去，難道你一點也體會不到他的心意？」

邵逵狂笑道：「哈哈哈！安欽是我的兒子，他不會和我作對，縱使他是大漢會的人，也不會違背我！」

「他是不會違背你，但是他同樣不會原諒你。」方豪加重語氣道。

邵逵篤定的笑道：「安欽是我一手帶大的，我了解他的個性，他是不會忘恩負義的。」

卓元羽苦笑的搖頭道：「就因爲他受到國家的栽培，又不會忘恩負義，所以他才會選擇離開。」

邵逵的臉色頓時一片慘淡。「你們故意挑撥我們父子的感情……是你們騙我的！」

丁樂此時氣得大喊道：「誰騙你來著，是你自己作惡多端，怪得了誰？」

邵逵一時間神色恍惚道：「沒關係，沒關係，等我將藏寶圖湊齊，我就發財了，一輩子榮華富貴享受不盡……

「到時候，我可以去南方找安欽，誰都不能阻攔我……我要什麼就什麼……哈哈哈！」

何申一瞧見邵逵如此模樣，不禁擔心起唐菱的安危來。

「邵逵，你放了菱兒，乖乖束手就擒，我們還可以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何申一勸道。

「自新？哈哈哈……我邵逵不需要自新，我只要寶藏！」

丁樂忍不住罵道：「像你這種人，就是有再多的金山、銀山，也不會滿足的。」

邵逵嘴邊浮出一抹邪笑，道：「沒錯！我要整個上海全歸屬於我。」

「你作夢！」一個呻吟無力的聲音，自邵逵腳邊響起。

衆人急忙尋聲看去，只見川島花子硬撐著身子，朝邵逵扣下扳機。

「砰！」

邵逵背部中槍，整個人睜大雙眼，忍著劇痛，緊盯著川島花子問道：「爲什麼？」

唐菱趁機掙脫邵逵，奔向方豪身邊。

川島花子掙扎的欲爬近邵逵，道：「邵逵，你雖然不顧……不顧我的死活……我……我還是愛你……我要你陪……陪我……」

川島花子紅著眼眶，熱情的望著邵逵。

「妳……妳居然壞了……我的大事。」邵逵恨恨的顫抖道。

說罷，邵逵硬咬著牙，猛力朝川島花子一踹。

「呃！你……你好狠的心……我爲了你背叛三花會，你……你……」川島花子滿身鮮血，不甘心地道。

邵逵身子一時不支，雙腿跪了下來。

「哈哈哈！沒想到……我這天衣無縫的計策……居然壞在妳的手中……」

邵逵憤恨不平的咒罵道。

「你不是說……只愛我一人……」川島花子痴呆的質問道。

「賤人！我愛妳……去死——」邵逵猛地舉起手中的槍，朝川島花子連連開槍。

隔了會兒，槍聲停息，川島花子全身佈滿槍孔，雙眼仍大睜地瞪視著邵逵。

邵逵瘋狂似的仰天長笑後，終於不支倒地，結束他罪惡的一生。

＊　＊　＊

「還我爹的命來，還我師兄弟們的命來——」唐菱突然撲到邵逵的身上又搥又打。

唐菱的哭喊聲，頓時將衆人驚醒來。

方豪首先上前扶起唐菱，安慰道：「菱兒，別哭了，邵逵已經得到報應！」

「大師哥——」唐菱窩在方豪懷裏哭。

「野丫頭，別哭了嘛！再哭我可認不得妳了。」丁樂逗著唐菱。

「死丁樂、臭丁樂！」唐菱破涕爲笑的罵道。

何申一上前，低聲罵道：「菱兒，妳眞是的，剛才實在太危險，要是有什麼閃失……」

唐菱抹去臉上的淚水，道：「師叔公，你沒瞧見大師哥回來呀！有他在我什麼都不怕。」

「你這小丫頭。」何申一沒好氣的道。

陳志恆突然由大廳中跑來。「方大哥，青龍武館已經被我們制服，但是却找不著藏寶圖。」

方豪緊蹙眉頭。

「那麼寶貴的東西，邵逵絕不會亂放。」卓元羽冷靜的思索。

丁樂突然眼睛一亮：「嘿嘿！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應該會放在身上。」

陳志恆看了衆人一眼，立即跨步到邵逵身邊，動手便上上下下搜了幾回。

「奇怪，我搜遍了，沒找著。」陳志恆道。

此時，唐菱低頭摸著自己的布腰帶，道：「師叔公，你的腰帶是軟的嗎？」

何申一雖然不解，唐菱怎麼會在這節骨眼上問這事，但仍回道：「布腰帶當然是軟的。」

「邵逵的布腰帶好像是硬的。」唐菱方才被邵逵緊緊箝制住時，感到邵逵的布腰帶特別粗硬。

方豪和卓元羽一聽，連忙欺身到邵逵屍首旁。

「的確比較特別。」卓元羽將邵逵的布腰帶解下。

方豪接過布腰帶，仔細摸索，最後用小刀謹愼的將布腰帶劃開。

呈現在衆人眼前的，果眞的一張發黃的地圖。

何申一道：「沒想到眞有藏寶圖。」

方豪突然伸手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地圖，和手中的地圖拼了拼。

「大師哥，你怎麼也有藏寶圖？」唐菱驚訝地問道。

不僅是唐菱，連何申一等人也專注地等著方豪開口。

「師叔公，這張地圖是我離開上海到南方時，師父交給我的。」

何申一點點頭道：「這麼說，傳言不假，忠義堂確實有一張。」

「我跟師叔公怎麼都不知道？」唐菱不依的叫道。

「師父因緣巧合得到這張寶圖，立即送我到南方接受最嚴格的訓練，再回來設法取得這批寶物，好貢獻給南方政府增購火力，統一我們中國。「誰知我還沒回來，忠義堂已經遭到……」方豪感傷地道。

唐菱的眼眶又紅了起來。

「好了，我們要化悲憤爲力量，別辜負妳爹的願望。」何申一安慰唐菱道。

方豪也慰藉道：「是啊！只可惜還差一張……」

丁樂湊過去望著地圖，神色突然一變，叫道：「是不是這張？」

丁樂邊說邊自褲袋中掏出一張發黃的紙張。

唐菱接過一看，又驚又喜地道：「沒錯！」

何申一狐疑的問道：「你怎麼也會有地圖的？」

「是啊！我怎麼都不知道？」唐菱叫道。

丁樂洋洋自得的翹高下巴，道：「那天我們攻上三花會，我在菊池惠子屍體旁的地上撿到的。」

唐菱如兇神惡煞似的罵道：「你怎麼不早說！」

丁樂身子頓時矮了半截，連忙道：「我那知道這就是藏寶圖，我還以爲這上面可能寫著菊池惠子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想等離開三花會後再拿給妳看，誰知道放著放著就忘了。」

唐菱沒好氣的白了丁樂一眼。

「怪不得我們找不著，還擔心三花會的人早將圖呈到大本營去了。」卓元羽道。

方豪連忙蹲下身子，將圖擺在地上，開始拼拼湊湊。

奇怪的是，不論三張圖如何放，總是無法完整的將圖拼合。

卓元羽緊皺眉頭，道：「難道這只



是傳聞而已？」

丁樂捋起衣袖，蠢蠢欲試道：「我來試試看。」

「哼！我大師哥都沒辦法，你又怎麼能拼得出來。」唐菱當衆洩丁樂的氣。

「妳自己笨可別扯到我啊！」

「你才笨呢！」

唐菱和丁樂一人一句吵個沒完，二人蹲在地上將地圖正放、斜擺，拼拼湊湊的，就是沒法子拼成一張完整的地圖。

「哎喲！這一定是騙人的啦！」唐菱沒轍的坐到地上，順手拿了張地圖東瞧西瞧。

丁樂沒趣的雙手一攤，將手中的一張地圖丟給唐菱。

說巧不巧的，疊放在唐菱手上的地圖上面。

「咦？」唐菱疑惑的叫道。

丁樂連忙將頭湊了過去，仔細一看，突然大叫道：「哇！出現了，出現了！」

何申一、方豪、卓元羽及陳志恆個個將身子圍攏過來。

唐菱伸手抓過地上的第三張地圖，將三張疊在一起，地圖上竟出現了完整詳細的地圖。

「怪事，居然三張地圖疊在一起，才能將影像重疊。」丁樂驚訝道。

唐菱喜孜孜的將圖交給何申一，邀功道：「師叔公，你看我多聰明！」

丁樂爭辯道：「喂喂！我也有份哪！」

何申一道：「好，好，你們兩人都很聰明。」

何申一又轉向方豪、卓元羽及陳志恆，道：「取得寶藏，你們可以拿去當支援革命的經費，及大漢會的基金，幫助我們自己的同胞。」

方豪及卓元羽等人莫不興奮地露出笑容。

丁樂突然拍著胸膛，揚聲道：「我也要加入大漢會。」

「我也要——」唐菱趕緊附和道。

「那是再歡迎不過了。」陳志恆開心的笑道。

何申一滿意的捋著自己的白鬍鬚，頻頻點著頭，道：「唉！老人家我又可以回到仁紹，好好休息一陣，鬆弛這些日子來的緊張。」

唐菱明眸一轉，突然大聲嚷道：「丁樂，我們再來比賽吧！」

丁樂尚未會意的問道：「比賽？」

「就是比賽跑步嘛！」唐菱笑得天眞無邪。

丁樂心頭一震，如同見著鬼似的，拔腿便跑，還不時回首叫道：「哇！野丫頭，求求妳饒了我吧！」

「別跑！」唐菱跨步便追向丁樂。

「哈哈哈……」

衆人看著二人追逐的背影，不禁搖頭輕笑。

（全篇完）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

上文提要：七鳳、八虎、小狗子在森羅殿上分別依編號坐下，準備出手先格殺紅臉編號的人，便知道誰是劫殺鐵虎莊的兇手，但事出意外，黑臉五、六、七號除掉面具，赫然是終南三傑，終南三傑攻向幽冥教主，都被殺掉，紅臉一號賀三劍反抗也遭到同樣下場，於是七鳳號令三人齊攻，幽冥教主毫髮無損，三人正想奪門而逃……

◎◎◎◎◎◎◎

脫離森羅殿　捉得紅臉人

「取下你的面具來也可以。」

「出去面對面，看得更清楚。」

「哼，少在本教主面前要滑頭！」

餘音未落，異事陡生，白牡丹趁幽冥教主說話不備間，化作一縷白光，箭射而出。

閃電也似的到處亂竄一通後，又回歸原位。

朱哥大瞪着豬眼，傻里傻氣的道：「白牡丹，妳是不是那條筋不對，發什麼神經？」

白牡丹給了他一個白眼，道：「豬就是豬，死腦筋，本仙子在尋找出路。」

朱哥不服氣道：「笑話，金剛罩密不透風，那來的出路？」

白牡丹道：「豬八戒，你懂個屁，困在金剛罩裡，與外界完全隔絕，按理根本聽不見彼此的談話，老賊一定留有一個氣孔。」

八虎猛然想起了自己被困的經驗，道：「不錯，困在裡面的人，確實無法與外界的人講話，必有通話的氣孔，找到沒有？」

白牡丹搖頭歎息道：「老雜毛狡猾得很，氣孔游移不定，難以捉摸。」

朱哥忽然緊張兮兮的道：「我可能留有一個通路。」

胡力冷哼一聲，道：「少臭蓋，你除了吃、喝、拉、撒、睡，喜歡吃女人的豆腐之外，還會幹什麼，那來的通路？」

朱哥一本正經的道：「狐狸，你別狗眼看人低，這一條通路，是我老朱吃出來的。」

小狗子幾乎要笑彎了腰，道：「笑死人，路又不是肉做的，怎會吃出來？」

朱哥肅容滿面的道：「我問你們，咱們施術佈法，最忌諱什麼？道士驅邪逐鬼，最常用的又是什麼？」

七鳳道：「大概是黑狗血，與黑狗腿吧？」

朱哥道：「不是大概，正確的說本來就是這兩樣東西。」

八虎道：「豬八戒，莫非你藏了一肚子的黑狗肉？」

朱哥道：「嗨，吃在肚子裏就廢啦，屁用也沒有。」

七鳳道：「那是——」

朱哥道：「一條黑狗腿，吃了兩口，就發生情況，闖進森羅殿，熟狗腿只好留在外面。」

小狗子道：「煮熟的狗腿，不知道還有沒有用？」

胡力道：「就算七折八扣，應該多少還有點剩餘作用才對。」

石玉娘急聲追問：「豬八戒，快說，那半條狗腿放那裡？」

朱哥伸手一指道：「就在正門一旁的窗框上。」

＊　＊　＊

石玉娘好快的反應，搖身變作一縷光束，射向窗框。

好在，狗腿仍在，取走狗腿，現出一個洞來，石頭娘娘一聲不吭，咻！咻！一聲，當即穿洞而出。緊接着咻！咻！咻！三聲響，胡力、朱哥、白牡丹也相繼脫困。

一脫困便又恢復人形，胡力、朱哥、白牡丹，躍登森羅殿頂，跟張半仙、花香香各展奇能，大打出手。

石玉娘獨自一人，則從事攫取符咒，破壞金剛罩的工作。

仙妖鬥法，簡直駭人聽聞，天搖地動，驚心動魄，忽兒雷鳴電閃，忽兒風狂雨驟，時而萬馬奔騰，時而百獸狂馳，看得人心驚肉跳，頭皮發炸。

「胡力，加油！」

「豬八戒，加油！」

「白牡丹，加油！」

「斃了那個老雜毛！」

「給癩蝦蟆一泡尿！」

七鳳、八虎、小狗子亂喊亂叫，欣喜若狂，忘記了仍身在險地，也忘記了身邊還有三個毀家滅門的大仇人。

猛可間，晴天爆出一聲霹靂，轟隆隆！的一聲巨震傳處，金剛罩已被石玉娘的法力破解，餘威所及，森羅殿也跟着倒塌下來。

瓦礫紛飛，塵土激揚中，大家皆急急如喪家之犬，惶惶如漏網之魚，各尋出路，抱頭鼠竄。

* * *

託天之幸，總算逃過此劫，七鳳、八虎、小狗子平安無事的逃離森羅殿。

可是，展目四顧，却發現又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

燈熄了。

幽靈教主那一干人不見了。

張半仙、花香香、胡力、朱哥、白牡丹不知去向。

紅臉五號、七號、九號也乘亂逃走，已踪跡全無。

只有石玉娘仍留在現場。

小虎道：「玉娘，幽冥教主這個殺人的魔王跑到那裡去了？」

石玉娘躬身道：「這個老魔機伶得很，一見苗頭不對，便率衆退走。」

「老雜毛、癩蝦蟆呢？」

「這兩個妖魔自知不是我們的對手，交手不到十合，便自落荒而逃。」

「還有那三個紅臉的傢伙，怎麼一眨眼也不見了？」

「他們已如驚弓之鳥，一有機會，自然逃之夭夭。」

「玉娘，不論是幽冥教主，或是老雜毛、花香香、紅臉的、都是十惡不赦之徒，妳知道嗎？」

「奴婢知道。」

「胡力、朱哥、白牡丹他們現在幹什麼？」

「正在全力追查這一羣人的下落。」

「去告訴他們，無論如何，一定要將這一羣兎崽子全部揪出來，一個個的搗扁砸爛。」

「是，星君！」

石玉娘躬身一諾而去，小狗子道：「八少爺，咱們到那兒去？」

八虎道：「目標相同，任務一樣。」

七鳳道：「即使將幽冥地獄的土翻過來，也必須要他們付出血的代價！」

* * *

眼前的景象極爲荒凉，觸目皆是大小不一的嶙峋怪石，以及低矮的叢樹雜草。

天上有月。月明如輝。

視線尚稱良好。

從而也判知，此處並非地下，而是在羣山之中。

森羅殿已毀，目力所及之處，再也見不到半棟建築。

三個人只好散開了，保持一定的距離，往怪石叢樹之中行去。

行行復行行。

尋尋復尋尋。

約莫找尋了半頓飯的工夫，小狗子眼尖，首先發現了千嬌百媚花香香的芳踪。

花香香是蹲在一塊巨石的下面，正雙眼骨碌碌的目注前方，顯然是在全神戒備，逃避朱哥、白牡丹等人的追殺。

合該她倒霉，被小狗子發現，復將八虎找來，二人就在附近不遠，展開一場無聲的密談。

「八少爺，怎麼處置這個騷蹄子？」

「要她死。」

「怎麼死？要不要她現出原形來？」

「要，這樣才死得難看。」

「那就請少爺撒尿。」

「還是你撒吧，老經驗啦。」

「撒尿人人都會，該少爺啦，這樣才公正。」

「媽的，這是命令，再說，本少爺的『東西』乃是寶，豈可隨便亮給一隻癩蝦蟆看。」

「衰！衰啊！」

「少發牢騷，我搬石頭，你撒尿，咱們分工合作。」

「哼，倒霉，下輩子投胎轉世，俺也要做少爺，不做書僮。」

話是這樣說，人則乖乖的，悄沒聲息的，爬上巨石。

亮出傢伙，先將尿逼至「門口」，見八虎手握石頭，已準備妥當，這才打開「閘門」放水，嘩啦啦的劈頭蓋面撒下去。

呼！鐵小虎的石頭也及時砸下去，有如泰山壓頂。

花香香做夢也沒有想到會遭此奇襲，當她警覺有異時熱騰騰的腥臭尿水，已順腮而下，到了口邊。

任何反擊的行爲都來不及，一個嬌滴滴的大美人，馬上變成一隻醜陋不堪的癩蝦蟆。

禍不單行，巨石已至，但聞吱！的一聲驚叫，已被壓在石下。

「哎唷！好棒啊！總算將這隻癩蝦蟆制住了！」

「哎唷！好棒啊！叫她從此休想再招蜂引蝶，到處賣騷！」

「下去，把她砸爛，砸成泥，砸成水！」

「乾脆放進油鍋裡去炸，炸成癩蝦蟆渣！」

* * *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方待一躍而下，驀見更大的一塊石頭又砸下來，是胡力的傑作，人也跟着飄然而現。

石玉娘的動作也不慢，風火劍連環出擊，又是風，又是火，猛往巨石下面鑽。

朱哥的鐵耙同樣迅捷無倫，在爆裂的碎石中亂耙一道，口中呢喃自語道：「就這樣讓她香消玉殞，實在暴殄天物，不如交給俺老朱來全權處理。」

「住手！」

「找死！」

喝聲來自張半仙、白牡丹。

張半仙乘風而來，發出一股紅光，欲救花香香脫險，被白牡丹中途截住，二人就在十丈之外鬥起來。

皇天不負有心人，朱哥終於在亂石之中，耙出來一隻癩蝦蟆。

好慘，已是血流滿身，遍體鱗傷。

但一息尚存，並未氣絕身亡。

朱哥色瞇瞇的瞧住花香香，正想伸手去拾，八虎喝問道：「豬八戒，你想幹什麼？」

「沒有什麼，逗逗玩玩嘛。」

「小心玫瑰有刺，小心癩蝦蟆有毒。」

「不會的，已經剩下半條命了，諒她也變不出花樣來。」

「少貧嘴，還不快去捉老雜毛，這隻癩蝦蟆本星君自會處理。」

「是！是！」

鐵小虎令出如山，朱哥、胡力、石玉娘齊聲應是，立將茅山道人張半仙困住。

以一對四，張半仙處境大險，打既打不贏，逃也逃不了，眼看處境危急，七鳳、八虎、小狗子已一齊攏上來，三支劍指住他，準備大卸八塊，要分他的屍。

驀在此刻，天空飄來一朶雲。

雲彩的上面站着一個老道，赫然正是與無根大師齊名的玄天道長。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胡、石、朱、白睹狀齊皆大吃一驚，異口同聲的喊了一聲：「要糟！」

說糟眞糟，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便中了玄天道長的「定身術」，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七鳳、八虎、小狗子也一樣，被定在當場動不得。

茅山道人張半仙的危機則立即解除。

千嬌百媚的花香香也馬上恢復了人形。

而且服下玄天道長的一粒靈藥後，傷勢立告痊癒，依舊花容月貌，神采飛揚。

情勢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剛才是張半仙、花香香危若纍卵，現在則是七鳳、八虎等人處境艱難，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沒有還手的機會。

玄天道長的三角眼一翻，橫掃了七人一眼，陰惻惻的冷笑一聲，問張半仙和花香香：「這三個人，四個妖，如何處置？」

張半仙從齒縫裡擠出來一個字：「殺！」

花香香更毒辣：「不能一刀畢命，務必要千刀萬剮，受盡折磨而死。」

玄天道長遲疑道：「你們不怕無根大師那個老禿驢挾怨報復？」

張半仙賊眼一轉，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船到橋頭自然直，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怕什麼？」

玄天道長道：「話是不錯，但爲師的總覺得，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千嬌百媚花香香截口道：「哦！說了半天，師父你老人家是怕那個老禿驢。」

玄天道長怒道：「誰說的？」

花香香道：「師父自己說的。」

「爲師的幾時說過這種弱自己名頭的瘋話？」

「剛才說的。」

「沒有呀。」

「什麼沒有，不願意得罪無根和尚，就是怕他。」

「笑話，無根和尚，玄天道長，不分軒輊，平起平坐，誰怕誰呀。」

「口說無憑，拿証據來。」

「拿什麼証據？」

「殺掉這三人四妖就是最好的証明。」

請將不如激將，這一招果然奏功，將玄天道長激得氣沖斗牛，惡狠狠的道：「好，你們放手去殺吧，老禿驢若是找上門來，由爲師的一人承當！」

* * *

花香香聞言好不興奮，拔出一把匕首來，衝至小狗子面前，咬牙切齒的道：「臭小子，姑奶奶早就曉得你是誰，兩次賜尿之恩今天要加倍收回來。」

小狗子心裡有數，這一次恐怕必死無疑，表現得相當夠氣魄，懼意全無的道：「怎麼收回？難道你也想脫掉褲子，在小爺的頭上撒兩泡尿？」

花香香大發嬌嗔道：「你臭美，你那顆狗頭，還不配姑奶奶來尿。」

「那就給老子一刀好啦。」

「一刀？太便宜，本姑娘先要取你一樣東西做紀念。」

「什麼東西？」

「撒尿的東西。」

「不可以，老子還是童子鷄。」

「童子鷄的紀念性更高。」

「妳敢！」

「敢不敢立見分曉。」

「癩蝦蟆，騷蹄子，臭爛貨，妳若胆敢如此，小爺做鬼也不會放過妳！」

* * *

那一邊，茅山道人張半仙也採取了行動。

他的做法也很絕，先以法術，迫使四人現出原形來。

胡力變成了一隻狐狸。

朱哥變成了一頭豬公。

石玉娘變成了一塊石頭。

白牡丹變成了一朶牡丹花。

張半仙怒目而視，嘿嘿冷笑道：「可惜呀可惜，如果你們是一隻鷄，一條蛇，一頭黃鼠狼就好了，鷄吃蛇，蛇吃黃鼠狼，黃鼠狼吃鷄，一物降一物，可以自行解決，不必再麻煩道爺動手。」

踢了石頭一脚，又道：「不過，這樣的安排也不錯啦，用石頭照樣可以砸死豬，砸扁狐狸，砸爛牡丹花。」

頗有幽冥教主的風範，言來不疾不徐，從從容容。

動作却迅捷異常，抱起石頭來，照準豬頭砸下去。

* * *

就在花香香振腕挺匕，刺向小狗子的褲襠，張半仙搬着石頭，砸向朱哥頭部的這一瞬間，突然從場外吹進來一陣風。

一陣微風，很柔很柔的微風。

力道却大得驚人，花香香接連幾個元寶翻身，撞到玄天道長身上去。

茅山道人張半仙的情形也如出一轍，師徒三人，撞作一堆。

天上又飄來一片雲。

雲上之人已飄落實地，正是寶相莊嚴的無根大師。

一聲「阿彌陀佛」清越洪亮，羣山迴鳴之聲不絕，無根大師繞場一週，已將三人四妖的「定身術」全部化解。

却發生了一件趣事，石頭砸在豬頭上，朱哥正好抱住了石玉娘，一臉的色相，硬是捨不得放人。

啪！啪！石玉娘手起掌落，給了他兩巴掌，朱哥才如夢初醒的鬆開手。

無根大師這才有工夫找玄天道長理論：「道兄，今日之事，你如何向老衲交代？」

玄天道長已領着張半仙、花香香上了雲頭，聞言冷然一哂，道：「和尚最好先弄清楚因果關係，是你這四個徒弟，先以多爲勝，以强凌弱惹出來的禍。」

「道兄弄錯了，胡力、玉娘他們並非老衲的徒弟。」

「少來這一套——你們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

「就算是老衲之徒，他們也並沒有犯錯。」

「哼，和尚倒推得乾淨，以强凌弱，以多欺少，能說沒有犯錯？」

「這要怪令徒他們行爲失檢。」

「何處失檢？」

「與幽冥教主狼狽爲奸，肆虐武林，這還不夠？」

「這是觀念問題，貧道並不覺得幽冥教主有何不對。」

「你這是强詞奪理。」

「强詞奪理又怎樣？」

「阿彌陀佛！」無根大師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道：「希望道兄能與魔教劃清界線，別助紂爲虐，叫你的三個徒弟即刻脫離幽冥教。」

玄天道長臉色一沉，吐字如刀：「這恐怕辦不到。」

「辦不到就休怪老衲翻臉無情。」

「老禿驢，你想怎麼樣？」

「想替道兄清理門戶。」

「無根，你簡直欺人太甚，貧道今天跟你沒完沒了。」

「老衲亦正有此意，早想領教一下道兄的高招。」

「接招！」

「接招！」

沒見無根大師怎樣作勢，已與胡、石、朱、白登上雲端，跟玄天道長師徒幹上了。

* * *

這一僧一道，俱已年近千歲，都是修道有成，神仙一般的人物，脾氣却依然火爆得很，說打眞打，彼此皆施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

僧道鬥法，的確不同凡響，大家皆來無影，去無踪，其勢如濤，其快如電，但見火光閃爍，震聲如雷，整個天空悉被濃濃的戰雲所籠罩。

打得天昏地暗！

打得日月無光！

打得山河變色！

打得風起雲湧！

時而狂風暴雨！

時而電閃雷奔！

宛若江河倒瀉！

宛若天崩地塌！

開天闢地，從來未聽見過這麼壯烈的惡鬥。

古往今來，也從未見過有功力如此深厚之人。

七鳳、八虎、小狗子看得如醉如痴，如瘋如狂。

忘了身在何處！

忘了今夕何夕！

直至僧道打到他們視線之外，看不見，也聽不到時，八虎才猛然醒過來，回歸現實，道：「神仙打神仙的，咱們老虎趕快辦咱們老虎的事。」

七鳳立道：「沒錯，此時萬事莫如擒兇急，趁張半仙、花香香分身乏術的機會，正是捉拿幽冥教主的千載良機。」

八虎道：「紅臉五、七、九號也不能放過。」

七鳳道：「還有紅臉二號，大別二怪，同樣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小狗子傻呼呼的笑說：「他們神仙有神仙的事，你們老虎有老虎的事，俺這條狗幹什麼？」

八虎逗笑道：「狗仗人勢，你跟着我們姐弟搖旗吶喊就可以了。」

七鳳戲耍道：「人家說狐假虎威，你也可狗假虎威，在幽冥地獄裏耍耍威風，高興幹甚麼就幹甚麼！」

小狗子道：「我最喜歡拆房子！」

八虎道：「好啊！你去拆！最好將幽冥地獄的房子全部拆光。」

忽聞石玉娘的聲音道：「晚了，這件事恐怕輪不到小狗子來幹了。」

話未完時，人已飄落在三人的面前。

鐵小虎朝天空，以及她身後瞧一瞧，道：「玉娘，戰爭已經結束？」

石玉娘正容道：「還早，僧道鬥法，少說也會打上三天三夜，剛剛才揭開序幕，距結束還早得很。」

「他們現在何處？」

「大約三百里外。」

「妳怎麼單獨跑回來了？是不是怕死臨陣脫逃？」

「奴婢斗胆也不敢臨陣脫逃，是奉無根大師之命行事。」

鐵狗口沒遮攔的道：「眞是老糊塗，爲什麼不一鼓作氣，集中全力，將那個牛鼻子，老雜毛、癩蝦蟆斃掉以後再說。」

石玉娘一本正經的道：「大師爲人是剛正不阿，光明坦蕩，不願以多爲勝，以强凌弱，同時也放心不下幽冥地獄中事，特命奴婢與朱哥返此相助，僅僅留下胡力、白牡丹在身邊，藉以牽制張半仙與花香香。」

七鳳道：「豬八戒呢？」

石玉娘道：「拆幽冥地獄的房子去了。」

小狗子道：「衰啊，俺喜歡的事，總是有人搶着幹，但不知那一頭豬會不會放火？」

石玉娘道：「大概不會。」

小狗子道：「好在，這下咱家就有事幹了，他拆房子，俺來放火，非將幽冥地獄拆光燒盡，叫它片瓦無存不可。」

七鳳、八虎最關心的還是幽冥教主的下落行踪，同聲道：「這個老魔頭跑到那裡去了？」

石玉娘道：「已經躲起來。」

八虎道：「躲在什麼地方？」

石玉娘苦笑道：「說來慚愧，至今仍查他不出，不過，另外倒有一個好消息報告星君。」

「什麼好消息？」

「已將紅臉五號、七號尋獲。」

「既已尋獲，何不擒來見我？」

「冰凍在原地，靜候星君發落。」

「在那裡？」

「就在前面不遠。」

「辦得好，辦得好！」

「不敢，此事奴婢份內之事。」

「妳去吧，火速將幽冥教主那個老匹夫的行踪查清楚。」

「是！」

七鳳道：「紅臉二號、九號、大別二怪，也要留意查探。」

石玉娘彎腰哈背的道：「奴婢知道。」

小狗子道：「去告訴豬八戒，拆房子是他的事，放火是俺小狗子的事，叫他別撈過界，不然，小心剝他的豬皮，灌香腸，紅燒蹄子。」

石玉娘道：「我會的。」

* * *

石玉娘的話準確無誤。

果不其然，就在前面不遠，當眞發現了紅臉五號與七號的踪影。

是被冰凍在一塊丈許四方的冰塊裡。

就像冰凍豬肉，冰凍海鮮一樣。

原封未動。毫髮未損。

七鳳上前道：「涼啊！」

八虎譏笑道：「爽啊！」

小狗子亦道：「好舒服啊！」

紅臉五號、七號却宛若死人一般，不言也不動。

小狗子道：「媽的，你們怎麼連半個屁也不放？」

八虎道：「白痴，冷凍人，冰封在裡面，那會開口說話。」

鐵狗道：「總得想個法子，叫他們開口，弄清楚他們的身份，聽得到慘叫聲，看得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樣才有成就感。」

七鳳不假思索，立道：「這不難，在冰上鑿一個洞就可以了。」

八虎、小狗子立即付諸行動，拔劍在手，何消片刻工夫，便刨出一個八寸方圓，正好使二人的頭部露出來的洞。

七鳳語冷如冰的道：「現在，你們可以說話了吧？」

冰凍已久，嘴皮子有點不太聽使喚，紅臉五號咬字不清的道：「可以了。」

八虎道：「那就先報個名吧。」

紅臉五號道：「老夫已是階下之囚，面具伸手可除，何必再問。」

「本少爺偏要你自己說。」

「這——」

「怎麼？害臊？不好意思說？」

「實在難以啟齒。」

「噢，如此看來，你還是個人物，不是無名小卒？」

「的確小有薄名。」

「你娘，好漢做事好漢當，媳婦遲早要見公婆。」

小狗子冷嘲熱諷道：「是嘛，死也要死得像一條漢子，別做縮頭的烏龜。」

紅臉五號遲疑好一會工夫，方始慨然邊嘆一聲，道：「罷了，罷了，一步錯，步步錯，滿盤皆輸。」

七鳳大怒道：「盡說廢話，你還沒有通名報姓。」

紅臉五號終於報出了自己的名和姓：「老夫百善先生邱百善。」

八虎閃電出手，刷！撕下他的鬼怪面具，露出了廬山眞面目。

一看，再看，三看，一點不錯，的的確確是百善先生邱百善。

百善先生的名頭太大，儘管事先已料準了七八分！此刻一旦掀開底牌，七鳳、八虎、小狗子仍不免有相當程度的震撼與驚詫。

八虎手起掌落，先賞了他兩個「五百」，吼道：「老匹夫，你幹的好事，果然是個僞君子，假道學，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兩個巴掌，打得不輕，百善先生的嘴角已淌下血水。

但是，他沒有哼一聲，亦不會開口說話。

八虎道：「有些事本少爺必須查証一下，强迫屠夫侯三去鐵虎莊行兇的是你吧？」

百善先生邱百善點頭認可。

「你去太白居的目的，就是爲了收回魔劍？」

「這是事實。」

「暗號是你定的？」

「不假。」

「侯三夫婦也是你殺的？」

「不錯！」

「你好狠的心，殺豬的死得好寃。」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爲了自保，只好殺人滅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哼！」

八虎報以一聲冷哼，沒再理他，轉對紅臉七號道：「老兄，百善先生的事，閣下耳聞目見，咱們省點力氣吧，快，你是誰！」

紅臉七號自知無可逃避，表現得很痛快：「老衲慈悲和尚。」

刷！小狗子趨前扯下他的面具來一看，一點不差，當眞是慈悲和尚無誤。

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一向望重江湖，譽滿武林，是正義的代表，也是眞理的象徵，萬不料，一念之差，却令晚節不保，淪爲盜匪，不由皆相對黯然，唏噓不已。

禁不住一股子怒氣直往上衝，鐵小鳳啪！啪！清清脆脆的給了慈悲和尚兩個耳光子，嬌叱道：「既知現在，何必當初，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我問你，爲什麼要幹這種傷天害理的混帳事？」

慈悲和尚低宣了一聲佛號，道：「參加死亡約會之時，老衲並不知曉要對鐵虎莊不利。」

「哼，狡辯，你若當眞是一個慈悲爲懷的出家人，根本就不應該參加這個死亡約會。」

「只是一時好奇。」

「後來眞相大白，又爲何不敢認錯？」

「認錯需要很大的勇氣。」

「這麼說，你承認自己是一個懦夫？」

「完全是爲了保全晚節。」

「放屁，純粹是一派胡言，倘有悔悟之心，你就不會再去收買寒鐵寶劍。」

慈悲和尚唉聲歎氣的道：「老衲不否認，確有一念之私，與一念之貪。」

八虎怒沖沖的道：「狗娘養的，你總算說了一句老實話，本少爺想請教，你就是丁八的老搭檔吧？」

慈悲和尚俯首默認，未置一詞。

「推牌九的老頭也是你化裝的？」

「偶而玩玩，技術欠佳，不值方家一笑。」

「哼，你不是說出家人不賭嗎？」

「小友見笑了。」

「殺人的並未說謊，魔劍確實藏在白雲寺，觀音菩薩的蓮花座下？」

「丁八的話是眞的。」

「你他媽的却睜着眼睛說瞎話，拿走寶劍，死不認帳。」

「神刀利劍，人人愛不忍釋，此亦人情之常。」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也是天道之理！」

此話一出，慈悲和尚、百善先生齊皆倒抽一口寒氣，啞口無言。

半盱，百善先生邱百善才說：「說了半天，還不曉得三位的眞實身份，這位八號朋友不會眞的是南金的長公子金如山吧？」

原來，七鳳、八虎、小狗子至今仍穿着長袍，戴着面具，聞言馬上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慈悲和尚睹狀驚「哦」一聲，道：「是你們，紅小虎、紅小鳳與黑小狗。」

七鳳一揚柳眉兒，嬌冷的聲音道：「見眞人不說假話，姑娘不姓紅，姓鐵，乃是鐵家的七小姐。」

八虎亦道：「本公子也不是紅小虎，是鐵小虎，鐵家的八少爺。」

小狗子不甘寂寞，接着也更名改姓，直聽得百善先生、慈悲和尚滿面驚慌，異口同聲的道：「你們——你們不是已經死了嗎？」

七鳳道：「是死過一次，但命不該絕，閻王不收，小鬼不要，又還陽復活。」

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從嘴角擠出一絲冷笑來，齊聲道：「恭喜，恭喜！」

八虎冷笑一聲，道：「這事就我們姐弟而言，固然可喜可賀，但對兩位却不是好兆頭。」

百善先生邱百善道：「少俠的意思是——」

八虎沉聲道：「本少爺的意思很簡單，要送兩位回老家去！」

話是這樣說，並未出招殺人。

與七鳳互換一道眼神，反而揮劍在冰塊上鑿出一個人形大洞，將慈悲和尚、百善先生放出來。

弄得小狗子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疑雲滿面的道：「七小姐，八少爺，你們在搞什麼，害得俺小狗子猜不透，也看不懂。」

八虎面無表情的道：「等一下你就會懂的。」

小狗子朝依舊握在邱百善、慈悲和尚手中的魔劍瞄一眼，道：「爲什麼不先解除他們的武裝，將魔劍收回來？」

七鳳道：「現在還沒有這個必要，時辰一到，自會完璧歸趙。」

鐵狗終於想通了，道：「哦，我明白了，原來是不願意趁人之危，打落水狗，要他們死得心服口服，像一條漢子。」

沒錯，七鳳、八虎的確是這個想法。

邱百善、慈悲和尚正在運氣行功。

冰凍已久，血液已經凝固，連骨髓都結成冰。

換了普通的人，早已冰死凍死，那還有命在？

行功三十六週天，頭頂之上這才冒出熱氣來。

再活動一下筋骨，方始恢復他倆原來的樣兒。

七鳳籠着一臉的寒霜，道：「兩位的功力復元了吧？」

邱百善道：「差不多業已復元。」

八虎冷厲的聲音道：「可以應戰了吧？」

慈悲和尚道：「應該可以。」

七鳳怒聲道：「殺人者死，兩位可有異議？」

百善先生辯解道：「老夫並未殺鐵家任何一個人。」

八虎臉一沉，怒目相向：「你娘，你是主使人，主使人與兇手同罪，沒有你邱百善，殺豬的怎會行兇鐵虎莊？」

七鳳亦對慈悲和尚吼道：「沒有你這個野和尚，殺人的也不會跑到鐵家去殺人。」

小狗子也破口大罵道：「更何況，你們冷酷無情，泯滅天良，强迫他人去當替死鬼在前，又奪劍殺人在後，陰險！奸詐！卑鄙！無恥！你們還算不算人？還有沒有人性？縱然砍八百次頭，也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聽到這裡，慈悲和尚與百善先生的頭垂下來了，欲辯無詞，欲語無言，甚至欲哭無淚。

七鳳殺氣騰騰的道：「我們鐵家的人，願憑眞本事爲先人報仇，不想佔你們

的便宜，如果覺得仍不適應戰，可以再等一等。」

邱百善、慈悲和尚互望一眼，齊聲道：「不必！」

八虎雙眉一挑，道：「那麼，就請準備好，我們姐弟要出招了，預祝兩位一路順風，早日投胎轉世。」

「拔劍！」

「拔劍！」

姐弟二人同聲一喝，劍出如電，紅光乍閃，已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刺向慈悲和尚、百善先生的咽喉要害。

這時候才發現，兩個老傢伙垂手而立，並未伸手拔劍。

可是，七鳳、八虎的劍則已抵住二人的咽喉。

且已刺進去，鮮紅的血液如泉水般湧出。

急忙緊急煞車，將劍勢穩住，七鳳愕然道：「你們怎麼不還手？」

百善先生長歎一聲，道：「老夫自認罪有應得，願以一命抵一命，賠你們鐵家一條命。」

八虎聲色俱厲的道：「媽的，總算天良未泯，講了一句人話，說，看在你們知過贖罪的情份上，本少爺願網開一面，有什麼遺言後事，儘管說出來，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姐弟保証不會令兩位失望。」

慈悲和尚道：「老衲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孑然一身，事無牽掛，唯一遺憾的是，未能眼見罪魁禍首，幽冥教主那個老魔頭血流五步，亡魂授首。」

七鳳道：「你們放心的去吧，這個天殺的，我們姐弟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他，一定會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喝他的血，叫他受盡千刀萬剮之苦而亡。」

百善先生邱百善歎息一聲，道：「未能親眼目睹，未能親手給他一刀一劍，一拳一掌，總是叫人心有不甘，抱憾終身。」

八虎道：「要怎麼樣兩位才不會感到遺憾？」

慈悲和尚道：「自然是能夠親手殺了他。」

百善先生道：「能夠參予殺他的行動，也於願已足。」

七鳳望着八虎，交換一道眼神，道：「假如我們姐弟願意暫時饒你倆不死，兩位可肯全力以赴，不顧一切的去對付幽冥教主？」

慈悲和尚肅容滿面的道：「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百善先生正色道：「上刀山，下油鍋，絕不會皺一下眉頭，直至魔頭俯首納命，死而後已。」

八虎一本正經的道：「老魔亡魂伏誅以後，兩位準備作何打算？」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慈悲和尚朗聲道：「老衲決以一死謝天下。」

七鳳目注百善先生道：「本姑娘想聽聽先生的抉擇。」

百善先生毅然決然的道：「老夫決心以死相殉，追隨劍神鐵老虎於九泉之下。」

七鳳、八虎眉來眼去，心意已通，同聲道：「好，有兩位這一句話就夠了，姑且放你們一馬，給你倆一個報仇雪恨的機會，但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慈悲和尚道：「什麼條件？」

八虎道：「先將血劍交出來。」

「這不成問題。」

「還有，兩位可知老魔的下落？」

「好像匆匆忙忙的，往大油鍋那邊逃走。」

「可知此獠的來龍去脈？」

「老衲應邀赴會，就是想查明此事。」

七鳳問邱百善：「你知道嗎？」

百善先生道：「老夫也一無所知，正是爲此而來，想弄清楚這個呼風喚雨，攪得天下大亂的魔頭，到底是何方神聖？」

「如此，咱們就先到大油鍋那邊去瞧一瞧。」

「請！」

「請！」

七鳳、八虎收回魔劍，佩在身上，立與小狗子、邱百善、慈悲和尚，循原路往回飛奔。

＊　＊　＊

通過森羅殿時，小狗子沒忘放了一把火。

步下刀山時，也同時將刀山的階梯搗毀。

到達大油鍋的地方時，却已無須他們動手。

火熄了。

鍋碎了。

棺材毀了。

幾名幽冥教徒也不知去向。

顯然是朱哥的傑作，從附近幾間倒塌房屋的牆壁上，還可以清晰的看出猪八戒所用鐵耙的耙痕。

小狗子毫不客氣，又點起了一把火，威風凜凜的嚷嚷道：「哇！爽啊，燒啊，最好燒得乾乾淨淨，燒得清潔溜溜。」

七鳳、八虎、小狗子他們，都是坐棺材進來的，如今銅棺已毀，原路已斷。

所幸，搜尋片刻，終於找到兩條出路，正好與邱百善、慈悲和尚分道而去。

＊　＊　＊

盲人瞎馬，一陣亂撞。

沒找到幽冥教主。

沒追到紅臉二號、大別二怪。

也沒再見到謎一樣的紅臉九號。

偌大的幽冥地獄，瞬息之間，所有的人便全部不見了。

是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恐怕只有天知道。

正感百思不解，猛然間，耳畔傳來一陣激烈的喝叱打鬥之聲。

三小不禁爲之精神大振，當即一陣風似的衝着聲音來處奔去。

約莫狂奔百丈左右，轉過一座小山，又望見鬼湖。

鬼湖邊上，正有四個人打得難分難解。

一邊是南金劍仙金飛龍的二子金如海，與么女金如雪。

另一邊則是賣身投靠的大別二怪，鬼影子何正和快刀手何祥。

劍仙金飛龍也在現場，但他並未出手，僅在一旁作壁上觀，爲兒女們掠陣。

南金望重江湖，自非浪得虛名，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雖是後生晚輩，大別二怪依然招架不住，交手不及十合，便敗象畢露，險象環生。

金如海一面放手猛攻，一面喝問鬼影子何正：「混帳東西，竟敢偷襲金家的人，是不是活膩了？」

鬼影子何正粗獷的道：「此乃幽冥地獄，奉我家敎主之命，嚴禁外人出入，何某守土有責，自然要出手驅逐。」

金如雪嬌叱道：「聽你的口氣，你們大別二怪已經投降了幽冥敎？」

快刀手何祥洋洋得意的道：「此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放眼武林，走馬江湖，往後將是幽冥敎獨霸的局面，南金倘若知趣，最好及時歸順，不然——」

金如海追問道：「不然怎樣？」

何正大言不慚的道：「鐵虎莊滅門一事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金如雪勃然大怒道：「放屁，南金是何等樣人，潔如當空的皓月，豈會跟魔敎勾搭。」

何祥反唇譏道：「別往自己臉上貼金，金家的名聲如何，大家心照不宣，妳老哥金如山就是燒殺鐵虎莊的大英雄。」

金如海辯道：「此乃異數，也是我們金家的奇耻大辱，家父已將他處死，以謝天下。」

何正冷哼一聲，道：「恐怕未見得，姓金的小子今夜還會出現森羅寶殿。」

金如雪怒冲冲的道：「那一定是個冒牌貨。」

金如海亦大聲吼道：「廢話少說，納命來吧。」

兄妹二人腕上加力，展開一輪猛攻，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決心要將二怪置之死地而後已。

何氏昆仲却精得很，不肯拚命，眼見苗頭不對，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虛晃一招，便即閃電退走。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金家兄妹猛追不捨，雙喜臨門，槓上開花，在何家兄弟的身上，一人捅一劍。

結果還是被他們逃脫了。

＊　＊　＊

沒有，插翅難飛，奔沒三丈，便爲七鳳、八虎、小狗子截下來。

七鳳、八虎的動作好快，紅光一閃，一出手便抵住了二怪的心窩要害。

八虎用眼睛，跟如海、如雪打一個招呼，問劍仙金飛龍：「金大叔，這兩個魔崽子如何處置？」

劍仙金飛龍微微一笑，道：「你們姐弟看着辦好啦。」

七鳳道：「他二人已與老魔掛鈎，於理當殺。」

金飛龍毫不考慮，立道：「那就殺吧！」

「殺！」

八虎口中喊殺，挺劍猛往前刺，倏忽間已是八個來回。

換言之，在何祥的胸腹之間連捅了八劍。

但均非致命要害之處，快刀手何祥仍未死。

活比死更難受，痛得他滿地打滾，血流如注，臉上的汗珠比黃豆還要大。

七鳳開口了，對鬼影子何正道：「想不想跟你老弟一樣，受盡煎熬、痛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何正早已嚇得面無人色，全身發抖，顫聲道：「請姑奶奶賞我一個痛快吧。」

「想痛快不難，只要你肯據實回答幾個問題，便叫你一劍畢命。」

「請姑奶奶示下。」

「幽冥敎主在那裡？」

「已離開幽冥地獄。」

「去往何處？」

「他沒有說。」

「這個殺人的魔王究竟是誰？」

「何某一無所知。」

八虎上去踹了他一脚，道：「媽的，你已經賣給他，會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個什麼東西？」

鬼影子何正道：「幽冥敎主保密的工夫做得十分徹底，始終戴着面具，也不肯以眞名實姓示人。」

「紅臉二號的行踪是——」

「跟幽冥敎主一起走了。」

「你們兄弟爲何不逃？」

「奉命留守。」

「哼，該死的東西，可曾見到紅臉九號？」

「沒有。」

鐵小虎脚一跺，道：「原來是一個廢物，毫無利用價值，姐，殺啦！」

「殺！」

鐵小鳳喊殺眞殺，一劍透心而過，當眞一劍畢命，乾淨又俐落。

快刀手何祥熬不過椎心徹骨之痛，也咬舌自殺了。

大別二怪，彷若一粒石子，曾在幽冥地獄掀起一陣漣漪，但很快便趨於沉寂，結束了他們罪惡的一生。

＊　＊　＊

直至此刻，大家才有說話的工夫。

七鳳、八虎先將幽冥地獄內所發生之事，報告一遍，最後鐵小虎說道：「依小姪判斷，金大叔一定會來的，沒料到會來得這麼遲。」

劍仙金飛龍歉然一笑，極其誠懇的道：「很抱歉，也很慚愧，本想找一張請帖，光明正大的赴會地獄幽冥，誰想到竟然遍尋無着。」

小狗子道：「可以偽造一張嘛。」

如雪姑娘道：「請柬之外，還有幽冥令、地形圖、鬼怪面具，偽造談何容易。」

金如海往七鳳身邊一站，牽住了她的小手，補充道：「同時，事情十萬火急，在時間上也來不及。」

七鳳道：「後來，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未完・十五）



斧環傳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偕隱歌拓本　賽孫臏解析

上文提要：五嶽三奇是少林方丈靈山大師、北嶽恒山司空老人、另一個是簡大先生，三人都莫名其妙的被人暗殺、擄走，陸翰飛將簡大先生埋葬後，準備去少林查詢師傅的死因，此時少林亦派靈岩、靈峯來調查靈山大師失踪之事；司空老人的首徒杜志遠隨後也趕來，三方面的人都無法解釋疑團，靈岩大師約二人到少林寺再作詳細分析原因……

楚湘雲好奇的道：「你那句是什麼？」

小老頭口沫橫飛，搖頭晃腦的道：「那是『追風無形，天下第一』。」

楚湘雲道：「這不是有兩句了？」

小老頭怔得一怔，口中默默唸了一遍，點頭笑道：「不錯，是有兩句，那就加兩句好了。」

楚湘雲直笑得打跌，道：「可惜，大家都沒聽見過。」

小老頭突然臉色一沉，不高興的道：「所以江湖上都是那些孤寡陋聞之人！」

楚湘雲掩着口，道：「你說錯了，應該是孤陋寡聞。」

小老頭鼠目一瞪，道：「孤陋寡聞，不是一樣四個字？咱們別考究這些。」

楚湘雲忍着笑道：「像你這樣有大本領的人，你的名字一定很響，不知如何稱呼？」

小老頭給她一捧，喜得直抓脖子，笑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一半了，唔、唔，我小老頭就是人稱追風無形東方矮朔公羊叔公。」

楚湘雲秀眉一挑，道：「那有這麼長的名字？」

小老頭嘻的笑道：「怎麼沒有？我告訴妳，比告訴他只多了一個字，我本來叫公羊叔，因爲妳女孩兒家，將來做了人家小媳婦，他叫我叔叔，妳就要叫我叔公，我先加了豈不是好？」

楚湘雲臉上一紅，佯怒道：「老不羞，我不和你說了。」

公羊叔作慌道：「啊，啊，我還沒說完，妳再聽下去，我說正經，說正經！」

楚湘雲道：「說就說咯！哦，你不是說有兩種了不得的本領？」

公羊叔嚥了一口口水，笑道：「對了，我不是說過『追風無形』？追風就是『八步追風』，小姑娘妳想想，八步就可以追上了風，難道天下還會有第二個人？」

楚湘雲雖然不相信他，但還是點頭了點頭。

公羊叔又道：「第二種就是『無形神掌』，掌出無形……」

「無形神掌」這四個字，聽到陸翰飛耳中，無異焦雷，身子陡然一震，星目放光，大聲問道：「你會『無形神掌』？」

楚湘雲昨晚也聽陸翰飛說過，簡大先生上山之時，曾被一個會「無形神掌」的人偷襲。她心念一轉，連忙朝陸翰飛眨眨眼睛，嬌笑道：「大哥，你快別插咀呀，讓公羊叔說下去呢！」

陸翰飛不知她向自己眨眨眼睛，有何用意？心中一楞，只聽得楚姑娘嬌聲說道：「公羊叔公，你方才不是說要會會那四句的五個人嗎？不知和他們較量過了沒有？」

陸翰飛聽得暗暗點頭，由衷的佩服楚姑娘隨機應變，心思敏捷！

公羊叔被小姑娘這一聲「叔公」，叫得大樂，聳聳雙肩，一陣呵呵大笑，接着說道：「這五個人，我小老頭還只會過三個！」

陸翰飛心頭又是一震，情不自禁，伸手摸了摸劍柄！

楚湘雲又道：「不知是那三個？」

公羊叔得意的道：「那是中州一劍，南北雙嶽。」

楚湘雲嬌軀微微一顫，急着問道：「你勝了他們？」

公羊叔搖搖頭道：「大家誰也沒有贏誰。」

楚湘雲道：「你說得清楚點咯！」

公羊叔道：「那四天以前，我聽到他們十年一會，在嵩山聚首……」

陸翰飛、楚湘雲全都感到心裡緊張，誰也沒有作聲。

「那天我巴巴的趕上嵩山，他們三人都在方丈室密談，我在窗外站了一會，心想坐在正面，穿黃袍的老僧，定是中州一僧靈山大師，我一時技癢，就隔着窗戶，用『無形神掌』打了他一下。」

楚湘雲道：「後來呢？」

公羊叔道：「這老和尚果然有點門道，其實我也只用了五成力道，掌風透窗而入，打在他身上，生似打上山石，我小老兒五成掌力，就是砸上山石，也砸個稀爛，他居然還像沒事一般，抬起頭來，我才知道咱們功力相差無幾，就趁他抬頭往窗外瞧來，我已出了少林寺啦。」

楚湘雲道：「還有呢？」

公羊叔道：「我當然不肯走遠，還要試試南北雙嶽，第二天，他們都下山來了，簡大先生獨個兒先走。嘻，小姑娘妳就是司空老兒的徒弟？」

楚湘雲悚然一驚，道：「是又怎樣？」

公叔羊笑道：「沒什麼，那天，我就打妳身邊擦過，妳一點也沒有察覺，妳師傅倒眞厲害，回頭往我瞧來，我順手就給他一掌……」

楚湘雲陡地柳眉一豎，長劍嗆然出鞘，叱道：「你這惡賊！」

公羊叔吃驚道：「妳這幹什麼？快聽我說下去，妳師傅出手好快，我一掌出手，他『穿雲指』也同時點出，等到雙方掌指乍接，我已經飛出十丈之外了！」

楚湘雲緊握長劍，笑道：「你一定輸了！」

公羊叔猴急道：「沒有，沒有，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我試出妳師傅武功，不在我小老兒之下，所以走了。」

楚湘雲聽得將信將疑，陸翰飛忍不住道：「還有呢？」

公羊叔道：「自然還有，我要追上簡大先生試試！」

「啊！」陸翰飛極力忍耐，啊了一聲。

公羊叔道：「我從嵩山，一直跟到衡山，始終沒有機會。」

楚湘雲道：「那又爲了什麼？」

公羊叔道：「因爲先前兩次都是暗中出手，實在太不夠意思，但如果我出面和他們較藝，古人有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小老頭敗不得，他們出了名的人，更敗不得，這就是我只好在暗中出手試試他們的道理。但這會我想改變主意，和簡大先生說明本意，不論勝負，一掌爲限，是以我跟在他身後，幾次都想叫住他，那知簡大先生好像身有什麼急事，一路趲程，跑得好快，後來，我跟得不耐煩了，又改了主意，也準備和先前兩次一樣，偷偷的試他一試……」

楚湘雲道：「那你爲什麼不試？」

公羊叔聳聳肩道：「武林中人動手較藝，講究點到爲止，簡大先生的『亮銀袖劍』，十丈之內發必傷人，我不敢挨近，所以一直跟到祝融峯，趁他上山之際，才偷偷發了一掌，結果，哈哈，小哥兒，我也挨了你師傅一記『流雲飛袖』！」

陸翰飛想不到公羊叔早已知道自己兩人身份，心中又驚又怒，右腕一振，反手掣出長劍，俊目含煞，仰天厲笑道：「公羊叔，你知道小爺來歷就好！」

喝聲驟落，長劍「舉火燒天」，往公羊叔劈去！

楚湘雲那還怠慢，身形欺進，玉腕搖處，一招「花雨繽紛」，同時攻出！

公羊叔臉露驚愕，急急叫道：「你們這是爲什麼？」

楚湘雲切齒道：「惡賊，你自己都招供出來了，還問什麼？」

一支長劍，像潑風般源源攻出！

陸翰飛更奮起全力，一劍緊過一劍，口中大聲喝道：「公羊老賊，你毋須躲躲閃閃，有本領只管施展，今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展開七十二招「丙靈劍法」，一面暗暗把十三支亮銀劍，也蓄勢待發！

他們是仇人對面，拚了命！

但他們沒有仔細想想，簡大先生和司空老人何等功力，尙且喪在人家手上，憑他們兩人，又何濟於事？

兩道劍光，盤空匝地，漫天飛舞，煞是凌厲，但莫想沾得公羊叔半點衣角，他急得兩顆鼠眼，烱烱發光，用手抓着下頷，頓脚道：「你們小兩口兒快快住手，那有這麼嚴重的事？」

陸翰飛雙目通紅，怒叱道：「老賊，殺人償命，師仇不共戴天。」

公羊叔聽得渾身一震，張目道：「師仇？我小老兒不過和南北雙嶽試了一招，這算那門子不共戴天之仇？」

「嘶！」他說話聲中，冷不防楚姑娘纖指起處，「穿雲指」往他面門點到！

公羊叔一顆尖頭尖腮的腦袋往下一縮，喝道：「你們給我說說清楚好不？」

「老賊，你拿命來吧！」

陸翰飛趁這一空隙，突然左手連揚，一十三支亮銀劍，宛若一蓬劍雨，罩定公羊叔射到！

但就在此時，公羊叔身形一矮，人影頓杳，十三支亮銀劍，全落了空，紛紛墜地。

陸翰飛、楚湘雲立即收劍，四處一瞧，那裡還有公羊叔的影子？

陸翰飛頓足道：「給這老賊逃了。」

楚湘雲道：「我們快追！」

陸翰飛從地上拾起亮銀劍，切齒道：「這老賊武功極高，就是追上了他也是枉然。」

楚湘雲垂淚道：「我們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陸翰飛道：「我們只好趕到少林，見過靈岩大師再說，現在既然知道就是這老賊下的毒手，天涯海角，那怕他逃上天去。」

話聲才落，只聽公羊叔的聲音，在大樹頂上說道：「到底我小老兒和你們有什麼深仇大恨，連天涯海角，都不肯放過？」

兩人急急抬頭瞧去，只見公羊叔一個身子，蹲在大樹最高枝上探頭下望。

陸翰飛瞧得目眥欲裂，暗想：「師傅說他輕功還在師傅之上，當眞一點不假，口中大聲喝道：「老賊，你殺害我們兩位恩師，此仇不共戴天，你給小爺下來。」

「小哥兒，你說什麼？」

微風颯然，公羊叔早已飛落身前，一把抓住陸翰飛胳膊，急急問道：「你們師傅怎麼了？」

陸翰飛連人影也沒瞧清，執劍右手，已被公羊叔抓住，心中一急，左掌奮起全力，直向公羊叔當胸劈去！

楚湘雲覩狀大驚，手中長劍一挺，疾往公羊叔後心刺到！

公羊叔氣得直是跳脚，上身輕輕一挪，楚湘雲一柄長劍從腋下刺入，一下被他夾住，再也抽不出來！

楚姑娘心中一急，左手玉指運足功力，一下點上他右胛「入洞」穴！

「啪！」陸翰飛左掌，也同時打上他左胸！

公羊叔右手一鬆，放開陸翰飛胳膊，嘻嘻笑道：「你們還沒有南北雙嶽兩成功力，總算我小老兒還頂得住，好啦，這會可以說清楚了吧？」

陸翰飛、楚湘雲一掌一指，結結實實擊中人家要害，好像擊在鐵石上一樣，反而震得自己手腕微微發痲，心頭大感懍駭，雙雙後退了一步。

陸翰飛聽他這般說法，更是滿腹疑雲，瞧他剛才情形，始終不肯還手，還一再追問，似乎不假，難道殺害師傅的仇人，當眞不是他？

他怔怔的望着眼前這個古怪老頭，道：「你是眞的不知？還是故意如此？」

公羊叔臉色一沉，生氣的道：「我追風無影東方矮朔公羊老兒豈會在你們兩個娃兒面前撒謊？我因爲已會過中州一僧、南北雙嶽，現在就要入川去會會西毒。一個人武功再高，也不能避毒，我是立志要去，在破廟瞧到你們資質極好，正想把我兩種絕世武功，傳給你們。後來聽到你們還是簡老大門下，我把兩種絕學，傳給南北雙嶽的弟子，當然不會有所托非人之慮，這才現身和你們相見，你們兩位師傅，好好的怎會被人害死？快說給我聽聽。」

陸翰飛瞧他說話時詞色極爲眞摯，不像有假，這就含淚把自己師傅及司空老人遇害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公羊叔聽得大是震驚，抓着脖子，沉吟道：「這麼說來，中州一僧也是活不成了，憑五嶽三奇的功力，天下還有誰能在一招之間，致之死命？」

他說到這裡，忽然好像想起一件事來，用手一拍脖子，抬頭道：「小哥兒，你方才不是說尊師那張墨拓的石鼓歌，也丟了嗎？」

陸翰飛點點頭道：「先師認爲石鼓山石鼓上刻着的那四句歌，可能和武功有關，但先師也始終想不出所以然來。這次正好是三位老人家的十年會期，就用墨拓了一張去，給靈山大師和司空老前輩瞧瞧。不過據在下想來，那張拓本，似乎並不重要，因爲任何人隨時都可以去拓的。」

公羊叔用力搔着脖子，搖頭道：「我到少林寺去的那天，尊師等三人，就在討論這一問題，可惜我當時並沒注意！」說到這裡，忽然眼珠轉動，肯定的道：「唔，兩位尊師之死，定然和石鼓拓本有關！」

陸翰飛喜道：「老前輩，定有所見。」

公羊叔點頭道：「小哥兒說得不錯，那天我記得在方丈室窗外，依稀看到一條藍影，後來一路從嵩山跟在簡老大身後，也幾次看到一個身穿藍袍的人……」

陸翰飛眼前一亮，急急問道：「那人生得如何模樣，老前輩可否記得？」

公羊叔搖搖頭道：「當時我只道是普通行路之人，那會注意？只有我和簡老大對掌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山脚下的南嶽廟，那是最後一次，我就瞧到一個身材高大的藍袍人影，從南天門下來……」

「啊！」陸翰飛神色顯得緊張，兩眼緊盯着公羊叔，連眨都不眨！

公羊叔續道：「他所以會引起我注意的緣故，就是他驟看之下，極像尊師……」

「啊！」陸翰飛點點頭，他想起這人能夠在自己面前，喬裝師傅，騙過自己，當然他的身材和師傅極像。

公羊叔道：「後來他打我身邊擦過，依稀聽到他口中好像說着石鼓山。」

陸翰飛經他一說，也突然想起師

傳果然說過「總算此行不虛」之言，難道問題眞還出在這張拓本之上？

楚湘雲好奇道：「大哥，這石鼓，到底是什麼東西？」

陸翰飛笑道：「所謂石鼓，其實只是山上一塊大石罷了，石面光滑，像一面大鼓，傳說鼓鳴，主有兵事，這石鼓上不知什麼人題了四句詩歌……」

話沒說完，公羊叔大聲叫道：「小哥兒，石鼓山離此不遠，你快帶我去瞧瞧，也許可以找出一點端倪來。」

楚湘雲忙道：「大哥，我們不是要趕上少林寺去嗎？」

陸翰飛毅然道：「我們先到石鼓山去。」

公羊叔瞧着天色，直抓脖子，扭頭道：「這時已是戌亥之交，我小老頭兒一個人，不是吹牛，最多子末丑初，就可趕到，咳，就是子時趕到，恐怕也已經遲了。」

楚湘雲道：「老人家，那麼我們快走咯！」

「嘻嘻！」公羊叔瞧着兩人，咧咀笑道：「你們小兩口兒，口可改得眞快，這回不再叫我老賊了罷！」

楚湘雲臉上一紅，急着道：「方才人家不知道咯，你不是說已經遲了，還不快走？」

公羊叔雙手一攤，搖頭道：「再趕怕也沒有用了，唔，不過，咱們去瞧瞧也好。」

他說走就走，跨開大步，往山徑上走去！

陸翰飛心中一直想不透師傅墨拓的那張石鼓歌，究竟藏着什麼秘密，以致師父自己和司空老人同時被人謀害？還有靈山大師怕也遭了不測，那麼五嶽三奇，竟然全是因這張石鼓拓本而喪生的。

啊！那天……他突然想起師傅剛說到兩百年前一雙武林奇人，就發現窗外有人……

「大哥，你在想什麼？我們快走啊！」

楚湘雲的聲音，鑽進陸翰飛耳朵，抬頭一瞧，公羊叔已經掉頭走了，當下急忙縱身上去，問道：「老人家，你可聽說過兩百年前，有一對武林奇人？」

公羊叔漫不經意的跨着大步，陸翰飛、楚湘雲就得施展輕功，才勉强跟上。

聞言猛然停步，睜着一雙鼠目，精光四射，問道：「你是說白衣劍侶金玉雙奇？」

陸翰飛搖搖頭道：「在下不知道，只是聽先師從少林寺回來時提過。」

公羊叔搔搔脖子，疑惑的道：「難道石鼓山這四句話當眞和這一對奇人有關？唔，小哥兒，咱們確實須要快走！」

他說話之時，脚步無形加快，陸翰飛、楚湘雲也不再多說，只是提氣縱掠，往前急奔，但還是比公羊叔落後得多，公羊叔只是直抓脖子，走一段路就停下來等着他們。

石鼓山在衡陽以北，湘水之濱，原是衡山支脈，山勢並不算太高，却峯巒峻秀，岩石峥奇！

唐李寬曾建石鼓院於此，朱熹還有一篇石鼓書院記，石鼓山也因此出名。

從嶽麓山到石鼓山，等於是從衡山尾部，趕到衡山頭部，山徑迂廻，少說也有兩百多里。

東方矮朔公羊叔，和陸翰飛、楚湘雲三人，一路疾奔，趕到石鼓山下，天色已是大亮！

三人脚下加緊，沿溪疾行，不多一會，奔近石鼓山下面，縱目瞧去，石壁上果然刻着四行字，約有海碗大小，那是：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陸翰飛目光瞥過，不由微微一楞，定着雙目，失聲道：「噫，這上面不對了！」

東方矮朔公羊叔瞪着鼠目，問道：「這上面不是有字？」

陸翰飛道：「老前輩，以前不是這樣的。」

公羊叔抓抓脖子，道：「你是說，有人把字改動過了？」

陸翰飛道：「晚輩一個月前，還跟家師來過，上面明明是『天下無道，我黼子佩，天下有道，我負子戴』現在有人把它顚倒過來了。」

楚湘雲插口道：「大哥，你會不會記錯？這上面刻着的是一首『偕隱歌』，讀過古詩的人，誰都背得下來，如果照你說的，就不成『偕隱歌』了。」

陸翰飛搖搖頭道：「不，不，我和師傅，不止來過一次，那會記錯？就因爲它把『偕隱歌』顚倒過來，而且『黻』字也改了『黼』字，才引起師傅注意，這一注意，發現這字還是用右手小指和指甲寫的，勾撇之間，露出纖細筆鋒，決非一般『金剛指』所能寫得出來。」

公羊叔兩顆小眼珠，盯着石壁，點頭笑道：「不錯，這字確實有人改動過了，而且改的字，正是用『金剛指』寫的，筆劃比原先的，粗了許多！」

陸翰飛急急問道：「老前輩，你說這三個字是用『金剛指』寫的？」

公羊叔抓抓脖子道：「這還有錯，我小老頭眼睛可沒有昏花！」

說着抓抓脖子，沉吟道：「這麼看來，這四句勞什子，眞還隱藏着什麼謎兒？可惜對這門子詩呀詞呀的學問，我一竅不通，不然也好從這話裡推究出一點道理來。」

「哦，哦！」他忽然用手一拍後胸，笑道：「不錯，不錯，我那天就聽到靈山和尚正和你們兩位尊師，一字一句推敲這首東西。當時我心裡還暗暗罵他們五嶽三奇沒有出息，十年見一次面，不討論各人的修爲功力，武學心得，却酸氣騰騰的研究起古詩來了

，如今想來，他們當時可能已有發現，才會因此送命。」

陸翰飛想起師傅回山之時，曾有再去一趟石鼓山，才能確定之言，相信公羊叔說得不錯，自己師傅和司空老人的死，果然和那張石鼓歌拓本有關！

楚湘雲偏着頭道：「老前輩，這改字的人，你看會是誰？」

公羊叔聳聳肩，道：「咄，眞是娃兒，我要知道這改字的人，就好辦了。」

楚湘雲道：「那麼我們這趟不是白走了？」

公羊叔抓抓脖子，沉吟道：「我倒想起一個人來……」

陸翰飛聽到眼睛一亮，急忙問道：「老前輩，你說是誰？」

公羊叔搖搖頭，笑道：「你別緊張，我不過想了一個可以解開這個隱謎的人，只要把這四句勞什子的隱秘揭開，殺害你們兩位尊師的人，不是也可以找出來了嗎？」

陸翰飛道：「老前輩，你說的是誰？」

公羊叔道：「這人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學强記，而且武林掌故，也熟得如數家珍，確實稱得上是武林中一位奇才異能之士，只要你們把詳細經過，一字不漏的向他說上一遍，保險立時破案。」

楚湘雲道：「他到底是誰呀？」

公羊叔搖頭晃腦的道：「這人江湖上叫他靈狐仙，也有人叫他賽孫臏，其實他的眞姓名，叫做令狐宣！」

楚湘雲問道：「大哥，你聽說過這個人嗎？」

陸翰飛搖搖頭，向公羊叔問道：「老前輩，令狐宣住在那裡？我們去找他，不知道他肯不肯說？」

公羊叔瞧了楚湘雲一眼，道：「令狐宣住在武陵山竹伕坪，地方倒是不遠，只是脾氣古怪得很，平生最討厭的就是……嘻嘻……就是漂亮女人，他說只有女人，才是最可怕的東西！」

楚湘雲啐道：「他一生也討不到老婆！」

話聲出口，粉臉不禁一紅。

公羊叔笑道：「他本來就討不到老婆咯，雙腿都刖斷了，誰還會嫁給一個殘廢的人？」

楚湘雲道：「他雙腿都是被人刖斷的？」

公羊叔道：「就是他師兄，不然也不會叫他賽孫臏了。」

楚湘雲掠掠鬢髮，回頭道：「大哥，我們去不去？」

陸翰飛道：「老前輩這般說法，想來不會有差，武陵山離這裡不遠，我們到河南去，順便彎上一彎，也未嘗不可。」

楚湘雲瞧瞧公羊叔，道：「老前輩，你呢？」

公羊叔抓抓脖子，笑道：「我自然要到四川找老毒物去！哦……」

他突然抬起頭來，瞧着兩人道：「來來，你們小兩口兒過來，我那兩套看家本領，還沒傳給你們呢！」

陸翰飛道：「老前輩從四川回來，再傳不遲，晚輩兄妹，心急師仇，此時恨不得立時趕上武陵山去。」

公羊叔瞪目道：「不成，我要是中毒死了，這兩門功夫，豈不就此失傳？」

楚湘雲忙道：「大哥，老前輩要教我們本事，正是我們曠世機緣，你怎好推辭？」

公羊叔朝陸翰飛咧咀笑道：「還是你妹子懂得道理！」

說着就把「無影神掌」如何涵氣若虛，如何內勁外鑠，以及發招收勢之道，替兩人仔仔細細地解釋一遍。

他邊說邊練，右手虛飄的向外按去。

果然他一掌出手，聽不到絲毫風聲，三丈外一棵松樹，立即應手成爲兩截！

陸翰飛瞧得大吃一驚，想不到「無影神掌」竟有這樣大的力度。

公羊叔哈哈一笑，就叫着兩人跟着學習，陸翰飛內功根底極好，初學起來，終究是掌出有聲，不能涵氣若虛，但還能略具形似。

楚湘雲姑娘家的內力較差，練了一陣，不由氣喘吁吁凝不住氣，她忽然想起兩年前師傅教自己「穿雲指」的時候，也是這般情形，師傅說自己內力太差，指法還勉强可學，他老人家的「穿雲掌」就無法練習。

想到這裡，不由停下手來，偏頭問道：「老前輩，你的『無形掌』，可不可以把它練成指法？」

公羊叔怔得一怔，呵呵笑道：「妳丫頭果然靈巧，掌拳指法，原是一門功夫，妳想把它化成指法，道理還是一個，只要凝氣成點，化實爲虛，無影掌就變成無影指了！」

說罷又大笑不止。

楚湘雲聽得大喜，專心致志的練起指法來！

從此陸翰飛學會了「無形神掌」，楚湘雲却練成了「無形指」。

公羊叔等兩人練了一陣，就把他們喊住，又傳了他們獨步武林的「八步追風」輕功身法口訣。

陸翰飛、楚湘雲對輕身功夫，原有相當基礎，不像練「無形掌」，和從前所學，完全兩回事。

是以公羊叔口述指劃，傳完口訣，已心領神悟，已會了一半，再經他點撥指導，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學會。

公羊叔瞧得大是高興，咧咀笑道：「你們小兩口兒，果然天資穎悟，攏總一個時辰，就把我兩種獨門功夫，都已學會，以後如何，就要你們自己努力了，好，你們雙雙上路吧，我也要走啦！」

他說走就走，話聲才落，身形閃電，人到二十丈外，眨眼工夫，就失去踪影！

陸翰飛原想問問武陵山竹仗坪如何走法，但連話都來不及說，公羊叔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不由驚歎的道：「他老人家去得很快，妹子我們也上路吧！」

楚湘雲聽陸翰飛一說，不由想起方才公羊叔臨時說的你們雙雙上路吧，那句話，雙頰一紅，忽然抬頭問道：「大哥，你說公羊叔老前輩這人怎樣？」

陸翰飛道：「公羊老前輩古道熱腸，是一位遊戲風塵的奇人！」

楚湘雲道：「就是說話缺德！」

陸翰飛道：「那是他老人家生性滑稽，喜歡開玩笑罷了！」

楚湘雲白了他一眼，道：「你佔了便宜……」她說到這裡，倏然住口，玉臉泛紅，羞澀的說了句：「你壞！」粉頸一低，往山下跑去！

陸翰飛也慌忙縱身掠起跟着追去。

他們經東方矮朔的指點，要揭開石鼓上這首「偕隱歌」之謎，只有繞道武陵山，去找賽孫臏令狐宣，也許可以找出殺害師傅的兇手。

因此下山之後，兩人略一磋商，便決定先往武陵一行，然後再上少林寺去。

當下就由衡陽向西，橫穿雪峯山脈，再折而往北，直奔武陵山。

這一路上，兩人正好借着趕路的機會，練習公羊叔所傳「八步追風」，輕縱急掠，嘻笑追逐，倒也並不寂寞。

第四天未牌時光，就趕到石鼓山下，兩人問明竹仗坪方向，更不躭擱，就開始往山中奔去！

兩人奔了二十來里，只覺道路愈來愈窄，再行八九里，兩邊山峯壁立，中間留出一條羊腸小徑，僅容一人可行。

這樣曲曲折折一路上嶺的山路，走了約莫兩里來路，待得走上嶺頂，只見對面雙峯之間，一片翠綠，萬竿修篁，臨風搖曳！

從嶺上望下去，竹林中間，約有四五畝大小一片空地，起着三間竹樓，左邊引水成溪，流水潺湲，屋右卻是一棵枝葉茂盛的參天大樹。

楚湘雲瞧到竹林，喜道：「大哥，那就是竹仗坪了。」

陸翰飛想起公羊叔說過賽孫臏令狐宣脾氣古怪，生平討厭漂亮女人，不由皺皺眉道：「妹子，這裡和竹仗坪相距不遠，妳最好就在這裡等候，我一個人去找他，妳看可好？」

楚湘雲不依道：「你去，我也要去，公羊老前輩只是開開玩笑，你却認了眞。」

陸翰飛道：「他老人家這句話，怕不是開玩笑的吧！」

楚湘雲扭頭道：「我不管，我也要去，反正見了令狐宣，我會向他解釋的。」

陸翰飛拗不過她，只好表示同意，楚湘雲朝他甜笑了笑，便往嶺下跑去。

不多一會，兩人奔近竹林，只見修篁叢中，只有一條小徑，盤曲其間！

楚湘雲毫不停留，舉步往林中走去，陸翰飛也急忙跟踪掠入！

兩人進入林中，只覺竹竿漸密，再也無法直行，尤其小徑也愈來愈仄，盡是東盤西曲。

急走一陣，忽然連小徑也失去所在，楚湘雲走在前面，心頭着急，管它有路沒路，就是往林中鑽去。

這樣走了一會，總算給她找到另一條小徑，於是又盤盤曲曲依着路徑走去，那知一陣下來，這條小徑，又忽然不見。

兩人接連趕了幾次，直弄得頭暈眼花，不但始終走不近小樓，連方向都迷糊不清了。

不，天色逐漸昏黑，竹林中一片吱吱喳喳的鳥聲！

楚湘雲早已跑得一身是汗，她站着吁了口氣，回頭道：「大哥，這片竹林，有點古怪！」

陸翰飛打量着週遭情勢，點頭道：「不錯，我們跑了這許多路，照說十個竹林也穿出去了，我以前聽師傅說過，許多隱居深山的人，爲了防止野獸入侵，在四週佈下奇門陣法，不懂陣法的人，就休想走得進去。」

楚湘雲掠着鬢髮，道：「這就是了，他這裡叫做竹仗坪，明明是說竹林中按着陣仗，哦，大哥，那可怎麼辦？」

陸翰飛沉吟道：「妳大概也走累了，我們不如稍歇片刻，吃點東西再說。」

說着從懷裡取出乾粮，分了一半遞給楚湘雲手裡，自己就在林中坐下，吃了起來。

楚湘雲傍着他坐下，剛咬了一口炊餅，忽然回頭笑道：「大哥，你想出來了沒有？」

陸翰飛道：「我想只有一個辦法，也許可行。」

楚湘雲眨着眼睛，啊道：「原來你也想了一個法子，快別說出來，讓讓我先說好不，瞧瞧我們想的可是一樣？」

陸翰飛瞧她一副嬌憨模樣，心頭不覺怦然一動，含笑點了點頭。

楚湘雲搶着道：「這片竹林，他既然佈下陣法，爲什麼這許多鳥却不會迷路，我何不上竹梢去瞧瞧，只要瞧清他竹樓方向位置，筆直走去，就不會錯。」

她話聲方落，只聽頭上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小娃兒，你們是什麼人？賽孫臏的五行奇門遁甲，要

是有妳說的這般容易，還叫什麼奇門遁甲？」

楚湘雲聽得一怔，接着喜道：「啊，老人家敢情就是令狐老前輩？」

那人微微一哂，道：「你們是什麼人，到竹仗坪幹什麼來的？」

陸翰飛聽不出這發話的人，究在何處，但聽他口氣，分明就是賽孫臏令狐宣無疑，這就向空作揖道：「晚輩陸翰飛和妹子楚湘雲，專程拜謁老前輩來的。」

那人「唔」了一聲，道：「你們是何人門下？」

陸翰飛躬身道：「晚輩南嶽門下。」

那人哼道：「你是衡山簡大先生的弟子，做什麼來的？」

陸翰飛道：「晚輩時常聽先師說起老前輩學究天人，始終無緣叩謁，先師去世之後，晚輩有一困難之事，想懇求老前輩指點迷津。」

那人急急問道：「你師傅去世之後，遭遇到什麼困難？」

陸翰飛遲疑道：「既蒙前輩垂詢，容晚輩當面奉告。」

那人嘿嘿乾笑了兩聲，道：「好，那麼你們可往左方斜走一十七步！」

陸翰飛聞言大喜，急忙依言朝左斜行了一十七步。

那人的聲音，道：「右走八步。」

陸翰飛、楚湘雲果然又依言而行，堪堪走到！

那聲音又道：「再左行斜角一十三步。」

兩人依照那聲音指點，在竹林中曲折前行，明明看到前面被一排竹竿擋住去路，但走到那邊，恰巧容一人通行。

這樣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有時還倒退斜走，好像越走越是迂迴，但不到頓飯時光，竹林盡頭，豁然開朗，三間竹樓，一曲清溪，已在眼前出現。

竹樓中窗戶頓開，隱隱射出燈光。

陸翰飛心頭一喜，正待越溪而過。

只聽那人低聲喝道：「小娃兒不可亂動，你們必須涉溪過去，在溪中左三右七，登岸之後，面向竹樓，直往三步，斜行五步，再直行三步，如此直斜交叉，不可弄錯，直到竹樓前面，須從左手第一個窗口躍入，右脚先落，便須站立不動，令狐宣聲言只要有人能通過竹仗，進入竹屋，就可義務解答一切疑難之事，你們去吧！」

楚湘雲低聲道：「大哥，原來他是此間主人。」

陸翰飛慌忙向空作揖道：「多蒙老前輩指點。」

那人話聲一落，就寂言不再作聲。

陸翰飛、楚湘雲停身把走法默默的背誦了一遍，然後依言涉過小溪，對着竹樓直三斜五的走去！

這三間竹樓，看去也並無出奇之處，只有正面開着七扇窗戶，有方有圓，高低大小不一樣。

但此時却悉數開着，從外面望去，那燭光正是從左手第一間窗戶透射出來的！

燭光之下，離窗口不遠，有一個文士裝束的人，手持書卷，倚在一把逍遙椅上，朗朗吟詠！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向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他吟的正是諸葛亮的「梁甫吟」！

楚湘雲低聲笑道：「人家叫他賽孫臏，他還自比諸葛亮呢！」

陸翰飛連忙搖搖手，叫她不可出聲，兩人走到竹屋前面，打了個手勢，兩條人影，同時急急縱起，向左手第一個窗口，穿窗而入。

那知右脚堪堪落地，只聽「嗒」的一聲，一道鋼箍，奇快無比的扣住脚脛！

不，他們右脚落地，左脚自然也跟着踏下，鋼箍不遲不早，就在此時發動，當然兩脚全被扣住。

陸翰飛、楚湘雲同時一驚，但他們緊記着那人的話，躍進窗口，便須站立不動，是以雙脚被鋼箍緊緊扣住，却並不掙扎，陸翰飛急忙雙拳一抱，朗聲道：「晚輩南嶽門下陸翰飛，北嶽門下楚湘雲，冒昧拜謁，請老前輩大度包容。」

說話之時，目光抬處，原來這是一間佈置簡單的書房，除了兩邊架上，放着不少古籍，自己兩人正站在案桌前面，桌上燃着一支紅燭，火燄在輕微跳動！

案後是一把可以轉動的逍遙椅，此時那個文士裝束的人，正好背朝窗口，靠在椅上看書，對陸翰飛說話，似乎並沒聽見，身子紋風不動，連頭也沒轉一下！

不，他上身徐徐一動，伸手沾着口水，翻了兩頁書籍。

陸翰飛、楚湘雲雙脚被鋼箍緊緊扣住，絲毫動彈不得，賽孫臏令狐宣却只是全神貫注在書本上，對自己兩人，不理不睬。

陸翰飛等了一會，依然不見他作聲，只好重又抱拳，說道：「晚輩南嶽門下陸翰飛和北嶽門下楚湘雲……」

他話聲未落，只聽賽孫臏口中吐出冷冰冰聲音，說道：「南北雙嶽門下，又是如何？」

他只是暗中說着，身子依然絲毫沒動，聲音冷傲已極！

陸翰飛微微一怔，急忙躬身道：「晚輩冒昧叩謁，有擾清神，實出萬不得已，還請老前輩多多恕罪。」

賽孫臏沉聲道：「我還沒老！」

陸翰飛又是一怔，暗想此人脾氣

當眞古怪！

只聽賽孫臏又道：「你們到我竹伕坪來，可知禁例？」

陸翰飛不禁回頭望了楚湘雲一眼，答道：「晚輩身遭大故，專誠叩謁，實在不知道老前輩禁例。」

賽孫臏重重哼了一聲，道：「竹伕坪是我令狐宣讀書之處，一片清淨，方圓十里，不准婦女踏入一步，難道你們沒有聽說過？」

楚湘雲接口道：「老前輩讀書養性，高蹈山林，自是明達之士，晚輩兄妹，恩師遭人殺害，因久仰老前輩學究天人，善解疑難，才不遠千里，叩謁寶山，希望老前輩指示迷津。竹伕坪禁止婦女擅入，老前輩並沒有在山前明白昭示，晚輩如何知道？若有干禁之處，也望老前輩曲諒才好。」

她一口氣說將出來，宛如珠落玉盤，清脆已極！

那賽孫臏似乎微微一楞，冷峭的道：「照你說來，還是我不對？」

楚湘雲笑道：「請老前輩多多原諒。」

賽孫臏哼了一聲道：「竹伕坪方圓十里，從無一人走得進來，你們能夠找到我這裡，總算難得，本來只要能夠進入此室，便是我令狐宣嘉賓，但你們干犯我禁例，姑念事出無心，薄懲在所難免，就罰你們多站一會吧！」

陸翰飛聽得心頭一寬，連忙躬身道：「多謝老前輩。」

賽孫臏緩緩放下書本，但身子依然倚在逍遙椅上，背朝着兩人，道：「你們且說南北雙嶽，死在何人手裡？」

他話聲雖然冷漠，但南北雙嶽居然遭人殺害，似乎也引起了他好奇之心。

陸翰飛神色一黯，道：「晚輩兄妹，就是因恩師遭人殺害，至今不知仇人是誰，叩謁老前輩，懇請一決疑難。」

賽孫臏冷冷的道：「我又不是神仙。」

接着又「唔」了一聲，道：「你且把經過情形，說出來聽聽！」

陸翰飛慌忙把師傅和司空老人遇害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賽孫臏停了半晌，才道：「你們因不知仇人下落，就懷疑到和那張墨拓的石鼓歌有關？唔，這也不失是主要線索之一！」

他依然背着身子，冷漠的說道：「唔，你再說說有關石鼓上的詞句，還記得嗎？」

陸翰飛又把從前看到刻在石鼓上的四句歌詞，和後來發現有人改動一起說了。

賽孫臏低誦了一遍，稱讚道：「不錯，改得好，這人把祝牧的『偕隱歌』，倒了轉來，變成他自己的創作，着實改得好，但後來那人，又把它改了轉來，也改得好，使人懷疑不到這首東西另有含意，更是做得天衣無縫，你們兩個娃兒，居然能夠從這一反一正的兩首歌上，尋求線索，找到我這裡來，也是妙極妙極！」

說到此處，不由縱聲大笑！

他這笑聲，好像從竹筒中放射出來一般，聲音之中，含着嗡嗡之聲！

楚湘雲道：「老前輩，你已經洞悉其中的奧秘了？」

賽孫臏道：「那有這末容易？不過就憑這首古詩，着實引起我的興趣。」

話聲一落，就不再作聲，陸翰飛、楚湘雲怕打斷他的思路，也不敢多說。

竹樓中立時靜得沒有半點聲息，只有書案上那支紅燭，在一跳一跳的閃動火光，照着倚在逍遙椅上的賽孫臏，紋風不動，宛如木偶一般！

過了半晌，只見賽孫臏兩手支持着身子，微微抬動了一下，說道：「你們可曾注意刻在石鼓上的四句十六字中，可是『黼』、『佩』、『負』、『戴』四個字，比其他的大了一些？」

陸翰飛閉目想了一想，失驚道：「老前輩眞是如同目覩一般，這四個字，果然是比其他的要大了一些。」

賽孫臏淡淡的道：「你們總該知道關鍵就在這四個字中！」

楚湘雲睜大眼睛，喜道：「老前輩，你好不好說得明白一點。」

賽孫臏冷冷的道：「老實說，你們師傅就是死在這四個字上的。」

陸翰飛驚道：「老前輩定有高見。」

賽孫臏哼了一聲，道：「其實只可以說他們死在『黼』、『佩』兩個字上，因爲他們定然已發現這兩個字的秘密，才被人害死的。」

「啊！」

陸翰飛、楚湘雲同時「啊」了一聲。

賽孫臏又道：「你們總知道祝牧的偕隱歌第二句，本是『我敝子佩』，爲什麼石鼓上會刻成『黼』字？哈哈，黼者，斧也！」

楚湘雲道：「我不懂這個意思。」

賽孫臏道：「這就是隱秘之處，黼和佩，該作兩件兵器解釋，你們師傅就是推想到這一點，才送了性命。兩百年前，有一雙武林奇人……」

「啊！」

陸翰飛突然驚啊一聲，他因自己師傅那天就是堪堪說到這裡，就發現窗外有人，沒有再說下去，如今聽賽孫臏和師傅說的一樣，不由全身猛震。

賽孫臏續道：「他們原是一對夫妻，男的兵器是一柄金色日輪，女的是一圈玉環，據說武功之高，幾乎達到出神入化之境，大家因爲他們終年都穿一身白衣，就叫他們白衣劍侶金玉雙奇。」

「啊！」

（未完・二）

爭霸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父親一片苦心　余三懊悔不已

上文提要：余青玉將孟俊飛擊斃後，又懾服了副總管黃卓敏及其一干手下，余青玉聽取黃卓敏的建議及策略，當機立斷，在大洪山堵截帥英傑，並已練就「無爲簫」的全套招式，以備應戰帥英傑……迷魂嬌蕭雲嬌大撒迷藥、三頭屠魔拓跋驍、赤髮老妖丁飛羽、東郭西城等齊齊出動，雙方人馬已展開混戰，帥英傑向余青玉挑戰，以觀察余修竹對其子之態度……

帥英傑至此仍無動手之意，因爲他認爲拓跋驍、冼鐵鏡，甚至丁飛羽會取勝，還想再看清楚一下形勢才決定去留。

誰知後面再度傳來一陣叫喊聲，有人叫道：「不好啦，幫主，少林寺和尚來了！」

這一叫，使得羣豪人人精神振奮，相反蓋天幫的人都心頭發慌，只聽一道綿密沉實的聲音道：「阿彌陀佛，我佛雖然慈悲，也有蕩魔伏妖之時。」話音未落，場中已多了兩名老和尚。

「是上志，上智？」帥英傑面色登時一變。

左首那名老和尚上志合什道：「不錯！施主倒行逆施已久，今日惡貫滿盈，何不着手下停手，以免多造殺孽？老衲願意與施主一鬥！」上志和上智乃二十年前，召集九大門派，在黃山殲滅魔教的少林住持上慧禪師的師弟，如今已是少林寺的長老。

帥英傑冷笑道：「老和尚，你不必與本座談論佛理！本來本座是要先消滅你們少林寺的，如今只好把日子推後，算你們祖師有靈！」一頓又道：「副幫主，你代本座出戰上志老和尚。」

「是！」余修竹心神未定，一時難以決定在何時發揮自己的作用，誰知就在此刻，帥英傑突然向他出手，待余修竹聞得風聲，已沒法招架，只好向旁一移。

帥英傑是何許人也？他亦不敢存奢望，認定一招便能得手，是以他身形隨余修竹之變而變，余修竹一直沒法轉身對付，形勢極之險惡。

余青玉見狀再無顧忌，身子標前，喝道：「帥英傑，虧你還是個人物，居然如此卑鄙！」可是他反應還是慢了一步。

帥英傑已抓住了余修竹，喝道：「停步！」邊伸左臂去戳余修竹的痲穴。

余修竹這剎那靈台格外清澈，雖然他肩膊被帥英傑抓實，仍然回身一掌望帥英傑擊去，由於距離近，又猝然發難，帥英傑又不肯鬆手，只好把左臂抬起，一掌迎上去。

兩掌相交，發出一道悶哼，帥英傑上身晃動幾下，余修竹發出一怪叫，肩骨被帥英傑揑斷，口吐鮮血連退幾步

可是余修竹早將自己生命置之不顧，一退之後，未待氣血平息，又再撲上去，雙掌急拍，拚盡全力，發出兩股淩厲的掌風。

「你找死！」帥英傑運起八成眞力，注於兩掌，迎了上去，「蓬」的一聲巨响過後，罡風四濺當中，余修竹如斷線風箏向後退飛，帥英傑則只退了一步。

余青玉本來是撲向帥英傑的，見狀腳尖一點，連忙改變方向，恰好接住父親，他情急之下，脫口大叫：「爹，你覺得怎樣？」

余修竹嘴角不斷湧出鮮血，不能言語，余青玉只好將他放在地上。

姬蘭君和上智連忙護在其側，上志則已與帥英傑鬥在一起，上智宣了聲佛號。「盟主且讓開，讓老朽看看！」余青玉瞿然一醒，忙讓開路給上智上前搭

脈。

「大師，家父傷勢如何？」

上智臉色異常沉重，忽然一掌按在余修竹的丹田上，俄頃，余修竹雙眼才慢慢睜開，余青玉喜道：「爹，你覺得如何？」

余修竹嘴角泛上一絲笑意，聲如蚊吶地道：「青玉……你終於……知道爹……的苦心……肯叫我一聲爹了……爹雖死無憾……」

余青玉哭道：「不孝孩兒年紀太輕，不知爹的用意，出口汚辱……實在該死！」言畢在自己臉上摑了兩巴。

余修竹道：「住手……爹都不怪你……你又何須自責……人誰不怕死，當初爹的想法，也不是如此單純……說起來，還是讓你罵醒……」

余青玉笑道：「爹，孩兒一定替你報仇！」

「不是替爲父一個人……還有很多很多人……」余修竹喘息了一陣，才續道：「青玉……爹三個兒子，就數你最有出息……可惜我一直看錯了你，如今見你有此成就……爹雖死尚有何憾……但必須記住，你如今肩負武林存亡之大任，萬不可爲個人之恩仇失去冷靜！」

「孩兒謹記教訓！」

「見到你娘……請代爲父問候她……今後你須好好照顧她……免得爹在九泉之下，心頭不安！」

「孩兒知道！」

「你好自爲之……今日之局尚未了，必須好好處理……不可放過帥英傑，否則後患無窮！」余修竹聲音越來越微弱，又向上智微微點頭，然後輕輕閉上雙眼。

「爹！」余青玉伸手一探余修竹鼻息，突然一躍而起，叫道：「帥英傑，我非殺你不可！」

上智鬆手長身，急道：「盟主身負重任，萬不可衝動，且先在一旁觀察帥英傑之武功路數，稍候師兄不敵，才請盟主接他。」

余青玉迅速冷靜下來，抬眼望去，上志功力雖然深湛，但比起帥英傑仍大有不如，行家已明顯看出他不是帥英傑之敵，但他仍奮力應付，不求殺死帥英傑，只求能消耗其內力。

再看帥英傑，只見他拳打腳踢，揮洒自如，出手不按章法，但每一招都恰到好處，余青玉暗吃一驚，忖道：「帥英傑這廝也已臻『無招』之境界。」

上智轉頭一望，見白雲子已被拓跋蹺殺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便道：「阿彌陀佛，待貧僧去接白雲道兄！」他看來穩重如山，但行動極快，雙腳行動間，如行雲流水，眨眼即至白雲子身旁，道：「阿彌陀佛，白雲道兄且暫退，待老衲來領教其武功！」

白雲子早恨不得抽身而退，聞言虛晃一招讓開，上智雙袖一展，攔住拓跋蹺，拓跋蹺微退半步，冷哂道：「你們漢人只會車輪戰法，算得什麼手段，左右不過你贏了個人多！」

上智口宣佛號，道：「施主勿怒，須知多造殺孽，對人對己都無好處，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又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拓跋蹺哈哈大笑，「你這禿驢，當眞痴呆，居然與屠魔談論佛法！我勸你還是回寺修煉，少來枉費唇舌吧！」

「施主一身武功，得來不易，今日執迷不悟，他日必然後悔。」

拓跋蹺怪笑一聲：「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還有他日麼！少廢話，且吃我一掌！」

他首先發動攻勢，上智立即還以顏色，每招均蘊力而發，帶起一片風聲。拓跋蹺暗道：「怎地這禿驢內功如斯了得？」偷眼一望周圍，見同伴大都不敵，蓋天幫嘍囉死亡數目越來越多，心頭微懍，只好收攝心神，全力以赴。

且說青葉子與布天虹之戰，兩人鬥了三百招，仍未分軒輊，不過布天虹在孤島苦練，青葉子只處理派務，青城派武技雖然了得，但功力終不如對方深湛，久戰之後，氣力漸衰，相反布天虹越來越覺得輕鬆，他看清形勢，知道此刻雖未分勝負，但只須再過一百招必能佔上風，二百招內，必能取勝，心頭大定，出手更加揮洒自如。

丐幫新任幫主北宮昌今年才三十六歲，正在壯年，未能找到好對手，躍躍欲試，見狀連忙殺過來，道：「道長且歇，北宮某會會他，待不行時，再請道長接手！」他打狗棒一圈，先將青葉子帶開，手腕一抖，又將打狗棒當作判官筆使，戳向布天虹的胸前要穴。

布天虹不喜說話，尖嘯一聲，左掌一翻，便將打狗棒震開，可是北宮昌年紀雖輕，但天資極高，否則也不會在此亂局被委以重任，只見他手腕一沉，改施「絆」字訣，向布天虹雙脚纏去。

他自知內功不如對方，因此避重就輕，每次出手未待招老便變招換式，這種打法，正好針對布天虹之弱點，更因以逸待勞，是故很快便佔了上風。

那邊廂的馮以正被管一事找到，兩人既是多年同袍，自然熟悉對方武功，更兼實力相等，因此鬥得比任何人都激烈和凶險。

激鬥中，兩人同時揮掌，又同時避開，舉起打狗棒急戳，一齊戳中對方的「膻中穴」，忽然所有的動作全都停頓，接着兩人同時向後倒地，竟然同歸於盡。

東郭西城和廖柏夫之戰，亦已到了分出勝負之階段，廖柏夫早有超越東郭西城之志，在蓋天幫雖身膺總堂主之職，但仍苦練不輟，冀求有朝一日能反超，可是東郭西城亦不容被人奪去其位，同樣不敢鬆懈，雖然比對起來，廖柏夫進步較大，但東郭西城終還是技高半籌。

廖柏夫在鬥了百七回合時，被東郭西城掃中了脅下，幸好他及時補了一腿，在東郭西城大腿上踢了一記，算是扯平，但吃虧仍然較大。

這招之後，廖柏夫便知道自己終還不如對方，便改變打法，以守爲主，望能多把對方精力消耗掉，再窺機反擊。

他此一計劃，不能說錯誤，但東郭西城亦是出名的老狐狸，一早便看穿其心思，故此盡量減少不必要之消耗，廖柏夫終不能達到目的。

如此又過了三百招，廖柏夫越來越難支撐，東郭西城雙掌一圈，突然向他發出兩掌，直取其胸，廖柏夫見他來勢洶洶，不敢攖其鋒，連忙跳開，誰知東郭西城早已預防他此一着，左腿一抬，便將廖柏夫踢開。

廖柏夫落地站立不穩，一跤摔坐在地上，東郭西城見機不可失，如野豹般撲過去，幸好俞秀就在旁邊，摺扇「刷」地一聲打開，攔在身前。

東郭西城也不打話，見人便打，俞秀動作瀟洒，扇法變化多端，東郭西城一時之間也未能得手，他未得手，但陽知雨卻已經得手了。

練魂先與趙北坤鬥了一陣，體力消耗了不少，陽知雨則幾乎未花費過氣力，因此形勢十分明顯，陽知雨咄咄迫人，練魂則穩守穩扎。

陽知雨知道未曾殺了帥英傑，今日這場大戰，便未算結束，而要殺帥英傑又必須剪除其手下，因此趁對方採取守勢，抓緊機會强攻，但見風聲呼呼，練魂四周都是掌影，練魂沒奈何迫得也要全力以赴。

如此鬥了七八十招，陽知雨覷得眞切，見對方一戟刺來，倏地化掌爲爪，抓住其左戟。

練魂反應亦快，左戟斜刺，直取其臂，陽知雨一抓住其左戟，立即一拉一擧，把右戟撞開，同時左掌向其脅下急印。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左腿一抬，反蹬對方胸腹，意圖與對方來個兩敗俱傷。

「蓬」的一聲，練魂脅下中了一掌，肋骨「勒勒」地斷了幾根，一口鮮血噴得陽知雨一頭一臉，幾乎與此同時，練魂的腿亦幾乎踢至陽知雨胸腹，他一掌得手，雙脚急頓，身子向後倒飛，可是仍然慢了半步，「蓬」的一聲，小腹凌空被踢中，身子如皮毬般倒飛。

這一腿聚了練魂數十年之功力，只踢得陽知雨五內翻騰，幾乎一口氣喘不過來，幸好他人在半空，又在後退中，卸去了不少力，是以倒飛落地丈餘，喘了幾口氣，便爬上來慢慢走前。

練魂被斷了的肋骨刺進心肺，嘴角血水湧之不盡，雖被手下搶救了去，但看來只有大羅神仙方可救活他，陽知雨也不追趕去找乃弟。

穆山光與冼鐵鏡鬥了近二百招，穆山光佔着以逸待勞之利，但亦只能與對方鬥個平手，再鬥下去，可能反要敗在冼鐵鏡手下。

陽散雲與章水仙在旁研究冼鐵鏡之武功路數，這對冤家，經過十多年的恩怨糾纏，近來因同爲乾坤盟的副盟主，接觸較多，但始終心有芥蔕，直到此刻生死存亡之際，這種芥蔕才突然消失。

章水仙見穆山光氣力漸衰，便拔劍分開他們，道：「請掌門讓位，待小妹領教一下冼鐵鏡的武功。」

冼鐵鏡冷笑道：「你們三個不如一齊上吧，省得冼某逐個打發。」

章水仙長劍翻飛，道：「待你勝得了姑奶奶這把長劍，再口出狂言不遲！」冼鐵鏡不再打話，沉住氣應戰，章水仙在旁揣摸其武功已久，因此長劍使來，格外得心應手，只五六十招，便大佔上風，陽散雲這才放下心頭大石，但仍站在一旁押陣。

此刻天色漸晚，大局已爲乾坤盟控制，大多數的蓋天幫嘍囉，已繳械投降，而余青玉亦已和帥英傑交上手。

* * *

上智去後，余青玉又觀察了二三十招，上志功力雖深，奈何應付不了帥英傑那種即興創造的招式，不斷遇險。他便立即上前分開二人，道：「請大師替晚輩掠陣，待晚輩來會他！」

帥英傑雙眼一凝，也不趁機攻擊，只冷冷地道：「不管你有沒有眞實本領，本座都很欣賞你之勇氣！」

「狗賊，你殺我父親，今日要你償命！」

帥英傑嘆息道：「聽你這句話，又使老夫失望得很，一個要成大業的人，又豈會把個人恩仇看得太重？令尊先降後叛，本座殺他乃天公地道，否則幫規何用？」

余青玉輕吸一口氣，道：「不錯，本座是不該將個人恩怨看得太重，你殘殺無辜，橫行殘暴，今日該是惡貫滿盈之時！」

「這是欲加之詞！」帥英傑噓了一口氣，道：「武林向來都如一盤散沙，將之統一，有何不對？從前天下七國，互相爭鬥百年，百姓死傷無數，後來秦統一天下，使國家完整，只須提防外族入侵，無須內鬥，民生因而得以改善，你能說秦滅六國是壞事麼？」

「秦始皇殘暴，視民如蟻，他絕非好皇帝！」

帥英傑哈哈笑道：「令師一死，萬象不來中土，天下雖大，有誰能與某煮酒論英雄？某見你招集了一些人，也有點氣候，只道是個人物，誰知比當日在堂上歌舞之余三公子，並無多大之分別！」

余青玉臉色十分難看，沉聲道：「難道本座說錯？」

「當然錯！秦嬴政殘暴是一回事，但他統一六國之行爲，十足是件有益國家之事，兩者不可混爲一談！」

余青玉道：「你說的是國家大事，某贊成你之觀點，誰人不欲疆土完整，誰人希望國家四分五裂？可惜你所幹之事，與國家毫無關係，武林與國家絕不相同！」

帥英傑道：「這幾句話還有點意思！但本座眼中，卻無分別！」

「武林存百家爭鳴，方有進步，若成一家天下，因陳守舊，且要抛掉許多前人之心血，焉能有進步！」

「你這小子又鑽牛角尖了，誰說本座要統成一家？你看，本座手下，各門各派的人都有，不管出身高低正邪，包羅萬有，將來互相補長短，武學必能放異采！」

余青玉思路越來越清晰，哈哈一笑

道：「這些話，三年前還可騙得了本座，此刻只能騙稚子，你之所作所爲，其實只爲了成爲武林霸主，與研究武學，宣揚武德，全無關係！」

帥英傑臉色一變，問道：「何以見得？」

「設若如此，你大可以召集天下各派首腦，共同研磋武藝，何須東征西伐？」

「你這又有所不知了，若不統一，他們豈肯合作？吾人門閥之見極深，且夜郎自大，每個人均認爲本門的武功天下第一，不肯與別派研究互補長短，甚至授徒亦要留下一手！只有在某統一之下，一紙令下，方可改變此一劣習，試想想，本座之言有否道理？」

「武林劣習，所言極是！不過你只是借此爲幌子，以掩飾自己的野心而已！」

帥英傑哈哈大笑。「武林統一之後，是好是壞，在事前誰也不知道，因爲有史以來，武林就從未統一過，你說今日之戰是正邪之戰，但在我眼中，只是贊成統一以及反對統一之戰，誰是正誰是邪，難以評論！」

余青玉亦大笑：「若你是正的，昔日爲何要用卑鄙手段對付家師和萬象大師？須知家師從來不反對與別派研究武學！」

「眞孺子不可教也！既如此老夫尚留你何用！」帥英傑說服不了余青玉，臉上殺氣漸濃，余青玉忽感迎面來了一股壓力，令人恨不得退後以避之，但他仍然挺立不動。

帥英傑道：「你是後進，本座讓你先動手！」

余青玉微踏前一步，雙腳不丁不八地站着，眞氣佈滿全身，雖沒有任何動作，但卻令人有一種嶽峙淵停之感覺。

帥英傑心頭一懍，猛覺對方不如自己想像中之不濟，這刹那，他已認定，在場的[illegible]，唯余青玉是自己的敵手！他不敢大意，連忙提氣佈滿全身。

兩人彷如兩尊石像般，一動不動，互相瞪着對方，連眸子都不眨動一下，人雖未有作動，但四道目光已猶如四柄利劍，在半空交擊，旁人雖無感覺，其實兩人已先對了一場。

這一場無形之戰，凶險之處，不亞於明刀明槍，只要對方目光稍爲露出．絲猶疑或動搖，對方立即可以趁機展開猛烈之攻擊，並將對方擊殺於掌下。

丁飛羽已被金空空收拾，東郭西城雖然殺了愈秀，但隨即被黃卓敏截住。東郭西城武功雖在其上，奈何連場惡鬥，又未經休息，被黃卓敏迫得連連後退，旁邊又有陽知雨和梅飛雪虎視眈眈，看來，他不投降，才難逃厄運。

章水仙已經在洗鐵鏡身上刺了幾劍，而上智亦用其衣袖，掃裂拓跋蹺的一顆血瘤！拓跋蹺血流披面，氣力猛減，落敗亦只在遲早間事而已。

山下點起了數十根火把，金空空不敢休息，立令卓成雙將旁人趕開，使余青玉和帥英傑四周空出一大片來，而他、姬蘭君、上志和白雲子則分守四個方位，提防帥英傑腳底抹油。

光陰似乎被余青玉和帥英傑挽留，兩人四條腿似生了根般，挺立了兩頓飯工夫，但在場之高手都知道一動手，便必是驚天動地之劇鬥。

帥英傑心情比余青玉複雜得多，他眼看自己即將君臨武林，卻遭受此一致命之擊，心頭之憤怒、妒恨、後悔諸情，似走馬燈般在心間轉個不停，他後悔自己太過託大，應該一早動手，只要制住了余青玉，所有的不幸便不會發生，而且今後再無足以與自己頏頡之勢力。

「啊——」遠處突然傳來布天虹之一道慘叫聲，但兩人臉上表情依然，連眼神都不變一下。

這情況就像天氣久雲不雨，使人心頭如壓上一塊鉛石般，連呼吸都不暢順，就在此刻，忽然有人呼道：「是誰？快站住！」

緊接着又是一陣哎唷的慘呼聲，金空空連忙轉頭望去，只見一道纖細的人影，星丸彈跳，如飛而至，廖柏夫道：「不好，是星星！」當下飛前攔截。

星星來勢不遏，喝道：「老匹夫讓開！」

廖柏夫冷冷地道：「咱們正想去找你，你自己送上門來，老夫豈有讓開之理！」星星輕功好，但廖柏夫亦非省油燈，隨其身形而變動。

陽散雲忙自湧上前協助，星星呼道：「三公子，一夜夫妻百夜恩，想不到你這般狠心，連老娘也不放過！」

她當然是胡說八道，但余三公子和帥英傑愛妾星星私通之事，武林中知之者不鮮，這件事影響了余青玉一生！換言之，當日若無此事，亦無余青玉之今日！

不管此事是好事是壞事，對余青玉來說，總是大事，是故這刹那，心房暴縮，眼神亦爲之一亂！

帥英傑要的就是這個機會，只見他向前標去，左掌如山拍出，余青玉心神恍惚，見他掌來，不及細思，也一掌迎了上去！

金空空大吃一驚，叫道：「盟主速退！」

余青玉掌出風生，但帥英傑那一掌只是虛招，余青玉一出掌，他身子一偏，斜閃一步，右掌疾如閃電，印向余青玉脅下。

他這幾招毫無花巧，但勢快掌沉，威力絕大，余青玉眼前一花，不見帥英傑人影，心知不妙，又得金空空提醒，連忙抽身而退！

他退得快，但帥英傑前進速度更快，如影隨形，如蛆附骨，緊躡其後，余青玉連換三個身法，都未能擺脫。

金空空呼道：「弟兄們，帥英傑是武林梟雄，大夥兒一齊上，亂刀將之斬了吧！」

帥英傑雖是梟雄，但此刻面對羣豪，到底有點心慌，恨不得立即抓住余青玉，可是高手比武，相爭不過厘毫，他這一急，脅下不由自主露出空門，余青玉半轉身子，左掌一掃過去！

兩人同時出手，帥英傑用爪，余青玉用掌，帥英傑若抓住余青玉，自己脅下亦必被其擊中，雖不死也得重傷，且

未必能抓實余青玉，如此又如何能夠脫困。

電光石火之間，兩人同時收臂退開，但一退即進，互展所長爭雄。

金空空、上志禪師等人至此方放下心頭大石，回頭一望，星星已被圍住，她不斷出言汚辱圍攻她的人，但廖柏夫不斷提醒同袍，須沉得住氣，只要不被她衝過去，任她武功再高，也不能逞強！

與此同時，拓跋蹺已被上智一掌擊在後背上，拓跋蹺臉上流血不止，體力衰退，被他一掌便擊倒落地，這還是上智心存慈悲，臨時撤了兩成掌力。

「阿彌陀佛，希望施主思過，重新爲人！」上智封了他身上幾個穴道，將他拋給弟子用麻繩縛了。

東郭西城被黃卓敏迫得汗流浹背，他色厲內荏地道：「黃卓敏，你這狗賊，最會撿便宜，算得什麼好漢，有本事的便給老夫一頓飯工夫休息！」

黃卓敏嘆息道：「老匹夫，今日看你這副模樣當眞可憐，你往日的威風去了何處？少說廢話，要想活命的便投降！」

「要老夫投降你？做夢！」

黃卓敏怒道：「你不識抬舉可怪不得老夫！且看看周圍，只剩下你跟帥英傑，你就算殺了老夫，難道便能逃得出敝盟的天羅地網？」

東郭西城一聲不吭，一味啞鬥，黃卓敏心頭一動，暗暗好笑，又道：「東郭西城，你聽清楚，今日你投降，並非投降我，而是投降乾坤盟，屈服於武林白道！」

東郭西城道：「好，停手！老夫屈服於武林白道就是！」

黃卓敏幾乎笑了出來，他仍不停手，邊攻邊沉聲道：「總管，你一向之爲人，令人難以信任，最好你自己封了穴道！」

東郭西城道：「黃卓敏，你連替老夫封穴道也不敢，還算什麼英雄？」

黃卓敏道：「老夫近來懶得很，而且疑心病又重，奈何，還是麻煩你自己動手吧！」

「好！停手！」

黃卓敏退後一步，提防他乘機逃脫！東郭西城慢慢抬起左手，駢起食中兩指，倏地戳在自己腰上的麻穴！他手指停在腰上，一切動作都僵住了，黃卓敏不敢大意，小心翼翼走前，將鐵算盤護在胸前。再倏地一指，戳在其暈穴上，東郭西城毫無動作，証明他沒有使詐，黃卓敏這才鬆一口氣。

余青玉雖然一日千里，但到底不能與帥英傑數十年功力相比，只二三十個照面，已被帥英傑迫得連連後退，有幾次還十分狼狽，叫趙北坤等人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郝不滅道：「金護法，如今大局已定，只要殺死帥英傑便大功告成，咱們一湧而上吧，遲了盟主可能……」

金空空雙眼一眨不眨，道：「不要急，老夫認爲盟主只是尚未站穩陣腳而已！而且老夫相信，他技不至此！」

上志亦道：「施主說得有理，有時人是敗於自己的心魔，而非外界的力量！」他故意高聲而談，好讓余青玉聽見。

余青玉一字不漏聽進耳內，心頭一動，忖道：「不錯，我只是懾於其威名而已，只要我放鬆一切，應不會如此不濟！」他逐漸鎮定下來，情況果然有所改變。

帥英傑故意道：「小子，你空手不是本座之敵，還不拔劍！」一言驚醒夢中人，余青玉手腕一落，立即將劍抽了出來！

這正是帥英傑之狡計，他要余青玉拔劍，正是要他分神！余青玉的劍刃尚未完全離匣，帥英傑已一掌擊向其右脅！

余青玉反應亦快，左手五指如勾，猛使一招「神龍現爪」，抓向對方的手腕！帥英傑早知他有此一着，左臂一抬，封住其手臂，右掌擊向其脅下！

眼看余青玉只有一條路走，就是立即後退，但在此情況後退，仍有危險，因爲帥英傑絕不會錯失此一良機！

忽見余青玉身子一側，以劍刃迎向帥英傑的手掌！這一着，根本毫無招式可言，但猝然而變，又用到恰到好處，帥英傑手掌差一點便送上去，他大驚之餘，忙不迭收掌後退！

「刷！」余青玉長劍脫匣而出，他精神大振，長嘯一聲，一口氣刺了七劍，這幾劍不像劍法，不像簫法，自成一格，帥英傑一時摸不到變化，連連後退，羣豪立即發出一陣歡聲！

趙北坤高聲叫道：「盟主，殺了這匹夫！」

金空空最冷靜，急道：「盟主小心，提防他反擊！上志禪師，請緊守崗位，不可讓他溜掉，其他人亦須小心，武功差的，都退開去！」

當下羣豪重整陣容，派出八名武功較高的，守在最前面，四周火把點得更多，把大洪山照得纖毫畢現！

余青玉反攻之後，得心應手，但他亦知道要殺帥英傑，絕不容易，是以全神貫注，不敢爭功。他一口氣攻了二三十招，帥英傑開始反擊，冷笑道：「凌水雲授你之功夫，也不過爾爾！」

余青玉一見他反攻，心頭反而大定，因爲他對無招的體會不深，一定要等到對方反攻，他才能應變！

帥英傑攻了十招，余青玉還了八招，雙方之招式令人沒法說出好處來，亦絕不悅目，但在場幾位高手，却看得如痴如醉，回味無窮，並不斷推敲，以求能從中獲益！

金空空直至此時方噓了一口氣，道：「想不到盟主在此短短半個月，進步如斯神速，帥英傑要想贏他一招半式，必須付出代價！」

姬蘭君亦喜道：「即使今日殺不了帥英傑，再過幾個月，盟主亦有辦法拑制他！」

金空空道：「爲夫只怕他經驗不足，沉不住氣！」

余青玉心無旁騖，旁邊的議論，他一個字也沒聽進耳，心眼中只有帥英傑一個人！他因帥英傑的動作而變換自己

的動作，而帥英傑亦同樣因對方的動作而變化，不知內情者，尚以為兩人在表演！而事實上，他倆一攻一守，一進一退，都「配合」得絲絲入扣，如魚得水，令人嘆為觀止！

如此鬥了百招，兩人的動作越來越快，奇招迭出，余青玉已進入天人合一之境，右劍左手，或刺或斬、或掌或爪，如臂使指！

帥英傑就不如他專注了，那是他經驗豐富，爐火純青之故，所以不時能分神打量形勢，和思索反敗為勝之道！今日雖然一敗塗地，但假如能夠制服了余青玉，一切都可改變，錯過今日，假以時日，尚可捲土重來！

忽然他發現一個現象，余青玉每在自己進攻時，他的反應和反擊，格外迅速，且自己若將速度放慢，他亦相應慢了下來，這証明余青玉已深得後發先至之三昧！從另一方面來說，節奏乃掌握在自己手中，余青玉只是跟隨自己而已！

余青玉之後發先至看似沒有破綻，其實卻有嚴重之缺點！

這剎那，帥英傑忽然想到一個辦法，可置余青玉於死地！心念未了，他已將速度放慢，果然余青玉隨之將速度放緩。

帥英傑突然收手後退，余青玉呆了一呆，長劍隨即刺出，這一招卻是「無為簫」之「韓湘指路」！一成招，便有軌跡可尋，這句話果然不虛！

帥英傑左掌鬼魅般翻起，搭在劍脊上，余青玉一驚，正想翻腕，以劍刃對之，帥英傑已一指彈在劍脊上！

「噹」的一聲響，那柄百煉精鋼的長劍，居然被其彈斷！余青玉只覺手腕一麻，幾乎握不穩劍柄！劍刃自中而斷，不由吃了一驚，帥英傑的右掌已當胸印出！

他估計余青玉會橫臂來封，因此直待他橫臂之時，方倏地一沉，改擊其腰！這一招變化雖快，但余青玉亦來得及抵擋！可是帥英傑卻在此時抬起左腿踢出！

這一招才是帥英傑殺着！余青玉來不及抵擋，只好向後倒飛！猛聽帥英傑長嘯一聲，如影隨形撲上去，雙掌如山印出！

好個余青玉，臨危不亂，倏地甩手將斷劍拋出！他情急之下，用了平生之力，斷劍逆風而上，激得空氣嘶嘶作響！

帥英傑暗吃了一驚，迫於無奈，把雙掌一橫，掌風過處，將斷劍掃橫幾尺，「噗」的一聲，插在地上！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快逾閃電，余青玉雙腳落地，反向前射出，雙掌急拍，同樣湧出兩股凌厲的掌風！帥英傑心中暗笑：「你這是自尋死路，竟敢與老子鬥內力！」雙掌再回收拍出，迎向對方的掌風！

說時遲，那時快！余青玉身子一偏，掌風倏地消失，改打帥英傑肩膊！

帥英傑兩掌擊在空處，只把沙土激飛，暗叫一聲不妙，余青玉已攻至，忙不迭後退！他退余青玉立進，剎那之間，形勢逆轉，只看得羣豪心頭怦怦亂跳，連呼吸也放輕，生恐稍為發出一絲聲音，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帥英傑連換三次身法，都擺脫不了對方，怒火中燒，暗道：「老夫若連你也收拾不了，還有何臉目雄霸武林？」當下不再閃避，雙腳一立定，雙掌立即挾風印出，要與對方拚內力！

比鬥內力那是最無花巧可取的，內功深厚者必勝，敗者不死亦必受重傷，此乃不易之理！帥英傑相信自己的內力比余青玉深厚強勁！

這兩掌來得突然，余青玉去得又急，避無可避，只好亦舉起雙掌迎上去！四掌未曾接觸，掌風已遇上，發出一道悶響！

響聲未了，帥英傑身子已不斷後退，那是他立足未穩，猝然發掌之故，相反余青玉乘勢而發，衝力十足，只蹬退了兩步，便猱身再上！

帥英傑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那兩掌擊不倒對方，反而震傷了自己，但他不甘心失敗，見余青玉衝前，立即沉腰坐馬，再度提起雙掌拍出！

這一次，他用了九成眞力！剎那間，風雲變色，連遠處之火把，亦被吹得搖晃不定，好幾根甚至被吹熄！

余青玉不與之硬拚，利用「千樹落英掌」的身法閃避，帥英傑連發三次掌，他都只閃不迎，把帥英傑氣得哇哇大叫：「余青玉，你是盟主，卻連本座一掌也不敢接，不如趁早回家抱小孩吧！」

也就在此刻，余青玉才充滿了信心，反而更加冷靜，帥英傑越狂，他越鎮定，因為就快分出勝負！

帥英傑見他不接掌，猱身撲上，展開凌厲的攻擊，一招未了，另一招又生，一口氣攻了十七招，有如狂風暴雨！慢的不能奏效，只好改用快打。余青玉雙眼圓睜，也不知是否天人合一的關係，任對方攻得急似閃電，他都能見招破招，一一化解，寸步不讓！

帥英傑剛才已將他的「無招」訓練成功了！此刻兩人之分野已不是武功，只是內力，帥英傑之「潛龍玄功」固然厲害，但凌水雲的「紫氣神功」亦是武林絕學！且余青玉在五年前便已打通任督兩脈，內力生生不息，相差只是毫厘！

帥英傑臉色越來越青，余青玉臉上之紫氣，亦越來越盛，兩人都將內力提至頂點，每出一招，都帶起一陣罡風！沙土飛揚中，場中能將他倆之每招每式看得清楚的，不超過十人！

這番快打，眨眼又過百招，余青玉出手越來越圓熟，不但能後發先至，也能先發先至，當眞運用自如！

激鬥間，忽見余青玉身子向後倒飛，一退再退，帥英傑窮追不捨，有如彩雲追月！旁觀者都被余青玉這個行動，弄得驚詫不已！其實余青玉是趁此把全身內力運注於雙臂！

猛見他雙腳用力一頓，緊接着推出兩掌！這兩掌沒有一絲風聲，但其雙臂卻不斷發抖，似用盡了吃奶之力般！

帥英傑微微一怔，只是他去勢太快

，不及細思，亦忙沉腰拍出兩掌！他一出掌，罡風即生！待得四掌將近接觸，余青玉方猛地吐力，掌生雷聲！

「轟！」兩條人影向後倒飛，帥英傑落地之時，身子仍如風中殘燭，搖晃不息，終於一跤摔倒！余青玉亦同樣倒退丈餘，但屹立如山！

半晌，四周才響起一陣喝采聲，聲震四野！余青玉腦海內一片空白，他正運功壓抑五內翻騰的氣血！

金空空一揮手，八大高手慢慢向前走去。忽然余青玉揮一揮手，止住他們前進，邁步走向帥英傑！

帥英傑幾番欲坐起來，都力不從心，嘴角鮮血淌個不停。余青玉終於站在他身邊，目光空空洞洞，似面對着個死人！

帥英傑喘息了一陣，才嘶聲道：「老夫不服……如果你不使詐，老夫之內力絕不會不如你！」

余青玉道：「本座承認你內力比我强；不過高手比鬥，除了鬥力之外，尚須鬥智，你棋差一着！」

帥英傑喘着氣道：「此乃因我已全軍盡墨，形勢迫使老夫只許勝不許敗，否則老夫之智力又怎會低過你！」

余青玉道：「這就叫做邪不能勝正！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包含了許多道理！一個人壞事幹得多，冥冥中便似有一股力量，令他在關鍵的時刻，犯了一次致命的錯誤，你也不能例外！」

「老夫還是不服！假如我一開始便向你進攻，那時我手下尚未被殺，整個形勢必然不同！」

「所以我說是冥冥中令你犯錯！你好整似暇的態度也令人覺得奇怪，好像有十足的信心般！」

「老夫承認低估了你之實力，也料不到少林寺的禿驢會在此刻趕來！再給我一次機會，老夫必能勝你！」帥英傑又欲挺腰坐上來，可是衝口又吐出一口血來！

余青玉哈哈大笑，笑聲響亮，直入雲霄。帥英傑怒道：「你笑甚麼？」言畢嗆咳不已！

余青玉道：「你瞧瞧地上，連內腑也震碎了，還想與本座再爭？眞不自量力！」

帥英傑轉頭望地上，果見血灘中有許多小碎塊，他心頭一慌，又吐出一大口來，耳畔聞得余青玉道：「帥英傑，本座有今日之成就，論起來，還得多謝你！若非你，昔日之余三公子，又怎會變成今日乾坤盟盟主！」

帥英傑大叫一聲，吐血不止，喘着氣道：「你……你殺了我吧！」

余青玉轉身抬步，悠悠地道：「一頭垂死的老虎，用不着我動手，也會自己滅亡！」

帥英傑再叫一聲：「我好恨！」倏地舉起右掌擊在自己天靈蓋上。「噗！」頭骨碎裂，一命嗚呼！

四周再度响起不絕之喝采聲，笑語更是不絕於耳，余青玉忽然一跤跌坐在地上，金空空大吃一驚，急道：「快請趙大夫來！」他邊說邊走近余青玉，盤膝於其後，雙掌按在其背後「靈台穴」上，運功注入余青玉體內。未待趙松把脈，他已睜開眼來。

金空空忙問：「盟主覺得如何？」

「沒什麼，小事一樁！」

趙松堅持要替他把脈，余青玉只好依他，半晌趙松噓了一口氣道：「盟主只受了一點震傷，以及體力消耗太巨，休養幾天，便能無恙！」羣豪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余青玉道：「金護法，星星抓到了沒有？」

廖柏夫答道：「想不到這婆娘，見帥英傑死了，亦咬舌自盡了！」

「這裏的事，便請諸位處理，俘虜暫且押住，再慢慢處理，但不可凌辱他們！」

趙北坤道：「大家都餓了，先做飯祭五臟廟吧！」

早飯做好，天亦已亮了，今日之天色萬里無雲，格外晴朗，羣豪經浴血戰之後，又一夜未眠，但人人精神飽滿，毫無倦態。飯後便開始打掃戰場，處理屍體。

＊　＊　＊

歲晚時節，人人均留在家裏與家人團聚，但今年卻不同！武林中人不怕長途跋涉，也在這個時候出門，趕去洛水之畔的梅花莊！

乾坤盟發下武林帖，邀請各路英雄到梅花莊歡聚，慶祝武林新生，以及解散乾坤盟大會！日子就在正月初一！

選擇這一年之始的日子，有其含意，暗喻武林之新生，蓋天幫已除，往後的是一段平靜的日子！

梅花莊受破壞最少，乾坤盟在殲滅了蓋天幫之後，羣豪便建議在中原找個地方慶祝，是以梅花莊便成為最佳之地點。余青玉派人去凰鳳寨報喜，同時請山寨和護盟島的弟兄，也到梅花莊歡聚。

梅飛雪父子一回到家裏，立即着人趕蓋草棚土房和椅桌，一片忙碌景象。過了幾天，余青玉已痊癒，一千下屬都到他書房裏來。余青玉道：「諸位來得正好，本座正想着人去請你們來！」

金空空道：「盟主傷勢已癒了吧？」

「本座身子無礙，多謝大家關懷！本座請你們來是想聽聽諸位對解散本盟的意見！」

趙北坤道：「這還不簡單？一聲散了便各分東西，以後雖非同袍，卻還是朋友！」

鄒奉先道：「屬下有個建議，本盟可以保留，但任由大家來去自由！蓋有許多是『孤魂野鬼』沒處可去！何況還有一支這樣的正義之軍，對惡勢力亦可起鎮懾的作用！」他話未說畢，卓成雙已首先贊成！

余青玉道：「解散乾坤盟已是不能改變的定案，諸位不必多言，他日再有惡勢力，只須大家互通聲氣，聯合起來制裁之便可，莫陷本座於不義！至於沒有去處的弟兄，本座有個建議，可到流星門，亦可到凰鳳寨或護盟島，甚至到別處，相信二教三門四寨五莊盡可收容！」

金空空點頭道：「盟主所言極是，保留乾坤盟，必會引起他人戒心，尤其是九大門派，恐咱們取了他們之地位！」

廖柏夫道：「還有一點，東郭西城等人如何處理？」

余青玉道：「在初一之前，廢掉他們的武功，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黃卓敏接道：「盟主，還有一件事，咱們走漏兩個人，帥英傑的髮妻林素梅和其子帥俊豪！」

蓋天幫舊袍都知道當年余青玉吃盡帥俊豪之苦頭，必然會下令找尋追殺，誰知道他輕輕鬆鬆地道：「算了吧！」

卓成雙叫了起來道：「什麼？就這樣算了？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過幾年，他必會來報仇！」

余青玉正容地道：「帥俊豪雖非什麼正人君子，但他在武林中終未有什麼惡跡，其母就更未聞劣跡了！咱們總不能因爲他們是帥英傑之妻兒便濫殺，果如斯乾坤盟與蓋天幫有何分別？再說帥俊豪未必有他父親的本領，掀起之惡浪也未必能造成什麼影响；當然假如他有劣跡，白道之士自不能放過他！」

羣豪聽後臉上都有赧然之色，以前尚有人當他是小伙子，不過風雲際會而坐上盟主寶座，但此刻都把他視作武林巨擘！

卓成雙問道：「盟主日後要重組流星門？」

「是的，以前本座誤會家父，連帶對流星門沒有好感，如今家父已歿，只好秉其遺志，將之重整！」

「那麼屬下只好隨您加入流星門了！」

陽知雨道：「屬下有一事相求，盼盟主考慮！」

「彼此情同手足，陽護法但說無妨，無須客氣！」

「舍弟與章副盟主誤會冰釋，欲締連理，想在初一那天順道宣佈婚訊，蓋舍弟及章副盟主都不欲鋪張，他日只想請幾位好友參加婚禮！」

余青玉喜道：「此乃大好喜事，有何不可！卓堂主，你與韓香玉香主之好事，進行得如何？」

卓成雙雙手亂搖，一張臉漲得通紅，急道：「盟主，千萬別把屬下扯上去！」惹得羣豪哄堂大笑。

余青玉道：「過了初一，本盟便解散，千萬別再稱我盟主，大家兄弟相稱反而親切！」

羣豪紛紛討論去處，廖柏夫問道：「老金，你到那裏存身？」

卓成雙笑道：「章副盟主嫁到仙女教，他當然要去助賢內助一臂之力了！老廖，你若無處可去，不如跟咱投到流星門去吧！」當下蓋天幫的舊袍都願意投到流星門。

余青玉道：「流星門大門幾時都開着，歡迎大家加入，覺得不滿意者，又可以隨時退出！或掛個虛名，任由諸位雲遊四海！」

黃卓敏道：「這句話最合黃某聽！」當下余青玉又請出凌鐵璧和二哥余青峯與諸位見禮。

過了幾天，凰鳳寨的人已至，當中許多木匠工匠，立即協助建築房舍，進度快了許多。余青玉一家直至此時，母子兄弟夫婦子女方可相聚。崔翠得悉夫君已歿，又知兒子力尅帥英傑，當眞是悲喜交集！

余青山道：「三弟，愚兄與二弟商量過了，本門重建，非你當掌門不可，咱們願意退位讓賢！」

余青玉道：「長幼有序，這如何使得！」

余青峯道：「三弟，你絕不能推辭，若非由你當掌門，愚兄和大哥必被人罵死，反正如今有這許多高手爲助，就算你喜歡遊山玩水，也不打緊，但不當掌門則不行！」余青玉細想一下，也覺有理，便答應了，日後流星門之實力凌駕其他門派，自不待言！

自臘月廿五日之後，羣豪便紛紛到梅花莊，梅花莊每日都設宴款待，笑語不絕於耳，武林有史以來，從未試過這種歡樂的日子。

到大年夜，梅花莊已幾乎被賓客擠破，遲來的只能睡在走廊上，單只梅花莊的人力，自然不足以招呼賓客，因此乾坤盟上下齊齊出動。

正月初一，先是一串長長的鞭炮燃響，洒了一地的紅，接着，恭喜之聲不絕於耳，今日來此慶祝的，除了九大門派之代表，二教三門四寨五莊之碩存者之外，大江南北，東岸西陲之各地好漢亦趕來。最令人感慨的自然是遠避他方的九大門派，想起前事既唏噓又多了一份愧疚！

大會開始，由少林寺之上志禪師作司儀，高聲請余青玉上台致詞，余青玉帶着恐惶之情，只作了簡短的講話，主要是多謝各方支持，得以消滅蓋天幫，使武林重歸和平。

他的話雖短，但搏來不少掌聲，最後余青玉又宣佈解散乾坤盟。這個決定有人歡喜，亦有人覺得可惜。不過不管如何，慶祝會自始至終都洋溢着歡樂的氣氛，那些有幸目睹余青玉與帥英傑決鬥的人，在賓客中描述得口沫橫飛，惹來不少艷羡目光。

今後，各門派加强聯絡，團結一致，阻嚇邪惡勢力之崛起，果然爲武林帶來了一段長時期的平靜！　（本文完）

豹俠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無法交出兇手　盈盈暫作人質

張家大廳很暢亮，門窗也都開者；九月半的天氣已很涼爽了，況且穿堂風吹拂著在座諸人的頭巾而飄動著，應該不會感到燠熱的。可是這些人個個額頭見汗，眉毛像結纏在一起；是什麼事使他們亂了方寸，焦灼如此呢？

首座上的中年人長相十分威猛，加上講究的衣著，一看就知道在武林中有其超然的地位。誠然，在武林中誰不知道「天風堂」主人張海川的大名？別看他外型威猛，卻非張飛之流的莽夫，他機智、善謀，而且擊技別走蹊徑。但是現在，顯然由於一個不速之客的震懾，而失去了往日的穩沉。

這檔口，張海川的姪子張寶華打破了沉悶，道：「叔叔，這頭豹子來此不到十天，打倒了十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沒有失過一次手，而他只不過向本堂要一個女人，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樣的女人？爲什麼會向叔叔要一個女人？小姪以爲，大家都希望知道這一點。」

張海川看也沒有看張寶華一眼，漠然道：「這種人，當然囉！不是要錢就是要女人，這有什麼稀奇的？」

張寶華道：「叔叔，俗語說，赤脚不怕穿鞋的。他既沒有獅子大張口要錢，只要一個好看的女人，小姪以爲這好辦得很，放眼百里大小鎭甸之上看著養眼、艷名遠播的娘們，就數著本鎭上『都來居』酒樓的女掌櫃的齊翠翹了，而這個娘兒們的風評不佳，人所共知，傳說她喜歡打野食、吃零嘴，俗語說：烈女怕纏，騷女怕閒……」

「住口！」怒斥聲中，一個大耳光摑了個正著，張寶華自椅上翻落地上。這場面十分火爆，儘管張海川一向不大倚重這個姪子，却沒有動手打過他。因而所有的人都爲之色變，只有一個人例外，反而大笑起來。

這種幸災樂禍的大笑，非但張寶華臉上掛不住，其餘諸人也都認爲這位主人身邊的紅人太放肆，也太囂張了。所有的不友善目光一齊傾注在雷慶身上。據說此人的身手不在張海川之下。這工夫張寶華惱羞成怒，一躍而起，面對雷慶齜牙咧嘴地道：「娘的！你笑什麼？是不是搶到孝帽子哩？呸！別他娘的窮酸臭美哩！武大郞練功夫，看你這副王八架子……」

雷慶的確很矮，被罵之下却未惱火，反而又笑了起來，張海川再次斥呵，張寶華才氣唬唬地住口。張海川道：「雷總管，我希望聽聽你的意見，我一向重視你的意見。」

雷慶道：「主人在中原武林中地位顯赫，而建立這份聲譽又非一朝一夕之功，豈可向一個外來的人低頭，雖說他只要一個女人，但傳出去人家會怎麼批評？老實說，那話要多難聽就有多難聽！」

張寶華大聲道：「他只說要一個女

人，並未說要玩弄她，你別他娘的加油添醋。對這種人物，不該以常情去衡量他。」

雷慶還是忍下了，哂然道：「各有各的地盤和窩口，在咱們自己這一畝三分地上聽別人捭闔，主人壓根兒沒作過這種事，今後也不會作……」

張海川揮揮手，道：「大家先不要爭，事到如今，要冷靜地想想，以本人的身份到底是妥協還是硬來硬往好些？須有充份的瞭解才行。」

這口氣雖然並未明示贊成姪子的方式，多少也有點心動。眞正是人的名樹的影，敵人未露面，甚至在座的人誰也沒見過，只因這頭「豹子」踩了幾個寨子，踢了幾家成了氣候的地頭蛇，像無儔的狂飈，風行草偃，人人自危了。所以雷慶攤攤手，指指門外道：「卑職以爲，此時此刻聽聽二爺的意見很重要。喏！二主人不是來了……」

老二張海平的身手比張海川要高，而部下們平常忌憚張海平更勝過張海川，此人一向是硬派作風，不大著興思考。張海平一進大廳，除了張海川，七八口人都站了起來。

張海平顧盼自若，雙手一按道：「各位請坐，別客氣……」派頭比張海川還大。

張海川道：「老二來得正好，你先看看這張條子。」遞出一張馬糞紙的條子，上面寫著：限令半日之內交出那個殺人剝皮的女人，過時一切後果自負。後面的具名就是個「豹」字。

張海平道：「大哥，是那個女人？似乎你知道他要的是那個女人？不是我說你，這都是你的好好作風招來的痲煩。」

張海川苦笑著，道：「老二，淌上這種事，淨是來硬的也未必有用。至於女人嘛！還不是要個十全十美的女人？」

這工夫張寶華又開了腔，道：「二叔，小姪剛才建議把『都來居』的女掌櫃的獻上，反正女人嘛！像球一樣，再怎麼玩還是圓的……」

「呸！」張海平一口唾沫準確地粘在張寶華的左眼上，厲聲道：「尿泡尿照照去，你算那一頭蒜？在這場面上，也有你議論的份兒？」

張寶華乖得很，像個日本藝妓，正襟危坐，連那口粘在左眼上唾沫都沒有擦。

張海平道：「大哥，這條子是什麼人送來的？」

自嘲地聳聳肩，張海川道：「就放在這大廳的桌子上。」

陡然一驚，張海平道：「大哥，這應該是內賊幹的。」

張海川微微搖頭道：「海平，能進客廳的只有在座的七八位，你仔細看看，那一個會是內奸？海平，這頭豹子造成了震撼，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冷冷一笑，張海平道：「聽大哥的口氣似乎打算物色個粉頭獻上，赫赫有名的『天風堂』要向這條猛龍低頭，那好，要低頭就乾脆徹底，幹什麼像什麼，賣什麼就吆呼什麼？對不對？咱們鎮西頭子不是有一幢大房子空著嗎？鳩工修繕一番，開個勾欄院，取名『大觀園』，內分瀟湘館，找個紅窰姐林妹妹擔綱主持，另有怡紅院，當然是寶姐姐當令囉！其他廣爲物色，湊成十二金釵之數。或者，既是爲了討好那頭豹子，何不乾脆把這勾欄院命名爲『豹房』，一旦把他侍候舒服了，說不定本堂可以在他的卵翼之下仰承鼻息，吃一碗腥刺刺、軟塌塌的大米乾飯！」

張海川氣得渾身顫抖，霍然站了起來，一言不發出廳，進入密室去了。這些話雖然是十足的氣話，雷慶却是十分悅耳，親手送上一杯茶，低聲道：「二爺，眞痛快！以你的馬首是瞻，在下粉身碎骨也絕無怨言！」

張海平生了一雙鷹眼，向諸部下掃了一眼，道：「是那一個吃裡扒外？乖乖地給我站出來，嗯！」

部下們齊聲道：「二爺，我等自信忠心不二，那會作這種狗皮倒灶的事？你別用這種眼光來梭溜我們！」

張海平道：「是誰首先看到那張條子的？」

雷慶道：「二爺，是我……」

張海平道：「大概是什麼時候？」

略想了一下，雷慶道：「大約是晚飯時刻，由於我先吃完，想到大廳來找牙籤，就發現了那條子。」

張海平道：「在那一段時間還有誰到大廳來過？」

另一個姓趙的護院看了張寶華一眼道：「二爺，在下發現張寶華自大廳中走出來，那時候正是起膳時刻。」

目光一凝，張海平望著張寶華，道：「你到大廳中幹什麼？說！有一句謊言，我就掐死你！」

張寶華吶吶道：「二叔，我本想找大叔要點零用錢，發現二叔和大叔都不在大廳中，我馬上就出來了。」

張海平對那姓趙的護院道：「別人都在進膳，你爲什麼沒有吃飯？如果也在吃飯，怎麼會看到寶華入大廳中？」

姓趙的道：「二爺，去換我班的人稍遲了些，所以別人都吃了半碗飯我才到的，當我走到二門內時，看到張寶華自大廳走出來的，樣子有點……」

「天風堂」不是幫會，也不能算是門派，只是在武林中佔一席之地，除了大廳中這七八個高手之外，還有護院約十來個。

張海平似乎懷疑張寶華，道：「『豹子』雖然造成一陣風暴，憑咱們『天風堂』可不必提心吊膽。當然，這張條子不會自己長了腿跑到『天風堂』來的，總之，是內奸也好，是『豹子』親自來過也好，大家多留神也就是

了！現在各就各位……」

這工夫一個護院來到大廳門口抱拳道：「啓稟二爺，大爺要卑職傳令，除了必要的警戒人手例外，其餘的全部在大廳中集合。大爺有緊要的事交待！」

張海平冷笑道：「大哥今夜是怎麼回事兒？誰說我們不怕那『豹子』，到底也不能太大意，他明言半日之內要來，此刻正是緊要的檔口，萬一在此集合被他混了進來怎麼辦？」

門外那護院道：「大爺是這麼交待的，而且還有位多年不見的忘年之交要順便介紹給二爺及各位……」這護院說完便離去。

張海平忿然道：「既然大哥一切都擅自專橫包辦了！又何必對我說？看來也沒有什麼鳥事！這正是二爺我水包皮（泡澡堂子）的辰光。雷慶，你多照料點，大爺問起，你就說我要到澡堂子……」他剛走到大廳門口，忽見張海川陪著一個衣著樸素、身材高挑、神色自若、頗爲英挺，而有點粗獷，約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人，携手進入大廳。

由於這青年人面帶笑容，張海川也沒有什麼特殊表示，諸人只以爲此人是張海川不久前離開大廳之後來此的。

張海平以爲，大哥的忘年交來了，却未事先知會他一聲，一向跋扈的他，內心不舒服，屁股像粘在椅子上沒有站起來，但其餘的人却都一齊離座。

張海川向這青年客人道：「請坐！不要客氣……」這麼說著應該伸手肅客讓座才對，反常的是，他仍然背負雙手，臉上的表情也有點異。

青年人沒有坐下，却道：「自己人嘛！不必張羅……」

張海平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突然感覺不大對勁，既稱忘年之交，大哥首應介紹此人的來歷，即使交情夠，也不該仍負著手，這豈非慢客？況且大哥的表情，分明是在某種情況之下擠出來的笑容，莫非這人就是……

他這麼想着，也就改變了態度，打着哈哈站起走近二人，往張海川身邊一貼，技巧地摸著張海川背負的雙手，不由心頭大震，却道：「大哥，你也眞是，既是忘年之交到了，禮應先通知在下，以免失了禮數。再說，你這位好友貴姓大名？是不是爲咱們助拳來的？總該先有個交待呀！各位說說看，這是不是太那個了？」他的表情已經告訴了雷慶等部下：大爺可能已經被制住了……

雷慶首先竄了出來，當然，仍有五七人並未能及時領會張海平的眼神。此刻是張海川居中，青年人在左邊，張海平在右邊，張海平拉哥哥的手未拉動，而雙手又沒有綑綁，就知道人家用的一種「扭曲點穴術」，這種點穴法極少有人會，點了某穴可以使雙腿交纏而不能分開，除非解開穴道；就是拉斷了腿也是枉然，像雙手背負，看來有如自動負手的姿勢，却是雙臂及雙手僵硬，雙手握在一起，像死人嚥氣時握住東西不放一樣。

張海平再向雷慶等人一使眼色，現在八個部下已知主人被來人制住，「嗆啷啷」聲中一齊亮出傢伙。而來人却輕輕一推張海川，把他推到牆角，瞬間手中已出現了一根烏溜溜的長鞭，樣子像蝎尾，另一手是一柄彎彎的匕首。

加上張海平共九個人，而張、雷二人的身手都不在張海川之下，其餘七個人物，和他們的身手也差不多。

此刻雷前張後，一刀一劍有如閃電奔雷招呼上，其餘的鈎、斧、筆、戟呼嘯、沉喝著交織成不規則的毯網罩下。

而青年人的烏金蝎尾鞭和彎匕首已在刀林劍牆中形成了雙重的冷芒漩渦，而且逐漸擴大，而青年人却像重重波濤巨浪中的怒蛟，翻飛、騰掠，不可臆測的角度和方位，造成了無法預測的攻擊點。烏金鞭有時幻出一蓬圈圈，瞬間圈圈相連相接，就形成了一張巨網。「啪啪」兩聲，像砸裂了兩個半生不熟的椰子，兩個護院的頭骨裂開，還被靈蛇似的烏金鞭捲到大廳另一角落去了。

彎彎的匕首，專門招呼軟貼的對手，幻起的銀絲有如撐架絹面的亂針繡，反面乍看毫無章法，正面却是每一針都有一定跡軌。「刷刷刷」——雷慶的脖子及下顎被挑開，張海平的褲帶被切斷，肚皮翻裂，幸好一肚子雜碎還有一層內膜包著未倒出來，捂肚暴退。另一個護院持戟的手腕差點被切斷。不到半盞茶工夫，已是二死三重傷，另外四個，每人臉上身上都挨了幾鞭，衣屑紛飛，挨鞭處皮已被揭去。這工夫張海川大喝一聲：「住手！」

大廳中除了嗓門眼不夠寬敞發出的牛喘聲外，沒有任何聲音了。張海川頹然道：「這除了爲對方製造屠殺的機會之外，還有什麼用？自殺的方式很多，爲什麼要選擇這一種？」

張海平這辰光完全走了樣、縮了水，血自褲管中往下流濺，但他還倚在桌邊，舔著焦乾的嘴唇，道：「你大概就是那頭『豹子』了……告訴我們……內賊是誰？」

「豹子」漠然道：「他就是你們的姪子張寶華。」

「豹子」雖然利用了他，却最厭惡吃裡扒外的貨色。而此刻，張寶華也正是負傷者之一。在一邊瞪著驚凜的眸子張著嘴猛喘，而已受重創的雷慶在張海平的示意下，竄上去連人帶刀一送……

張海川暴喝阻止，爲時已晚。張寶華是他大哥的兒子，雖不爭氣，却

已內定為接續他的香烟的人。氣極怒極之下，混身顫抖道：「雷慶……你似乎並不知道自己是吃幾碗米乾飯的，張家的叛徒，張家的人自有處置之道，你算什麼東西？」

雷慶慘然一笑，自張寶華身上拔出刀來，道：「我算什麼東西？鳥毛！不過我姓雷的對你們張家却是忠心耿耿，問心無愧，這一點相信你無法否認。」

這工夫張海平也差不多了，他坐在地上，道：「大哥……過去你常常告訴我……在武林中混……不可單憑血氣之勇……要手腦並用……而小弟却是一個不大愛用頭腦的人……可是今夜看來，你也只會動嘴皮子薰人，自己的所作所為又如何？不正是……羊蒙虎皮……見草則悅，見豹則顫嗎？」仰身倒下，大概也活不成了。

「豹子」收起烏金蝎尾鞭和彎匕首，走向張海川道：「張海川，和那女人一起跟我走吧！」

張海川出了半輩子風頭，今天却栽了大觔斗，道：「『豹先生』，你要什麼女人却又不直接說明，叫我如何事先準備呢？姑娘嘛！環肥燕瘦的，什麼樣的都有。總要先打個招呼，給個樣兒和名兒也好為你張羅呀！」

「豹先生」臉色一沉，道：「張海川，你可別吃一百粒豆子不嫌豆心氣。要想和我打馬虎眼，你就別想囫圇著混吃等死！現在就讓爺們告訴你。十年前，你和那個女人在濟南作了件案子，殺了一個人，且把他的大腿根處的皮剝下帶走……」

張海川喜怒不形於色，也不由神色驟變，吶吶地道：「『豹先生』……這是從何說起？我想你八成是弄錯了……我這輩子也沒去過濟南，那會和一個女人去行兇作案呢？」

「豹先生」道：「那好！爺們沒有窮工夫陪著你閒聊，我把你拏回去，到那時候，你就儘管慢慢地磨菇。」說着就要拏人，只可惜，除了死的和傷的，其餘的一聽是「豹先生」來了，早就夾著尾巴溜得沒影兒了。

但是，就在此刻，大廳門外站著一個艷光照人、衣履鮮明的妙齡女郎，不論是身段和容貌，幾乎使現有的形容詞都派不上了用場了。

女郎雙手一叉腰，嬌叱一聲，道：「幹什麼？俗語說：明有王法，暗有神。就憑胳膊彎粗，就上門折騰人哩！」

張海川一驚，道：「盈盈……爹對妳說過……叫妳不要出來……千萬別出來……妳就是不聽……這可好……」

張盈盈冷冷一笑，面向「豹先生」道：「你就是造成震撼的『豹子』吧？就沒有個名字嗎？」

「豹子」漠然道：「在下屈能伸……」

不屑地撇撇嘴，張盈盈道：「人怪名字也怪，姓屈的怎麼能證明家父和那女人是殺人剝皮的兇手？你把證據拿出來。再說，殺了人剝兩塊皮幹什麼？你能說出原因嗎？」

屈能伸道：「因為在現場找到了一件證物。」他似乎不願深談剝皮的原因。

手一伸，張盈盈道：「是什麼證物？拿來我看看。」

屈能伸掏出一個瑪瑙精雕鼻烟壺，捏著壺上的一根絲帶的蝴蝶結，放在她的手心之中。張盈盈只看了一眼，就相信這是張海川的東西了。鼻烟壺一面雕著松竹梅歲寒三友，另一面有「愚弟于得水敬贈」字樣。

張盈盈手一揚作擲出狀，道：「姓屈的，如我大力一擲，這證物還有什麼用嗎？」

淡然一笑，屈能伸負手踱到另一邊窗前，道：「在下信得過張姑娘，才會把這重要證物交到妳的手中……」

張盈盈道：「你可眞會拍呀！」又轉頭提著鼻烟壺對張海川道：「爹，這是你的東西嗎？」

喟然地，張海川道：「好像是……但這鼻烟壺早在三個月以前就遺失了！這是有口難辯的事……」

屈能伸正要嚴斥，那知張盈盈冷笑道：「爹，我可不想幫你說昧心話，你所有的鼻烟壺，只有這個有紀念性，而且是出自名金石家的手筆，所以我特別注意，它可不是三月前遺失的，至少已有一兩年我沒有看見你帶在身上了……」

張海川面色一變，似乎絕未想到女兒會抽他的線頭，他對這獨生女無微不至，在這緊要關頭，居然發生了兩件嘔心的事，一是姪子出賣了他，另一件是女兒胳膊彎向外，他大聲道：「盈盈……妳怎麼可以對爹這樣？」

張盈盈十足表現了大義滅親的風格，不理張海川，對屈能伸道：「你既然拿出了證據，而且家父也認為正是他的東西，已初步證明你的話有幾分可信，但必須找到那個女人之後再當面查證無誣才能確定。」

屈能伸道：「姑娘一絲不苟，大義滅親，在下萬分敬佩……」伸手接過了那鼻烟壺，納入懷中。

淒然一笑，張盈盈道：「誰希望自己的父親是賊、是殺人的兇手？但事實既然對家父不利，否認又有什麼用？這樣吧！你帶走我作為人質，限家父在三天內帶那女人去見你，把我換回來。」

屈能伸微微一震，他固然不希望放了張海川，却也看得出來，他對這掌上明珠應該比那女人更重要才對，有張盈盈在手中作人質，應可信賴。

而這一剎的張海川，突然猜出了女兒的眞正動機，不禁暗暗責備自己，錯怪了女兒，原來女兒早有打算，自詡工於心計，反不如女兒沉著。但仔細一想，又不由憂喜參半，把女兒放在仇人身邊，他怎能安心呢？張海

川道：「盈盈，這事妳不清楚，妳別管閒事，妳快走吧！」

張盈盈道：「不，爹，為了公正，你必須馬上去找那個女人，及早把女兒換回來，可不能一錯再錯呀！」這話雖是在暗示他不要繼續作壞事，也有安撫屈能伸，使他暫時放心之意。

屈能伸道：「張海川，你聽清了你女兒的話了？」

張海川長長地吸口氣，道：「姓屈的，你答應這條件嗎？最重要的是，在這三天之中，你能不侵犯她嗎？」

冷蔑地一笑，屈能伸道：「我接受這辦法，不過是成全妳女兒的孝心罷了！放眼天下的女人，其貞操觀念嚴于本人的，怕不多見……」

張盈盈重重地哼了一聲。張海川道：「這是一次君子協定，姓屈的，把我的穴道解開吧！」

屈能伸道：「先別急，張海川，我必須再一次提醒你，三天時限一到，如果你和那女人不出面，你女兒的一切保障，可沒有人敢打包票的了。我不妨明告訴你，到現在我才發現，在任何女人面前，我的男性貞操觀念都不會受到威脅，只有你的女兒或能例外。」

在這一剎，張盈盈也不知道該感激他或是該唾他一口。女人如果是一株花，讚美才是她們的最佳養份。只不過聰明的女人對於過份誇大的讚美，她們也會感到肉麻而已。

* * *

這石榴舖本是個小地方，數十年前鹽運在此設驛，也就逐漸興隆起來，雖然只有一條像樣的大街，而且是麻石舖成，且極不平坦，這條街却有一里多長，眞正是萬商雲集，百貨雜陳。光是這條大街上的客棧就有七家之多。

屈能伸眞不含糊，明人不作暗事，帶著人質仍然大馬金刀地要住進「都來居」。這是一家著名兼營客棧的飯莊。這兒生意不惡，而掌櫃的是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娘們，長得好看還是其次，那股子騷勁，那個男人一見之下不暗叫一聲「騷」呢？

子時頭，「都來居」的夥計正在上門板，待屈、張二人來到門外，二禿子已在門板內上了橫槓，這是一道保險槓，三五個人在外面猛撞也是白搭。

屈能伸敲敲門，二禿子開了小門，露出半個臉，眨著一雙死羊眼，道：「客官，眞對不起！您要是住店嘛，客滿哩！要是吃飯嘛！都已經封了爐哩！我看你還是到斜對面牛雜店去遷就一下吧……」禿子壓低嗓門眼，道：「聽說牛雜舖子聾掌櫃的堂客，遇上順眼的，一旦高興了，還可這樣哩……」禿子以手作勢，即是個魯男子，看了這手勢也會一目瞭然的。

禿子說完眨眨死羊眼，正要閉上小門，那知從旁邊伸了一個螓首，「呸」地一聲，一口香唾糊在他的鼻子上。

禿子沒有看清，就罵了起來：「他奶奶的！什麼人吃了東西不克和在這兒跑肚！你以為禿二爺是好擺弄的？你不向禿二爺陪禮，不把你的蛋黃揑出來，我就是你的兒子……」

「呸！」又是一口，這次更多，外面有人在笑，二禿子這次才看清，是個看了讓人心跳的大閨女，怎奈他的一雙死羊眼不大管用，本也覺得有點面熟，仔細一看，原來是張家千金，這紕漏可大哩！急忙揩揩臉上的唾沫，甜著臉，瞇著紅通通的死羊眼，道：「張大小姐，禿子不知道是妳，要是知道，就是有人借一百個膽子給我也不敢……」

「匡啷」一聲抽下橫槓開了大門，彎著腰伸手往裡讓，而且不敢仰視。

張盈盈也懶得和這種粗人一般見識，隨著屈能伸進入前廳，這工夫伙計們把櫈子都扣在桌上，正在洗擦紅磚地面。

長長的欄櫃之內一位二十五六歲的小娘們，猛古丁地瞄一眼，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劉海」配合著她那張瓜子臉就格外好看。當然，她的好看和張盈盈那種好看是截然不同的。張盈盈如果是朝露未乾中似綻未綻的蓓蕾，這小娘們顯然就是已經盛開怒放的一朵百合。她的鵝黃色元寶領、琵琶扣的貢緞繡花斜襟褂子上還別了一朵梔子花。這工夫站起來走出櫃枱向張盈盈打招呼，道：「喲！我還以為是誰哩！原來是大小姐，這麼晚了！莫不成還要宵夜？」

張盈盈用拇指向身後側一指，道：「不瞞妳說，齊掌櫃的，今兒格家父栽了個大觔斗，家叔他受了重傷，是否還能……」

齊翠翹花容驟變，道：「是何方神聖敢到『天風堂』去踩場子踢門頭？就算是初來乍到吧！鼻子下面有嘴，總打聽打聽吧？是誰？大小姐，這八成是個雜種！」

齊翠翹手一揮，正廳通往後面的通道處以及樓梯上的梯口處，立即出現了四個三十多四十不到的人物。只要一搭眼，就知道這四盞不省油。

張盈盈不耐地搖頭揮手，道：「齊掌櫃的，還有套房沒有？估計本姑娘要在此住上三天三夜，當然，也許三天還不夠，或者不須三天。」

微微一楞，齊翠翹惶惑地道：「我說大小姐，我沒有聽錯吧？妳是說要在這兒住幾天，是避禍還是……」

苦笑著搖頭，張盈盈道：「齊掌櫃的，妳是不是該先問問去行兇的人物是誰？誰能讓『天風堂』栽了個六門到底？」

齊翠翹也不是個普通的娘們，道：「是啊！我剛剛不是問過，是何方神聖嗎？吃生米的人物我見過，不知道這號人物是那裡鑽出來的？」

又以拇指往後一指，張盈盈道：「齊掌櫃的，這一位來了半天，我沒介紹，妳也沒問，妳可知道他是誰？」

齊翠翹這才上下這麼一打量，覺得有那麼點甩頭，和一般人物略有不同，道：「這位是……」

張盈盈道：「齊掌櫃的，妳這個大寶號過去不過只有兩三個保鏢護院的，而最近却增添了三五個，試問又是爲了什麼？」

面色微變，再次打量屈能伸，吶吶道：「這位莫非就是近來盛傳的那頭『豹子』豹先生？」

屈能伸笑笑，笑得很瀟洒，攤攤手道：「這種稱呼還是第一次聽到。豹先生……豹先生……哈……」

這廳堂屋宇高大直通二樓，因而聚音，這麼一笑，禿子就只好捂起耳朵來，要不，耳膜可能會被震裂。

齊翠翹的美眸中像昇起一蓬冷霧，道：「原來你就是那頭豹子，貴姓哪？」

屈能伸漠然道：「屈能伸。」

冷冷一笑，齊翠翹道：「什麼冤屈都能伸嗎？」

屈能伸哂然道：「掌櫃的，這種恩恩怨怨，打打殺殺的事兒，大多數人迴避尚惟恐不及，妳又何必過問？」

齊翠翹道：「世上有些人很聰明，知道明哲保身之道，但也有些人不輕信別人的話，也就是不信邪。豹子，我有幾名有實無名的死士，他們只要拿了僱主的錢，一旦有事，就以死相搏。今夜你得再露兩手，如果他們不敵死在這兒，連夜弄出去一埋，保證明天不會有人來找你我要人，因爲他們來自西域。如果你不成，這後果也差不多，我不想出什麼風頭，拖出去悄悄一埋了事。倒不是爲了省一口壽材的錢，爲了不惹人耳目，也只好一切從簡了。」

洒脫地一笑，屈能伸道：「那裡的黃土不能埋人？齊掌櫃的，在下要是被打垮，倒在這兒，乾脆往山溝中一丟，餵狼算了。釋伽牟尼前身捨身餵虎，屈某沒有那麼偉大，却不在乎身後如何來處理這臭皮囊！」

齊翠翹連擊三掌，而且作了個手勢，由樓上及後面通道口處，一下子湧出七八個，看打扮無什麼異樣，看長相就不像中原人了。

八個人兩人用刀，一人用棍，五人用杵。

八個人往上一撲，張盈盈很悠閒地雙手交叉於胸前退到櫃枱邊觀戰。現在她才知道，爲什麼堂兄張寶華建議把齊翠翹獻給豹子，當場被父親一個耳光砸翻地上了。看來風傳父親和這女人有一腿，並非空穴來風了。

屈能伸已造成了一種聲勢，這聲勢好處不多，壞處不少；絕對不能陷在別人手中，一旦那樣，打落水狗的人，就不可勝計了。

右鞭左匕，遠近相輔相成，八個西域高手連中原的語言還不大會說，他們邊打邊彼此呼應交談，其中以兩個用刀的比較高明，但用杵的以內力渾厚見長。烏金蝎尾鞭在空中一連爆出二三十個鞭花，彎匕在兩個用刀的貼近時又把他們逼了回去。

屈能伸以爲這八個人隨便挑出一個，都不比張海川差些。使棍的遠攻，使杵的有如打樁似的倚恃他們的大力特長，狠掃猛砸。只有兩個使刀的抽冷子攻出一刀就十分管用，這是西域的「喇嘛刀法」。熟練詭詐，似乎他們閉著眼施展，都可以攻敵或自保。

廳堂雖大，却有些桌子，上面還放了些椅子，有些已在鞭、棍及杵下散開飛出，而對方八人，也正利用四周的桌椅爲掩護俟機偷襲。

他不在乎使棍的，這人的火候還差，還不足構成威脅，他也不大在乎五個使杵的，他們力大勁猛，往往有機可乘都會失之交臂，只有使「喇嘛刀法」的，眞正是滴水不漏，有機會絕不會錯過。

當屈能伸衣上添了兩個洞時，使棍使杵的更加瘋狂攻擊，使刀的有更多的機會進攻。這工夫齊翠翹道：「以一對八，夠瞧是夠瞧的，可也不見得傳說中那樣……」

張盈盈道：「是啊！所以我才往妳這兒帶，也許妳的人能使武林中人一新耳目，出一口惡氣……」

齊翠翹道：「張姑娘放心！這八個人……尤其那兩個使刀的在西域是使刀名家，到中原來也出過風頭，但因他們重利不重名，宰了人從不留名，加之也不通中原語言，所以迄今無人知道他們……」

說話工夫，屈能伸被兩柄刀逼得滾於桌下，在此同時三柄巨杵把桌子砸得稀爛，一棍掃來，桌椅零碎滿屋飛舞，但與此同時烏金蝎尾鞭幻出九疊鞭花，像九連環扣得緊緊地，一抖一甩，纏住了使刀者一人的右腕，刀落地，人在無儔抖鞭力道之下身不由己，「轟」地一聲，把那上好木料製成而且已磨得甄光瓦亮的大欄櫃砸了個洞，那人栽到櫃內去了。

而另一個一點也沒糟蹋這瞬間的空檔，往上一貼，肘底藏刀，猛戮屈能伸的側腰。這一手夠快更夠陰，長鞭攻出未回，只有彎匕來對付長刀，這是吃虧的局面，更何況，兩杵砸來，一棍乘隙捅向他的下盤。

齊翠翹道：「張姑娘，這個寶妳是押不押？怎麼個押法？」

張盈盈道：「我還沒來就押上了……」

時間在她們交談未完前已經溜走，場上早已有了決定性的變化，肘底藏刀被彎匕一貼一撥，稍稍盪開四五寸，打蛇順棍上，「卜嗤」聲中捅進了腋窩。

匕身長尺餘，全部捅入，連肺都戳穿了，這人怪叫一聲，刀落地，眼

珠子怒睜不動，身子僵直地向後退著，這工夫一棍和一杵砸來，棍在後向前掃，一杵自前向後砸，這個中匕刀的人脊椎寸斷，胸骨全毀，原地塌下。

在齊翠翹乍現驚色的一瞬間，烏光如漆黑蒼穹的閃電金蛇，「叭叭叭叭」一串爆響之後使棍的和五個使杵的，每人脖子上有一圈血痕，皮裂肉綻，乍看像戴了一串殷紅的琉璃鍊子哩。

火爆場面突然停止下來，靜得只有喘息聲以及街上賣麵茶的大水壺的「唧唧」聲。

另外還有，那就是「悉悉索索」爬行和「呼嚕呼嚕」的喘氣聲，嗓中顯然在冒著血泡。衆人向破碎的櫃枱望下去，只見撞破櫃枱那個又自破洞中爬了出來，髮髻散亂，一臉血污，在他的左額角處有一塊尖銳的木楔子戳入頭骨之中，肩窩處有一塊更粗更大的木楔戳入，有如血頭公雞。這人想站起來，可惜已經辦不到了，他仰仰頭，抹去臉上的血漬，看了屈能伸一眼，道：「豹先生……我服……」脖子一搭拉，伏地就不動了。

整個屋子又陷入一片死寂，尤其躲得遠遠的禿子，從沒見過這種殺伐的方式，還在傻兮兮地發楞。

張盈盈這才開了腔道：「齊掌櫃的，妳說說看，這局面是妳事先所想到的嗎？他是不是像傳說中的那樣呀？」

齊翠翹木然地不出聲，張盈盈道：「齊掌櫃的，有套房嗎？我是說，我爹偶爾來此招待客人或者在這兒會相好的所住的最佳套房？」

齊翠翹道：「當然有，請上樓吧！」然後一揮手，馬上又閃出五七個人，開始清理場子，她說得不錯。請西域的人來此作保鏢，沒有麻煩，死了一埋了事。因爲他們到中原來未曾揚名立萬，他們只對白花花的銀子有興趣。只是現在，銀子帶不走，還賠上了幾條命。

幾個脖子上開了花的並未死，他們已無顏留下，立刻離去。齊翠翹坐在沒有血污的大前廳一角發楞，這種事被她遇上了，眞是霉運當頭，道：「張姑娘莫非在他身邊作人質？」

張盈盈道：「不錯。」

冷冷地吐口氣，齊翠翹道：「豹先生，你到處殺人是爲了消遣呢？還是另有目的？」

屈能伸道：「依你猜想呢？」

齊翠翹道：「要是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應該不會把殺人當作一種娛樂。一定有什麼原因吧？聽你的名字，應該是仇恨的可能性大些吧？」

屈能伸道：「算妳猜對了！只可惜只猜對了一半。在下殺人都是爲了仇，有的是自己的，也有的是別人的。」

齊翠翹道：「豹先生，孤男寡女住在一起，要是有人口德不修，隨便亂說，這對張姑娘恐怕不大好吧？」

冷冷一笑，屈能伸道：「三日之內，人格擔保，三日之後，那就無法保證了！再說，要留在本人身邊作人質是張姑娘自己提出的。」

屈、張二人上了樓，進入此居中的最豪華套房中。張盈盈是屬於纖細窈窕型的女人，但瘦而不露骨，反而使人覺得這身玫瑰紫色軟緞褲褂所裹著的胴體不見一點骨痕呢。所謂水肌肉骨大概也就是這樣。如果一個女人僅有花容月貌，在骨骼方面十分粗劣如甘蔗腿之類，一個「美」字眞不該加上她的身上了。

現在二人相對，也就看出其優點了。屈能伸搖搖頭，不解地道：「妳的膽子眞大，我眞想不通，妳明知令尊有殺人剝皮的重嫌，雖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畢竟不是站在一個『理』字上就事論事，妳怎麼敢……」

她淡然一笑，道：「怎麼敢來此作人質，是不是？」

他點點頭，道：「我很佩服妳的機智和膽色，但對妳對父母人格的『迷』信，我就不敢苟同了。」

張盈盈道：「假如你並未確實證明你自己的父母有犯罪的事實，你會立刻承認這件事嗎？要是不承認，你不該爲父母分憂嗎？」

點點頭，他欣賞地笑笑，道：「當然應該，只不過，像我這種對於殺壞人不大會牽腸掛肚的人，身邊有一位可人的女郎，除了我自己，誰知道我有多大的耐心？」

她盯了他一眼，道：「你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攤攤手，屈能伸道：「我對自己的信心很足，却也不能否認一個太動人的女人對人性的殘酷考驗。」

張盈盈警戒地退了一步，道：「你是幹什麼的？」

毫不猶疑地，他道：「浪子。」

冷冷一笑，張盈盈道：「一個浪子要不是個給錢就去殺人，皂白不分的人，很難使人相信是爲自己的親人復仇或爲了正義代別人復仇的。」

他微微搖頭，道：「妳對『浪子』的解釋可能不太正確。浪子絕非吃喝嫖賭、浪蕩逍遙之意，我以爲『浪』字的含義，主要是多照自己的意願去作事，不受別人拘束、不拘小節、不圖名利、一切順其自然……」

輕蔑地一笑，張盈盈道：「你曾利用過我的堂兄張寶華，而在緊要關頭又點明他是內賊差點宰了他，就憑這一點能證明你有正義感？」

他肯定地點點頭，道：「不錯。我一生最痛恨出賣親人、首鼠兩端的人，這種人我利用過了之後，一向是不會放過他們的，親人他都能出賣，別人自然可想而知了。」

她似乎不服氣這種論調，道：「這案子和你有何關連？你是被害者嗎？」

屈能伸道：「不是，這次是爲人消災復仇。」

張盈盈道：「又是爲了正義，名利不屑一顧，分文未取是不？」

屈能伸道：「不，這次是代價是紋銀五萬兩。」

張盈盈一怔，道：「原來你是一個獵人的職業兇手。」

苦笑一陣，他攤攤手道：「妳要這麼想，我也不想更正，有人視五萬兩銀子爲盞盞之數，也以爲以這盞盞之數去換取快意恩仇十分划算，而接受這任務的人，也認爲這委託之人確有被害之事實，雙方各取所需，沒有一絲一毫的勉强，有何不可？」

張盈盈道：「這就難怪你的手段十分狠毒殘酷了。」

冷冷一笑，屈能伸道：「對某種人來說，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用最直接的，使他感到肉體的痛苦來糾正或懲罰他，當然，對另一種人，要用心靈的痛苦去啓發他。像這一類，正是『夏蟲不可語冰』，最適合前面所說的辦法了。」

張盈盈道：「就是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人，也一定會事先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屈能伸不以爲然地道：「理由總要讓別人能接受才行對不對？說不通或無法使人信服的理由，徒留笑柄而已。楊朱見梁王，曾自吹自擂云：治天下如運諸掌。而梁王反駁道：先生有五口之家而不能活，三畝之田而不能耕，竟云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儘管楊朱還在詭辯，明眼人知道他是言過其實，大言不慚。」

她側著頭睨著他，很久才道：「你不像個非幹殺人勾當就不能獨善其身的兇手呀？」

冷冷地一笑，屈能伸道：「也只有妳才會一句話一個『兇手』。妳如果深一層想想，我才不是兇手，今夜被殺及受傷的人才是兇手幫兇。人類有時最健忘，往往因年代久遠而忘了自己所加於別人身上的苦痛。」

她惋惜地道：「你明明是個讀過書的人，你爲什麼選上這一行？」

他木然地道：「反正我自己的仇恨太多，在爲自己尋訪仇人時，順便爲別人報仇雪恨，不也是一舉兩得？況且，那一行都是人幹的，我要是不幹，那些有仇而不能報的人，就該永遠含寃莫雪嗎？」

她忽然揮揮手，道：「屈能伸，對你說實話吧！我爹恐怕已不在『天風堂』之中了！你恨我嗎？」

絕對想不到的是，屈能伸平靜地道：「換句說話，妳那個老殺才的爹已經逃走了！對不對？」

她點點頭，道：「大致沒錯，你在這情況之下……還能保持君子風度嗎？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屈能伸望著她，由頭到脚，再由脚回到頭上，笑笑道：「妳猜猜看如何？」

張盈盈道：「希望你不是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

哂然一笑，屈能伸道：「在妳的心目中，殺過人的人就一定也性喜漁色、葷腥不忌了？」

張盈盈豎起大拇指道：「你眞是殺手中的君子！」

喟然地嘆口氣，他道：「要爲我戴高帽，妳應該站在南天門上，妳讚美得稍嫌早了些吧？」

張盈盈驚奇地道：「莫不成……你絕不放我走？」

伸手一讓，他正色道：「如果妳不是看上了我，磨蹭著不想走，妳馬上可以走，沒有人敢攔住妳！」

張盈盈咬咬牙，大聲道：「我會看上你這個沒根的浮萍，整年累月東晃西蕩，一舖一蓋兩條痲袋的浪子？呸！別不知愁哩！」

屈能伸攤攤手，道：「作浪子的樂趣，又豈是妳這種倚靠上一代造孽餘蔭，吃油穿綢的人所能體會的？」

張盈盈瞇著眼，道：「你眞的會放我走？」

篤定悠閒地一笑，道：「姓屈的闖蕩了這麼多年，什麼人沒見過？就讓他變成一隻龜往水裡鑽，變成一隻老鼠往土裡一鑽，我照樣都能把他們揪出來，妳張盈盈長得雖然叫人心頭酥酥的，見一次也終生難忘，可是任何好看的女人，如果不是她甘心情願，我絕不勉强。況且，屈某的計謀用之不盡，更不屑用在一個孝女身上。」

她似乎對他的爽俐無動於衷，道：「你眞是不恨我？我是說，用了點心計讓家父逃走了？」

淡然一笑，屈能伸道：「我爲什麼要恨妳，如果恨妳我會放你走嗎？妳作了本份的事，我要是妳也會這麼作的。但我要提醒妳，只此一次網開一面，可別被我再次逮到。」

張盈盈道：「你不是放過家父了？」

冷冷一笑，屈能伸道：「我沒有說這話。我放過他，如何向苦主交待？」

張盈盈走出門外，道：「如果你以爲能輕易找到家父，你可就想左了！也未免太幼稚了！」

屈能伸道：「不久的將來，妳就知道誰幼稚誰不幼稚了！」

張盈盈道：「你是說不久仍可抓住家父？」

負手踱了一匝，屈能伸道：「初步估計，也許不超過三天。」

「三天」二字入耳驚心，張盈盈道：「如果你眞能在三天之內找到他，證明你的智慧高人一等，也算是仁盡義至。屈能伸，到目前爲止，你還沒有改變主意，仍然可以放我走？」

伸了個懶腰，屈能伸道：「張姑娘，我很希望再遇見妳，但是，基於在下的自信，三天後仍能逮住令尊，就算是再見有期，也徒增感傷！」

（未完·一）

◎◎◎◎◎◎◎◎

上文提要：郤桓度雖得到吳王闔閭信任，但又籠絡夫概王和白喜將軍，而二人亦想拉攏郤桓度爲己用，使郤桓度得落實孫武兵法在吳國實施，週旋於王公大將軍之中，加上巫臣出使吳國教授車戰之術，更發揮兵法的作用，諸事就緒，怕楚國襄老揭穿自己冒充孫武，使復仇計劃落空，對吳王謊說要定下攻楚行軍路綫，要到楚地勘探，其實想將襄老除掉……

◎◎◎◎◎◎◎◎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荊楚爭雄記

上蔡視察軍情　官道相逢搏鬥

這天早上，天還未光時，郤桓度起身練劍，他這習慣，數年來風雨不改。

那日在長江巨舟「騰蛟」上和襄老一戰，他知道自己還差一線，若非襄老因夏姬而露出心靈上的空隙，戰果將是完全兩樣，而且襄老雖敗卻受傷不重，所以他若不能在劍術上得到突破，未來對上襄老時，勝敗殊難逆料，何況還有更勝於襄老和他父親，被譽爲荊楚第一高手的囊瓦，所以這些年來他潛心劍道，希望能更上一層樓，使復仇更有把握。

無論如何，他的劍術比之往日大是不同。

更尤其是他自然而然地把孫武兵書的精義，運用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特別在劍術方面，更使他在把兵法劍法融滙貫通，另成一家。

當初由郤氏山城逃出時，郤桓度把劍法應用於兵法上，現在又把兵法用於劍法上，二者水乳交融，相輔相乘。

他把闔閭賜贈的寶劍緊握手上，這劍被他定名爲「鐵龍」，紀念了無可奈何下隨孫武同被埋在黃土下的「銅龍」。

「鐵龍」在後院廣闊的空間內渾然飛舞，精芒閃現，劃出一條又一條縱橫交錯的軌跡，天地間一片肅殺。

孫武的兵法帛書有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郤桓度心想，劍法不也正是如此。長劍進退，便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例如孫武在虛實篇中提出：「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無形無聲，敵人窺探不出形跡，神妙處便像毫無一絲可供敵人察聽的軌跡，因此能將對手操縱於股掌之上。這不也是劍術的無上法則嗎？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乘虛而入，正是劍術的精義。所以「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

就因爲這種幻變莫測，虛實難言，才可以達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用諸於劍術之上就是行劍快時有如疾風，慢時舒緩如森林原野，狂攻時有如烈火熊燒，靜下時宛如山岳峙立。使對手如陰天時難測天變，變時卻如雷霆閃電。

郤桓度一聲長嘯，兵法劍法合爲一道，「鐵龍」倏止，卓立院中，周圍的落葉還在空中被劍氣牽引得狂舞不止。

不動如山的劍手，與亂動飛繞的樹葉，成爲奇詭的對比。

一個親兵便在這時遞上一件用絲綢包裹著的簡書。絲綢淺絳色，帶著點香氣，使人聯想到投書的是名女子。

絲綢上寫著「孫武將軍親啟」。

郤桓度心中一動，問道：「誰人送來的？」

親兵答道：「今早守門的衞兵作例行的啟門時，見到大門前的階梯頂，放了此物。」

郤桓度待親兵離去後，便把包裹的絲綢拆去，裏面原來是個竹簡編成的簡書。

簡上畫了幾幅圖畫，第一幅畫了一架馬車，一個沒有面目的男子，把一個沒有面目的女子抱了出來。第二幅男子挾著女子，奔往一個樹林，天上一彎明月。第三幅那一男一女躲在樹上，樹下還有幾個持著兵器的人。第四幅是江上一條大船。

郤桓度心中激動，壓抑著的感情，像洪水一樣爆發出來。這些圖畫，當然出自夏姬手筆。他知道巫臣在大前天啓程往吳都東面一個地方爲吳人選取製戰車的木料，看來夏姬並沒有隨他前往，藉著這個良機，來找自己。

他爲了家族的仇恨，不得不放棄自己心愛的女人，那種痛苦，便像毒蛇一樣噬咬著他的心。

他大口地喘氣，突然一隻手忽然輕柔地撫在他雄偉的背上。

郤桓度轉頭一看，見到夷蝶清麗的面孔，充滿了担憂和焦慮。

夷蝶有點慌張，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郤桓度的失常，使她不知所措。她本來是個有胆有色的奇女子，因爲太過關注這個心上人，反而亂了方寸。

郤桓度很快便把情緒穩定下來，向夷蝶微笑道：「蝶兒，爲甚麼這麼早起來？」他不加解釋反而提出問題，正是不想夷蝶繼續追問他。

夷蝶面上神色迷惑，心不在焉地答道：「我想看你練劍。」

郤桓度一手抄起夷蝶的蠻腰，一邊往內宅走去，另一隻手順便將簡書納入懷裏。他決定一看完書上的時間地點，即把竹簡徹底毀掉，他將會不惜任何手法，保持他和夏姬間的秘密，即管像夷蝶這樣親近的人，他也將她瞞過。若這秘密一旦給人揭破，必是前功盡廢的後果。他絕對不能容許這個情況出現。

他也考慮過不去赴約，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一個飽受相思之苦的女人，在情緒失常下，後果可能更不堪設想。

想到這裏，郤桓度心內絞痛。

* * *

同一時間，在郤桓度的將軍府外。

舒雅單獨一人，全身武裝，身上配著當時鑄造技術的頂尖產品，著名的鐵劍「越女」。

她父親和白喜對郤桓度的高度評價，令她滿腔怨憤，決定要把這個倨傲可恨，卻又氣宇軒昂的男子，仗著她所向無敵的劍法，好好地教訓他一頓，讓他以後不敢小覷天下女子。

她一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長輩痛愛，備受男性的愛慕奉承，獨是郤桓度表面上對自己不亢不卑，其實卻絲毫不放自己在眼內，使她更爲氣憤。

天剛微亮，行人稀落，她伏身一所附近民房的瓦背，俯瞰整個將軍府第，即使郤桓度從偏門或後門離開，這個角度下，亦難以避過她的耳目。

倏地一個人影從側門閃出，望西奔去。

舒雅芳心狂跳，她雖然看不到這人的面貌，兼且這人身穿平民的普通衣著，但身形氣度，一望下便感到他是郤桓度。郤桓度的形象，每一日也不知在這嬌縱的少女心內轉了多少回，早便深深印在她的腦海內，使她毫無困難認了他出來。

他爲何微服而行？難道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舒雅又喜又驚，不敢猶豫，展開家傳身法，追躡而去。

前面的郤桓度轉向東行，直向吳國著名的南園走去，南園其實是沿湖的廣大森林區，間中點綴些亭台，景色雅緻，這時是清晨時份，人跡不至，舒雅不敢跟得太貼，遠遠跟著，幸好她常在這附近奔馬爲樂，非常熟悉這裏的環境，對追踪郤桓度，大有幫助。

郤桓度在沿湖的樹林內穿插而行，秋林紅樹，大好景色，他卻無心欣賞。

他感到一股熱淚，由心田興起，使他禁不住興奮起來，想起夏姬如泣如訴的雙眸，他恨不得早點到達，把這令他刻骨銘記的美女，摟入懷內恣意愛憐，一償相思的苦果。

他記起第一個的初戀情人是一個家將的女兒，那是十六歲的夏天，當成功地第一次約會到她偷偷地在明天的早上，一齊往郤氏山城的後山遊玩，那個晚上，他整夜不能入寐，等待天明的來臨。現在那早已失去的情緒，又佔據了他整個心頭，在這一刻，什麼偉大的軍事行動，劍術兵法，都給拋諸腦後。

但對於巫臣，他始終不能釋然，上次在「騰蛟」上和夏姬男歡女愛，那時和巫臣還未建立交情，沒有心理上的障礙，可是現在和巫臣幾經憂患，兼且目標相近，所以成爲了互相信賴的朋友，郤桓度極重信義，怎可以奪朋友之所好。這個矛盾，使他痛苦莫名，甚至忽略了舒雅的跟踪。

郤桓度穿過一條入林的小徑，轉了幾轉，眼前一亮，出現了一小片林中的空地，中間一所木構小亭，亭內有一秀美纖長的身形。

美艷動人的夏姬，全身緊緊裹在一件垂地的素紫色大斗篷內，露出動人心弦的上半截俏臉。

秀長的明眸，深嵌著期待和渴望，一見郤桓度，便和對方的眼光牢牢鎖在一起，糾纏不休。

郤桓度在她身前六尺處站定，臉上充滿著力圖壓抑的表情。

夏姬向前踏了一步，又停了下來。千言萬語卻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她原本打算一見到郤桓度，便要撲入他的懷內，細說相思之苦，可是當心上人近在眼前，卻像有一堵無形的牆壁，使她難以逾越。

兩人同時想到巫臣。

淚水在夏姬雙眼內湧流落下，悽然無語。

郤桓度心內的提防，一下子完全崩峽，張開雙臂，夏姬一聲嚶嚀，衝入箇郎懷裏。

擁著夏姬灼熱豐滿的嬌軀，她身體熟悉引人的體香，郤桓度一對手在她身後上下移動，貪婪地把捏她每一寸的肌膚，心中一陣痛楚，爲甚麼這動人而又善良正義的尤物，並不能屬於自己，就像郤氏山城內和自己應得的女子，最後都要無奈放棄。

郤桓度心內滴血，他自負平生，可是連自己心愛的女人也不能保護。

夏姬嬌軀不斷抖動，死命摟緊郤桓度，無限的熱情，在這刻爆發出來，江海雖深，未及相思之半。

就在這危險的邊緣上，郤桓度心內忽起警兆。他正在激動的情緒裏，居然有人來到兩丈之內，立生警覺。

他立即把夏姬的俏臉用身體擋著，心內殺機萌生。

一把熟悉的女聲在後背响起道：「估不到堂堂兵法大家，也懂得與女子私通幽會。」這人竟是舒雅。

郤桓度反而迅速回復冷靜，輕輕一拍夏姬的背臀，在她耳邊輕聲道：「你向後直行，躲在林中，一聽到我輕嘯一聲，立即回府，好好侍候巫兒。」

夏姬把斗篷拉低，一聲不响，依言而去。

郤桓度霍然轉身。

舒雅感到一股强大殺氣，直迫而來，自然地拔出「越女」，擺開架勢，遙指郤桓度。

郤桓度暗讚一聲，舒雅果然在劍術上有值得自負之處，今次自己爲了掩人耳目，並沒有帶劍在身，以空手對這種神兵利器，可能要大費周章。想是這樣想，他心中不但絲毫不懼，反而信心加强。

舒雅心中驚駭，難以形容，郤桓度雖然赤手空拳，全身上下不露半點可乘的空隙，氣勢無懈可擊。

她不知道自己爲甚麼要在這個時候向郤桓度挑戰。當她一見到郤桓度和一個女子摟在一起，便怒火上冲，現身出來，演變成這對峙的局面。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郤桓度看著這美麗的對手，淡淡道：「小姐的隨從何在？」這句話表面暗諷舒雅每次都是前呼後擁，以衆凌寡，其實卻是郤桓度的當務之急，首先要弄清楚她是否單身一人，對付起來的手法便完全兩樣。

舒雅不屑地哂道：「要收拾你這個兵法大家，一人便可。」

郤桓度怒哼一聲，舒雅一震。這一下哼聲雖低，卻如雷鳴般令她耳鼓發痛，顯示郤桓度內力之强，遠超她的估計。當日郤桓度分開對峙的晉國高手夏信和吳國高手萬踪時所露的一手，雖然漂亮，但因爲這兩個高手不能眞箇向他攻擊，所以郤桓度只需眼力和判斷力準確，便可做到。當然他的武功是達到高手的級數。所以事後夫概王和白喜兩人的讚許主要是針對他的應變之才和驚人的氣魄，而非他的武功。現在郤桓度赤手空拳下所凝聚的氣勢和功力來看，無疑他一直都在蓄意隱瞞起他的武功。

郤桓度一陣低嘯。

舒雅知道郤桓度出手在即，卻不知郤桓度判斷舒雅單身一人，指示夏姬離去。

郤桓度眼中神芒畢露，罩定兩丈外的舒雅。

舒雅感到對手强烈的殺機，與平日的郤桓度迥然不同，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恐懼，手上雖緊握名劍「越女」，卻絲毫不能使她有安全感。

在氣勢上，她完全被郤桓度壓倒。

這正是郤桓度的戰略，舒雅天姿過人，劍術超凡，但獨缺少郤桓度幾番出生入死，浴血苦戰培養出來的殺氣，郤桓度正是以己之長，制敵之短，深合兵法之道。

郤桓度一聲長笑。

舒雅完全不知對手爲何忽怒忽笑，郤桓度在她心中，成爲了一個不可測知，深沉可怕的惡魔。她身形一閃，手中「越女」化作一道長虹，有如狂風怒浪，直向郤桓度捲去。

瞬息之間，「越女」有如毒蛇般在窄小的空間內，向郤桓度作了三十六下急刺，舒雅纖幼的蠻腰，巧妙的不斷扭動，令到每一下急刺，都由一個不同的角度向郤桓度攻去，每一著都試圖封死郤桓度身形的變化。

在郤桓度眼中，舒雅如仙女翔空，每一下動作的姿態均漂亮爽朗，充滿勁力和速度感，行動中的舒雅，比之任何時間更爲動人，使人覺得如若能征服此女，必然大快平生。

想歸想，他的身形一點沒有慢下來，銳利的眼神，使他從她身形肩膊的微妙變化中，判斷出她每一個將要攻擊的角度和變化。

郤桓度渾身上下，無一不是殺人的利器，當日他和襄老以脚把他迫在下風，由那時開始，他從劍的束縛走了出來，劍再也不是他的主人，而是他的僕人和工具，是很多工具中其中很有用的一項。

迅如鬼魅的身法裏，他雙手或掌或拳或指，雙脚時踢時膝撞，在强大的腰勁下，甚至雙肩的側撞，沒有一下不對舒雅構成莫大的威脅。

舒雅每一下都刺空，原來完美無懈的一擊，給對方一個轉身，一下側撞，便變成劣招，無論速度多快，總在郤桓度拳擊掌劈下，冰消瓦解。而且他忽然長攻，忽然貼打，每一著都針對著自己的弱點，顯示對手高明的眼力，兼且雙脚神出鬼沒，使她疲於奔命。

忽地郤桓度一拳擊在「越女」的劍脊上，舒雅虎口一震，幾乎脫手，連忙抽劍後退，郤桓度並不乘勝追擊，氣定神閑站在丈許開外，與擺開架勢，胸口急速起伏的舒雅，判若雲泥。

舒雅心中悔恨，不應低估此人。心想即管父親夫概王親自出馬，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升起投降的念頭，當然這只能在心中想想，要高傲的夫舒雅這樣做，不如叫她去死好了。

郤桓度帶著欣賞的眼光望著這美麗

的女劍手，心想如能得她爲助，對自己的事業將大有裨益，她擋了自己全力的急攻，依然未露敗象，非常難得。

夫舒雅用勁急攻後，雙頰泛紅，倍增艷麗，郤桓度心下一陣憐惜，殺氣驟減，這樣可愛的美女，他又怎忍心辣手摧花，心內急速地閃過種種不同的可行應付辦法。

舒雅立即感應到對手殺勢減弱，這種比鬥對峙，氣機牽引，很多時動作都不經理性，是潛意識地反應，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幾乎同一時間舒雅一聲嬌喝，手中晃着利刄，第二度橫過兩人的距離，有如乳燕翔空，直擊郤桓度。

郤桓度心中靜如止水，冷若冰雪，以常人難以想像的速度，計算著舒雅「越女劍」的來勢、角度、走向，身形驀地斜標上前，雙拳同時擊在劍身上，這一擊是他自襄老之戰以來，最精采的傑作。

舒雅感覺敵人的雙拳，一柔一剛，兩種不同的力道同時擊來，先是劍身輕震，一股拉力向側一帶，似欲把「越女劍」吸取而去，跟著「越女劍」被一剛猛無匹的力道一撞，這正反不同的兩股大力，她何能抗拒，「越女劍」脫手墮地。

舒雅大駭飛退，她輕功極爲高明，豈知郤桓度如影隨形，緊迫而來。

郤桓度的雙掌在眼前劃出幾度弧線，變爲漫天掌形，無窮無盡地迫來。

舒雅魂飛魄散，腕上，肩膊，腿彎紛紛被擊中，混亂中不知郤桓度是掌是拳，是手是脚，全身一軟，向後便倒。背脊剛要撞在地上，一隻強有力的大手，抄起她輕軟的腰肢，跟著全身緊貼在郤桓度身上，一股濃烈的男性氣息，傳入她的鼻孔。她平生首次和異性這樣接近，心中扯起降旗。

她軟弱地抬起頭來，看著這個擊敗自己的男子，以征服者君臨天下的姿態俯視著自己，出乎意料之外，她雖然心內亂成一片，但只可以「驚喜」兩個字來形容，沒有分毫憤恨。

舒雅心房亂跳，急急垂下頭來，一臉紅霞，意識到這和自己緊密摟貼的男子不懷好意，却毫不害怕。她忘記了以往兩人間的恩怨，似乎他們的關係，應從這一刻算起才對。

郤桓度的腦袋在忙碌著。歸結起來，眼前可以走的道路，一是殺人滅口。以夫概王的精明厲害，在吳國的龐大勢力，愛女被殺或失踪，事後必定無孔不入地追查，自己目下倉猝行事，一個不好，還要牽累到巫臣和夏姬，所以他放棄了這個最初的決定。

另一條路既簡單又妥當，就是要舒雅自動給他守秘。這當然是知易行難，要這嬌縱的千金小姐乖乖聽話，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徹底把她征服，在武術上，他是勝利者，她的生死給他掌握在手上，現在他更要征服她的心。而且還要合乎孫武兵法中「速戰速決」的原則，否則夜長夢多。

想到這裏，郤桓度摟著舒雅的左手收緊，右手繞過舒雅的後頸，將她的頭慢慢向自己拉近，把她鮮艷欲滴的紅唇，湊向自己的咀唇，心中有種報復性的快感，這些日子裏，他頗受了她一點氣。

舒雅芳心噗噗狂跳，全身輕輕抖震，她知道將發生甚麼事，郤桓度剛才擊中她身上的穴道時，用力極輕，這時她已可發力，偏偏全身痲軟，一點力也用不上來，她這時不由暗恨郤桓度不封著她的穴道，以免她現在這樣難堪。豈知這正是郤桓度的攻心之道，軟硬兼施。

舒雅滿面紅霞，羞得閉上美目，一聲嚶嚀，櫻唇湊上，郤桓度立即緊吻不放。舒雅全身劇烈扭動，在郤桓度緊而有力的摟抱下，舒雅的扭動，變成兩個軀體的熱烈磨擦，對雙方都產生了強烈的效果，這刻才是欲罷不能。目下即管舒雅指天誓日答應郤桓度不會洩秘，郤桓度也不肯將她放過。

秋林內春情無限，遠近不聞行人。

舒雅的最後掙扎便如比武一樣，在郤桓度高度技術下冰消瓦解，這吳國第二號人物的女兒，一向不把天下男兒放在眼內的美女，很快便把一雙玉手臂攀上郤桓度的頸項，任由這個對她無禮輕薄的男子爲所欲爲。

郤桓度感到丁香暗吐，極盡消魂。忽地頸側一痲，全身變軟，給舒雅反制著大穴，不由暗罵自己大意。

舒雅左手穿過郤桓度雄偉的背脊，把他緊緊摟貼在自己身上，郤桓度全靠她的摟抱，才能不因要穴受制，軟倒地上。主客形勢逆轉。

舒雅身形很高，比之郤桓度，低了小半個頭，現在舒雅把俏臉湊到郤桓度面前寸許處，沉聲問道：「剛才那女人是誰？」

郤桓度幾乎歡呼起來，他剛才最担心就是舒雅用手段把他欺騙，乘機制服他，其實對他絲毫沒有愛意，這樣的情形最糟。目下她這個問題，分明出於妬忌，這就證明她對他大有情意，如果利用得好，比之先前一面倒地佔有她，更勝一籌。

郤桓度不敢怠慢，眼中露出驕傲的神色，精芒直望向舒雅，刹那間眼神轉變，似乎帶有一種莫名的哀傷。

舒雅心中一軟，制著郤桓度頸側穴道的手一鬆。無論郤桓度怎樣回答，一是更激起舒雅的嫉忌，一是令她心生鄙視。郤桓度一方面表現了令她動心的威武形態，令一方面又露出失意的神情，使她心絃震動，既憐且愛。

郤桓度知道這是決定性的時刻，一定要長驅直進，直搗敵方的大本營，將敵人的土地佔領。一雙手迅速在舒雅身上活動起來，在這灼熱又充滿活力的胴體上，肆意輕薄。

舒雅嬌喘連聲，身體象徵式地扭動抗拒。此人色胆包天，居然在這等地方向她發動徹底的進攻，却又特別刺激與奮。忽然耳際生風，給郤桓度摟著躍上樹林密處，兩人擠在一株大樹的橫椏上。

郤桓度的手開始滑入舒雅的衣服內，在他的挑逗下，她防守的意念完全被放棄。

舒雅發夢也想不到，在這樣的處境

下，獻出了寶貴的貞操。

＊　＊　＊

郤桓度在午時前後回到府第，心中還回味著剛才那刺激難忘的經驗，行使男性征服女性時施用雄風的快感。

舒雅天生媚骨，不過一向給她高貴的出身和驕傲掩蓋。最初他決定要攫取她的身心時，還是甚於環境的需要，發展下來，他也不禁被她的動人體態，勾起愛念，究竟誰才是眞正的征服者，他也弄不清楚。

女孩子的確奇怪，無論怎樣凜然不可侵犯，一旦與男性發生了親密的關係，便如脫胎換骨，變了千依百順的另一個人，這轉變在舒雅身上尤其戲劇化。

郤桓度前脚踏入正門，親兵便告訴他伍子胥在書房等候他有半個時辰。二人過從甚密，多是郤桓度登門造訪，或伍子胥使人來召，很少這種情形出現，不禁心下奇怪。

伍子胥坐在書房內，見到郤桓度時面上全無半點表情，便像看著個陌生人一樣。

郤桓度硬著頭皮，在他面前坐下。

兩人默然相對。

郤桓度苦無對策，正要開口試探，伍子胥先他一步說：「郤桓度，你好大的胆子！」

這一句話，石破天驚，等如平地一聲轟雷，在郤桓度耳邊响起。

郤桓度大驚起立，幾乎反手拔出掛在背後牆上的「鐵龍」寶刄。但另一個念頭湧上他的心頭，假設伍子胥對他是惡意的話，怎還會讓他的「鐵龍」掛在伸手可及的位置，他既然知道他是郤桓度，怎不知連襄老也會敗在他的手下。對付這樣可怕的高手，穩重的伍子胥，斷不會如此大意，所以事情還有轉機。

這些念頭快如電光疾火般在郤桓度的心頭掠過，他猛然放下拔劍的念頭，緩緩坐下。

兩人四目交投，銳利的眼神互不相讓。

郤桓度一點不閒著，施展功力，察看四方，很快便知曉並無埋伏，伍子胥似乎眞無惡意，否則豈會以身犯險。

伍子胥第一次露出笑容，對他的反應表示讚許。

郤桓度除了瞞著自己眞正的身份外，一向眞誠地以一個前輩長者視伍子胥，關係非常良好，不知這種友善的相交，在這一刻能發揮多大作用。自己父親郤宛一向是吳國的死敵，伍子胥若能任由自己離開吳國，便是天大的人情。

看著郤桓度詢問的眼光，伍子胥道：「我第一次看見你時，感覺到你的相貌與郤宛只有三分酷肖。」說到這裏沉吟起來，心中勾起昔日與郤宛同爲楚臣，兩人相交的種種。好一會伍子胥續道：「那時你雖然極力掩飾，仍未能盡脫楚音，加上你對楚國地形人事的熟悉，我心內存疑。巫臣出現，你反應奇怪，夏姬顯然和你有某一種關係，憑著這種種跡象，加上我近來的一番調查，大胆推斷你是故人之子，果然所料不差。」說到這裏，第二次露出了笑容。

郤桓度暗忖今天眞是多采多姿，每一件事都是在意料之外，若是往後的日子每日如此，只怕在復仇雪恨前，因胆子負荷不起，一命嗚呼。

郤桓度攤一攤雙手，一副任憑處置的樣子道：「伍世叔，小姪今後應如何自處？」他假冒孫武不成，轉而攀起父親那條線的關係上來。善於應變，是郤桓度一向以來保命存身的秘訣。

伍子胥一聲長笑道：「孫將軍乃天下第一兵法大家，何去何從，何需徵詢伍某。」說罷緩緩伸出手來。

這兩位當代不世出的兵法大家，兩隻手牢牢握在一起。

爲了共同的目標，進擊天下無敵的霸主楚國，向被譽爲楚國第一高手，威懾當世的囊瓦挑戰，兩人決定攜手前行。

＊　＊　＊

數日後郤桓度決定起程前往楚國，表面的理由當然是探測地形，爲吳國的大軍設定路線，主要還是想除掉襄老和叛徒中行兩人，以免將來被他們揭穿身份。

夷蝶在爲他整理簡單實用的行裝，特別將他的「鐵龍」，藏在一個有暗格的木箱內，箱內放滿藥材，這便是郤桓度此行的身份，一個買賣藥材的商人。

郤桓度反而無所事事，夷蝶兩眼微紅，不捨得郤桓度孤身上路，欲隨行又被他堅決拒絕。

這時親兵來報，神色有點古怪，郤桓度心下訝異，親兵道：「舒雅小姐來訪，在廳內等候。」忽又壓低聲音：「下屬們準備好了，她居然胆敢一人前來，即管三頭六臂，也可以應付。」

郤桓度啞然失笑，衆親隨一向知舒雅和他不睦，怎能料到箇中如許變化。

郤桓度道：「請她入書房坐下，我立即就來。」

親兵瞪目結舌，郤桓度輕鬆自如，奇怪不在話下，還要請這美麗大仇家到書房這等私隱的地方相見，教他們完全摸不著頭腦。

郤桓度重複了一次指令，親兵如夢初醒，欲語還休下離去。

郤桓度看看天色尚早，半個時辰後才要上路。自從那次在南園佔有了舒雅的身體，今次是第一次見面，有點興奮。

一進書房，舒雅高挑的身形出現在眼前，美麗的臉上，平靜無波，不知她在想甚麼東西。

郤桓度順手把門掩上，道：「爲甚麼又是這般早起？」這句語帶雙關，暗指那天跟踪郤桓度到南園，也是這麼早起來。

舒雅俏臉一紅，粉頸低垂。

郤桓度直走到她身前尺許處，用手輕輕將她的俏臉托起，紅暈泛上她的耳根。

郤桓度緩緩把咀唇湊向舒雅的紅唇，他的動作特別緩慢，予舒雅充足的時間來拒絕他。他和她的發展異乎一般情侶，所以藉著這個行動，試探她的反應。

舒雅毫無抗拒的意圖，郤桓度吻上她的香唇。

舒雅身子不動，咀唇卻熱烈地反應。

好一會才分開，舒雅眼睛發亮，熱情無限，表面的矜持，無影無踪。

郤桓度凝視著她一對美目，心中感動，知道自己闖進了這美女的生命內，成爲她的部份血和肉，自己任何擧動，都可令她在精神上流血受傷，頓時湧起憐惜之心。

郤桓度輕聲道：「你父親知不知道我倆的最新發展？」

舒雅鮮花盛放般的粉臉，紅上加紅，「最新的發展」不言可喩，自然是指那在南園發生的事。

舒雅啐他一聲，嗔道：「這種事怎能教人知，甚麼人也不知。」說完，俏臉變得更紅。

郤桓度放下心來，現在起行在即，不想枝節横生。夫概王絕不好惹，還有他四個神秘的手下，都使他心生警惕。自然希望一切留待從楚國返來後，再作打算。

舒雅揚起頭來，臉上現出堅決的神色道：「我要隨你往楚國。」

郤桓度一聽，整個頭登時大了幾倍。不要說此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就算舒雅完全站在他這一邊，也不能把她帶在身邊，試問如何向夫概王，甚或吳王闔閭交待？

郤桓度表面從容自若，微笑道：「消息倒靈通得很，爲甚麼我的優點，你卻要到南園才知？」語帶相關，相當抵死，郤桓度本性風流，城破前拈花惹草，是此中高手。

舒雅如何能敵，一對拳頭擂上郤桓度寬闊的胸膛，不依道：「你休想撇開我！」見到郤桓度「不懷好意」的眼光，登時省起這句話的語病，這種話心裏想想可以，怎能公然宣之於口。

郤桓度正色道：「雅兒，這一次我是有王命在身，不便與你同行。」

舒雅道：「事後必有父親在大王面前轉圜，保你無驚無險。」

郤桓度道：「這一行凶險萬分，若有任何錯閃，我一生痛苦不在話下，怎有面目見你父親。」

舒雅聽得郤桓度說得情深，眼中射出喜悅的光芒，露出了小兒女的情態，挽著郤桓度的臂膀興奮道：「不是我舒雅誇口，只要不是碰上我們的孫大兵法家，自保那還成問題。」時勢逆轉，當初每次見面，舒雅每次都嘲弄郤桓度不懂自保，現在反而向他保證自己有自保的能力。

郤桓度登時語塞，舒雅冰雪聰明，語語領先，要難倒她眞正是一件難事。迫不得已，只好用上一點手段。

郤桓度話鋒一轉道：「這幾天我一直沉醉在那天南園的美麗回憶，未知小姐可否准我在現實中重溫一下？」

舒雅面上刹地紅霞滿佈，這種事怎可以對著她公開請求。

舒雅嚶嚀一聲，把頭深埋在郤桓度胸前。

嗅著秀髮的芳香，郤桓度決定採取行動。

* * *

郤桓度化裝成一個山草藥商，騎著馬，在早上辰時時份，離開吳都西行。一入楚地，卓本長方面便有人接應，他將根據最新的資料，再決定行止。

馬身左右各有一個五尺長的木箱，其中一個，暗藏他的鐵劍「鐵龍」，對於與襄老再決雌雄，極端小心，不敢有絲毫大意。

他心中回憶轉到舒雅身上，一番雲雨後，郤桓度點了她的睡穴，留下了一個書簡，軟硬兼施，希望能對她奏效。他並且通知了伍子胥，請他務要阻止舒雅跟來。

他又想起夷蝶，臨別時她眼中滾著的淚花，還清楚呈現在他的記憶裏。他在這刹那覺得生命充實和有意義，兒女之情，家族之恨，令他激起雄心壯志，決意放手大幹。

雙腳一夾馬腹，駿馬一聲長嘶，在大道上赫剌剌衝去。

他第一個目的地，便是楚國的重要軍事和經濟的重鎭上蔡。這是中行所在的地方。

* * *

「上蔡」原是西周至春秋時期蔡國的都城，在楚國的征伐下，蔡國被迫遷往「州來」，上蔡被納入楚國的版圖。

春秋中期，楚國的軍事形勢主要是「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兵力局限在南陽盆地和長江漢水流域。若要北上爭霸中原，軍隊調遣和輜重的運輸，都要通過難行的伏牛山區，殊多不便。爲了軍事上的需求，必須在「方城」之外，伏牛山區的北面建立新的軍事基地，所以大興兵戈，蠶食小國，建立了「東不羹城」，「西不羹城」，「陳城」，「上蔡」四個軍事基地，形成北面的屏障，進可攻，退可守。

其中尤以上蔡城周圍汝水迂迴，崗嶺起伏，地勢最爲險要。

兼且上蔡地處黃淮平原，商朝時已開始發展，西周時期這是諸侯林立之所，土地經過墾植，經濟發達。又爲蔡國故都，交通便利，人煙稠密，是淮河流域的重要城邑。經過了三十多天日夜趕程，郤桓度潛返荊楚，抵達這軍事的重鎭。

郤桓度很快便和卓本長在城內東面一所大宅會面。

卓本長一面欣喜，宅內滿佈人手，約有五六十人，小部分是昔日隨郤桓度逃出的家將，其餘大部分都是新面孔，郤桓度知道是卓本長召來訓練散在四方的郤氏子弟。

他們見到郤桓度，激動興奮，一一上來施行大禮。郤桓度見到這批新舊手下，都處在巔峯的狀態，不斷點頭表示滿意。

每一個謁見他的手下，都露出眞心崇敬的神色，他知道自己非是昔日吳下阿蒙，經過多年來的出生入死，領兵帶將，培養了一種領袖的氣度，不戰而屈人。

郤桓度一聲長笑，聲含懾人勁氣，他必需在短時間內在這批家將前建立聲勢，激厲士氣，所以在適當時機，便要露上一手。

笑罷郤桓度向卓本長道：「本長，你做得好。」

卓本長風霜滿臉，臉上的疤痕，隱約可見。連忙道：「主公誇獎。爲了避人耳目，刻下這裏只有五十五人，但全是最精銳的我方好手。若有需要，我隨時可調來超過三百人的實力。刻下這些人都集中在附近幾個大城，負起偵察的任務。」語氣中露出强烈的信心。

郤桓度連連點頭，現下只是偷襲暗殺，攻其不備，這樣的實力，是足夠有餘。何況還有他這張皇牌。

郤桓度道：「中行的情況如何？」

卓本長臉上露出咬牙切齒的神色，恨不得生噬中行的血肉，沉聲道：「這叛徒現在是上蔡城的副守將，我曾以種種手法，調查他的生活行藏，這人心中有鬼，怕我們報復，故而行踪詭秘難測，從來沒有確定行徑，很難定下伏擊路線。」

郤桓度道：「這叛徒終日提心吊胆，尤其我擊敗襄老，實力大出他意料之外，想來很難高枕無憂，任他有三頭六臂，絕難逃離我掌心。」說到這裏一陣沉吟，續道：「此城若有任何軍事行動，如例行的操演，他一定會出現，不知你在這方面有甚麼情報？」

卓本長露出讚許的神色，郤桓度這一問，剛好是他計劃的關節，心悅誠服地道：「十五日後，費無極會親來此地巡視，到時將會有各類形的軍事演習和行動，中行無可避免地要不斷現身，當有可乘之隙。」

郤桓度讚許道：「本長你思慮細密大胆，一般情形下，這類軍事演習時，防衛最爲週密，豈知物極必反，人的心理非常奇怪，在這種情形下，因爲不相信有人敢於行事，所以反而鬆懈下來，只要我們能定下嚴密的逃走計劃，十拿九穩。」郤桓度心下電轉，不知應否乘機幹掉另一個大仇家費無極，因爲這類暗殺行動，必須一擊遠颺，以避敵人的大規模搜查行動，況且費無極的名氣僅次襄老，手下能人又多，很難對付，何況此行還要株殺襄老。這兩人一爲熟悉自己的背叛家臣，一爲與自己決戰的死敵，無論自己形貌如何異於昔日，都可從氣勢風度輕易辨認自己出來，其他人或在黑夜荒山，或是一面之緣，只要自己服飾不同，便難以確定自己的身份，故而只把這兩人劃入必殺之列，其他人看來只好暫且放過了。

想到這裏，郤桓度問道：「有沒有關於襄老的資料？」

卓本長面上首次露出担憂的神色道：「襄老外表凶殘暴戾，其實卻是陰沉仔細，又是楚國負責情報的大頭頭，行藏難測。我費了很大的工夫，才證實目下他不在郢都，極有可能來了方城一帶，只不知他會否來上蔡，現在楚國和蔡國及唐國的關係極爲緊張，囊瓦更在兩個月前公然向蔡國强索名裘及佩玉，又向唐國索馬，此擧欺凌弱少，激起中原諸國的公憤，上蔡這處成爲軍事情報活動的中心。據我推斷，晉國很可能以盟主的身份，號令諸國聯手伐楚，所以費無極才會來上蔡，名爲視察，實則加强防備，襄老身爲情報首長，來此督察，成數非常之高。」

郤桓度立即體會到問題所在，除去中行容易，要殺襄老困難，況且只要任何一人被殺，要躲避搜捕還來不及，如何還可以「暗」殺另外的一人，看來需要同時將兩人幹掉，這是談何容易。目下只可攻其無備，否則在敵人龐大的勢力範圍內，一個不好，便要全軍覆沒。

卓本長又道：「襄老自敗於主公劍下，每日勤於練劍，誓雪前恥，主公如無把握，還是不要犯險。」

郤桓度傲然一笑道：「我何曾有須臾放下劍術，看來目下我們只能耐心等待。」頓了一頓又道：「也好，藉著這個機會，讓我來訓練各人擊劍。」

就這樣郤桓度足不出戶，終日在大宅內指導家兵修練上乘劍術。

反之卓本長終日在外奔波，收集各方面的消息，多年來他以銅綠山爲基地，建立了大龐的情報網，一方面通過各式身份的家將，另一方面又在楚軍內安插人手，養兵千日，在這時發揮出驚人的作用。

* * *

郤桓度抵上蔡的十七日後，一隊人馬緩緩入城。

在開路的楚軍後，兩騎並排前行。

左邊一人眇了一目，形相威猛，眼中神光懾人，正是名列楚國四大劍手第三位的費無極，當日攻打郤氏山城一戰中，若非囊瓦親自出手，已被郤桓度父親郤宛以同歸於盡的手法擊斃，但亦失去左目。

右邊一人形相醜陋凶惡，眼中電芒閃動，氣勢威猛深沉，赫然是郤桓度此行的目標之一：襄老。他的氣度大勝從前，在劍術的修養上，更上一層樓。

郤桓度和卓本長的担心不是多餘，他們要在同一時間內，完成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襄、費二人身後是一批高手將領，襄老手下著名的高手鄭樺和萬悉解也在其內，至於並稱襄老座下三大高手的另一人龍客，早喪命於郤桓度之手。所以這些人和郤桓度仇怨甚深，郤桓度只要一露痕跡，他們絕對不會將他放過。

費無極道：「令尹今次把蔡侯和唐成公這兩個庸才軟禁，兩人頗不識相，居然誓死不獻上寶物。致使晉定公以周室名義，號召諸侯會於召陵，密謀攻我，魯、宋、衞、陳、鄭、齊等國都準備與會，於我方形勢大是不利。」

在旁邊策馬而行的襄老，面不改容地道：「北方諸國，外强中乾，兼且令尹早已佈下殺著，包保他們不能形成合攻的形勢。」

費無極憤道：「不知我可否與聞。」

襄老凶猛的面容，不見絲毫得色地道：「晉國內政混亂，貪污賄賂，無所不行，我們投其所好，自然有人爲我們從

中辦事。」

費無極搖頭嘆道：「自城濮一戰後，晉國與我之爭，時勝時負，先後有邲、鄢陵、湛阪多次大戰，及後宋國大夫向戌作中間人，在宋都召開『弭兵大會』，自此晉國一蹶不振，於我大大有利。現在反而担心南方的吳國，闔閭這人野心極大，又得伍子胥和孫武的助力，可能成爲大患。」

襄老哂道：「吳國人少力弱，縱有明主名將，卻是先天貧弱，兼之據說巫臣由晉使吳，敎習車戰之術，如此倉猝操練，何能成事？」當說到巫臣這個奪愛之人，他深沉的臉上肌肉不斷跳動，似要擇人而噬。

費無極也覺他神態可怕，急轉話題道：「我近日得到一批美酒，不知連尹可否賞面？」

襄老回復平靜道：「我自與郤宛之子一戰後，戒掉酒色，專志劍術，若不能手刃郤桓度和巫臣兩人，這兩樣東西，是再也不會沾上了。」面上現出堅決的神色。

費無極心中一凜，原來襄老心中的仇恨到了這樣的地步，這樣說來，他的劍術在這種動力的驅策下，一定有驚人的發展。

這時大街上有一隊人馬迎來，當先一人，是上蔡的守將也是楚國的名將武城黑。

他身旁另一個身材高大的將軍，赫然是在卓本長面上留下疤記的叛徒中行。

這一刻，郤桓度的獵物都集中在一起了。

但這些獵物，卻隨時可反過來變成獵人。

上蔡城一片平靜，底子裏暗湧橫生。

形勢便像一條繃緊的弦線，一髮千鈞。

雄壯如山的武城黑策騎而來，一見費無極和襄老，眼中光芒大盛，沉聲喝道：「好，費將軍的長戈三十六騎，襄連尹的座下高手，盡來上蔡，必然有一番好戲。」武城黑一向不太賣囊瓦的賬，與費、襄兩人面和心不和，中行給安插在他身邊，卻只隸屬囊瓦那一路，正是要從旁對這當朝武將，加以牽制。

費無極暗罵一聲，我要帶甚麼人來便甚麼人來，干你何事，表面卻恭敬地道：「令尹見近來邊防多事，十八國會於召陵，密謀攻我，囑我倆帶來精銳，一來壯武將軍的聲威，凡有用得著我們之處，便請隨時吩咐。」

襄老高坐馬上，神情無喜無樂，令人見而心寒。

武城黑眼光掃過衆人道：「費將軍好說，我看倒是令尹怕我武城黑辦事不力吧？」

費無極心下對這軍權極大的武城黑頗爲忌憚，一愕後不怒反笑道：「武將軍言重了，將軍戰功彪炳，天下皆知，令尹倚爲右臂，何出此言？」

中行連忙上來打圓場道：「將軍府內備下酒宴，特爲襄連尹，費將軍洗塵，請這邊走。」勒轉馬頭，一揮手，整隊隨武城黑和中行來的楚兵，霍地齊齊策馬轉身，向長街另一邊緩緩馳去，旗幟飄揚，隊形整齊，煞是好看，表現出楚軍優良的軍事傳統和訓練。楚國能在諸霸爭雄裏，百年來屹立不倒，自有因由。

禮鼓敲響，莊嚴有氣勢。

一直不響的襄老，對武城黑不客氣的說話，沒有一點波動，這些年來他精研劍道，到了古井不波的境界。劍術到了某一階段，每每達到了體能的極限，這時講求的，便是心靈和意志的鍛煉和修養。

襄老正要和大隊馳出，驀地感到一對銳利的目光，罩射在他的背脊上。在毫無先兆下，襄老身形閃電般從馬背上彈起，向後側斜斜躍去，落在大道旁的人叢內，事起突然，一時人叢間路人目定口呆，不能動彈，襄老落地時同時轉身，眼角似乎有人影一閃，沒入橫巷裏。襄老身形如行雲流水，霎地跟上，只見一條窄巷，兩面高牆，襄老身形一動，躍上牆頭之上，民房鱗櫛相比，卻不見敵踪。

路旁的人羣這時才驚醒過來，登時引起一場混亂，紛紛避往橫巷裏。

整隊人馬停了下來，費無極武城黑一齊回頭引頸張望。

襄老知道追之不及，躍回地上，淡淡道：「這人身法之快，本尹平生僅見。」

費無極面色有點煞白，剛才襄老顯示的身手，比他以往熟悉的襄老，更爲驚人，自己和他的距離，拉遠了不少，心中暗自惴惴。

武城黑默然不語，在他的地頭出現了這樣的高手，他也顏面無光。

中行道：「可能是晉國派來的高手。」

襄老搖頭不語，並不答言。

山雨欲來風滿樓。

＊　＊　＊

郤桓度返回隱藏的大宅，立即召來包括卓本長在內最重要的十名家將，進行重要的商議道：「我剛才往窺襄老和費無極進城的隊伍，見到襄老和中行兩人。」說到這裏，面上現出驚險的神色道：「襄老功力遠勝往昔，居然能感應到我向他的注視，幸好我及時離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人現在的武學修養，遠遠高於我最初的估計，看來我們必需改變計劃了。」

卓木長喟然道：「我當時在長街的另一邊，直至襄老躍上半空，這才驚覺，那時主公剛閃進橫巷，比襄老快了一線，不知主公如何察知襄老的行動。」

郤桓度道：「當襄老一有感應，我心中立現警兆，所以在襄老躍起的同時，也是我閃退的刹那，只不過我離開的路線較短，才似乎比襄老快上一線，這下較量，勝負難分。」郤桓度光明磊落，一點也不肯在這些地方佔點便宜，衆家將一齊露出尊敬的神色。

另一家將斜常道：「我們素知襄老的厲害，刻下只要加重人手，爲何改變全盤計劃？」這斜常年約四十，身裁瘦長，

乍看像位眉清目秀的書生，但他手中長矛展開，有萬夫無敵之勇，近年來爲了家族仇恨，勤修苦練，武功超越了卓本長，穩爲郤氏家將中第一高手。

郤桓度微微一笑道：「暗殺之道，在於出奇不意，攻其無備，襄老的修爲，達到了一個不能暗殺的境界，今早我只是眼露殺氣，便引來他的反應，所以我早先定下暗襲之法，對他毫不管用，看來只好眞刀眞槍，和他大幹一番。」

另一個短小精悍的家將吉杆道：「敵勢遠勝我方，只是他手下萬悉解和鄭樨兩人，便不好對付，何況還有費無極和他的長戈三十六騎，加上上蔡駐有楚國重兵，我方以弱擊强，如何還有勝算？」

衆人一齊點頭，吉杆說出了他們心內的想法，若惟一的暗殺也此路不通，如何可達到目標，怕逃命也來不及。

郤桓度緩緩立起身，在室內緩緩踱步，心內盤算着孫武的十三篇兵法，看看有那一著管用。孫武在他的「勢篇」有言道：「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這是說，天下千變萬化，其實可歸結爲幾個最原本的因素，例如日月江河，五色五味，經不同的組合調校，致生無窮的變化，現在刺殺這兩人的方法，便在於「奇」和「正」的運用，對不同的情形，配以不同的調校，才可發揮威力，所謂「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自己現在以弱擊强，若能製造某一種形勢，可化弱爲强，譬之一塊圓石，在平地上推動，費力而不遠，若能置於高山上，只需半點力，便能直滾而下，一瀉千里，兩者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是造勢，所謂「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郤桓度止步回身，掃視着手下家將，衆人露出企盼的神色。

郤桓度微笑道：「我們有兩條魚餌，可以引襄老上釣，第一條餌，就是中行，第二條餌，就是我。」

＊　＊　＊

中行在校場練兵完畢，和十多個親隨，策騎回府第，同行還有襄老座下高手萬悉解。襄老、費無極和武城黑三人正在將軍府密議，招呼萬悉解的責任，落在他肩上。另一高手鄭樨另有任務，同行的還有幾個費無極座下長戈三十六騎的高手。

中行一直以來，都担心郤氏族人的報復，餘者他並不懼怕，但對郤桓度懷有極大的恐懼，這人狡滑厲害，居然能在天羅地網中逃逸無踪，有鬼神莫測的奇能。

二十餘騎緩緩而行，慢慢轉入沿著市集的大街，這時正午時分，街上行人熙來攘往，過路的騾車，要呼喝路人讓開，才得通過。當然路人一見中行等的聲勢，自動讓開一條道路。

中行和萬悉解一邊談笑，一邊緩緩前進。

行人讓開長長的路的另一端，一輛雙馬拉動的馬車，緩緩駛來，趕車的人頭帶竹笠，看不清楚面目。

中行領前行的兩個親隨一見駛來的馬車毫無讓道的意思，連忙喝罵起來。

迎面的馬車來至三丈的距離，駕車的大漢一揚馬鞭，重重打在馬背上，健馬長嘶一聲，連著馬車向著中行萬悉解迎頭衝來。

中行和萬悉解等均是身經百戰的武士，一齊大喝，兵刃紛紛在手，這時馬車已撞上最前排的楚兵。

御車的大漢躍離座位，一踏馬背，比狂奔的馬車更迅快凌空橫奔過來，霎的一聲在兩名親隨中間奔過，手中寒芒閃動，兩名楚兵連著兩蓬血雨，往兩旁倒跌落馬。

御馬的大漢面上幪著白布，只露出口鼻，毫不停留，左脚踏在左邊的空馬上，身形倏地彈起，箭矢一樣向中行標來。

中行見刺客來勢洶洶，身後緊跟著狂衝而來的馬車，活像地獄走出來索命的死神。他知道這時退縮不得，奮起意志，一夾馬腹，健馬前奔，長劍乘勢向前直刺。

萬悉解不愧高手，反應迅快，手中長劍由左側配合著中行，斜攻而上。

其他親隨和長戈三十六騎中的幾名好手，反應慢了一線，一時被擋在外圍，插不上手。

刺客的長劍銀光閃爍，大異於萬悉解和中行兩人的銅劍，瞬間兩聲輕响傳來，刺客的長劍先把萬悉解的長劍震開，跟著和中行的銅劍絞擊在一起。刺客不退反進，藉長劍雙交之力，一個前翻，飛臨中行頭頂的上空。

萬悉解長劍遭刺客閃電劈中，全身一陣酸痲，幾乎長劍墮地，大駭下倒滾落馬。

中行馬前寒芒一動，手中銅劍猛然直刺，敵人長劍一絞，一股大力似欲將自己拉前倒撞下馬頭，魂飛魄散下，大力抽劍後退，眼前人形一花，敵人不知去向，聽得四周驚呼傳來，心知不妥，感覺頭頂一涼，一支長劍從頂心直插而下，不及慘叫，便一命嗚呼。

刺客身形不停，右脚一點中行肩膊，身形再起，帶出插在中行頭頂的長劍，一股血箭直標上半空尋丈有餘，血花洒在地上時，刺客早側躍在道旁的民房瓦頂，身形一閃不見。

中行的屍身這才砰的一聲，離馬倒撞地上。

衆人目定口呆，儘管他們身經百戰，這樣驚人的劍術，行動的迅捷有力，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整件事前後不過瞬息之間，中行變爲一條死屍。

＊　＊　＊

在長街上，襄老蹲在地下，很仔細地檢查地上三條屍身的傷口，不斷詢問站在一旁的萬悉解，問及當時每一個細節。

費無極和武城黑兩人站在一旁，面上毫無不耐煩的表情，他們知道襄老每

一個問題都不是無的放矢。審察偵查，正是這位情報頭子的專長。

襄老終於站起身來，沉吟不語，衆人都等待他的結論。

襄老環顧衆人，最後停在手下鄭樨和萬悉解身上道：「立即下我之命，各人立即準備最簡單的行裝，在兩刻鐘時間內立即上路。」

費無極一愕道：「連尹今次奉令尹之令來此有重要任務，追查凶徒之事，何不交給下面去辦？」

襄老哂道：「他們怎辦得了？」

這時有手下走來報告道：「凶徒的馬車和馬匹，都有城北正興車馬行的標誌，據馬行的人說，這人年約三十，身體魁梧，租車時手上並無兵器。」

另一個手下續道：「這人五日前在城南的飛來旅店居住，終日深居簡出，從來不與人招呼，今早才結賬離去。」

襄老緩緩道：「五日前剛好是我來此地那天，果然是他，郤桓度今次你孤身來犯，我看你如何逃過我的五隻手指。」一隻手慢慢張開，又再抓緊，骨節劈啪作响，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芒。

費無極道：「襄兄國事爲重，還望三思。」

襄老眼光轉望費無極，連費無極這樣功力高絕而又深沉的人，也覺心胆俱寒。襄老眼中閃爍著流轉不停的精光，如箭矢般射入他的獨眼內。

武城黑一語不發，一副坐看好戲的樣子。這人精擅兵法，武藝卻只是一般，所以並不如郤宛那樣招忌。

襄老道：「我意已決，不用多言。」

他緩緩望向遠方，心想恰好我在這數月間，特別在方城和上蔡這一帶佈下最嚴密的偵查網，防止北方諸國的間諜混入，應付緊張的局勢，郤桓度你如盲頭烏蠅，這樣一頭撞進來，保你不能逃出百里之外。

他緊握的拳頭張開再抓緊，似乎正捏著郤桓度的咽喉。

一戰之恥，令他失去奪回夏姬的機會，郤桓度成爲了他最切齒痛恨的人。

襄老誓道：「郤桓度，我一定要將你手刃劍下。」襄老便像一條最凶猛的毒蛇，郤桓度這一脚，踏正毒蛇的尾巴。

追獵正要開始。

獵人可以變爲獵物，獵物也可以反轉過來爲獵人。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勝敗本來就是一線之隔。

＊　＊　＊

數十騎在官道上急馳前進，襄老盡率手下高手，緊躡郤桓度的路線銜尾窮追。

襄老對自己佈下的偵查網極感滿意，一路不斷收到郤桓度的資料，郤桓度顯然想由上蔡北行，橫渡汝水，直趨召陵，那處乃十八國會師之所，諒楚國不敢追去。

襄老暗笑郤桓度這個如意算盤，估計他徒步而行，無論如何快捷，己方的快馬一定可以在汝水前把他追及。

這時接近黃昏，襄老在一個小鎮換馬，連夜趕路。

馬不停蹄，襄老一行直追上「重岡」，這處山巒起伏，一過這橫亘的山脈，汝水便在十里之處迂迴而行。

明月高掛天上，月色灑下林間，上山的道路清晰可見，道路非常難走，襄老使人牽着馬匹跟來，自己和萬悉解鄭樨幾個武功最高强的手下，展開身法，掠上山頭。

數人身法極快，不需半個時辰便掠上山頭，正要走往下山的道路。驀地路中心一人提劍卓立，正是他們苦苦追趕的郤桓度。

郤桓度從容不迫道：「貴客遠來，豈能過門不入。」

衆人大驚失色，紛紛抽出兵器。

襄老臉容不改，淡然道：「郤兄手上可是越人鑄製的鐵劍？」

郤桓度心下佩服襄老的眼光和見識，答道：「襄兄果然目光如炬，這是越國大師歐冶子的精心傑作，襄兄一說便中。」

襄老說道：「這鐵劍形製特別，故而我一看便知，我曾費過一番工夫找尋它的下落，知道它最後的主人是吳王闔閭，只不知我應該稱你爲孫兄還是郤兄？」

郤桓度幾乎失聲驚呼，襄老煞是厲害，居然憑一把鐵劍便推測出自己目下虛虛實實的身份。當然他一定在吳國佈下眼線，才可以如此迅速作出推論。

郤桓度一陣長笑，道：「所以我方若有任何一人成功逃離此地，我看比殺了你還難過。」說罷一揮手，身後數人立即分左右躍入林中，跟着一陣打鬥兵器碰擊之聲傳來，襄老方面的人物已被截着。

襄老立在路中心，臉上露出不屑的表情，緩緩抽出腰配的銅劍，一邊道：「即管你鐵劍再鋒利十倍，難助你今天脫離此劫。」

郤桓度長劍直指襄老，他勝在手持鐵劍，但他最大的弱點，就是假若襄老決意逃走，他一定要奮不顧身死命阻止。狡猾如襄老，一定會利用這個形勢，來達到最大的利益。

襄老長劍以雙手平舉胸前，兩眼凶光直射兩丈外的郤桓度。

郤桓度長劍橫在胸前，很快便進入「守心」的境界，一時間所有的事物都給拋諸腦後，眼中清楚看見襄老每一個部位，甚至連他的指尖睫毛，如在目前，全力施展他的功力。

至靜至極中，襄老全身輕動標前，手中長劍驀地彈上半空，劍尖轉向自己，在身前兩丈處的空間，如一點寒芒，向他面門迅如電閃般奔來。

郤桓度一聲長嘯，橫在胸前的鐵劍上下迅速直上直落的移動，一連串金鐵交鳴的密集聲音，像珠子落在玉盤一樣，每一下聲音的間隔都是不差毫厘。

兩人倏又分開。

襄老銅劍高舉過頭，形相猙獰道：「你手中若非鐵劍，我這四十八擊足可令你的長劍變爲碎屑。」

郤桓度知他所言不虛，道：「你自知不敵，爲何不挾着尾巴滾回上蔡。」

（未完·六）

煞氣嚴霜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壞水胡和頂　最終遭惡報

上文提要： 雪髮覆面人房珏召開的黑道高手會議，他們都是曾經參加屠殺梅家的人，房珏指出在船上擊殺黑東川的少女就是梅家的孤女梅嚴霜，而她亦查出房珏的奸計，以利用小紅毒花由房珏的親信帶回會議上，說明有仇必報的決心。她復仇的花樣，也是利用小小的紅毒花，向每一個曾參與屠殺梅家的人，利用他們持小紅花報訊而將之毒殺……

胡和頂冷笑一聲，道：「老樊，你看看你伸出來的右手吧！」

樊成聞言低頭注目，他的右手和臂腕，變了，變成了青黑色，五指指甲尖端，却依然是平常的顏色！

樊成懂了，他所中的正是「九絕九毒神指」，此時毒已散佈了出來，胡和頂說的對，大羅神仙也難救了！

樊成頭上的汗，就在這一刹那間冷凝了，全身涼成了一塊冰，他懊悔了，懊悔過去的黑心惡行！

早知結局能有今日，當初絕不那樣……

其實世上黑心人，當他們肆意爲惡，誣害良善的時候，當眞就沒有想到，其結局會有報應嗎？

不！不！

他們早就想到了，但是他們仍然去作，原因非常簡單，他們存着僥倖的心理，認爲報應不會落在自己頭上！

但當報應到時，他們追悔了，追悔得比任何人都快，因爲他們早就想到這個結局，如今祇是証實罷了！

樊成自不例外，他悔不當初，恨不早悟！

晚了！晚了！

僥倖的心理，和無止境的私慾，往往使讀書不多的朋友們，步上不知天理、公道、國法、良心到自絕之境！

良知與良能，使讀書人懦弱，和此恰成對比！

因之自古才有——「讀書的多，而手段仍是狠毒者，必爲巨奸」的俗語！

樊成雖已知悔，却悔已無及，頹然跌坐位上！

胡和頂冷冷的看了樊成一眼，道：「老樊，此時你若丟下紅花，必將立刻毒發身亡！」

樊成低聲如訴，道：「呂仁非死前，可有痛苦？」

胡和頂道：「傳話的人沒有說，不過死總不會好受的！」

樊成悲呼一聲道：「我毀人多了，如今已經用不着再說什麼！」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老胡，你還有機會，如今我已明白，誰也休想逃避了，趁這丫頭沒到，老胡你早早自作了斷吧！」

胡和頂雖然無情，此時却也不由興起兔死狐悲之感，長長的嘆出一口氣來，頻頻搖着頭。

樊成却又開了口，道：「現在我已覺出不對來了，看來祇是盞茶光景就會身亡，老胡，祈念交友一場，賜口棺木給我吧！」

胡和頂滴下兩滴淚來，道：「老樊放心，我就吩咐人去辦！」

話聲中，樊成業已臉色全發了青，呼吸急迫起來！

但他還是掙扎着開口說道：「當年血洗梅莊，是過份了些，我們慘殺何莊男女老弱婦孺，尤其心腸過黑過辣，今日的報應是應該的！老胡，嚴家丫頭還說，她將不放過你的一家人，聽我勸趕快自己了結，叫侄兒們離開，這樣也……也許……」

樊成人之將死，說出了善言，但他並沒能說完，劇毒業已發作，整個的人撲在桌上死去！

死前的痛苦，祇有身受者知，但看樊成右手五指抓進桌中的情形，他死前的刹那，必是苦痛無比！

胡和頂叫人備了棺木，並且吩咐家人立即遷出此宅。

然後他在前大廳，設好了靈堂！

一座大靈堂，併擺着兩口棺木，一口是歛着樊成，另一口空置着，兩口棺木蓋子，都放置一旁！

此時才剛過午飯時刻，胡和頂吩咐了下去，叫家僕去購買了不少砒霜，然後胡和頂對所有的下人道：「我當年有個仇家，就要來報仇了，樊爺是我的好友，當年的事，也有他，如今他已被人暗算而死！我知道逃已無望，再說：還會害了家小，所以我決定服毒自盡，你們不必悲傷，也不要害怕，聽我吩咐！今夜若有位姑娘前來，你們就請她進來看看，她要放火燒房的話，就任憑她燒，不許攔阻！我在後面內宅臥室的桌上，每人給你們留了一百兩銀子，今夜三更過後，各取一份，各自謀生去吧！」

衆家僕剛要開口，胡和頂却已接着又道：「當然，你們若在我死後，就取了銀兩而去，我也無可奈何你們，但爲人應知恩義，能否等到三更……」

一名老僕，適時接話道：「老爺，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胡和頂道：「不用費事，決沒他法！」

老僕道：「那老奴首先聲明，我不走，等着那位姑娘！」

胡和頂頷首道：「好，有人在總比沒有人在强，現在你們聽着，我死後，這大廳中，不准你們再踏入一步！聽清了沒有？」

衆家僕紛紛點頭答話，說業已聽清。

胡和頂接着又道：「今夜那姑娘來時，你們才能帶她進來，這兩口棺木，都沒闔蓋，這樣可叫那位姑娘看看是否正身！我的話到此爲止，你們出去吧，記住，從現在起到那位姑娘來止，你們不准再進大廳靈堂！」

衆家僕答應着退了出去，胡和頂立刻緊閉了靈堂的大門，親自點燃了那兩支長二尺粗如小孩手腕的白蠟燭，和一爐三尺粗長香！

接着，衆家僕祇聽到靈堂內，傳出搬挪重物的響聲，久久始停，響聲停止後，變作一片寂靜！

衆家僕沒人先逃，這倒不是誰和胡和頂主僕情深誼厚，而是人有好惡之心，誰肯先被人目爲不義呢？

自靈堂大門緊掩，直到傍晚，靈堂內再沒傳出半絲聲響，胡和頂是否已經服了毒無人知道！

不過靈堂內始終悄然無聲，却足證明胡和頂沒有挪動！

一個人除非沉睡如豬外，讓他坐或站在一個地方三四個時辰不動，這似是不甚可能的事！

初更了，一切悄靜！

二更天，濟南城整個的成了黑暗世界！

正三更！梆聲乍起，已有變化！

在街頭梆響三聲後，胡府巨宅內，那已改爲靈堂的大廳外，倏忽多了一位雪紗掩面的縞素少女！

胡和頂一干家僕，都沒睡，並且由那老家人爲首，全在門房裏待着，等待着三更之後的可能變化！

少女倏然出現，家僕們立刻就知道了，他們仗着了胆子，仍由老家人領頭，從門房裏走了出來！

少女看也不看他們，已開口道：「把胡和頂叫出來！」

老家人單獨向前，道：「姑娘，家主爺已經服毒自盡了！」

少女冷哼一聲，道：「是你親眼看見的？」

老家人是老實漢，搖頭道：「不是，不過是我去買的砒霜！」

少女淡淡地說道：「他在那裏？」

老家人道：「就在這間大廳中，現在改成了靈堂，日間來的一位姓樊的老爺，也死了，比我家老爺早死……」

少女把手一擺，道：「你們姓胡？」

老家人道：「奴隨主姓……」

少女不耐煩的接口道：「你們之間，沒人是他的子侄父兄？」

老家人道：「都不是，我們是僕人！」

少女哦了一聲，道：「那你們現在快些離開這個宅子！」

老家人記起胡和頂的吩咐，道：「家主人活着的時候，就已經吩咐過……」

少女黛眉一皺，道：「他怎樣吩咐你的？」

老家人道：「家主人說，姑娘要燒這片宅子就儘管燒！」

少女冷哼一聲，道：「還說過什麼？」

老家人道：「還吩咐棺木不要闔蓋，請姑娘過目後，我們也就離開此地了！」

少女哦了一聲，沒有接話，老家人却已接着說道：「現在姑娘來了，我就去給你開門，請隨我來！」

說着，老家人邁步而前，向石堦行去。

少女適時突然說道：「且慢，我還有話問你！」

老家人聞聲停步轉身，道：「姑娘吩咐吧。」

少女道：「胡和頂有二子一女，一妻三妾，這些人呢？」

老家人看了少女一眼，沒有開口！

少女沉聲道：「人呢？」

老家人再看看少女，咬了咬牙，猛一跺脚道：「姑娘，妳若不嫌我嘮叨，我就說……」

話沒說完，少女已接了話：「說吧，我有很多時間！」

老家人道：「姑娘，妳是位千金小姐，不論和家主人有多深的仇，多大的恨，要殺就殺家主已經夠了，至於家主人的妻兒……」

少女不由冷哼一聲，接口道：「少說這些廢話！」

老家人犯了直性子脾氣，道：「不讓我說完，我就什麼話也不再說！」

少女突然摘下雪紗，露出眞面，啊！正是嚴霜！

露出面目之後的嚴霜，不像當年峨嵋隨師的嚴霜了！

那時的嚴霜，眞稚無邪，一面孔天眞活潑，雙目中，閃射的不是威稜，而是能溶金石的仁慈光輝！

如今不對了！

臉上再也看不見那種天眞稚樸的笑容，如凝冰，若寒霜，望之令人畏而且懼，不敢多看一眼！

黑白分明的星眸，失去了仁慈厚愛的光輝，代之的是凌厲無倫的寒芒和殺氣，誰見誰會怕得心中打顫！老家人似乎沒料到嚴霜眼神如此厲害，心頭不由一凜！

嚴霜却怪，面紗摘下之後，聲調却轉爲了和緩，道：「好，那你就說下去！」

老家人道：「姑娘貴姓？」

嚴霜道：「我姓梅，但是也姓何！」

老家人一愣，聽不明白爲什麼一個人有兩個姓！

不過老家人却沒有閑心想這些，開口道：「姑娘，其實我也沒有多少話好說，祇請姑娘體上天好生之德，和萬惡其首的仁心，放過家主人的子女！」

嚴霜冷冷地說道：「辦不到！」

老家人傻了道：「姑娘，妳和家主人，到底能有多大的仇恨？」

嚴霜黛眉怒挑，一字字的似可擊破蒼天般，道：「仇重如山，恨深似海！」

老家人心裏面直發抖，道：「姑娘，看來家主人當年曾殺過令……」

嚴霜接口道：「他和樊成，都是血洗我全莊的兇手！」

老家人眨眨眼，低聲道：「姑娘却依然健在！」

嚴霜道：「這是天助，因爲我奶娘的母親大壽，當時太小，無法離開奶娘，才被奶娘帶到她的家中……」

老家人接口道：「話是不差，但仁心就是天心，這也是……」

嚴霜聲調一變喝道：「你可知道，這些匹夫手段多毒？他們殺盡我全莊數百無辜，然後清點屍骨，發現少了我和奶娘兩個人！他們早已存了心，探知我奶娘的村莊，但因不知住在那一家，竟狠着心把整個莊子的人，殺了個乾淨！」

老家人聽到梅莊死了幾百口子，已經傻了，再聽到又把奶娘住的村莊，殺得一人不剩，竟不由流下淚來！

嚴霜接着又道：「現在我問你，我能不能饒了這些惡徒的子孫？」

老家人說不出話來了，祇有連連嘆氣的份兒！

半晌之後，老家人悄然邁步走向石堦，嚴霜問道：「你要幹什麼？」

老家人道：「家主人吩咐過，叫我代姑娘開啓廳門。」

嚴霜沒有答話，祇是隨在老家人身後走上石堦。

老家人適時推開了門，一對老眼，注視着靈堂內排列在右面的那口棺木上，那是胡和頂預留的葬身處！

老家人步子沒有停，但卻慢了下來！

靈堂內，白燭已燃過半，長香也將熄滅，老家人搖着頭，轉向靈堂邊的長案走去，那裏放置着長香！

嚴霜鼻子動了兩下，似乎嗅到什麼特殊的味道一般，然後冷冷地哼了兩聲，一步步走向棺木前面。

樊成之死，已在她的意料之中，胡和頂是不是眞的服毒自盡，却必須親眼看個清楚明白！

她還沒有到達棺木旁，老家人却已出聲招呼她道：「姑娘請慢些！」

嚴霜停了下來，道：「有事？」

老家人道：「家主人的是服了毒，如今香要盡了，請容我接燒上一爐，然後姑娘再親自察看一切可好？」

嚴霜冷冷的瞥了老家人一眼，老家人的雙目中，射出祈求的神色，嚴霜暗自嘆了口氣，揮揮手站了開來！

老家人捧香而進，就燭點燃，一對老眼，便向沒有闔蓋的棺中一掃，兩行老淚順頰流下！

棺中躺着胡和頂，身上已換了壽衣，左手放在胸前，右手却直伸平貼着大腿、耳、目、口、鼻間，腥血一片！

臉色烏黑帶青，嘴唇焦枯灰黑，不論是誰，祇要看上一眼，立刻就能判斷這是中毒而亡！

胡和頂眞的死了，自盡了，逃避開嚴霜復仇的雙手！

老家人插上香，不由跪了下去，俗話說的好，死者爲大，有道「一死百了」，老家人磕幾個頭是應該。

就在老家人跪了下去磕頭的時候，眼角掃處，頭髮猛的一炸，全身倏地一緊，不由打了個冷顫！

搖搖頭，擦擦眼，再注目棺中，沒有什麼，剛才大概是花了眼，他不禁暗自嘮叨着，年紀大了，年紀大了！

嚴霜在老家人燃香跪叩的時候，端起了長條案上的一只碗來，碗中還有一口渣子，嗅一嗅，是砒霜！

搖搖碗，底子沉澱着厚厚的一層砒霜渣子！

嚴霜放下碗，老家人正好也磕完了頭，嚴霜緩步踱到了棺木前，注視着棺中服毒自盡的胡和頂！

老家人在一旁悲凄的說道：「姑娘妳看見了吧？家主人……」

話沒說完，嚴霜已冷冷地接了口：「沒你什麼事了，告訴大家，快些離開這宅子！」

老家人道：「姑娘眞要放火？」

嚴霜沉聲道：「不可以？」

老家人哀求着說道：「姑娘，這片宅子是死物，和妳沒有仇怨……」

話剛說到這裏，突然，嚴霜怒叱出聲，左手揮處，將老家人輕輕托出丈外，右手却迅捷無倫的拍向棺中。

棺中出了怪事！

那已服下大量砒霜自盡了的胡和頂，又活了！

嚴霜拍向棺中的右掌，沒打中胡和頂。

其實嚴霜先送出老家人已經慢了刹那，並且這一掌，沒有想擊斃胡和頂的意思，而是另有目的！

如今那已空的棺木、靈堂素幃和香案上，此時竟不知何故，都發出了絲絲聲響和驚人的變化！

那素幃，一點一滴自動穿透了不少洞，這些洞，還正向大處展佈，瞬間，由豆大小孔，成了斗大窟窿！

那口本來躺着胡和頂的棺木，竟也無故現出一個坑，如錢般大，由淺而深，轉眼把棺木穿透。

香案亦然，變作了千瘡百孔！

老人家雖然被嚴霜輕輕送出，但却也摔了一下重的，這時目睹死人復活，竟忘記痛疼，傻在了地上！

嚴霜滿面寒煞，冷冷地向胡和頂道：「你的壞主意還有多少？」

胡和頂冷哼一聲，道：「使不完用不絕，丫頭，這次算妳命大！」嚴霜陰森的說道：「是你太笨！」

胡和頂輕蔑的一笑，道：「有個笨的，但却不知道是誰！」

嚴霜瞥了那素幃一眼，道：「你居心太毒了，今夜若是改用其他的毒汁，我非上你的當不可，但老天要報應你才使你選用了『死水』！這東西雖然最毒、最狠，但却有個毛病，味道太大，你雖在香中作了手脚，却仍然掩蓋不了這種氣息！你又是『壞水』之名久傳在外，所以我立刻就想到了這一點，如今圖窮匕現，你還能再玩什麼花樣？」

胡和頂嘿嘿笑着，道：「別神氣，姓胡的還不會認輸！」

嚴霜神色越現威稜，叱道：「胡和頂，我要叫你受上三天活罪再死！」

說着，緩步逼了上去！

胡和頂獰笑一聲，道：「丫頭，實話告訴妳說，你既然進了這座靈堂，就休想再活着出去，胡大爺有妳陪死是心甘情願的！」

嚴霜沉聲道：「空話說完了吧！」

胡和頂嘻嘻兩聲，道：「空話？嘿嘿……丫頭，剛才妳不是已經說過，胡大爺曾在香中作了手脚嗎？正是！我作了手脚！」

這老小子話鋒一頓，聲調變了，厲聲又道：「告訴妳丫頭，這香不是普通的香，這是西藏黃衣『金光寺』的『醉骨春風香』，妳懂？」

嚴霜故作不解，道：「就算是這種香，又能如何？」

胡和頂道：「你早已嗅下了不少，如今告訴妳也沒有關係，此香入鼻之後，半個時辰內藥性開始發作！發時，人則近似昏迷，但非不醒人事，並且性情大變，節婦可成淫娃，烈女變爲蕩婦……」

嚴霜哦了一聲，却瞥目看了那傻坐在地上的老人家一眼。

胡和頂似知其意，嘿嘿陰笑着說道：「除非服下解藥，否則此女則必需一個男兒，有一個男兒，一刻不能虛空，這樣直到風流而死！」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若是男子嗅了它，與女人相同，老叟可變爲虎壯，壯漢則成爲金剛，一句話，若沒有解藥也是至死不悟！現在丫頭已經着了胡大爺的道兒了，就算妳再狠，先殺了胡大爺，可是妳的下場？嘿嘿……」

這老小子眞是又狠又損，說到得意處，竟陰笑連聲！

嚴霜毫無驚色，道：「解藥呢？」

胡和頂道：「解藥當然有！」

說着，他嘿嘿的又陰笑了起來，然後接着道：「不過丫頭妳若想要，咱們可得好好的談談！」

嚴霜此時却一指案上放置的一束長香，道：「這都是？」

胡和頂搖頭道：「有這樣多的話，胡大爺早成了『喜歡佛』啦，告訴妳，就祇一支，加雜在第一爐香中燒了！」

嚴霜冷冷地看了胡和頂一眼，道：「你可知道，我連你的子女都不會放過！」

胡和頂桀笑了兩聲，道：「胡大爺又不是傻子，當然知道！」

嚴霜一指那老家人道：「你這個老僕人，心夠仁慈，曾代你請求……」

胡和頂接話道：「妳們在院子裏說的話，胡大爺都已聽清！」

嚴霜道：「你忍心害一個對你如此忠心的忠僕？」

胡和頂道：「丫頭，胡大爺行事，向來六親不認！」

嚴霜突然神色聲調一改，叱道：「也不認你自己的骨肉？」

胡和頂道：「丫頭，他們早已到了平安地方，妳找不到的，再說，就算妳找到他們，也沒有……」

嚴霜冷哼一聲，接口道：「假如我說，他們現在已經落在我的手中了呢？」

胡和頂嘿嘿獰笑了兩聲，道：「即便如此，妳也沒有時間去下毒手了！」

嚴霜道：「就因爲這『醉骨春風香』？」

胡和頂道：「不錯，妳難道還能脫身？」

嚴霜道：「我們的事，稍等再說，你先給這老家人服了解藥！」

胡和頂哈哈大笑起來，道：「想得好，我救他就等於救妳，妳想看到解藥放置的地方，休想！除非咱們先談清楚……」

嚴霜冷冷地接口道：「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今夜你是死定了！」

胡和頂嘿嘿陰笑着道：「不談就不談，反正半個時辰就到了，先殺了我，她也活不了，胡大爺早就算清了這篇賬，沒什麼好怕的！」

嚴霜以冰冷的語調說道：「胡和頂，你要不要聽我說件和你生死有關的事？」

胡和頂道：「說不說在妳！」

嚴霜冷冷地一笑，道：「人家叫你『壞水』，你想，我不會注意嗎？」

胡和頂祇冷哼連聲，却沒有接話。

嚴霜接着說道：「我早就到了濟南城，和樊成一路來了，不過樊成心雖黑，手段雖辣，肚子裏却沒有你這麼些壞主意！樊成進了你的家，我也就進來了，所以你們的談話答對，我都親眼目睹，親耳聽清！爲什麼我不當時對你下手呢？原因有兩個，第一我要把你那逃向

『徐州』的子女擒住……」

話未說完，胡和頂的臉色變了，接口道：「妳……妳把他們怎樣了？」

嚴霜道：「沒怎樣，你那兩個寶貝兒子，我已先一步打發他們上了路，此時正在『鬼門關』前等你！至於你的女兒，一因她是個女孩子，當初蒼天會留下我，今朝我也依上天好生之德，留下她！二來是，爾等昔日雖狠雖毒，但未能根絕梅氏之後，如今我也給你留一條根，但却也限於女子……」

胡和頂雙目睜得大如銅鈴，厲聲道：「丫頭，胡某如今甘願死，妳休想會把解藥……」

嚴霜冷冷的揮手，道：「毋躁！聽下去！」

話鋒一變，神色亦改，道：「胡和頂，當我除去你那兩個孽子後，又回到此處，隱身在這廳中正樑之上，看你在下面搗鬼！你那些在搗鬼時自言自語的得意話，聲音雖然極低，脚步雖然極輕，瞞那僕婦可以，瞞我却休想！」

話聲故意一頓，嚴霜以威稜的目光，罩射着胡和頂，使胡和頂一連打了幾個寒顫，面色變成了敗灰！

然後，嚴霜才一字字有力的說道：「你點燃那毒香前，曾聞過解藥，然後把解藥塞在樊成的屍體下，我那時已將解藥取到手中了……」

胡和頂此時身形倏閃，到了樊成棺旁，伸手掏處，隨手竟然掏出了一個小玉瓶來，於是他咧唇笑了，道：「刁丫頭，原來你在使詐……」

話未說完，嚴霜縱步而前，看似要去搶那玉瓶！

胡和頂自知功力太差，躲避不了幾招，解藥無個妥放處，況已知二子皆死，憤恨不欲獨生，立即把瓶塞丟掉，仰頸將瓶中解藥全部服下！

嚴霜慢了一步，沒搶到手，冷着臉一言不發！

胡和頂將解藥完全吞服肚中之後，嘿嘿桀桀的怪笑着！

他那份得意的情形，比「告花郎」當了皇帝還開心！

嚴霜此時悄然退步，慢慢地退了老家人的面前。

老家人年紀不大，人又不懂絲毫武技，那半個時辰就開始發作的「醉骨春風香」，業已有了反應！

嚴霜在這個時候到達，仁慈的對老家人道：「你都聽清楚了吧？」

老家人點着頭，老臉却有了紅霞！

嚴霜長吁出聲，伸手在囊中取個小銀盒來，在銀盒中，挑了丁點兒藥末，又對老家人道：「張開口把藥服下去！」

老家人張開了口，嚴霜將藥末彈了進去！

胡和頂斯時怪聲嗤笑着，道：「這種香，任是什麼藥都休想解掉……」

話未說完，嚴霜却又對老家人開了口：「現在我再問你，我給他留了個女兒，對不對？」

老家人在藥末服食下肚後，臉上的紅霞立刻退去，心頭的火辣，也自然消失，聞言低唉一聲，道：「姑娘，我沒想到家主人心術如此！」

嚴霜一笑，道：「你跟錯了主人，現在可以走了，把此地發生的事，對其他的人說個明白，然後趕快走，離開這個地方！」

老家人點着頭，緩緩站了起來，看了胡和頂一眼，搖頭連連嘆了幾口長氣，一步步走出了靈堂！

胡和頂此時却皺起了眉頭，奇怪的自忖着：「難道世上，還有別一種藥能解這『醉骨春風香』？否則剛才這老奴才，又怎會壓下已將發作的……」

思念未已，嚴霜已閃身到了靈堂的八仙桌前！

她伸手把那高燒着的素燭拿起，點着了靈幃！

然後又點燃了紙窗及易燃之物，方始把蠟火抛入樊成棺中！

胡和頂愣在一旁，攔既不敢，逃亦不能！

不過他還存了萬一之想，希望嚴霜的解藥並無效力！

那知嚴霜在點燃了靈窗外的窗紙，火已燒着後，一掌將靈堂大門震碎倒下，接着以冷酷的聲調，對胡和頂道：「胡和頂，你一生慣用壞主意害人，自命智謀高人一着，今晚我就叫你死在自己的壞主意下！」

話鋒猛地一頓，冷笑一笑，道：「我這次得復滅家大仇之前，已經在先父母靈前立過誓，凡昔日參與血洗『梅莊』的人，皆難逃誅！

「就是他們的妻兒子女和父兄，我也不饒過，因爲我並非祇報一姓一家之仇，而是身繫着千餘條冤命！

「不過我立誓之時，也曾說明，要以爾等害人之道，還治其人，也就是說，你們心黑，我就用黑心的辦法對付你們！說的明白點，譬如『黑心』的樊公達，他若在大難降於自己身上的時候，仍能黑下心來，就決不會死！再說你，你以『壞水』成名，若這次的智謀詭計仍能勝我，你也就絕對的平安無事，不會再恐懼報復……」

胡和頂驚奇的哦了一聲，由不得接口道：「妳可是說，當計謀智慧勝妳的這一次後，對昔日的深仇，就一筆勾消，不再尋仇報復了？」

嚴霜道：「不錯，所以表面上看來，我復仇的手段似乎過狠了些，但究其實，却已給你們留下了生機！可惜的是，自呂仁非開始，輪數到你，却沒有一個不是徒擁虛名，心黑的不夠黑，主意壞的也不夠壞！」

話聲說到此處，停了下來，這靈堂的火勢，已強烈多了！

嚴霜冷眼看了看胡和頂，接着又道：「樊公達若是對他自己，像對別人一般的心黑，不接那朵小紅花，則他所中的神指，就不會發作！這樣渡過三天，神指之功就自然消失，他也就能活下去了，但他却接過那朵小紅花，致引使毒發而亡！」

胡和頂這時四顧，在找逃出火窟的路！

嚴霜冷哼一聲，道：「至於你，既然

以害人的壞主意多而成名，就該處處能以智謀勝人才是，否則你怎敢目無餘子胡作非爲！所以我對付你，就以智謀相較，並還留下一處十分明顯的破綻，你若稍稍注意，必可不死！詎料你竟巧於算人而拙於謀己，自認聰明却是笨蛋，非但沒有發現破綻，並且自以爲得意的踏上死亡的道路！」

胡和頂厲聲道：「妳是說，已經勝過我了？」

嚴霜頷首道：「你早已死定了局！」

胡和頂哼了一聲，道：「妳祇是想，把我用火燒死！」

嚴霜道：「隨便你怎樣想，不過現在我就要告訴你上當的情形，剛才你自樊成屍體下取出的小瓶，瓶內……」

胡和頂忍不得接口道：「瓶內是全部解藥！」

嚴霜冷哼一聲道：「作夢，瓶內是『萬毒鬼泉』泉脈中的『毒砂』！」

胡和頂的臉色，倏忽變作青煞，露出了驚怖之容！

嚴霜却接着又道：「你也不想想，我既然能一口叫出你隱藏解藥的地方，却又怎會知而不取，仍然給你留置在原處呢？」

胡和頂傻了，張着口，瞪着眼，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嚴霜冷哼出聲，又道：「這種毒砂，別說是你，就算大羅神仙吞入腹中，也祇有靜待一死，並且死前要身受半個時辰的殘酷活罪！你一生用壞主意害人，死在你手中的無辜，太多了，今夜報應臨頭，你就認命，別作無謂的掙扎了！」

斯時，火勢已將整個靈堂包圍了，火是由內燒起，向外發散，別說目下沒有人來救，就有人也沒有辦法可想啦。

嚴霜在話說完之後，身形一轉，左掌輕輕一揮，祇見大門堵塞了的火燄，立即倏忽中分，露出五尺空檔！

嚴霜就在這個時候，雙肩一擰，人已穿透火道而去！

胡和頂腹內的毒砂，尚未發作，人都有求生之望，一盞茶後再死，總必現在就死强些，他本能的也想衝出火穴！

可是當他提力準備發掌衝出火燄時，才發覺不知何時一身功力盡失，不由鬼哭狠嘷般叫出聲來！

烈燄濃罩了整個靈堂，附近的建築也都開始燃燒，毒砂在胡和頂腹中，恰好發作……

看！在烈火中，一個火人，瞇眨着雙目，失去了功力，左衝右突，如沒了頭的蒼蠅，東西南北胡蹦亂竄一氣！

聽！那火人發出了比鬼哭還要淒厲，比狠嘷還要嚇人的悲號，這不似人聲，像個原始的猛獸在死前怪吼！

一聲巨震，靈堂倒了，一個狠毒萬惡的人，得到了他作惡多端後，應該身受的苦難和報應！

濟南府的胡府巨宅，焚毀了，燒了個片瓦無存！

濟南府的大仕紳胡和頂，葬身火穴！

濟南府恢復了原先的平靜！

* * *

一騎龍駒，自濟南飛馳向「德州」！

這匹馬非常好認，鼻樑間有塊玉記，四隻蹄各有雪痕！

是樊成樊公達的那騎「白頭星」，如假保換！

但是牠的主人却換了，由一個黑心的巨盜，換上了一位志復大仇的嬌美姑娘，寶馬今朝是擇對了名主！

* * *

德州的城門剛開，衝出了一匹孤騎，馬上是五旬的老者，黃焦焦的一張臉，一身勁裝！

凡是久行江湖的朋友，都認識他，他就是名震一州的『張氏三傑』中的老大，人稱「無敵銀鈎」的張天治！

不知有什麼大事發生，竟勞動了他的「金身大駕」？

張氏三傑大族，手下門人弟子少說也有三二十名，家僕丫環更多，張天治是老大爺，萬事本是驚動不了他的！

但這次却不同了，三傑門下及家僕，在昨夜一夜之間，星流雲散了，兩位胞弟及子侄，死得只剩了一人！

應該說是兩個人，一個是他的愛子，另一個是他！

如今，他不敢怠慢，爲了不使張氏三傑絕後，他要去「石家莊」代人傳物，所傳的東西，是一朵奇異的小紅花！

* * *

「小紅花」——如今身價至尊至貴！

它像是「皇帝大老倌」遠傳萬里的「聖旨」！

「聖旨」，至多或頂了天，以八百里驛站晝夜傳遞！

「小紅花」却不然了，出動了整個江湖武林高手，名乘寶駒，以日行千里的迅疾，飛馳在南北道上！

「小紅花」曾在「七星關」前乍現即隱，但自山東道上復出之後，却再沒了掩飾，由「周村」而「濟南城」而「德州」……然後由「石家莊」轉過京、津，到達「太原」！

太原轉晉城，晉城一現，到了風陵渡！

風陵渡倏忽東轉，進了「河南」，經洛陽撲向開封！

蚌埠停了半夜，馳進了「安徽」合肥！

在「安徽」似「龍捲風」般，旋掃了一圈，越過了省界！

不好了！

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小紅花」像飛似的，撲掃過了山東、山西、河北、陝西、河南、安徽六省！

就在這短短的一個月內，六省江湖有頭有臉的英雄好漢，都變作沒頭的沒有了頭，掉臉的掉了臉！

什麼叫「眞空地帶」，在這裏有了解釋！

從有武技之後，一分而爲武林、江湖至今，經過了多少「朝代」，多少「兵災」和「兵敗」，都立而不倒！

但是現在却不行了，被「小紅花」光顧過的這六省，再也看不到武林江湖客，百十三家的宅院人口，化爲灰燼！

這消息，比「小紅花」還快了許多，剎那傳遍了天下，這消息，使武林中人凜慄寒顫不能自已！

武林江湖中英雄們，如今對這小小的「一朵紅花」，確實是已經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

古人曾說，惟仁者大勇，這輩昔日血屠「梅莊」的人物，那個又夠上「仁」呢，因之不能無懼！

再說，這小小紅花，也實在太狠辣了些，所到之處，就像昔日猖獗的金兵，使十室九空！

* * *

技懲樊凌，相約赴「南岳」一行的藍紗掩面的少年英雄，果如其言，匹馬孤劍到了南岳！

藍姑祇和他間隔了一個站，始終追躡不捨！

但是藍衫公子，來晚了，晚了！

南岳五劍，早在三天前，遭了奇報！

這奇報，就是那朵小小的紅花！

花由「岳陽」而來，是名震岳陽的「漁隱叟」送到的，「漁隱叟」在送到那朵小紅花後，就死在了樊家！

南岳五劍在掩埋了「漁隱叟」的屍體後，曾共商這生死大事，消息是由五劍的已散家僕傳出來的。

事情經過是——

看初更，南岳樊家的後廳上，燈火映輝！

老僕樊全，獨自侍候着五老一小六個主人，他早已知道今夜事情重大，因爲五位主母，竟也在場！

尤其是過午來訪的那位老英雄，竟在晚飯前就暴病而亡，死狀如中鉅毒，全身都變了瘀黑色！

樊全算是樊家的老僕人了，因此今夜商量這種大事，五劍夫婦和樊凌，祇要他一人照料，並言語無所顧忌！

五劍之首的樊豪客，是當然的發言者，他低吁着道：「怕來的事，總要來的，如今輪到我們了！」

老二樊豪家濃眉一挑，道：「大哥，難道我們也等死？」

老大又長長一聲嘆息，道：「除此之外，別無良策！」

老三樊豪剛冷哼一聲，道：「賤婢相約爲明年晌午，我們有充足的時間逃開！」

老大道：「老三想得太簡單了，計算一下看那些先我們而死的朋友，有誰能在已得約期後，逃得活命來？」

老三冷嗤了一聲，道：「他們胆已嚇破，根本沒逃！」

老大頷首道：「話是不錯，但他們有逃走的機會嗎？」

老四樊豪宇接了話，道：「怎會沒有機會？」

老大苦笑道：「送來這『死約』消息的『漁隱叟』，不論技藝功力和家業，都勝過你我兄弟，有機會的話，他爲什麼不逃？」

老五樊豪興皺眉道：「那大哥是知道爲什麼沒有機會了？」

老大道：「也可以這樣說。」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其實你們沒有仔細想一想，否則早就懂了！」

老二道：「大哥快些說不結了！」

老大道：「那『漁隱叟』爲什麼不逃？」

老二道：「這誰知道？」

老大道：「他自己說過的，他說梅家丫頭答應會留他那小孫兒活着，所以他再無別求，心甘情願的就死！」

老三恍有所悟，道：「我明白了，『漁隱叟』代那梅家丫頭傳話，曾說可以留了凌兒，我們五房一子，所以……」

老大頷首接口道：「正是，我們若逃，別說還不一定能逃脫得了，即使有兩三人倖逃虎口，凌兒又怎麼樣？」

老五道：「可以一道逃呀？」

老大冷哼一聲，道：「說的輕易，你能保梅家丫頭不已在暗中監視我們？」

老四道：「分五路……」

老大不待老四把話說完，也接口道：「分十路也是同樣，祇要盯住了凌兒的那一路，就管叫我們兄弟追悔莫及，或是俯首聽命！」

老三沉思多時，如今開口道：「大哥，這丫頭功力當眞了得？」

老大搖搖頭道：「未曾目睹，不能推測，但以『漁隱叟』的技藝功力來說，這丫頭似乎已懷無敵的身手了！」

老三道：「既然當年參與了血洗『梅莊』之事，如今丫頭復仇，自在意中，她如今以凌兒生命來脅迫我們兄弟，已別無良謀以對了，但若叫我們兄弟束手任其宰割，却實不甘心！」

老二道：「那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

老三道：「反正是死，不如等她來了再說，我們先爲凌兒備好快馬和珍寶，她來時可以說明，讓她先放凌兒逃遠……」

老丈眉頭一皺，接話道：「三弟是想，以五人之力，和丫頭決一死戰？」

老三道：「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老大道：「假如她不答應呢？」

老三道：「小弟已經想到這一點了，明日她來時，叫凌兒在後門下房牽馬暫避，我們大方的開了前門，迎候着這個丫頭！丫頭踏進前門，凌兒就自後門逃脫，那時她答應了就好，不答應的話，凌兒業已逃出了險地啦！」

南岳五劍咸認可行，遂立作安排！

他們五兄弟，一再嚴囑樊凌，要以樊家香煙爲重，逃出之後，要到北幾省的大城去，然後娶妻生子！

並諭示樊凌，今後不得現露絲毫武技，當以五位長輩的不幸爲戒，深自韜光警惕，作個安份的普通百姓！

這番話，雖是南岳五劍在已知大禍臨頭時，感慨所發，却不失風度和道理，由此可知，五劍尚非極惡之徒。

不過因爲五房祇有樊凌一子關係，對這個「命根子」，由不得就嬌縱了些，習以爲常，樊凌成了個浪蕩子！

近幾年，樊凌獨行江湖，性之所近，結交之友也就多是些目無法紀任性胡爲的人，使樊凌成了個無救的壞蛋！

南岳五劍，非但對樊凌未曾訓誨，反而遇有前來申告其子無行的武林朋友

，多傲而逐之，因此不爲正道人所喜。

樊凌在江湖中的惡行，業已多到難以計數，如今禍從天降，要樊凌自今韜光養晦怎能作到？

何況五劍的安排，是如意算盤，能否儘如人願，尚未知之天，不過五劍有此決定之後，覺稍安心罷了！

一切果如所謀，在次日中午，嚴霜獨身來訪，五劍自是按照所約行事，一齊在大門相迎。

但天有不測風雲，事情出了意外……

當雙方相見的刹那，氣氛自然的嚴肅起來，樊老大似是爲了緩和這乍見面的緊張，轉身對隨來的一名家僕道：「貴客是在前廳待茶，快去準備！」

其實這是一句暗號，昨夜五劍已安排妥當，在這名家僕聽到這句話後，立即退下去通知樊凌由後門逃脫！

如今暗語已下，這名家僕答應一聲轉身就走。

那知剛剛跨出一步，嚴霜却已沉聲喝道：「不許走，回來！」

這名家僕十分伶俐，故作不解嚴霜說誰，依然前行。

嚴霜冷哼一聲，對樊老大道：「吩咐你這名家僕回來！」

樊老大無可奈何的把這名家僕召回來，强笑着問道：「姑娘莫非對他另有吩咐？」

嚴霜竟不答話，冷哼一聲邁步進了大門。

南岳五劍相隨於後，剛過門檻，嚴霜已開了口，道：「把大門關上！」

樊老大示意，自有人緊掩了門。

嚴霜這才沉下了臉來對樊老大道：「去把牽着馬等在後門下房的樊凌，喚進後面的練武場！」

南岳五劍儍了，你看我我看你，楞在一旁！

嚴霜話說完之後，却向後宅方面而行，邊走邊道：「我一向說過的就算數，不會殺樊凌的，但却不能叫他這樣走，並且你們兄弟也許都死不了！」

樊老大聞言，無法推測嚴霜話意之高深，含笑道：「姑娘莫非有網開一面……」

話沒說完，嚴霜已接口道：「凡是參與過當年血洗『梅莊』的人，都活不了！」

樊老大硬着頭皮，道：「那姑娘剛才說我兄弟也許死不了……」

嚴霜冷冷地接口道：「昨夜你們不是已經商量好了，要和我決一死戰嗎？」

樊老大哦喔連聲，竟沒能答出話來。

嚴霜却接着又道：「一戰之後的生死，難說是誰，所以你們還有生機！」

樊老四聽出事已無法可想，前胸一挺道：「這是當然，我們兄弟不會束手待斃的！」

嚴霜冷笑出聲，道：「走吧，我沒有多餘的時間耗！」

樊老大此時長吁一聲，轉對家僕道：「去請公子到武場！」

家僕應命自去，五劍陪着嚴霜到了習武的地方。

刹那，樊凌也來了，臉上有着毫不在乎的狂氣，嚴霜却自身畔取出一張寫滿小小黑字的紙，遞給樊凌，然後威嚴的問道：「你仔細看看，看清楚，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然後告訴我，那一條那一件，是冤枉你的？」

樊凌接着那張紙，狂傲的神色依然未改。

他展開這張紙，面色却突然變了！

樊老二皺眉道：「凌兒，是寫着什麼？」

樊凌沒有答話，嚴霜怒哼一聲，道：「樊凌，上面可有冤枉你的事？」

樊凌把脚一跺，道：「都是本公子作的，妳又能怎樣？」

樊老大叱聲道：「畜牲大胆，把紙條拿過來！」

樊凌用一隻手把紙條一揚，道：「沒什麼了不起的事，爸要看就請看！」

樊老大怒冲冲接過紙來，目注其上，只看了兩行，臉色也變了，其餘四劍不由都站在老大身後，也仔細注視。

紙上寫的是——

一、杭州西湖上，畫舫之上，强暴汪姓女子！

二、靈隱寺內，當衆調戲信女，並擄劫他往！

三……

一共是十二條，無一不是極惡之行！

樊老大猛地把牙一咬，揚掌打向樊凌！

那知樊凌早已有備，身形一閃已出去了兩丈，道：「爸，這算什麼？丫頭是咱們一家的死敵，爸該留着點氣力，去對付她才是，至於條上寫的……」

樊老大厲聲接口叱道：「畜牲！不料你竟是這樣一個殺胚……」

樊凌嗤笑一聲，接話道：「爸先別發火，我的事我能自己負責，您先對付這個姓梅的丫頭吧，反正今天要死也會死在一塊兒……」

嚴霜冷笑出聲，問樊家五劍兄弟道：「這就是你們寶貝兒子的論調，你們兄弟該明白了吧？」

樊氏五兄弟無言答對，個個嗟嘆出聲！

嚴霜此時冷冷地說道：「如今你們五兄弟聽着，我叫『漁隱叟』所傳的話，仍然有效，但是現在我有個提議，你們兄弟大可商量一下。假如你們業已認定，樊凌絕難成才的話，可以用他這條早就該死的命，換你們兄弟之間的任何一個人！」

此言出口，樊凌神色大變，頻頻向後移動！

嚴霜目射寒光，橫掃了樊凌一眼，道：「你最好是乖乖的站在那裏！」

樊凌不知好歹的頂上一句，道：「偏不，妳怎麼樣？」

嚴霜冷冷地說道：「很簡單，我就先殺了你，省得你父叔操心！」

樊凌果然不敢再動，嚴霜又轉對樊老大道：「怎麼樣，我不耐煩久等！」

（未完・廿五）